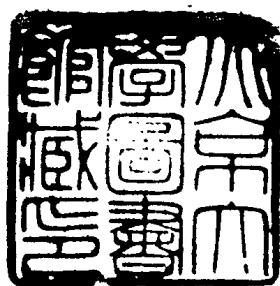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八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9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江蘇南京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八三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國憲家猷五十六卷(一)

〔明〕王可大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自刻本

.....一

國憲家猷五十六卷(一)

〔明〕王可大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自刻本

原缺前半葉

聞見益多又恐書上
而
朝廷之政足垂憲萬世與
先代已試之績驗於古
而實移天下迄卿大夫士庶

人之可造可行家門之內
所必賴者各分類而禁之
之編者既為其生教生
也乃刻之木名為國系家
猷父者為不以為之者

國憲家猷

取而名之行事則紀綱制
度天常民彝庶民禪於
廟堂而官守民事不無
補塞者名之文議議研考
下至生養九席之均均可

為達道之瘼也

萬曆壬午春正月上元日江

東王可大議

國憲家猷目錄

第一卷

憲典一

第二卷

憲典二

第三卷

憲典三

第四卷

憲典四

國憲家猷

第五卷

憲典五

第六卷

憲典六

第七卷

憲典七

第八卷

憲典八

第九卷

少

憲典九

第十卷

憲典十

第十一卷

憲典十一

第十二卷

象緯

第十三卷

機祥一

國憲家猷

第十四卷

機祥二

第十五卷

機祥三

第十六卷

輿圖

第十七卷

事理一

第十八卷

少

第十九卷

事理三

第二十卷

事理四

第二十一卷

事理五

第二十二卷

事理六

第二十三卷

國憲家猷

事理七

第二十四卷

事理八

第二十五卷

文
史

第二十六卷

文史

第二十七卷

文史三

第二十八卷

文史四

第二十九卷

文
史
五

第三十卷

文史六

第三十一卷

文史七

第三十二卷

國憲家猷

文史八

第三十三卷

文史九

第三十四卷

文史十

第二十五卷

文史

第三十六卷

文吏十二

第三十七卷	文史十三	第三十八卷	文史十四	第三十九卷	文史十五	第四十卷	醫藥一	第四十一卷	國憲家猷	醫藥二	第四十二卷	醫藥三	第四十三卷	醫藥四	第四十四卷	醫藥五	第四十五卷	滑稽一	第四十六卷	滑稽二	第四十七卷	滑稽三	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十五卷	少	第四十八卷	方技一	少	大統一	第四十九卷	方技二	第五十六卷	少	第五十卷	詭異一	大統二	第五十一卷	雜術一	第五十二卷	雜術二	第五十三卷	遺事一	第五十四卷	遺事二	國憲家猷目錄	國憲家猷	十樣齋書目	益州寄書	新刊	沈溪頭	愚兄得此全無用典	益修	五鳳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憲家猷卷之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一

金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有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妃即以一月日邊明爲對今以地方計之

國憲家猷

臺島即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壯隅入元改築城隍

國朝因之前山池臺島則在禁禦之西南矣

京師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壯居庸南河濟

古稱天府之國遼金元常於此建都我

太祖時爲建平布政司成祖龍潛於此及繼大

統遂建北京其時猶稱行在正統中始稱京師

云南京古金陵地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

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

即此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嘗於此建都我

太祖乃定於此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

州兗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合

爲東西道宣慰燕訪司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

西境置并州部刺史唐置河東道兼置河東路

元置河東山西道宣慰燕訪司陝西古雍州地

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刺史唐

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內隴西等道

宋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西行中書省

國憲家猷

及陝西漢中道燕訪司甘肅等行中書省及河

西隴北道燕訪司我朝始合爲一置陝西布

政司而設行都司分治甘肅云河南古豫州漢

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置都畿河南河

北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燕訪司我朝置河南布政司浙

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隸揚州部刺

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後增置江東道宋初以

兩浙爲一路後浙東西爲兩路元置江浙行中

書省及浙東浙西二廉訪司我朝合兩浙置
浙江布政司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
吏唐隸江南道後分為江南江西道宋置江南
西路元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廉訪
司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部刺史唐貞觀中領
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荊湖南北二路
及京西南路元置湖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
道荊湖北道山南江北道湖廣道嶺北湖南道
宣慰廉訪司我朝合置湖廣布政司四川古

國憲家猷

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劔南道
後置劔南并山南東山道宋為四川路後分東
西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元置四川行中書
省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福建古閩越地漢
以揚州刺史領之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
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宋置福建路元置
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廣東古百
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
分為嶺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

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廉訪司隸江西行中書省
我朝改置廣東布政司廣西古百粵地漢領
於荊交二州部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
為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兩江道
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廣行省至
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因之雲南古梁
州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
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
中書省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

國憲家猷

處宣慰司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置八
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
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
置貴州布政司

元方谷珍始末李知白德新有海精一作錄

王華亭叔淵有方寇事略後因輯之為方寇始

末云元至正戊子年黃巖楊嶼方谷珍兵起先

是童謡云楊嶼青山賊精蓋楊嶼乃瀨海巖石

山至是盛生草木已而谷珍生兄弟三人長谷

珍次谷璋後避高廟偏諱改谷玳次谷瑛咸有督力走及奔馬一日侵晨詣南塘戴氏借大桅木造船將入海貨塩戴世宦屋有廳事時主人尚卧未起夢廳事廊柱有黑龍蟠繞屋爲驚憾驚寤視之乃谷珍抱柱盤旋爲戲遂以女妻其子至正四年秋七月海嘯大風吹潮浸漫海角平陸二三十里谷珍故海濱塩徒也以牢盆與蔡亂頭讐相殺州郡不予直已而蔡亂頭剽劫海商行省懸格命捕之谷珍故蔡讐也又貪暴

國憲家猷

賞功遂糾集鹽伴數千人欲以捕蔡蔡懼自投於官時總管焦昺等納蔡之賂薄其罪不加誅谷珍忿曰蔡能爲盜我不能耶已又以逋租故州郡遣巡檢某率寨兵往捕谷珍時谷珍方食左手執食卓爲牌右持大扛爲棍格殺之遂起叛入海爲亂劫掠漕運有詔命江浙叅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谷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谷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遙授谷珍海運千戶谷珍

不肯赴勢益猖獗歲庚寅十一月賊船千艘泊松門港借糧居民罔敢不予十二月攻温州路燒掠沿海諸縣元遣李羅帖木兒往擊之十一年六月兵至大閘洋谷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及郝萬戶皆被執谷珍拘留置舟中使求招安二人反爲飾詞上聞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衆議爲立巡防千戶所官五品設長貳叅授其三兄弟及可任百戶者十人籍其

國憲家猷

所聚兵悍剽三千人操船八十艘廩給之爲巡防計朝命悉從之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兒邇等至黃巖招降谷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兒邇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明年以秦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時勝國方征徐州命泗江行省募舟壯守大江谷珍懷叛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谷珍拘留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

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谷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與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群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十二年六月谷珍坐定先觀遣悍兵入黃巖城燬官寺民居邑蕩爲墟八月攻台州元帥也迷失擊走之十三年勝國復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招諭谷珍旣而二人報谷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

國憲家猷

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降金符三宣授三拜谷珍爲徽州路治中谷珉廣德路治中谷英信路治中又降銀符十二銅印大小十一勅授十五拜其頭目官有差命兵部員外郎曲出分頒伐石立宣德碑副元帥鐵珂潘省元伯修之同年進士也昔伯修制爲碑仍強其至珍所力申降議谷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是時瀕海豪傑若蒲岐趙綱司家陳子清白楓陳恢等皆憤極傾家募士爲官收捕

樞密院僉院谷瑛福建行省叅政降以銀印遣博士夏煜齋往慶元開府授之谷珍心持兩端惟谷珉行用樞密院印其餘印留而不用覘觀成敗

太祖寬容之谷珍旣又遣檢校燕敬進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是年十一月元授谷珍江浙行省平章事已又改爲淮南左丞相至正二十年

國憲家猷

一卷

九

太祖以谷珍心持兩端復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谷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期至今不來若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者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况元朝亂者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三兄弟授以職名我弱則不容矣嬰之從命必須多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上笑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亦晚矣至正二十六年元復以谷珍爲

浙行省左丞相谷珉谷瑛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吳元年我攻蘓州谷珍擁兵坐視七月遂遣御史大夫湯公和督諸軍討之先是谷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谷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覬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壯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谷珍不服上遂遣和總帥吳祺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論之曰爾等奉詞討罪勿縱殺

國憲家猷

戰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谷珍懼遂遁入海島吳祺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追至盤嶼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輜重而還九月執張士誠及其官屬送建康復命江浙行省叅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谷珍弟國瑛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谷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谷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

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圍于城南七里谷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周僉喻伯通亦降時谷珍遁入海島十一月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谷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十二月谷珍乃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上覽表憐之乃賜

國憲家猷

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今勢窮來歸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眾來歸悉從原宥谷珍乃親率其昆弟子姪拜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遂谷珍等至建康竟赦不問以谷珍為廣西行省左丞浙東悉平洪武二十四年四月上遣信國公湯和來浙江相視緣海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進請以寧波紹興台溫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用克夫役築設備倭衛所城池命方鳴謙為之副

行至台之松門適文啓以待缺在家鳴謙抵其
家留宿焉出示綠海要害地圖紹興於餘姚縣
西北設臨山衛東北設三山千戶所於山陰縣
東北設三江千戶所會稽縣東北設瀝海千戶
所俱隸臨山衛寧波於府城西一百五十里設
觀海衛南三百五十里象山縣境設昌國衛於
定海縣東北設定海衛又設中中千戶所中左
千戶所東南設大嵩千戶所鄞衢千戶所隸定
海衛又於府城北七十里設龍山千戶所隸觀

國憲家猷

卷一

十二

海衛南三百七十里設石浦前後二千戶所南
二百六十里設錢倉千戶所俱隸昌國衛台州
於府城東九十里設海門衛及前千戶所東南
一百九十里設松門衛又於海門南五十里設
新河千戶所東壯一百一十里設健跳千戶所
俱隸海門衛松門南六十里設隘頑千戶所又
南一百二十里設楚門千戶所俱隸松門衛其
海門東北五十里設桃渚千戶所規畫未定
尚不敢入圖温州於平陽縣南七十里設金鄉

衛樂清縣東六十里設盤石衛瑞安縣東南設
海安沙園二千戶所平陽縣五十里設蒲門千
戶所東北五十三里設壯士千戶所俱隸金鄉
衛樂清縣南設蒲岐千戶所永嘉縣東設寧村
千戶所俱隸盤石衛四府揀壯丁約計三萬五
千有畸用脩築城夫役是歲七月二十九日奏
上得報凡衛城隨興工浚築盡發州縣庫藏錢
米及抄沒財物給與磚石工匠往往過其估値
壯丁月給米五斗官賦畚鍤既而夫役往往折

國憲家猷

卷一

十三

毀民家石墻及扛取舂碓階石破之以克官用
民間謠曰瓦窰石倉是米袋個個人家沒舂碓
一甲廿里路外賃舂碓文啓詣鳴謙以其謠聞
之鳴謙許爲呈白信國翼日乃厲聲謂文啓曰
成大功者不計小費任大事者不顧細謹閭閻
細民乃敢倡爲謠言沮格國家大事已令人密
訪敢有再興浮議者定以軍法從事已而不逾
歲而衛城訖功其各所城池聽壯丁關支官糧
限三歲以裏完築奏報又按視勝國寨兵去處

增減其制設巡檢司五十一所其弓兵取諸徭役既而復以壯丁分充各衛所軍伍其孱病者汰而去之大都民間四丁取一缺數則以謫發者補足之凡沿海州郡免解軍糧俱納各倉以爲軍伍糧食事竣鳴謙從信國將北上寄一詩留別文啓曰新築諸城土未乾西風吹得膽先寒六朝相業隨灰冷三國山河真猛飲來槎浮海去番思束帶出朝端明朝匹馬陽關道杜宇聲聲喚不還文啓亦賦一詩送之後又六

國憲家猷

年澤以事赴松門文啓出海圖見示且備述前事因言各所城池遷延至六七歲尚未訖功煩反倍於昔然後知信國公方略指揮誠未易訾議也文啓姓王黃嚴松門人叔潤亦姓王號華亭

王蒼山文啓自元末以能詩者名我

聖祖既平定海內廣求山林遺逸文啓用州郡薦辟除授濟南府經歷洪武十八年以考滿赴銓郡鄉人廣陽衛指揮方鳴謙以宿衛勤勞

上出內廐五花馬賜之鳴謙即方平章谷珍從子也榮侈上賜請文啓賦詩方遜志希直作序朝士續而賡和成帙以爲家寶

洪武二年三月倭夷暫泊舟寧波港歛進貢爲名既而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歸其兵器海船奏至詔陞德指揮副使仍命往捕未盡倭寇遣使

國憲家猷

祭東海神曰惟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乂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氓特備牲醴用告海神洪武七年七月江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洪武十八年三月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寇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率師討之已而蘓杭紹興諸郡報海上倭夷入寇上召廣洋衛指揮方鳴謙咨問海

防事宜秋八月涉和征蠻功成還京師以
恩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
造鳳陽宅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
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受
命遂率方鳴謙行視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
一以守之又慮陸寇之患復於海洋馬蹟六衛
陳錢三山設置大青八槳諸戰艦每艘兵五百
輪選諸衛官軍多設火銃器械簡指揮使統領
往來探哨用絕其島航之路謂之出海水寨船

國憲家猷

命叅將或都指揮稽攷軍次用行黜陟賞罰之
典每衛五所總計小旗軍二千五百名內簡抽
五百名出海至明年則於守城兵復簡抽五百
名交代定為常例凡賞勞諸出海者比守城者
稍加豐厚軍政考格每衛掌印指揮一員簽書
二員管操指揮一員出海指揮二員或一員巡
捕帶管屯指揮一員自是倭寇遂靖沿海居民
咸得農桑守家長子育孫焉先是

太祖皇帝召方指揮鳴謙廷問曰爾家世出入

海島為生今既歸降可歷陳海防利弊以效爾
忠鳴謙對曰但於沿海六十里設一軍衛三十
里設一守禦千戶所又錯間巡檢司以民兵策
應復於海洋三大山設水寨戰船兵可無虞矣
上曰兵於何取鳴謙對曰自兵興以來軍強民
弱民皆樂於為兵但於民間四丁抽一無不樂
從者倘猶不足則於舊時偽將原所報募兵有
散居民間者訪得拿克無不足者

國憲家猷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叅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
首勸脫脫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
復集夫數十萬民恐已思亂矣而樂城人韓山
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因棗陽
有男週歲暴長四尺臍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
者遂倡言彌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
人預埋當開河道鑄其背曰莫道石入一隻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掘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
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童為
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

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臯十五年攻破羅山武陽兼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爲帝號小明王以杜遵導爲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宋改元龍鳳僞詔略曰蘊王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汴拆鹿邑太清宮材爲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誅討福通僞主遁安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田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天下擾擾尋俱敗死獨林兒直至國憲家猷

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爲天兵所討故也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史至二十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居民畜猪信其言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可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章本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

聞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子兵之首也爲飛矢損右目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爲其將攻陷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使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繼而壽輝僞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爲平章復矯徐命使王珍會兵

國憲家猷

建康明憤陳之逆武怒曰汝能爲帝我不能耶遂據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爲李思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六年爲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小明主二十七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李二號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
彭早住亦燒香聚眾反攻臨徐州趙稱王
彭稱魯淮王十二年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
李二遁後死趙彭二人奔濠州先是定遠子
興見汝穎兵起與孫德崖亦聚眾拔濠州自稱
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反屈已事之繼而彭死均
用遂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取滁州而均用尋
往濟南假與宋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
其黨續繼相自遼陽入益州又殺均用後與所
國憲家獻

部互相仇殺俱滅

至正壬辰閏三月一日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
遠攻泗州靈壁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兵因取
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
和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嚴州
廣德長興寧國宣州江陰徽州揚州池州建德
婺源浦江宜興衢蘭谿 親征婺州改爲寧越
府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溫台慶元復池州征
安慶拔處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友諒之

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饒 親征九江走友諒
又降建昌南昌龍泉袁瑞撫吉以及蕪黃興國
沔陽苗將作梗吳兵來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
誓拔處州南昌復而江右全友諒滅而武昌震
陳理歸降常德荊州衡陽夷陵安陸襄陽贛州
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
淮安濠州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
進取紹興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大倉
崇明嘉定崑山松江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

國憲家獻

三

仇而浙西寧國珍降而浙東定自此湯和南入
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轉取
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
取陳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
亦攻克南陽唐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
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裕諸州河南無兵引師
而北檄諸將會於東昌薛顯通 傅友德馮宗
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路平陽絳州拔臨
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

國憲家猷

都遣將猗下順德河間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
謀取山西而胡美何文輝入杉關取建寧檄定
興化泉州汀州吳禎取揚州湯和克延平而邵
武漳州亦望風納款楊璟攻克永州寶慶道州
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
自福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
自贛州由南安略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永忠
亮祖會于龍潭永忠馳檄海南海壯九真日南
三十全城皆納邦請吏自是浈河由肇慶德慶
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
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
亦取南寧邕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何思蘭兩
廣入圖班師還朝即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
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德襲擴廓破王
保保遂取太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同宣
府撫代復進引而西破鹿臺山河中趨潼關師
抵西遂征平涼遇春還壯伐大破元也速之兵
東略全寧大興上都徐達亦督諸將慶陽斬張

國憲家猷

良臣文忠徑由鴈代救大同擒脫列伯軍威奮
揚元主遠徙雖絕恢復之念每肆憑陵之義由
是徐達三帥定西而寧夏延安甘肅瓜沙始復
漢唐之舊文忠屢出野狐而興和合剌開平應
昌驢駒乃無達韃之虞北狄既平西師復舉馬
雲出鎮遼左以安載觀友德連拔階文綿漢直
趨成都永中襲破瞿塘夔州亦抵重慶明昇出
降戴壽就據再克保寧遂收四川歲在辛酉雲
南是征搗赤水徇曲靖戰白石舉雲南收永寧
城烏撒徇建昌潯江臨安尋甸楚雄襲大理定
鶴慶麗江車里平緬擊破烏撒東川建昌芒部
雲南叛酋楊首等斬首九萬級檄定百蠻之種
咸加八份之邦雲貴俱平友德功第一沐英次
之
劉福頴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
素盛文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
巾為號衆至十萬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
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搃殺之稱汴為京自稱

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糧山東河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舊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陷上都焚燒宮闕自不信大刀放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僞主質安豐因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歿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

國憲家猷

卷一

三

將呂珍入安豐襲殺之

徐壽輝又名貞鄆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為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為倡頌集眾念佛心欲為亂一日徐浴於塩塘身起光背眾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倡為妖術立徐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據蕪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朋遠丁普則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杭湖為童搏胥所敗十三年詔

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蕪壽輝遁去擒其僞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陳友諒等大亂江南尤為盛也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路迎蘄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用多槩小舟晝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致克捷擄威順王妻妃殺

國憲家猷

卷一

三

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黃蘄澧衡常德寶慶江陵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蜀諸郡然驕恣暴狠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來與僞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咲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

韓信初見高帝畫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為大將所言無一不驗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

操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比絕李察罕之招誘南僭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顧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爲

國憲家猷

一

一

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腥臊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爲跡雖同而實則異。公欲用夏蠻夷李氏變於夷者也。而可乎哉。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來降責質其子謀士如張昭者尚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曹肅初見之時即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

是江東以規天下之勢勦除黃祖進伐劉表

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爲帝之業也。是謀獨出衆人之表故孫權嘗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堑所以限南北也。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據武昌今江南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蘄杭等處如彈丸黑痣破亡可待。方國珍據台州溫慶如机肉釜魚苟延殘喘。福建兵脆城陋恃天兵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爲藩吳守江

國憲家猷

一

一

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窺吾之疆域哉。且已之所備吳切於上流而義兵去載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新蔡欲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新蔡屬吳矣。皖與新蔡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新蔡皆在江州

之北境也既平江州足以蔽全吳也况兩淮之地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以爲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爲門戾守淮以爲藩屏矣又况張冠傾覆可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爲也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衆剽劫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

國書卷之八

三

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襲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

國書卷之八

三

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已遣將康泰等寇贛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江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勢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勢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政乃遣

使詣建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月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瀟礪常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滔虐之徒一掃而湘陰劉氏亦俱而往此公心腹

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於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朐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

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河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事之所致也今

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用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定遠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

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

韓成虹縣人從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上不解群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

國憲家範

卷一

後封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上命登舟一語不發上問伐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上怒令推水中見其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

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鐵冠道人張中字景華者時亦從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通祭陳軍爲奪氣敗去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蘄州以承天寺爲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邇畏

國憲家範

卷一

遁或以苗軍楊先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嘗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省左丞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拘留至二十年闕

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欲跡其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取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元用弟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代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塩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

國憲宋鑑

卷一

三

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樞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州予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

帖木爾南臺大夫譜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平然後移兵姑蘓秋攻湖州升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邁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涉水遇珍驍將也士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是達軍直擣姑蘓十一月癸酉圍姑蘓達督軍攻婁門士誠

國憲宋鑑

卷一

三

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脇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 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略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請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決戰覘間門少踈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比濠與鬪又未決士誠復遣叅政黃

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
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爾爾爲猛將能
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頗遇春率衆來
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墜
永幾死有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幟城
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米
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
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
盡達督將攻破封門城遂陷時八月辛巳也達
又遣李伯丹往諭士誠自經伯丹趙世雄抱解
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
書省竟自縊死

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
張士誠於蘇州府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
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觀有善
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
擊其尾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攻之盤門果先
開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以攻
京口毗陵浙西等時毗陵乃張士誠之將張德
爲守徐達屢戰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
十人往援皆扮爲商賈暗藏兵器順流直下時
江風大作舟爲顛覆 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
袍者拖舟轉仰沙上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聞
曰晏公也又曰有船可濟視之江下果有一舟
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利
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

祖微咲而鄧愈應聲曰梢江母送死耶我昔圖

大事者汝欲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

人乎愈曰然舟人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
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朱官人來授汝一生富

貴今何知其豪傑也遂呼船尾避者一十餘人

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爲張赫後封航一爲朱壽

和後封航功臣錄不知悞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

和既定方氏欲由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漁
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之路一宿倏抵福城

降至崇安陳友定遣審武戰和大敗察軍胡琛
爲亂軍所殺和正無計問向漁翁又至曰明日
子與沐英捱次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沐英夾
攻審武友定閉門爲雲梯攻陷平關不過一月
也

張九思據平江爲巢穴蔓延杭紹爲兩浙大梗
跨涉通泰爲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
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說袁紹襲許都曹公李
必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

國憲家聲

卷一

下

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蘓峻皆欲先傾
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
先舉兵進攻平江援桴誓衆期於必克聲言一
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
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固難以遽拔則以
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外築石不到之
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
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
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重穀撫字居

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
限城外之糧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
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
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今義師圍
之不克或數日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輟屢
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之備故當圍之
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
復爲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出入之

國憲家聲

卷一

下

路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將
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窟已傾杭越必歸
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
涉海遠據紹興於勢不便義士所以遠攻而不
克者以彼運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
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
及赴援矣失糧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蘓杭所
取在紹興紹興既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
唇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

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

張九四上計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出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東掩西爲巨害東南勦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心已震懾跼蹐即遣招致陳顥道欵曲繾綣欲其復進言於國朝俟杭越既平即當納弋將以欵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術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顥道又

國憲家猷

卷一

四十一

畏我舉兵可即命顥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不服如此脇之彼必聽從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又必以九月爲限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速則不暇爲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燕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懇陳顥道令爲調護顥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覆以罪之

可謂善於說辭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宜諭之後宜易官吏更年號甦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長智也

張中孚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一老僧太祖

國憲家猷

卷一

四十二

伏劒叱問其名僧亦叱太祖即揮劒而向之其僧引頸就之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投刀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然之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後建寺延碧峰主之

太祖初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馬畫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

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橋以免今樹此橋出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二百餘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事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廣方渡江而附

國憲家範

卷一

者一人驍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諡驍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系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諡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王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諡

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 太祖之命當為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太祖遂寫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叟曾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復命當死京師妻留使勿行日數也遂往南都因講監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

國憲家範

卷一

擒連及日新以其推命故也 上問汝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因奏 國家灾祥之數 太祖曰汝知自命乎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 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非衣小兒也

國初周顥張鐵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顥仙之事 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焚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

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

金華有元遺官陸給事者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學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令作文對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密印寺布袋和尚爲之即賦云削禿削禿擬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杖挑的是粟穀噫我道你是真僧元來是活漆頭目遂斬之

太平府般若庵太祖既渡江微行於庵欲借宿僧異而問其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

國憲家錄

卷一

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故嘵嘵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鑰僧至京將殺之間既曰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收留留時常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豪光射斗牛上笑遂休之

南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十三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藩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賜葬于聚寶門外

國朝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萬餘人城守之久惟姑蘓耳死者十萬餘人其餘拉朽

大寧元因之盤根株固維我皇明爲藩垣重地屯兵十萬連城堡數百以控制朔漠達于無外蓋自帝都視之大同其右翼也

大祖命大都督府按問嚴和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國初南京沈萬三秀者甚富人會同館是其故

國憲家錄

卷一

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原在燕京城自洪武門

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大祖常犒軍萬三欲代

出犒銀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過濟乎對曰

每一軍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

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

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南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

改名米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

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人

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
留鬚表丈夫 上咲而遣之

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
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
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右洪武時孫公
炎

宋穆陵願骨爲楊輦真珈所發入宣政院西番
僧相傳授爲祭器後危素言于 上索取瘞之
聚寶山

國憲家猷

卷一

宋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制也南京
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船友諒
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通運裝囚白者加彩
載使臣

國初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
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定禮儀凡宿儒
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
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

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知非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
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
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役
何罪哉

危素官大司農盼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
海輪不至軍國多仰焉

高皇曰汝貧居一廬何相遠絕如此凡汝家所
有宜悉告朕對曰臣並無良田美宅家計蕭然

國憲家猷

卷一

宋

惟養蜂十三窩每年春分輒割其所釀之蜜得
數十斤聊以贍生耳 上咲曰是也吾爲皇帝
爲十三布政司之主汝爲百姓爲十三窩蜂之
主

至政初伯顏變亂舊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
羅天麟陳積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珍相繼
弱動又賈魯開河生民嗷嗷石人之事與則韓
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蔓延天下若福
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正浙

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奔張岳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也長淮以北山東又有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殺戮

福建舊爲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聞風必懼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計江浙西道三道既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稽於送款

國憲家猷

卷一

史

自貽天討則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路自海道而入衝其關隘二道並進夾攻取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迎刃而解矣既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間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養

子辰寶舉火焚之自則經而未死爲李伯升灌元紹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

初僞夏閻王師致計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傾以天險難攻纔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

國憲家猷

卷一

史

於是其城隕守者震恐無復鬪志迄以出降高皇詔曰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

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族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

王氏老母皇覺寺側酒媪也 高皇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主之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猿

國憲家猷

卷一

五

忽擲裂衣溫叱殺之宋亡崖山時有白鷗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逐水死元有駕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

劉定之遊梁氏園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

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甕皆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猶即之

國憲家猷

卷一

五

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

國憲家猷卷之二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二

洪武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爲主遣永昌侯藍王討之王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亦遁入和林乞進兵共剿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兼程進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哉

國憲家猷

卷二

十一

復進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抵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牌箭一百五十三車馬駝牛羊十餘萬匹又破哈喇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有司給第餼養既而有言王嘗私元主妃上怒曰此豈大將軍爲耶元妃聞

知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受降知虜主至和林爲也速失兒所害

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曰文成上覽之曰乏人矣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

國憲家猷

卷二

十二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錦衣衛與旗手等衛并同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徑擊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嘗

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也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

契莫倫 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命

画工陰寫其神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

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后来候

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隧按時以沸石

灰湯即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挾故也以其

國憲家猷

二

與國同音嫁禍於龜 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

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漁過曰當以炙猪

爲餌以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他日又曰

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緡而

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

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鼃也老漁

曰鼃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所謂猪婆龍汝等

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

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晏

公遂封神爲霄王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

祀之以爾雅考之有翼曰鼃狀如守宮長一二

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碣岸

我朝賞格儉於前代如破陳友諒降武昌賞常

遇春廖永通田土餘有差

吳元年平張士誠封徐達信國公綵段十二表

裏常遇春鄂國公十表裏餘有差

洪武三年賞平中原將士大將軍達白金五百

兩文幣五十表裏副將軍遇春馮宗異白金各

國憲家猷

四

三百兩文幣各三十表裏餘有差

四年賞平蜀功潁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

白金各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餘有差

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文綺帛各百疋常

遇春馮勝各八十疋餘有差

十七年賞平雲南功潁川侯傅友德進封公求

昌侯藍王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許世謙各

加祿五百石都督陳桓胡大海郭英張瑄侯

侯餘有差

二十年賞平北虜功大將軍藍玉白金二千兩
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副將軍唐勝宗郭英白
金各一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餘有差賞
格獨此爲重云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長懿文太子標第二
秦愍王棖封西安第三晉恭王橐封太原第四
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繼大統第五周王橐封
開封 高后所生也第六楚王楨封武昌第七
齊王禕封青州廢第八潭王梓第魯荒王檀

國憲家猷

五

封兗州第十蜀王椿封成都第十二代王桂封
大同第十八谷王穗封宣州第二十二唐王檀
封南陽第二十三郢王棟封安陸絕第二十四
伊王橐封洛陽 皇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獻王
栢封荊州第十三肅王模封甘肅第十九韓王
松封安東第二十潘王模封潞州 皇貴妃所
生也第十四遼王楫封荊州第十五慶王封寧
夏第十七岷王楨封寶慶 皇貴人所生也第
十六寧王權封大寧遷江西今絕第二十一安

王楹封安州 皇美人所生也

皇太子 親王嫡子稱世子 郡王嫡子稱長
子無嫡則立庶以長其分嚴矣舊制 太子未
生生而未立立而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令其
出閣而於 太廟司香其慮遠矣

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
年身故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
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未之有也

乙未夏六月從 高皇渡江者凡十人今略考

國憲家猷

六

其終始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
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
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
子增壽承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
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
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
公曰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
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
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子鼎先卒封信世

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宣
 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必長子
 附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
 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
 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
 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
 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
 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
 官至管軍總管歿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
 國憲家猷
 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副使封長興侯曰
 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叅議早卒子驥官至都
 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
 蘓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
 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
 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號國公弟通
 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
 國公主父真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謚恭獻文
 忠官至同知軍國事洪武三年封曹國公十七

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
 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
 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
 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
 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
 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勝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清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榮陽侯楊璟

靳春侯康鐸

朱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傑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楊列勲臣五十七人其因

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國憲家猷

九

曰功高望重連歲會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榮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國憲家猷

十

軸轆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潁國公傅友德

梁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斬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輅

西梁侯濮璵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國憲家範

二卷

十一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鄧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斬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

國憲家範

三卷

十二

相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為善陰騭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傳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毅多智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為我殺賊侯

奮竹持鎗賊即應手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効爲父母光即孝矣墓不必廬矣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宣獻王封大寧分爲

國憲家聲

十三

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大寧舊地向既入守後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今以反誅滅梅純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

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純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後死于水

本朝功臣多不壽終晚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污一日投某府都督懇辭 上怒曰爾兄弟皆侯辭何說也德成泣曰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懶慢耽酒位高祿重事有失職却殺我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黃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禿曰風酒漢髮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猶厭

國憲家聲

三卷

十四

其多欲盡剃光耳 上默然既惺悔其觸諱遂盡剃披僧衣唱佛曲 上乃謂其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寔爲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弟宣武威襲征鎮四方經時不回則曰虛名也好聽辛苦也好受曾如我樂也終亦以功名卒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勲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其官常其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勅

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卅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繼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覓哀計之遽聞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盡深川痛傷

常忠武王薨高麗正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

國憲家範

卷二

十五

帕固已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煚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煚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思故託修貢以覩朝廷之意上批之曰鳥夷何狡猶如叫却其貢不受

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上與之藥胡

惟庸怨其言投毒藥中七日而斃後其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十三年胡惟庸養死士數百占蘇州常鎮民田半之上頗惡其權大重蓋思劉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復得其懷刃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讐者指以爲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爲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向西

國憲家範

卷二

十六

門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此因胡變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嘉靖間朝廷去元世祖并木華黎等五

人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屢爲沮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則又如故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口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爾亦一代之主朕今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壯則朕之伐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幸耶毋再啼哭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沮矣

國憲家範

卷一

十七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后此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翰林學士春坊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太常卿國子監

國憲家範

卷一

十八

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辦事陞至編修郎中等官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然署職止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上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然侍郎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

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

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

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國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

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天門待詔閣門使侍儀司通贊舍人曰
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

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
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
夕潛有掣去之者莫知所自詰旦具聞上不
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洪武間有一人盡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
斷橋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皇牆

國憲家範

卷

上朝廷見之勅教坊司參究其意來說明日
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
民立橋邊皆過不得後法網稍寬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
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
文乎顧茲成均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
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
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皇上丕振斯文福
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

詔夙夜匪懈棟橈豫章米積如阜鑿山載石興
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儀遣金吾前衛親
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彛倫所以會講
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
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履有亭物貯以庫餼
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廚書兩堂之間東西有
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
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
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

國憲家範

卷

七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
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
上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胃
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
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學官率
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教執經祭酒臣吳頤
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
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胃
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

一日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二百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未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遂從茲遂絕

國憲家範

主

高皇帝肇復向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矣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嘗聞南京園子監將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遂命左首山可喚為鷄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久為雷所震突兀處悉平

本朝子為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所謂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常制服而程子於嫂叔則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群議不合 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給歷事監生驢錢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莫遣使降香曲阜改

國憲家範

主

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惟禎入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

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
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
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
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川
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謂之
襴衫又聞常親服試之至今藏內府蓋無取於
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
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問

國憲家獻

卷

主

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上曰教着青
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文官自領至齋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
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
民生負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
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
寸袖椿廣一尺袖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
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拳頒示中外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中式居多而南

方惟江西吉安爲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
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乃命翰林儒臣
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
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
忠等皆北人也是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
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
不中者八十七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
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
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憲家獻

卷

主

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
諱嫌名不諱

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
在庚戌是也故蘓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
狀元姑蘓誌又以爲金璫殊不知當時求才之
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花倫又有丁
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
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
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

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郊復別取乃北人韓克忠爲首

京師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哭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出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

國憲家猷

王卷

王

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壺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奈坐已滿因觀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成大邦大國大明君帝甚喜散後酒

移土神於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矣

太祖私遊一寺見有題詩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盡誅僧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和秣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分治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

國憲家猷

王卷

王

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之于垣中

高皇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極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不洽於是見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首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山。乾坤靜。風動旌旗。印。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臨來日。庭院春深聽。伊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禮樂不協於中也。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為治天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大

國憲家猷

卷一

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統曆。所以欽天道也。定字文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為文武俸數。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諭制命翰林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善惡者。以類曰。未鑑錄。後又有昭宗錄。編歷代為臣善惡。可以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

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路諸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改要錄。自叙得之之艱難。更胡俗書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

國憲家猷

卷二

論語有解諸經。史有纂要。我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禮部尚書臣凱謹奏為禮儀事。今年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臣文忠。北征師凱旋。丙申。大將軍徐達。西征師凱旋。俱上表獻俘。丞相臣善長。率百官上表稱賀。伏承 旨大封功臣。遣使取唐時封錢鏐鐵券為式。謹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已蒙 勅工部鑄造如式。使臣某詳定勳爵戶

部預備賞物翰林院撰章制誥進訖臣凱謹具
頒封禮儀上奏者洪武三年十二月日臣凱奏
伏候勅旨是月日奉 聖諭曰汝等咸聽朕言
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做古先王之典舊
之三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賞爵次第皆
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
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
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
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用示褒嘉
國憲家猷 卷三

餘悉据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
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
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
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
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
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
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
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景昌吳顧時
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皆

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
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
政東平侯侯子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靳春侯
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紫陽
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德廣侯食祿
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李善長券文曰
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生英賢以輔
之故威德行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

劒率衆數千居群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
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居建業
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
東征西伐日不暇給而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
器仗未嘗缺乏况剽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
謠之言此上天所以授朕朕獨知之其人人未
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
人皆稱焉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
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

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
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嗚呼慎終如始以仁
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
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後湖事體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天寒及三
月楊花不晒冊

凡新蓋冊庫該部估計工料重大行文申府取
撥軍士搬運到湖如遇隆冬盛暑優恤軍人暫

國憲家猷

三

歇如止係小修工料不多但令匠人量帶小工
數名應用完日給與工食其物料令鋪戶雇運
赴湖量給腳價

黃冊水程

北直隸五十八日 山西九十日 河南三十

日 遼東八十五日 四川一百五十日 廣

東九十日 廣西九十日 福建六十五日

江西二十二日 貴州一百日 山東四十日

浙江二十日 陝西二十日 雲南一百八十

日 湖廣三十五日 福建行都司五 五日
山西行都司二十二日 陝西行都司一百一
十五日

嘉靖四十二年題奏

欽依凡大造黃冊完解後湖之日管冊官因即
會其大數務使文省事核首列 祖宗以來
田土稅糧總數于前繼開今日戶口田土稅糧
總數于后彙成一秩上呈 御覽名曰天下民
數總要

國憲家猷

三

湖口有官船二隻小船十隻船房內立有石柱
繫鎖每五日過湖一次該戶部差歷事監生
司禮監開取鑰匙赴湖口開船及進湖事竣而
出

本湖內魚鮮年例該 內府尚禮監差內使進
湖採取二次其捕魚小船十隻係河泊所魚網
戶自備一冬至前五日一年終五日

洪武十四年為內藏金銀事發連鄭氏義門
故釋之家長鄭懋鄭湜面見權湜福建 余政

吏部奏無見缺添設左叅議授之二十十詔
鄭氏子弟三十以上者米見擢鄭濟左春坊左
庶子伴太孫三十年起取天下稅戶鄭沂入見
授禮部尚書以其從子幹爲御史永樂十二年
御史七十二歲進平湖詩稱旨乞歸上曰教翰
林院駕勅書禮部宴他用正官陪教坊司伎樂
陞辭賜金繡衣褚帛幹舉從子堪可用上曰御
史舉也除爲御史後累遷大理寺丞永樂十
年北京初受賀致仕御史幹及弟致仕長史楷

國憲家猷

卷一

來朝賜宴及褚帛與爲善陰陽二部上曰它家
人多與二十部十九年翰林檢討鄭叔美以
告例爲民仁宗立與子弟來朝上顧長者非鄭
檢討乎何爲冠平巾呂震以故對上特詔予冠
帶致仕各賜鈔二千貫給驛舟還家

自漢以來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群臣於太子
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也我明治教卓
越百王獨高皇晚年欲崇重吏官制令百官
奏事東宮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

逢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天又

喪制古者父在母服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爲母
如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
時上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齊衰
三年爲闕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
服斬衰沿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本朝
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獨祖在嫡係
爲祖母不承重尚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
嫡母在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壓於

國憲家猷

卷一

嫡母之義也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
衰與嫡母同於義乎矣且高皇嫡庶之
嚴親王及正妃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
子故今建儲之法亦必立嫡然東宮登極雖
正后在者生母即並尊爲皇太后無復有庶
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
無有不沿此制者

瑛爲廣西昱爲民璉降謫銅陵典史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陰謀詔逮赴京皆沒產伏誅燕王亦被詔讓七月癸酉燕王靖難兵起於是去建文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姦臣齊泰黃子澄爲名革除二年正月召河州衛吏解縉還爲文淵待詔董倫薦之也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詩云謫宦西小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閒去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帝聞之故召二月召漢陽知縣

國憲家猷

王叔英爲翰林修撰叔英博學有氣節知漢陽有惠政以方孝孺故召七月同方孝孺議更定品級階勲倣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正一品爲弼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爲資政卿至正九品則爲保義士從九品爲保義士餘皆類此復令翰林侍臣泰頤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爲臯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爲臯門端門爲應

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及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講學士爲文淵博士即以方孝孺爲之革除三年四月燕王遣人上書于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逆謀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棟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王以示左右喜謂曰署臣於燕之上其義爾知之乎皆對曰不知王曰予名與帝音同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

國憲家猷

有在今以臣先之即神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昂如燕時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德州以擾平熱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兵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入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失帝以爲然乃命觀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

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
遣薛嵩等齎往燕師又示宣慰數千言刊印數
千帀付嵩令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王讀詔大
怒欲殺嵩既而釋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
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嵩等觀之留
數日乃還八月遣錦衣千戶張安如燕方孝孺
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餉道又絕
事勢可憂可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
別用一策安可坐視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

國憲家猷

五

孺曰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其世
子常爲其二子所讒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
間其世子使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
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書貽世
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實詣
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
時燕宦者黃儼素附高燧乘此譖世子與朝廷
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
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之

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十一月
以楊士奇爲審理副士奇江西泰和人幼孤貧
及長客游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
也薦于朝召入翰林修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爲
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部試諸纂修者授
以官尚書張統讀其策書曰明達時務有用之
才也以爲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
名十二月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
黜陟之制革除四年五月遣禮部侍中黃觀往

國憲家猷

六

安慶修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
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事
勢不可爲矣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播船于瓜州
燕王將渡江也令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
于瓜州令內官徇兒領都指揮華聚爲前哨徇
兒後賜姓名王彥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
文帝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
爲問計於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
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

外民舍驅民入城足固守以待援兵至內外夾
擊夾一死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
集士馬以爲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穗安王楹
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瑋都督
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以待援兵景
隆等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
以割地講和爲請王嘆曰公等今爲說客耶割
地何名公何以爲聽奸臣之計景隆懼不敢對
既乃稱述天命頗致推戴之意焉王悅遣李景

國憲家獻

七

隆等歸癸亥靖難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
門甲子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北兵既駐龍潭
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爲攻禦備
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覬知
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
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降御史魏公冕等請
誅之不聽至是北兵進屯金川門建文帝乃命
左右梓增壽至責以大義殺之乙丑昧爽靖難
劉保等攻金川門克之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

金川門壯兵至遂開門迎附保等遂引兵入城
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建文帝縱火焚
官變服遁去或曰由暗道中去京師傳言建文
君崩時六月十三日也

袁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濶
日麗中天重瞻龍鬚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
步聲如鍾實乃蒼生之福真太平天子也但年
交四十鬚鬢長過於臍即登寶位時上雖聽
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辭還故里

國憲家獻

八

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
龍掌無肉也更使詳視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必
爲二十年太平

天子

永樂收元之明年甲申二月會試天下士上
命解縉與黃淮爲主考得曾榮等四百七十二
人徹棘入覲上以得才之多甚喜上欲立
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之法上
意遂決

太祖一夕夢二龍闕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成祖同殿建文著自心知後必協且建文頭顱頗偏匣髭縚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啓視一刀一度牒有勅曰欲生懷牒爲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地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文廟靖宮之目以爲匿於僧錄冷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追至廣德不及被擒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曾居於此至今其廨如樓非常人

國憲家猷

九

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弟晟之家時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於嚴家嚴思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居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寺四字乃手筆也一日作詩曰讀罷楞嚴磬頓敲唵看黃屋在圓瓢南來瘴嶺千難險此望天門萬

里遷歎段久忘飛鳳整袈裟新換袈裟袍自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鳥早晚朝遂爲人覺奔往田州土官處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谷曰君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爲老佛至長安門賦詩進朝廷詩云半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朝陽閣上兩聲愁新蒲茁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審之建文見

國憲家猷

十

亮即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飮食之何謂不是邪亮佯爲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曰我與汝無名分矣固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爲盜官司米捕聞寺將僧之建文特書黃布幘之曰皇帝聖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恐皆非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朝廷不從竟葬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成祖皇帝命樓璉草靖難之詔通方孝孺受刑之時唯唯承旨歸而憤嘆自縊

御史王彬建文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馬逮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玉良亦因文廟登極而歿節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而祀之

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

國憲家猷

十一

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少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鐵鉞色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即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

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絨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訴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翰林院編修臣楊榮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國當先謁陵

國憲家猷

十一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召召命至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修一人而已李文達曰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

革除遺事一首軍罹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俞逢辰張貴張丙葛誠宋忠馬宣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

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璘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晃鄒公瑾高巍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政二在朝之臣罹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迥暴昭毛太黃冠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闕戴德彝盧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肅王度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鐵鉉王彬崇剛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

國憲家猷

其

本立華惠仲姚善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外臣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豎景清龔恭陳性善平安婁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鑑劉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祿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琨朱釋魏澤一革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純薛昂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宦官有所

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人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瑄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謙吳亮

天禧寺浮屠災

下寺長

有司入奏

上令兵馬

督人遙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取其灰投于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孝孺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族

國憲家猷

其

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殺之

姚廣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後垣以甌甌甌甌甌甌之口向內其上以鐵鑄下畜鴉鴨日久鳴噪之不聞鍛鍊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疾

大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上罵之曰反蠻

敬仰視曰顧不知孰爲友讐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遂釋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太宗靖難後遂皆罷不許米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供有常祿亦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

國憲家猷

卷五

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萬五千石又多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令官議修事件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

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計日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宜加追戮。上曰朕初舉義謀奸臣不過齊黃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純王鈺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有此類者悉

國憲家猷

卷五

勿問初靖難兵入城昇是修自縊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縊死良在官舉家自焚伯偉在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閱方孝孺等獄辭乃叔觀叔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擗其二女於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遂赴錦衣獄皆赴井死。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

太宗靖難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王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文宗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一事也太宗有天下遂復故處

永樂丁酉年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穗太祖之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

封國宣府與寧府為鄰壤既而靖難師起寧府

潛助敵略而谷王穗遁歸京師方侍講孝孺言

國憲家猷

十五

於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穗

即開門迎入文皇即位待之加厚賜資無算

改封寧王於南昌改封穗於長河穗復陰養死

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張與密言於上上曰朕

待穗厚於王諸豈宜有此其同母蜀王嚴書戒之

穗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錮得罪於父逃穗

所穗詭言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

之遂具疏其事言穗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

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開之

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成宜

者吳智等日夜秘謀號張成為師尚父捏造圖

謀謂十八子常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

燈於上元節獻於朝供應殿廷以圖間隙上得

奏嘆曰朕何如待穗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

其罪降為庶人穗後闔戶自焚死或謂建文君

之亡也留鄭義門家三越月後如江浦入蜀入

滇抵兩廣藏匿谷王宅或實有之但不在蜀王

舉奏之時耳

六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

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

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省為民給還田土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

清舟楫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

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

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

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遂上疏欲疏鑿

此地復導山東諸泉滙於南旺三湖野之地方大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運會通矣

左關門上紅牆下黃瓦小直房舊為內臣所居今為大督總戎候朝處云始於石亨

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綿襖

使其不勞縫製得以刻日起行京衛軍士則每

歲揭榜給散冬衣布花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

國憲家猷

九

無調遣之急故與布匹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

南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關四門繞

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數計籍

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

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真吐番諸部聽其

約束請朝廷刻誓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

飲之以盟黃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

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

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

王初至京上欲刻王印賜之以璽示公公曰

朝廷賜諸番制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

璽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上甚

嘉之

上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

來仍屬陳恭襄公重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

國憲家猷

辛

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為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

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

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

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埧湖港之堙

壅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

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

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牀四

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

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
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跡河深淺自
淮抵通州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
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
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榮
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
昂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
順章朴金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

國憲家範

卷八

五

倪維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文襄不與乃自
請於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
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
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
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
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
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
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

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
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
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
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
今則皆異於前矣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
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
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
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

國憲家範

卷八

五

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
額增至四十名貴州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
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朝乃
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額增
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

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
洪武永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官品官同考者
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禁稱公考官止用實

教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或書
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皆其
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却總兵鎮守而
并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永樂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罕知之其尾榜
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
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闕取用悉出
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錄

國憲家猷

三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未樂中始令
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大監王振於內
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
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專辦內府衙門
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
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兵營掌兵經理內
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
處無之至世宗時閣老張孚敬始奏革鎮守京
營等國體少正天下稍安也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
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
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
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學官教
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
曰軍生衛學歲貢始于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公賢之請也其制
每二歲貢一人年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
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國憲家猷

三

中尉之祿實食百石而庶人之米則反過之宗
女之婚僅資百兩而庶人之婿則反厚之是負
愆受譴之裔竟優於王孫見爵之貴輕重委
爲失倫今後合依武岡王所奏庶人止許同
妻月共支米六石量從本拆中半兼支庶女任
其擇配不得復給米布婚喪之資
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世次分八位其制
甚詳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王許嫡子孫世襲
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封者一萬石除

嫡長子襲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長子爲鎮軍鎮軍長子爲輔軍餘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鎮尉奉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若有志讀書者照依民間俊秀送入學校聽其科貢出身做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黜革悉同異

國憲家聲

三卷

十五

三

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亦聽從有司關給路引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冊填註以憑撫按制卷類查仍啓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篤親親之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多常賦可給則請特勅有司務須按

時關給俾需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此乃陸集中所云亦可酌行之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楊文敏公爲總裁十年二月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文敏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

國憲家聲

三卷

十五

三

還奏餉道險阻今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敕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老爹矣

太祖建都南京金碧峰和尚居之成祖遷都北京李至剛尚書居之

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
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
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爲九邊嘗
考兵書朱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埃不飭軍無紀
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
先年大軍遇虜於魚海先退者爲誰曰都指揮
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埃
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
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
國憲家猷

兵得休息民減轉輸

主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
襲然必比試得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
無能之人也 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
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
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
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
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征
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
者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
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
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
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
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
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
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太祖定律之意更以
太宗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

國憲家猷

主

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
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
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 聖皇法
祖憲天此事誠當爲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
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
之官不湏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不習武藝
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
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
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

可爲之流涕也今不處後亦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入身爲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哀今若言彼屬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自惜伏願皇上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言繼英廟之盛志爲後世之永圖特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

國憲家範

卷一

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特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略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或持槊舞劍關一武藝者即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

者暫停或令減奉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開習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此可施行更加裁處方可未久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分於一池俗名鷲鳴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

國憲家範

卷一

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湓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涵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澇之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永樂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擇日啓行駕次鷄鳴山虞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五

月次獨石至威虜鎮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河泉
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聞車
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海之
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畜畜
遂命旋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者恃
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
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盡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悉潰遁追奔數十
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其人口牛
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二十
一年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
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
出兵先駐塞外以待虜之不虞吾兵已出因而
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為
前鋒車駕次宣府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
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
備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帖歡所敗掠其人口
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

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
等俱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驍胡王子也
先土干率衆來歸時前鋒寧陽侯陳懋等探知
虜在飲馬河北為瓦剌帖歡所敗追至宿巍山
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
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
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余為指揮千
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車駕還京師
賜金忠誥命鐵券玉帶金印金百兩銀四百兩
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疋牛百頭羊五
百頭米百石及居室褥薪菹器用咸備歲給祿
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台
察卜等銀紗織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
薪菹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永樂二十一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
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逆天逆命
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効上曰

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
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上乃召公侯大臣議
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從其言遂勅
諸邊將整兵以伺四月己酉車駕發壯京復
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
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
如是者卅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乎榮幼孜
言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

國憲家範

卷六

三

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
諭其部落來歸六月駕次蒼蘭納木兒河惟
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前峰陳懋忠引兵抵
白垵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
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
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
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
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久稱
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成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
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有五司禮太
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
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
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召匠入內幄悉收令銷
錫製爲桺桺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
祿朝夕進膳如嘗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訃於皇太子
比罷舉入闕寂無知者

國憲家範

卷六

三

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憲宗皇帝用
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爲八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
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
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然彼有財者
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鞭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
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償葬埋費

於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戲示譏也

國初設中書省 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對參訣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于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剛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遽之自是振日据據內閣之誤裁決一歸于振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陽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之東楊聞報蕪程造朝觸冒瘴疹卒于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

國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邊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于 國家乃致九溪獠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兼宗流鄧茂七黃筍養輩相扇而起極于土木之大變此乃三楊失柄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陽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國朝舊制誥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禮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禮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襲武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盡用中書舍人芮善奏請同翰林院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議用百家姓編奉 旨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貴芳言今文官三品以下誥勅十千字號俱已編盡乞 勅翰林院別取他字編號庶無重複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詔從爲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今上龍飛爲天順八年是年八月

盛自廣東赴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母太淑人復俱被祭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

國朝家範

孝

朝廷創造神鎗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嘗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燭其從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犛必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

廣孝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臆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比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及文皇御極復舊名

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鎮後鍾儀二門塞外城周百八十里門十六曰麒麟曰仙鶴曰姚方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崗曰上方曰鳳

國憲家猷

孝

臺曰大馴象曰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北京城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地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

太宗時夷狄來歸者爲賜姓名然不冒以國姓如忠勇王也先土干曰金忠安順侯脫大赤曰薛貴清平侯買驢曰吳成都督把都帖木兒曰吳允成倫都兒灰曰柴秉誠都指揮僉事地往

曰務效誠恐兒只曰馬惟良鐵住曰柴克恭行都指揮同知滿東兒灰曰柴志誠都指揮僉事阿兒刺台曰楊汝誠指揮使伯帖木兒曰柴志敬指揮同知猛歌曰安汝敬僉事脫脫曰楊必敬只蘭曰吳克誠列子曰吳存敬火失答曰韓以謙祖住不花曰柴永謙

永樂六年七月賜朝鮮國王李旦謚康獻撫民安樂曰康行善可紀曰臘八月賜浮泥國王麻惹加乃謚恭順賜日本國王源道義謚悼傷

國憲家猷

三卷

中年天地曰悼小心畏忌曰僖十五年九月賜賴祿國東王謚恭定敬恭事上曰恭純行不爽曰定十九年四月賜古麻剌國王謚康靜撫民安樂曰康奈德教衆曰靜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反殺元帥月魯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而賊吳

仲海等殺千戶福良爾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驥爾龍岩等地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裒所部兵悉戰折天驥等三人殺賊無算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蕪子政圖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以至此各散去圖鮮奏授印

國憲家猷

四

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溪賊李大等焚柵營江甯長泰等縣良潛漳江出不意四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聲甚急良率兵出戰賊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王猛虎等隔南紹屯府良悉平朝以良爲漳州總管于安賓襲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庸又攻漳之近縣良盡策遣府判柴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

二十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同知李君玉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潮賊衆自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三年潮賊金榮殺江西省平章朶列不花據城爲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印符潮之蜚艘出沒海嶼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師禦之賊懼威滅迹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朝廷嘉其功

國朝家獻

中

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潮賊陳國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裨將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連拔其砦三十追至朝陽國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僞指揮倪簡與潮賊倚角良拔授義士侯召卿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降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藥弩

挫敵遠近畏其名爲政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愬覈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每歲漳泉鎮將率兵耕獲歲終更代甚爲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流來者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爲之用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舟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辭

國朝家獻

中

衣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爲福建叅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花所收郡縣倉庫悉爲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精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匍伏自盡

流賊初起不過烏合使敵戰有存何猖獗至此當時以部伍行陣之兵遂奔逸散走之賊而又率制于谷大用陸完之節制而不敢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東陽廷和何鑑等昧於經國之理處置乖方之所致也

秦漢以來多用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嘗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

國憲家猷

三卷

聖

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謂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耽節度四川爲大膽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之役非弩射殺撻懶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廉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効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逼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

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帝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戟兵止則爲陣過險以過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雖而有今日禦虜長驅若用小車倣古諸法拒之亦無難者

國憲家猷

三卷

聖

宋神宗以北虜俱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藉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謂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

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
詰明日遂免籍民車

降賊收軍宋時嘗得其用且爲地方開此一例
使後有劇賊難除一時請兵未到而州縣之力
不足以制者得緣此施行亦可以少舒地方之
急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
者戰而用騎其始見于六韜兵法所謂奇兵者
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

國憲家猷

三卷

聖

走歸灞上然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
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
行者已嘗乘馬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
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
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
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

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人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
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軍爲行設五陣以相離誘之群狄大敗是後
世之步戰始此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贍
軍用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徭徭使農隙
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既
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國憲家猷

三卷

聖

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
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未樂間奉有不遜止
終本身遜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
人遜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遜近比旗手之
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遜者特爲身謀其不敢
遜者爲子孫謀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是謂必勝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若蒙龍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澗道狹深者爲天隙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

國憲家猷

卷七

中

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者窮寇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醺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關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

騎者軍之伺候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公謀八十一篇不可以言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才窮此三門也凡兵家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國憲家猷

卷七

中

太宗曰李勣論兵多與卿合但勣不究出處卿所製六花陳包出何術乎曰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內畫之方外環之方是成六花俗所號耳

太宗曰鉄蒺藜行馬太公所製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肥水此兵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術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不

合者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俱足粟麥必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爲富強也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

國憲家猷

五

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三十墾田二十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夫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

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庠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遂開達諸州合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與免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嘗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楚兵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卒有功

國憲家猷

五

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發諸處兵與湖兆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賊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國憲家猷卷之三

國憲家猷卷之四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箸

憲典四

宋何坦言先儒稱宋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歷數百年無兵患我朝本兵總天下之兵而京師團營又特立戎政大臣一人又有御史視之視宋家尤爲精密云何坦又云古稱將帥名號一也宋家則異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

國憲家猷

四卷

一

將諸道制置經略安撫知州帶節制是也我朝總兵副叅遊擊皆將也而總督與巡撫則帥也法度與宋同而維持貫穿尤密於宋也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常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壯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

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番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愛國之心不可有愛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爲多也

國憲家猷

四卷

二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歛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

可矜者奏發邊衛充軍其事情輕重利害不同

國憲家猷

卷一

有所當議者蓋此等罪犯茲因致死人命而其所致死之人有多被慘毒而死者有致將屍骨拆散蒸檢二三次或五六次者又或連年奏辭累死屍親及干證平民三五人或十數人者今此人止發充軍及至解衛即逃又累死長解二人及買妻代解軍妻一人審錄官但知此有罪一人之命爲可矜而不知前後累死無罪多人之命尤可矜也

歲歉收薄貧不能輸有司催併鞭笞哀號之苦

坐食者不聞也遠運至京軍士常年暴露撿淺渡江驚風拍浪艱危之狀坐食者不見也通計船料車脚加耗養軍之費大率費米三石始運一石至京坐食者不計也

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

國憲家猷

四

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法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

雖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拾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猶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克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克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

國憲家範

中卷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上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十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

重罪

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蕪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蕪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湏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

國憲家範

中卷

以絕其患然後可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開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而奏決而不奏決該推勘而推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十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

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求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

國憲家獻

卷七

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等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克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克軍未是不均此等官亦令降襲免其克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情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

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

自古京軍最怕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分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皆出

國憲家獻

卷八

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邊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應衛所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時外侮不能侵越矣

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賊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難

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而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剿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動功雖有爲地方深計者被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爲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近市不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平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煎併可肆

國憲家猷

卷

有如置身風渡之中衆皆失色速求抵岸獨爲水手者方傲歌住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爲然其亦可痛也矣

京差替畫參隨到彼勢燭薰灼邊人凜凜總鎮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爲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

踴躍思欲南降向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大事去矣

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糧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盔爲杵春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春然剪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春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爲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

國憲家猷

卷

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里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有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幼官舍人營曰二千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少不等永樂初加以旗牌寶蘇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

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
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
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
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足今所謂譚家馬者即
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
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
取三大營精兵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
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仲威曰
楊威曰振威曰顯武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
之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
老家兒守備營造差操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
京并在外各都司所屬乃南北直隸
永樂中兵制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
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
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
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營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
俱以公侯伯都督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

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屬什物上直
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
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士旗五軍
紅盔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
上直明甲官軍隨待東官官舍進東備禦軍神
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銳火
器五千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初止以英
國公寧陽陽武等侯爲總兵官後添設提督坐
營監鎗太監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悞
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
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
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
兵太監吉祥監之餘步騎仍歸三營曰老營天
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
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
效勇鼓勇立威仲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
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會昌侯孫
繼宗撫寧侯朱永懷寧侯孫鏗定襄伯郭登總

之營務唯撫寧最久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英國
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頗老成不
廢削軍士而監軍大瑯谷大用陸閣擅權甚不
制也上又信權奸言挑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
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
副將軍而十二營自以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
侯郭勛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
頗亦欲有所振飭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
兵政大廢弛矣時虜報歲急圍營見兵少乃僅

國朝家範

卷一

十三

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聽各都督一人
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
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
或專設或部革兼理庚戌虜變後侍郎王邦瑞
極言利弊 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總兵官朱
希忠陳鏊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都戎政官
以咸寧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
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
游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機營副將一員佐

擊將軍六員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
練兵參將六員

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
行不得也

權奸黷貨附勢小人皆冒軍功得陞世襲軍職
始惟內官家人市井富商終則文官子弟亦竊
爲之金紫冒濫數無紀極至于各監局濫收食
糧軍匠數亦無紀

國朝家範

卷一

十四

倉官虛出倉串前後倉官多被累死遺下子孫
流落在彼貧苦不能度日只得附倉近住亦皆
包收屯糧揷和虛假後官憐憫只得聽容以是
出納增減爲弊不一倉廩日虛邊軍受害管糧
分守官或高坐付之不知或明知不忍查究
南京各處上納倉糧到場戶部司官下場看米
隸人弊害萬端袖內左米而右稱如糧多稱而
賄多者隸人以盤承米呈樣時轉身即投袖內
米於盤內以示其米好官爲所蔽即糧多米而

少者賴長恃其米好隸人得助少者三樣時
即設福於盤中而官見額多遂令兩降廣日或
遇兩糧多恐是後歸三五次亦必滿隸人之助
然後得上其名謂之下種似此弊端難以枚舉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
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
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
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
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
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
伐拔之止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
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
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
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
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
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
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
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
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

行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
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
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
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
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
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
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
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拆斧
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
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
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
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
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
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
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
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
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
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

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
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而不足則必
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
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
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
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
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
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
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

國憲集卷之四

十七

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
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
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
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
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
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
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
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
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

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
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
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
即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
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
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
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
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
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其本如此是不欲

國憲集卷之四

十八

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
問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
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焉是
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
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
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
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
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
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

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
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
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
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
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
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
誼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
閒草地牧馬爲便

國憲家聲

卷九

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
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
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
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
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
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
也於是終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
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
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
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

國憲家聲

卷十

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
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
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
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
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
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
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
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
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脩
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
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皆於私室矣
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
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
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
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
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
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

民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俱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夫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

國憲家猷

四卷

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勅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

國憲家猷

四卷

計至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陞其子黜其祖者陞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陞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廉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承官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邪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捨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

國憲家猷

中卷

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值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

之漸者臣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

國憲家猷

中卷

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大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

試之且彼能設一醜嘆一法使天變息而嗽嗽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曰制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謂禮

國書家談

卷

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塩課橫行江湖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

祇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必傷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太宗皇帝之供邊悉以塩利其制塩利也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

國書家談

卷

萬四千五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塩場七處歲辦塩一十萬四千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塩場十九處歲辦塩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塩場三十九處歲辦塩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塩場二十四處歲辦塩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塩場一十四處歲辦塩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塩場一十四處歲辦塩一千一十三萬一千四百斤零

雲南塩場四處歲辦塩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爲小引大引本色嘉靖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頗益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謂私塩不禁能阻官塩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還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

國憲家猷

中奉

主

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塩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賞則公私塩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塩不禁則巡羅之卒可減而塩徒意外之禍可弭塩廣鬻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于食其爲上下之利盖不一而足也

廣東塩課不出境歲久塩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業公文盛以爲聽之則法

藥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許塩商計塩多寡入米餉邊而后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隨其策而不果行

河東塩官自賣銀最爲利便其淮浙塩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塩引直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勢如民

國憲家猷

初奉

主

間三月賣絲五月糶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塩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塩課虧欠三也客商中塩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財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塩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塩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

既微類多夾買餘塩及勢要中塩塩徒私販

朝廷爲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 欽

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

邏卒効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

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

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撻鋒此勢不散臣恐

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逼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

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

多爲中塩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

國家家議

未

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塩一引折

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塩邊儲每一

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塩課收銀比之收塩

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塩難納多願納

銀近年兩浙塩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臣

愚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塩課通令

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略減比商

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塩一引納銀

幾錢逐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

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

客商塩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額改撥長

慮塩賤處所許令每塩一引自買私塩二引或

三引准作官塩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塩客

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

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

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塩聽令自賣或轉賣

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

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即撥富竈餘丁

國家家議

未

或貧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人而代之如此立

法則國家得塩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

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塩可通賣人無

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

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

之官不必設塩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

事定塩課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塩衙門漸

可裁革

洪武初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時納粟二斗

五升成化以後納銀四分二釐正德末漸至四錢五分嘉靖初增至七錢五分加以權豪買窩之勒取長蘆兩浙之搭配大率淮塩一引用銀一兩有餘是正課大重塩之阻滯者一也塩之始無所謂餘也成化初有客商若無見塩許本場買補之令正德時有割沒餘塩許令本商納價之請此餘塩之例所由起也行至末年權奸用事報中餘塩不次挨單徧場買補嘉靖初年稍稍禁革旋復蹈之而餘塩之弊滋甚矣是餘

國憲家猷

卷

塩例開塩之阻滯者二也先時各邊開中引塩每當地方收成之後粮草價賤商人易於上納且價不過三四錢故其利常倍今則開中未必收成之候粮草價貴買納甚難而價且至八九錢復有處置科罰之費甚至一兩五六錢而不足以周一引之用者是開中不時塩之阻滯者三也清掣以時則商無淹滯舟無停泊且前後相接價值常平利不獨商民亦取足近在上方引避嫌疑承委者莫肯任事或論船數或論單

數法無一定以至停泊淹留坐銷資本而不得貨賣者是和掣無法塩之阻滯者四也往年中納引一到司即得支塩貨賣近因定擬五百五十斤過所連年掣放不多以致行塩地方塩價騰踊民多淡食至於每引之外添刷二引使其陸續收塩乃與正引同掣非惟耽延數月抑且資本不敷本欲餘塩之行而反致正塩之滯是添刷引目塩之阻滯者五也塩之常行者曰常股塩之積場者曰積常股存積每歲額辦以上存積分爲率八分給與守支商

國憲家猷

卷

卷

人逐年挨次給發謂之常股二分另爲收積候急方急缺召中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大率常股積輕存積之離場駕遠不諳煎燒者曰水鄉共該塩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以二百斤爲一袋商人赴邊報中下場關支肆散發賣並無大包正德末年豪家用事占中各邊呼群引類徧場買補各奸橫行割行運司細縛大包而不服秤掣越次過關而莫敢阻當商塩爲之不通邊儲因而告乏是細大包塩之阻滯者六也嘉靖初秤掣餘塩俱許本商納價姑從時估每塩二引

二百斤淮南納銀一兩淮北六錢五分近因商人以經營爲業官取未饒而私情必競即如淮南每塩二百斤商人收買出場既多盤費納銀起解又有加耗實筭每銀一兩止得塩一百五六十斤繼之展轉覓利以至食塩地方不止數倍而市價之增理所必至夫市價增而買者艱必將舍其行塩地方而從其所便欲塩之疏通不可得矣是市價失平塩之阻滯者七也舊制每引止於二百五十斤過所如兩淮該課七十餘

國憲家猷

卷三

萬引今正塩蕪帶餘塩共計五百五十斤外又加添割沒塩百十餘引是先年一引今爲三引額課七十餘萬今爲二百餘萬矣所以塩法日見阻塞致有上堆候掣之例及上堆既多則邊商引目不行勢必虧本賤賣於是又有告掣河塩之急河塩既行而堆塩亦至坐困矣邊商負資本注三邊上納中塩守取勘合執照赴南京戶部納帑價領塩引至揚州轉賣內商下場收塩照日發單投單聽掣賣與小商如挾單不著即堆揚州以聽下單謂之堆塩後邊商因塩價虧折不與水商告行起掣不換單次故爲河塩是河塩

國憲家猷

卷三

告掣塩之阻滯者八也先年各邊開中引塩俱係召商官有餘塩商有餘利以致邊儲有積而塩法無滯近年內外官豪縱容家人軍伴投托近侍飾奏捏稱某處缺糧要令子弟家人上納朦朧幸准乃就京師地方轉賣或赴開中處所每千引賣銀百餘兩或七八十兩名曰賣窩坐邀商利又官司巧立權借名色因而侵漁以此商人所得不償所費雖懸開中之例衆皆環視莫之敢前塩法不通者其源蓋出於此是權勢占窩塩之阻滯者九也舊制商人領引到場千引以上者限五年千引以下者限三年先是運司照引到場次及掣所每引遞截三角後至行塩地方併去一角其關防影射亦密矣近年塩掣匪人奸商肆及塩完足仍堆本場妄稱無塩告往別場買補間又有支完併打太包餘下空引轉令親識重復在場展轉翻騰不知幾轉又招集竈徒私煎私販影射出入歲月弗填引角弗剪展轉貿易累月經年既蹈老引之奸欺又

不畏退引之明法戀場不出借守文以占窩埋
名轉徙因引月以夾帶官爲商而設引商借引
以爲奸此引目所以不清而正課因之日墮是
奸商影射塩之阻滯者十也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
水石種類匪一井則劔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
主隴西有西河縣塩井漳縣塩井及今鎮南井
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塩生於
主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有塩池長五十廣六里

國憲家猷

卷

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
西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塩池
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
備有三大塩池一小塩池東牟有塩泉池五原
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真國塩生木枝
上淳泥綠綠彭亨暹羅亦有塩海西方塩地堅
鹹且鹹即出石塩湯口域有石鬻以爲塩水竭
塩成甘水有石塩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

利莫先於塩是故塩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
水遇下則奔觀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塩非
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
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賣衆
觀望搖憾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
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土著者豪群聚
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爭月盛而塩之法
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
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

國憲家猷

卷

文綉綺殺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侯將
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搜結諸豪貴藉其廕庇
今淮陽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甃石之儲
一旦累皆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
機識足以蔑禍福固禍四方之賈有不出其困
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
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
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
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

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終披率
貴利賤義而務細小能從詭託賈豎販引占窩
逐汚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
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
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
舛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
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
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大捕則匿濱海居
民襲弊踵壞人煮戶煎擔載營販者不可勝數

國憲家猷

四卷

三

浙閩嶺廣尤甚官監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
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
丁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及萬數轉相夤緣設責
督糶嚴又摩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
見積庾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頻幣得與官府
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怪哉今欲處置法莫
如復 祖宗之法欲復 祖宗之法莫如伐奸
剗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夫
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狐假虎之

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奸阻遏國利譬怨小
民動搖 朝廷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退直自保
是損 先帝聖德阻格 陛下新令也夫法欺
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群噪溷擾至遞尚書與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
法邪昔商君將爲政於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
國門曰有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
是後無令弗行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
以信四方控海內邪故曰法行自近始 陛下

國憲家猷

四卷

三

甘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額獨忍於一商豎是何
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成之法而長
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監運使提舉等
非坐聞茸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汚穢之地以
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
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繁尚慮汙道之以汙
則亦奚所不至邪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
意在懲惡興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
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

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塩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語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與墜剔蠹濬源决流一切不得阻撓運塩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餉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也

國朝頒塩於民而歲收其鈔故曰塩鈔今塩不頒而徵銀如故何燕泉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

國憲家猷

中卷

卷九

行如塩鈔一事是也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塲土豪土業私塩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蘓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繞以捕官凡賊之可通舟楫處咸分布以困之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燭黃良沈惟良等數人盡歸其巢而後已閱三月巡江湖御史以兵久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

張其勢而橫出也明年四月兵備再舉比前條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蓋石原籍平樂與徭獍爲隣日事刀弩視賊笈如也至六月石聞又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間舟自抵賊巢時賊出劫惟遣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計也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脫餘焚溺殆盡而器械盡爲賊取也死者無算賊既勝遂朱書

國憲家猷

中卷

卷九

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朝廷因救南都守備提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彝東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請公召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每府備銀殺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數萬湯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其出師則沈酋乘間來降賊

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將將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勝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人旬日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遁海去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孿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作為二包為引以

國憲家猷

卷

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

吳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匹河川必里

新二州七帖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箇

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節巴哇申義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一而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賞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把冊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為上達又立哈密為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為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止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止

國憲家猷

卷

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蛇蟲為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歿一旦安得不赦也哉雖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

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來奉 金牌不敢辦
納此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
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尚書霍韜有曰必
滇遣課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爾諸
戎罪也止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
關制其死命仍常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
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
有長役之苦收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
之勤其期爲興復久遠之計也

國憲家猷

卷四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
建寧爲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探
春先春次春紫筍不得碾揉爲大小龍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
始以官茶易和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
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
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
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
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

免難差而賠補受累者多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
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
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常見於蟬精雋中然亦
不叙中之事實徒共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
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
安能使世傳也哉

僧受戒壇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爲奸宋太宗
皇帝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實教法應

國憲家猷

卷四

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
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湏入
戒壇各就其本寺也

成祖喜而不當繼嗣遂有謀逆之念 仁宗踐
祚已每有輕之之意及賓天遂移檄以誣夏忠
靖等奸邪誤國特未出兵耳夏等入謝罪 宣
宗曰是假卿名以興兵耳命坐屏人語則楊文
敏公首勸親征以往事可鑒數十年剗切之甚
且曰兵貴神速遂蕪程而進六師臨城始大驚

出降罪人既得 朝廷遣尚書陳山迎駕山因
進曰移師趙府一鼓可擒也文敏亦曰時不可
失 上令楊文貞公草勅文貞曰事須有實鬼
神可欺狀與文敏反覆辯其 朝廷止一親叔
當過厚而反入其罪 皇祖之靈安乎 上不
憚還京過日召文貞曰 皇考與趙王最友愛
當思保之道吾封群言差人賞去俟其自處
趙王得璽書及言者章即日獻護衛上表謝
恩自此上待趙益厚嗚呼二府非文敏文貞言

之懇懇則罪人可一時即得而 朝廷至親必

死於無辜親親之道安能盡耶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
文學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
故以東西南位別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
溥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關人住
京師之東故曰東楊

卓公諱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倉州博學多
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與十

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
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
為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 高皇笑而納
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 文廟
入朝卓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
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
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
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

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

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

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

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

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

是斬敬夷三族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韃靼曰回回女直曰高
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所設也

永樂元年靖難功都督丘福朱能進封公白金

四百兩綵幣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僉都督張武
陳圭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徐忠張信李遠
郭亮陳旭房寬都指揮張輔房勝孫岩附馬王
寧進封侯白金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
三千貫餘有差

五年先賞安南功都督柳升白金二百兩鈔一
千錠綵段十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都指揮魯
白金一百五十兩綵幣八表裏衣同獲黎季犛
為首軍人王柴胡陞指揮使白金二百兩鈔六

周憲家藏

聖

百錠綵幣五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銀金花帶
一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僉指揮白金一百兩
鈔四百錠綵幣表裏織金紵絲衣四襲素帶一
襲黎澄為首者李保保陞賞如李福為從者張
榮祖等三人陞正千戶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
綵幣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銀花銀帶一條
餘有差

六年大賞平安南功英國公張輔賜冠服白金
四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黔國公沐晟

冠服白金鈔同幣其銀二餘有差
十三年賞重破安南功英國公輔黔國公晟白
金五百兩鈔二千錠綵幣五十表裏都督朱燕
方政江浩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五表裏
都指揮師佑城一等餘有差
八年征北總兵官鄭亨賞白金三百五十兩綵
幣十二表裏鈔六百錠安遠伯柳升白金三百
兩綵幣十表裏鈔五百錠餘皆如賞格

宣德中賞武陽侯薛祿等擊敗北虜功祿加太
保及副總兵吳克忠鈔四百錠綵幣六表
賞各從壯征平胡功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
忠勇王金忠各鈔六百錠白金三十兩綵幣三
表裏陽武侯薛祿安順侯薛貴恭順侯吳克忠

周憲家藏

聖

各鈔四百錠白金二十四兩綵幣二表裏清平
伯吳成應城伯孫傑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
各鈔三百錠白金十兩綵幣一表裏餘有差
賞寧夏獲虜寇功總兵官史昭進右都督賞白
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參將丁信僉都御史郭
智白金三十兩二表裏偏頭關破虜功總兵李
謙為左都督賞鈔三千貫紵絲四表裏馬貴為
都指揮使鈔二千貫紵絲三表裏李庸為指揮
使鈔一千貫二表裏獲首級百戶各鈔一千貫

一表裏餘有差

榮等奉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柩宮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曰非印識無以防僞侍臣楊士奇進曰 大行皇帝初授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大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取授太孫曰此太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非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孫至鵬鵲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梓宮至

國憲家猷

四卷

四九

京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先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于獄然後大赦天下蓋夏元吉吳中繫內官監獄也四年黃淮楊溥繫錦衣衛已十年楊溥黃淮在獄中讀書不輟淮著省愆集今藏于家九月癸酉朔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

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付禮部尚書吳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供役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方布直家屬還者十數人然皆無後嗣可憫惜也

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羶醋酣蜜酪各一瓶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醋酣蜜酪飼之蓋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之人

國憲家猷

中卷

五

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內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舡縫之病便湏塞了舡縫免得耗濕 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舡縫湏是無糧方好 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遷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

君臣之間舍此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爲重未必不自此始况主靜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濬議以取悅茲以私意度人可乎

上召佐以吏訴授之諭之曰放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 召使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

國憲家猷

四卷

卷一

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二人當死代駕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訛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度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記

國憲家猷

中卷

卷二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起復除者及其餘新陞自大僕丞以下皆謝於午門外而陞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後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復強行面謝禮未幾尚寶司寺丞李璋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授必赴鴻臚寺報名謝恩禮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齋醮 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燈小小工役輒祈董事內臣爲

之乞請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報名止得一票與吏部明旦吏部如
故事面說傳奉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
廷臣未由與知蓋由報名謝恩則鴻臚當廷宣
白而傳奉 聖旨必湏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
僞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不開陳何事似此
舊規日更將米欺僞烏獨免乎

正統時有 旨親征曹勑急歸與議曰胡王兩
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
園憲家猷 四卷
垣諸星皆動矣

倣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一
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貴賤每歲預
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
銀數十萬到彼多糴米穀貯倉量用一年糧銀
可糴二三年之食以後二三年却將彼處應給
糧銀那用別處所省甚多

原經巡按辯問者則行巡撫先將見人卷查審
似有冤枉方與提人證辯如無冤枉仍依原問

監候會審奏詞就彼立案不許一緊提人以致
累死平民其有累次奏辯累經再問開報今復
奏訴者雖例該立案若叅看其間委有可辯情
節亦與照前施行

國朝興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濱海北連
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
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
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
我輿圖所轄之大略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三千
國憲家猷 四卷
番

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
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
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
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綿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
每歲辦塩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
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 朝歲入秋稅
之大略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
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
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糧共該若干各邊鎮應

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二萬餘石各府州縣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糧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此我朝歲出支費之大畧也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歛

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在乎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

國憲家範

卷四

五

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觀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剝削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

王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史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從稍出已意必令再批

或謂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親舊同年知厚者無不援引起擢要地

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國憲家範

卷四

五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大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迹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昨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又上林春色云山霽雲間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

以合者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
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
於一故家獲觀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
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
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
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帝王之
言也

我朝混一寰宇東南僅留交象區界封陳氏不
隸職方在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

國憲家猷

四卷

五十七

唐盛時相埒至永樂間有大寧於元良哈而京
師肘腋始踈宣德間徙開平於獨石而宣大藩
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
開大不類而謀國者安陋就簡往往踵爲故事
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
以爲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開平而孕顏
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
聯姻鄉導黠鰲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
之階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

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十餘萬自遼右寇
密雲深入昌薊而晝夜徑薄都城胡馬蹂踐幸
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蓋思爲先事之防哉
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蓋廣運之寶朝覲
勅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 敕則蓋
廣運之寶 勅今皆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
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
造未得成故爾

國憲家猷

四卷

五十八

蜀憲家猷卷之五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五

漕使以孟濱河多險奏欲別鑿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卅陽以避之巡撫崔公是其議將舉工公曰七里港接故河幾四十里壞民田廬墳墓無筭且並山多石功難成而七里港之東有京口閘甘露壩皆漕河故迹也漕而通之抵故河便於是崔再以其言請于朝竟從其議

國憲家猷卷之五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爲溜頭插置以相避實爲民便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闕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

國憲家猷卷之五

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朱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濟寧州往北旱站通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朱尚書建言始發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京儲克羨

宋嘉祐六年汴水淺涇嘗稽漕運都水奏河自

廣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濶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紹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阻敗事宜勿聽役既半木不足募民出雜稍岸成而言者始息舊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使之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今邳州宿遷一帶河道遇黃河水不通亦淺漫阻舟但橋草築壩逼水若

國憲家聲

五卷

五

如宋人爲木岸狹河頗爲省易

宋熙寧六年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歲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

事開直河深八尺凡得退背魚之助見河淤塞則用魚杷濬之今漕河淤淺只用筐鉏挑撈勞而無功當用木長三五尺削如魚之狀虛其中實以鉄外布鉄釘如蜩毛繫其首置河中往來拽之沙泥隨水而去惟多用及在流水中乃効宋濬川杷其制無傳疑亦此類

國憲家聲

五卷

四

虞世基曰請爲鉄脚木鷺長一丈二尺上流放水如木鷺住即是淺處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淮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鷺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傳之倒埋於岸下令交生生作開河夫死爲砲河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烟所攝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廻獲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柵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副使令狐幸達詢問其由幸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羔後啗嬰兒

卷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檀
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聞幸達
曰表章數上為段遠扼而不進帝令人搜謀
囊索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壁
又受命實王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寶皆
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
賊竊取之矣睽日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
日盜吾首矣幸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
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

國憲家獻

五卷

五

公來獲兒內使李百藥大僕卿楊義臣推鞠叔
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
報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
責段遠所收令狐幸達奏章即不奏之罪案成
進止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
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
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為
開河有大功免其子孫只令叔謀腰斬於河側
時來護兒受勅未至間叔謀愛一童子自天而

降謂曰宋襄公與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
城之患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
據此先兆不祥我腰斬難存言未畢護兒驅
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郎兒兄弟五人并家奴
黃金窩並鞭死中門使段遠免死降官為洛陽
監門令

國朝漕運十二總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
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 國初尚用海運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未樂六

國憲家獻

五卷

本

年海運糧六十五萬 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
京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一十
石於通州自是而後始專用會通河僨運海運
遂絕近因連年河決始建沿海僨運議然閼膠
萊廢河中為山脚所阻曾經副使王獻燒鑿未
成

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
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涇則悉從陸別設官司招
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

海道出海自劉家道出口各有程途各有宿泊
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
方突出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
此有白蓮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始不可
言若得出楊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自
麻灣口別搬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
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
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
一歲兩運其易如此

國憲案獻 五卷

七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
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
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荊襄而始大九江
而下衆流俱合江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
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
始分爲九枝復合爲一迂迴而入中國下龍門
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
流反狹僅有直沽青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
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五六月

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
邇年因河流頻決議者猶稱賈讓三策欲內徙
民居以爲曠地比放土以入渤海不與水爭
地此施之漢時可也今東郡適漕運之途清河
乃舟楫之會若推讓策於今日則運道所經或
高爲隄岸或卑爲黃流柳子厚謂古法不可行
於今者此類也

國憲案獻 五卷

八

余忠宣曰宋南渡後河山彭泗合汴泗東南以
入淮非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
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
無異又曰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
中國而入海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
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又曰河天
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
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穿層大木盡
沒地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
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
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其勢然非有他說也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閑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可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河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而北會通河一時之塞此亦一計也

國憲家聲

五卷

九

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計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一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災傷蠲免歲輸不缺亦不足以供祿米之半

求樂間治水蘓松延儒講求水利行樂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見功潛奏於朝有旨令

公復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階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樂於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奏績之曰曰是樂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允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質甚之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

國憲家聲

五卷

十

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而下

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

國憲家猷

十一

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滑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而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

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禍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縣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

國憲家猷

十二

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園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流沙壅使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果今

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米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處所漸入沙壅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等近道工力尤省其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其就取土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且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

加濬濶以爲運道於彼立一夫版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迎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

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遣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米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兼琪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塩商皆

其親識因與琪言商人奏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辦之便琪遂奏准兩淮運司塩課運司開中納糧解戶部送大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例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末樂以來天下塩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

法中日得多而近邊米豆無以運價遂騰湧

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墾今若查比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取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開墾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貢丁作爲伴當貴之收管使其開種而漸多種可漸廣矣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榮襄時爲戶部有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遞閱纂修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奏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

於烟墩傍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烟墩

嘗見諸家紀吳越王橫取厲民隆宋之日賁圖之臣慮其賦重害民虛言被風沉冊於河太宗令補闕王永祚均吳越田地永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爲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糧稅爲輕若吳郡糧稅至重於天下宣德間得郡守况鍾奏免九十餘萬石今尚每畝科至四斗者也聞 太祖抄沒沈萬三秀得租簿即照租以徵

南京分錦衣等四十二衛之軍屯種於滁和廬鳳之間又分直隸各衛所之軍屯種於江南江北境上已而北直隸地方十三省等處各置衛所俱有軍屯紮布星羅井然不紊維時軍有定制屯有定額田畝總數載諸實徵底冊坐落界址開之各軍戶由如一戶領田五十畝者給戶由一帑爲軍一名備操領二十五畝者給下帖一帑附操軍爲之供給所謂兵出於農農以養兵人皆兵而力無所遺田皆耕而地無所餘

果何有於拋荒也迨後承平日久法玩弊滋加之天災流行如正德嘉靖間時疫大作死者過半又節年水旱荐至濱江之所坍塌不常岡阜之區收成鮮薄蕪以官府之誅求日甚豪富之隱射漸多以軍多逃亡田有遺棄即如南京四十二衛舊冊共屯田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頃有餘共屯軍三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名當時戎伍何其整也嘉靖二十五年更造屯冊計自初及今逃絕者已一萬四千八百名所存僅中半

國憲家猷

十六

耳以後年分節有消乏則此後更造之期又不知開除者凡幾即南京而天下可知矣又如南京和陽鎮南等衛拋荒田畝往年約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餘近又有新長河地堪以開墾間有拋下田畝暫荒未久易於開墾者不知其幾即召佃之咸畏而不敢承認所以然者皆坐前故當熟察之有畏其邊江而易於坍塌有畏其瘠薄而難於辨納有苦於牛種之不敷有苦於人力之不給有承頂以絕而憂其額軍在

成熟既逃而懼其復業以此之由又孰肯聽其所召而爲之開墾哉即和陽等衛而天下衛所可知矣

屯田之制本自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猶簡廢齊國後慮中州懷土之意始制屯田軍今屯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也

北都則萑蒿極目急營屯田以備漕梗輕南運南都則賦役繁重在輕徭稅以存流徙軍均偏

國憲家猷

十六

累山東則一望白茅而多不耕之田山西則逼近虜穴而鮮室家之樂陝西則內綜八郡外控三邊供應疲矣而鋒鏑之患獨先河南則供宗室下捍黃流不堪命矣而衝繁之役不息浙地濱海時修倭夷之備則欵繁而民益困西江衝繁且禦水陸之寇則土瘠而民愈勞謂湖俗爲慆輕匪特郵驛之苦可慮也而溪洞諸蠻嘗虞嘯聚謂川地爲險遠匪特大木之困可軫也而夷漢雜處時存消弭閭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

錢糧無措東廣地遠法疎寇殘之後撫恤尤艱
廣西爲夷獠盤據諸縣俱被蠶食將無民矣雲
貴爲漢夷雜沓外通一線之路長戎心矣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
等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
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
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
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
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

國憲家猷卷五

七

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
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
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
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
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
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
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
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
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

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
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
匹頭隻今休養藩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也
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
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
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
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
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
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簞楚或因解軍而產

國憲家猷卷五

七

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至
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苦占者多操備者少
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鼓不聞
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其或得財賣放掛名
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
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
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
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其可痛也至論
役戰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

加耗脚水及衛所船料糧賞之費大略費米三石始運一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投跟要買開止納銀三二錢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銀三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塚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以今日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以數年節次有免輕重不均

國憲家猷

卷五

主

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克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兵部當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即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逾年原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服役緩急難倚之人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

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腰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籌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還軍餘舍餘額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克軍者補克軍罪囚再弗當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克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克軍者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

國憲家猷

卷五

主

甲鄉隣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

克軍之人俱監在府半年有餘積至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經歷司既打送行大棍二三十官舍領解出城沿路停歇逐日吊

打便其痛苦哀號親隣送者皆不忍見爲賣房產揭債銀隨路追送軍解沿途守等每丑七日繞至通州一兩月終至山海關必欲足其取盈之數內有竊盜克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以與之軍犯打死軍妻被姦者不可枚數其軍到彼不久多歿無益邊衛

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貧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略加優給使之隨軍操

國憲家猷

五卷

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其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立功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上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而爲國家立大功矣

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蘓松

後因籍沒依舊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蘓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三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塩場塩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餘兩雲南閩辦三萬餘兩各鈔閩船糧四

國憲家猷

五卷

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塩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兩遼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一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

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
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
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
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
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銀約數千
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
糧稅大約二千二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
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 上即位之初錦

國憲家猷

五卷

主

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
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
六十八萬石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
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知府陳灌後
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
泄民至今賴之

蘄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
十戶五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

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共計五百
五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有奇

蘄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田一畝科七斗五升
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三三四三升至三十六
升者俱減徵三五升以下仍舊

各戶之糧止納一倉各州縣之糧止納一處而
民運省便軍餉易足

東鄉縣各都及臨川縣五十三等都原有故賊
絕民遺下田產先曾 奏擬賣銀湊立縣治今

國憲家猷

五卷

主

地方艱難無人承買久致拋荒稅糧無辦訪得
各處多有貧民先因盜起投充鄉兵義兵快手
打手等項名自在官聽調殺賊圖支工食銀米
今既賊平無用此等之人難令閉口守法乞查
前項田地除有人承買者仍前賣銀奏造城池
外其餘選募前項武勇朴實之人每人給與二
十五畝聽其召佃收租或家小自種止納底糧
本處存留令其本身常充機兵一名聽調殺賊
有犯追奪則此等之人必喜得田而樂於報効

惟恐失田而慎於守法矣可得機兵數百千名却免殘破地方人戶編食其有不足止於分割不曾殘破里分十分糧多大戶量情編補

有司拘各里書并各戶長到官各令實報本戶門數其有父子同居各爨者止報一門其若父老不主家事而兄弟分居又各有子者各報一門每門不拘已報漏報各要丁一丁上冊仍要實報其家如有父子三人以上田種十石以上或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而別有生理衣食豐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裕或有僕馬出入者定爲上丁其有三丁以上田種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頗有生理足勾衣食者爲中丁其有一二丁田種不多勾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日或雖止單丁勤於生理亦勾衣食者爲下丁其若貧門單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傭工借貸於人者爲下下丁蓋各戶分門又有貧富不同故雖大戶亦有下門雖小戶亦有上門也報冊實在成丁項下明註上門幾丁某人某人中門幾丁

某人某人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下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以後編差大約上門出三中門出二下門出一下下門且弗編差優養十年以後後冊再定其舊管人丁委的死絕者即與開除不必責其報補庶幾不累貧民逃竄耳其若隱瞞一門不報者以後被人告發或因事查出所隱本門丁并本戶長一門俱責常當本州縣民壯機兵或附近驛遞水夫一名以替舊僉貧戶之消乏者其本門糧米仍每年盡派邊倉以困辱之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其有隱瞞三門以上不報者本管里長書手亦罰如是

各處鄉都逃絕人戶每次造冊不敢開除其先年賣出田產逐年死絕人丁俱留在冊仍作實在以致上司不知照依戶口派出差料多累本州縣里甲包賠遺下田土或久拋荒或被有力之家占種埋沒負累本鄉里甲賠糧今次造冊合令各州縣審冊官責令各里老書手各將本里逐年逃絕人戶事產丁口逐一清報如逃戶

則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
幾丁某人於某年月內見逃某處官民田地幾
畝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畝該付糧稅若干見存
幾畝今撥與某人佃種該辦糧稅若干絕戶則
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
丁於某年間故絕官民田地幾畝已賣與某里
某人該付糧稅若干見存幾畝今撥與某人佃
種該辦糧稅若干逐一清查明白已賣田糧即
行開付其未賣者通計本里逃絕田地若勾百

國憲家猷卷五

五

畝上下則召佃戶一人立戶當差編作正管五
十畝以下編作畸零其人不拘本鄉或附籍客
民如客民則於冊內開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
某府州縣今佃種本里逃絕戶某人某人田產
附籍當差本鄉則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本州
縣某里某人戶丁今佃種本里逃絕戶某人某
人田產另戶當差而各將所佃逃絕戶口事產
轉收入戶其絕戶田好爭佃者量令每畝出穀
一二石在倉備賑田低無人爭佃者止令認辦

糧差不出稻穀至於逃戶復業不拘年月久近
其田照冊退還不許占悞

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
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
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
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
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數戶雖耗而原授之
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
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
國憲家猷卷五
五
不逃去其可得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
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
於造陽而延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
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地也皆燕國邊胡
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域則自代而
地西屬於高閼代者鴈門郡也高閼者靈州北
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其代
故其徭胡之城皆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

秦已并天下六國爲一而自上郡北地而登東至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延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昔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自代而蔚則極北而爲虜中國之地不出

國憲家猷

五卷

三

此外秦人爲城以域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迹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是必前乎燕趙有築之者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

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酋長管束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効順者封爲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散馬罕馬天方國諸夷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戎之法惟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

國憲家猷

五卷

三

勞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爲不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郎張海住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高麗出自夫餘之種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朝鮮分地爲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為玄菟屬郡至晉永嘉時
四郡又為高麗所有其王高連遷居樂浪改名
平壤城至隋去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為屬邑置
都護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為君後周
同光元年使韓申來尚姓高氏長興中則稱權
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
王漸拓地又遷都岳松宋祖時來朝端拱以後
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慕中華復來脩
好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

國憲家猷

五卷

手書

祝白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宜召然
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
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
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爛似
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
可惜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於遼金元
洪武二年其主王顯表賀即位賜以金印封高
麗王二十五年其主荒淫眾推侍郎李成柱主
國事更名曰旦詔從其自為復請國號詔更朝

鮮

北狄者大王之薰鬻宣王之獫狁幽王之大戎
威公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
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名後為鮮卑至漢
初東湖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湖之西
即漢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
為大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
立匈奴以為國號云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
蒙恬所卻之胡酋長也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

國憲家猷

五卷

手書

曼不勝秦而北徒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
時已稱單于後有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
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
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也雖盛莫之北也後
魏之世蠕蠕杜倫始改單于為可汗者則皇帝
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突厥也
者本匈奴之本部居金山之陽以鉄工役屬蠕
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者堯卑也明其肇迹於
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及

漠地正與華夏對立而邊亦相拒若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來其疆大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金國本名朱里貞番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真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後挾氏於地中最微且

國書家賦

五卷

五

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靺鞨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挾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深可二十餘丈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蒙受宣命為首

國書家賦

五卷

五

鎮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年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蒙古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欵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官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凍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週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入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文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則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揚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沙漠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

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漠望之漠漠然也後史變稱爲磧磧者沙磧也其義一也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王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王門之南故曰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五代史曰契丹在漢水之南黃龍之北契丹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十六州蓋地東北有廬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鉢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瀚海部督多質昔爲燕結於督凡六部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稱骨

出祿昆伽款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隗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者曰藥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復安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

夫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

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悍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天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

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邀或臨高播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謂之和番又有負債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故曰似易而實難者嘗觀趙克國之討西羌也謂屯

國憲家獻

王奉

堯

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班彪之議叛羌也諸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修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克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彊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鈔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

已今之治松茂諸番有亦豈出於二議之外哉洪武六年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之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塞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匪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

國憲家獻

王奉

堯

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亦過半矣所有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可不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畧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塩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界限使彼此不得

侵奪遠者以約束治罪苟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而已

蜀之南部皆蠻夷也越雋即卽都黎州卽笮都播州卽夜郎可陽卽牂牁漢唐以來皆置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

國憲家猷 丑卷

四

曰楚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管轄故往往爲邊邑之患邇者葛魁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勦平以童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聚機扇惑夷族復焚劫鎬高等縣至今未滅用兵連年無功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開城自守莫敢迎敵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通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今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遇

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挫其鋒而奪其魄矣由是以勦則計日可克以撫則有威可挾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漾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漾等最爾小夷無久亂之理若能示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狎虎之插尾迫於求生也繼鷹之附人苦於飢困也阿黑阿漾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爲乎但經久

國憲家猷 丑卷

四

圖則在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軍回隨復劫掠無三年寧息蓋山川險惡勦不能盡撫不足憑當有以處之耳惟都掌夷人未設土官止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巡撫總兵三司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既定自然順服不

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

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則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權成都於京兆華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致茶之利分於川蜀而

國憲家猷

五卷

四

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其實商旅滿於關隘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邇者巡按盧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

國憲家猷

五卷

四

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復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來貢之我以是賞之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因之無虞利在民也蜀民通稅習風歟其猶甚者莫如瀘川富順銅梁括其一年正額不下十餘萬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爾使能一一完納十年之間可得百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況加之諸郡縣乎愚以爲當先治其豪滑大姓可也南路盡通而將其平日坐甯架梁要害之處或

開或立墩於上使我軍瞭望而更視其堡小路近者或併之使力全易距其有舊堡在絕境之外勢孤難援原無土地人民守之者則撤棄之由是使松潘南至茂州茂州東至埧底埧底東至徐塘以達龍州龍州北至小河小河西至松潘常使遊軍往來應援相通絡繹不絕彼此出此歸出彼歸此使不知其多寡由是糧運易通而財益足官軍得糧遇番敢敵而氣益壯土蕃爲患自古已然故自唐及宋多重蜀帥惟

國憲家聲

五卷

我 國朝威德廣被番夷率服故 國初於群番之中取古松州而城之置兵設衛曰松潘軍民指揮使司以控制群番而離其交合以伐其內寇之謀以爲全蜀之蔽誠得古禦戎之上策也然 國初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之設有北定等十七長官之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懋郎等二長官司之屬再南至茂烟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之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

至白馬路長官司而皆受我約束爲我藩籬者也暨後承平法弛任用非人撫禦失宜熟番多叛寇我內地戕我軍民松城四外盡皆讐敵而東南二路僅有羊腸一線之通左右皆番朝夕窺伺故景泰以來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而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也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事勢稍平去卻御史而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

國憲家聲

五卷

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埧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州謂之小東路而往劄綿州叅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松潘總兵與茂州叅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遊擊率兵與偕而軍威猶振番夷猶畏服也以後因事革去遊擊弘治年間承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巡撫惟以保守爲事以欺隱爲能軍殺一番則坐以擅殺激變之罪番殺一軍則坐以玩寇失

機之罪由是官軍垂首喪氣而惟和糧開口以賂番或棄其兵械而執農器以爲番役由是番人得志日肆驕橫每年班軍累死餓死殺死者十常七八而道途任其邀劫關堡任其殘破一皆付之不知邊堡有報則陰中以法問其來使而實言有警則遏以大杖而使之幾死後有問則大聲對衆而荅言無事矣不幸而事聞朝廷則隱匿之罪仍付之下吏曰彼不曾呈報也此前人之善爲保守而坐致部臺稱爲老成也

此南路所由以塞而惟東路僅通也近巡撫都御史馬昊因人心之憤採衆論之同奏請大征又不幸而冒險輕進遂致一敗之肯以廢數年之勞至今邊人嘆息然自是番夷比前稍畏道路比前稍通也

四川之有松潘猶人家之有外藩也松潘之有東南二路猶人家之有前後二門也不幸前門有火盜之阨而後門可通救援若惟一門有阨則闔戶死矣今松潘南路之不通已二十餘年

所恃餽運之通者惟東路一線耳使或有敵截其東路則應援糧運皆不能達數萬生靈計日以斃而四川之外護徹矣

土魯番無印信番文未見悔罪之實然此非所難者彼得通貢則印信文書轉首可得回夷校詐及覆縱有真正番文反異而作反亦其所有夫哈密乃中國西鄙藩幹誠不可棄今據哈密國勢人力果能與土魯番相距乎不然雖得金印雖還城池終爲彼之毆役夫欲大舉興復必得甘肅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齊桓之救邢復衛可也今中國之力能然乎縱有兵馬芻儲足以一舉而恢復之嘉峪關至哈密舊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歸彼兵即至哈密殘困孱弱之族能與之抗乎哈密之興復恐不得如祖宗時矣此外惟有許其通貢挾彼還印求哈密一酋長立之以存其國不至隳滅然亦羈縻絡籠少存中國制夷之體求其真能爲我翰蔽不可其曰求諸夷之雄桀立之以爲哈密之主

嘗考之 祖宗之時關外設立七衛以捍蔽西戎今百餘年來漸以凋滅無復生聚阿端一衛不知所往矣曲先則南入烏思藏赤斤安定罕東或數百為族數十為落皆內附肅州境土如野鳥懼物為害依人居之衰敗凋殘止存氣息惟罕東在衛少壯可戰者僅有一二千人即今內附而瓜沙空虛矣其近西羈縻諸夷大略無復可望如此不知土番臨近如天方撒馬兒罕諸國何由可以間諜而使之破滅土番耶其牙

國憲家猷

卷五

木蘭來降據其當日番文不過與其弟滿刺天哥特人入關耳其云男婦老小約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屬今牙木蘭六人甘肅守臣已處之深入內地彼土番雖欲求與通語而不可得況能有別謀乎縱有之六人之力何為哉據彼之來降也誠為速壇滿速兒之逼非有他故觀土巴帖木哥與之同來其情狀可以類見番文云速壇滿速兒王子把牙木蘭坐的羊阿沙城別饋了頭目坐了把牙木蘭的家當都

抄了觀此則牙木蘭無復西望之意可知肘腋之變我亦非所憂矣但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又棄沙州當令守臣早行計處促使之歸可也不然則瓜沙久虛土番遣人竊據耕牧其地則可以為入寇之資一則可以為開拓之計甘肅總多事而不可支矣或帖木哥等族類內地處久積習成俗終宴安於所託遂絕念於本州瓜沙終於不守是散藩離借寇勢而資盜圖矣今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開關絕貢蓋謂西番

國憲家猷

卷五

仰命 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蟲為毒麥禾無收矣故開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欲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過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番雖強惡而種類各分每寨多者不過千人少者不過數十其勢不相統一其情雖貪利好殺而猶尚信可馭也惟山高地險吾人少入其中

不知其地利又大舉征剿則聞風驚懼急則相保雖讐亦睦相牽旅拒誘我深入必爲所陷就使勝而多殺彼或逃死而出投外番相合爲一或成唐末吐番之勢則又非國家之利也若專撫之而威不立則泛賞之給恬不知感益肆侵侮每歲官軍餓死累死者反多於戰敗被殺之人其事要在乎威信兼立撫治漸施而欲威信之立撫治之善又在乎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者既得而撫治得宜得國憲家猷卷之五

巡撫有才力者總督於上諒在一二年之間南路可通而番夷自戢矣今訪得南路松潘該管西寧等十七關堡道路一百二十餘里久已廢塞近年兵備副使明澄等因番夷信服漸已修通後因兵部奏改本官別用不敢任事而又被劾行勘且避副總兵張傑之害退居小河人心遂懈仍復廢弛疊溪該管新保等四堡道路五十五里止因近年都御史馬昊征剿松潘番蠻聚眾要求攻堡諸軍畏怯撤入疊溪城內遂爾

廢棄不久以此而觀南路之復勢亦非難也要在兵備總參之得人耳

國憲家猷卷之五

五

國憲家猷卷之六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六

雲南上世無可攷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略地巴黔伐夜郎植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犍道通西南夷元符元年使呂越人等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

國憲家猷

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雋郡後調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全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郡悉反以安漢張翁討之渡瀾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雋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夷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

聞之悉來內附

韓軹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三佛齊泥犂國遣使來朝貢見于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真珠龍腦布於御前座謂之撒展花

芒部改流華土當時四川二司從事者皆不欲爲之獨程洸詭言流官可設當事者被其欺蒙至今川貴兵禍未已今議復土官舊貫爲第一

國憲家猷

義蓋流官不可設者有三隴壽隴政兄弟爭官爭印非叛逆之大惡也芒部既平當求隴氏之後而立之以爲部族之主義也而當事者乃置流官以主之此何異於兄弟告爭家產不幸俱斃於獄而官司遂以入官乎堂堂天朝舍禮義之富而爭小夷微眇之利其於朝廷正大恢闊之體不幾於有損乎其不可者一也芒部烏蒙烏撒等府即古之西南諸夷我太祖平定川蜀之後不盡以爲郡縣即官其酋長以並

族類是蓋聖人知內之爲重而不輕於事外騷
縻駕馭經久遠略無過於此今之議者必曰改
置流官不幾於與聖祖之見有乖乎使上官
不爲我所統屬而設流即爲我之臣子如唐之
維州宋之靈州我棄之彼即有之設流改土有
益于國宜也今芒部百餘年來爲我輸租稅矣
爲我應站驛矣爲我來朝貢矣不流固爲我之
服屬流亦爲我之服屬當事者何苦於設流以
啓兵端而困我之地方疲我之人民耶其不可

國憲家猷 未奉

王

者二也夫設流官必建城池有城池必須軍守
有軍守必須糧食此事勢必然而不可易者也
以芒部言之自納溪南入七百餘里方至其境
中間未寧赤水畢節等衛皆隸貴州必須空運
重慶叙瀘腹裏之糧而後充濟以七百里之程
轉輸糧斛以充軍餉不惟勞擾百姓而軍士亦
恒有飢色矣既非拓土開疆之功實爲勞民費
財之舉其不可者三也若曰芒部先年亦曾具
奏欲設立長官司以統攝人矣今改土設流以

代理其府事亦非生事嘗稽弘治十六年時芒
部知府隴慰奏稱成化三年大羈九姓落角利
等處征剿苗蠻有功蒙統兵陳尚書吳總兵將
落角利地方四圍五百餘里并各漏殘苗俱裂
附芒部管轄至今三十七年近因各寨苗蠻兒
男漸長數多生事爲患爭出擄掠又猓獯人等
爭種田土動輒聚衆互相讐殺積年不絕芒部
相去落角利動經五六十日程途往復月餘自落
角利裂附以來復生五十二寨夷蠻兇頑兼係

國憲家猷 未奉

王

久反之地本府寫遠鈴制不及誠恐一時生變
急難撫馭欲比照大羈事體添設長官司衙門
授以正副長官分管前項地方仍屬芒部府管
轄乃行四川巡撫勘得設立長官司不便停止
由此觀之蓋以白水三江五十二寨等苗蠻相
去芒部寫遠實難管轄隴慰乞要設立長官司
以鈴束之仍隸本府是將邊境之民立約束而
統之以克拓廣大本府之疆土耳豈彼芒部之
所不願者乎今改流官則削奪其祖宗之官職

分四長官司則割裂其祖宗之土地較之烏蒙烏撒東川三府長守其官永保其地迥然不侔矣彼雖夷保其天性之愛惡與吾人何殊視烏蒙等府如彼而我乃如此寧無怨忿由此言之必欲改流革土是豈芒部之所願者乎前日欲設長官者欲利其府也今日之設流官者實禍其府也二者情實相悖本非一事所謂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如此也或曰隴壽死其子隴勝非真阿濟白壽宗枝疎遠皆不可據而立之

國憲家猷 卷六

五

改流不得已也夫南夷之俗其夫未娶而沒土人迎其妻而共立之曰鬼妻亦可以統束其人民裁主其法令而國人無非議者今隴勝雖幼土人皆以爲隴壽之遺而顧事之其與未娶之鬼妻所爭多矣而何不可立之有况漢唐以來中國之待遠夷每推其酋長爲衆所順服者立之亦未嘗必求其族屬之正而後授之也蓋以夷治夷羈縻之道當如是耳又何必論其枝派親疎如中國之法也哉今川貴有事於芒部兵

已三至矣定而復亂順而復逆者何哉其大義不過欲復其土官耳若不及時早定則譎詐之夷聞而復疑其禍之在川貴者猶未已也

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府地方廣濶蠻夷衆多搶劫讐殺不能策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

國憲家猷 卷六

六

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劫及焚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方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爲盜劫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綦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說士

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於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倣襲搆亂用兵誅絕隴壽微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肉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矣然時方年九歲而群夷稱爲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軌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策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設而巡撫王軌總兵何卿即今去任是猶爲弓者筋膠角木方合而遂令脫

國憲家猷 卷六

七

繫其能成弓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暗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逐官劫印耳就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溺以塩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揚儀等聞之喪膽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於隣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者閉門不敢出拒人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

戴金所奏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隴勝爲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則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執又則朦朧稱曰隴壽支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隴壽隴政皆稱知府隴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讐殺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或各尋一隴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政戰

國憲家猷 卷六

八

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讐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即於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事並不許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

鎮巡官將羊部府舊印并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人民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逕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爲爾奏復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

國憲家猷

本卷

九

共滅之以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反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勦一人不遺夫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龍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曜則授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彼心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逕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巡官隨俗處定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以童

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恐歸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今仁山通鑑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群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國憲家猷

本卷

十

海外有真蠟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爲歲首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月漢初亦襲用之至正和間始改豈真蠟置曆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耶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而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不通

間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塩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

葉文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

國憲家猷

木末

十一

惟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

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

大同當創傷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挽地龍飛天繩等法鑿以深塹覆

以十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關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

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齊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湧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今議通等山西陝西近邊王府井

國憲家猷

六卷

十三

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月日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軍就食庸來事繁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留糴過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改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

邊儲自足矣

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京光祿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拆價銀六兩今令彼方該解南京光祿寺每犍牛一隻亦拆銀六兩乳牛一隻連犢拆銀五兩各令養牛戶奏辦解南京兵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又繭角牛犢以備郊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解彼飼候數月則牛長非犢而角長非繭不可用矣况有尅減草糧致令瘦死以

國憲家猷

卷一

致褻神御之弊故亦不若每隻拆解銀五兩臨時擇買

殺一牛至罰十行之數月邊將奏稱軍需缺乏蓋牛禁過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無可買西安城上舊貯鉄砲曰震天雷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鉄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製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鉄甲皆透者是也又有磁燒者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

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爲之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上鎗床左右俱孔達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豎車近身爲繩倘裝搭什物臨戰鎗銃之類惟四人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于戰陣太抵防衝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國憲家猷

卷一

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

危素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授略難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曰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數月完七百餘所

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蹈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葉文盛云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六十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鎮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叅將叅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墻堡者共三十二處中軍宣府前左右一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陽葛峪常峪青邊口僅六百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衛所在李家保有龍

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一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宇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十九座編第用字則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嫺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杜子美上韋宰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佐冊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疋頭邊儲佃糧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兩六釐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

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束六分是年中補
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
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
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
十九疋詳見玉音碑是歲飼牛所餘穉秸八萬
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
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
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
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三升四合

國憲家猷

卷七

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一頃得糧一千
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
百官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
是則日益而歲增矣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
頃今名安豐塘即古芍坡塘春秋時楚相孫叔
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朝
於塘岸剏四十八間時其鍾泄中復多菰薺藕
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飼於塘所活幾

壽人

國家大體多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
造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任外遂爲常規南京
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
汰爲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
職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虛文降級充軍之法
棄不川皆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
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
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百餘萬石俱改

國憲家猷

卷八

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歲輸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今陸
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
石當南方民稅四石之數遂使祖宗什一中
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

廣昌縣新舊屯田四百六十六分再行踏看高
低品搭美惡均平却將建昌千戶所正軍除上
運之外其餘盡撥廣昌屯田正軍不足緣將餘
丁舍餘補數聽令收租自種各隨所便其該納

子粒及折徵價銀就與准作該關月糧免其納
官該所委官一員統領令其常川在彼操守其
若軍餘內有不願者聽令彼處百姓佃種亦免
折徵銀兩就令認當民壯一名比軍常操是每
年不過減徵子粒一千八百六十石折徵價銀一
百九十八兩可得常操軍士四百六十六名不
給口糧月糧可省官糧六千九百九十石其本
所在城餘丁舍餘却令盡數查出派令每二丁
或三丁朋一令其就家協同南城縣機兵常川

國憲家猷

本卷

十九

操守本府城池

各邊糧草攬納買窩虛冒之弊最多如一二處
稍有所積輒稱寇入頓兵近郊積盡即報寇退
故所積益匱雍公在宣府知其然偵卒必親遣
之厚其廩賜歸則屏人以語寇至必得其實然
後遣兵其弊遂革

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
料准其稅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
便矣孫文憲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澹總督軍

餉發太倉庫銀二百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
糧草所行過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派民強買歛
散之際益生紛擾或侵尅借貸及為盜所劫者
為弊滋甚賊平以督餉功陞俸一級廢子一人
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
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
民供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
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燒則賣之正德八年賊
平王瓊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

國憲家猷

本卷

二十

在軍糧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
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
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劫殺掠而禾稼豐熟民
不告飢惟河間一府水災民多飢餒耳孫交與
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屢 詔蠲租正德六
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糧草數百餘萬悉
皆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
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
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

有田賦未至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
轉借於太倉京場耗草丈絕發太倉銀召買販
鬻者勒取高價遂致騰湧公私俱困邊儲甚乏
亦發太倉庫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
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
明塩法以助之則邊兵缺食必至生缺望矣
遼東地土廣衍沃饒最宜稼穡但彼人少不能
開種或恐開種即便起科爲累耳今宜查比北
直隸太宗所行事理聽令彼處官軍儘力開
闢家畝

六卷

五

墾永不起科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
犍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獐狻與野猪所生
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
突厥其先乃射摩舍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
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霧一
種乃塔巴赤罕之祖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
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都
長僭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

號輶輶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
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僭居國稱帝
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
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
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
都御史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
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
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
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副都

國憲家猷

六卷

五

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
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
濟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
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
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
兵備副使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
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止陞署職令其領
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
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僉都陞副

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地方年勞深者即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灋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躡等

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間時則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倣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

宣府地皆岡阜不利馳突每年五六月間虜逐水草出入其地蓋常也弘治十八年西叅將李

國憲家猷

十六

稽領兵修邊虜匿大衆遣數騎入新開口誘之稽輕敵遠出不擇地利爲敵所乘副總兵白玉遊擊張雄大同副總兵黃越遊擊穆榮各引兵從之俱爲虜所困總兵官張俊出兵援之弗克諸營渴乏不能軍張雄穆榮二營爲敵躡散二將死焉戰士六千人喪盡張俊自玉李稽黃越擡營而歸又爲敵所躡犯傷甚多諸將僅以身免

安南即古駱越之地秦屬象郡在歷代俱爲郡

縣至梁真明中土豪田承美據土始爲化外互有強者爭襲而宋時則有丁黎李陳四姓黎爲最強宋乾德中多爲其擾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質國初其主陳日煒率先歸附賜安南之印傳至陳日焜未樂四年爲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竄氏名爲胡一元子答易名在許稱陳氏絕嗣奩爲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其國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

國憲家猷

十六

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上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沐晟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奩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咸稱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四十有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時永樂六年春也功臣錄韓觀傳中作永樂九年訛後七年九年又叛輔復往平之見定錄洪熙九年又叛朝廷復討平之宣德二年春交趾復叛首帥奏請益兵朝廷

命安遠侯柳升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其最所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頗有矜色升雖勇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且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

國憲家猷

木卷

三

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強抱病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前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圍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時吏部侍郎陳洽武進主事李

宗昉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亦死之諒山知府易先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黎利攻他城皆陷劉獨倡兵死守食盡自經一子一妾先劉死政平知府何忠罵賊不屈從容賦詩死交趾知縣吳徽亦拒敵死其後黎利亦困遣人進前安南王三世敵孫嵩表乞立辭甚懇朝廷以爲文廟誅討本求陳後今既在焉姑從之後數年復爲黎利所篡朝廷又欲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命因立爲安南王貢獻不絕

國憲家猷

木卷

三

嘉靖間久不入貢其下莫登庸又篡之十八年朝廷議將征之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先往諭焉遂伏罪革其爵云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覘其王之冠制而爲之遂

命諸內侍皆冠之因其使來集諸內侍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比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

從于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服耶使者歸言

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涉

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于有餘里合短兵盛

臯蘭下通典甘州刪冊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

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

焉支闕氏也今之胭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爲燕

脂而闕氏資以爲飾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

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疋紵絲三百疋紗

國憲家猷

卷六

五

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

千兩塩二百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

疋其段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米

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

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

一十疋絹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

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

王子男未受封歲支紵絲絹羅紗冬夏布綿同

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

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

十疋羅二十五疋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

兩塩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

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石鈔一千四

百貫其段疋於所在親王國帶造皇太子次子

既封郡王後候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與

郡王已封女同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

封萬二千石恭晉楚蜀慶魯寧藩趙鄭襄荆淮

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潯恭王各一萬

國憲家猷

卷六

五

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

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

宗支蕃衍爲貳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

肅王之一千石反不如初封之郡王尚有二千

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如本府之鎮國尚

有一千此最不可曉者又惟周王本色二萬石

或以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

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甥兄乎

皇后東宮各王府俱用金寶東南諸國俱用銀

金銀印其朝鮮日本淳泥國王哈密忠順王瓦剌西番王俱金印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各都司布政司行聖公張真人用銀印應天順天府三品亦銀印文淵閣五品亦銀印印特小玉筋篆挂印總兵俱銀印柳兼篆末樂間灌頂國師烏思藏闡化王用玉印螭紐龍袂

宮中女官之制洪武初年所定者凡六局一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官正俱正六品尚寶局總

國憲家猷

卷六

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旨署牒司印付內侍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尚宅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關之事二紀二人掌印宮內諸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兵傳奏啓之事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關四人掌官關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儀一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賓司贊四司之事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

人掌音樂之事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人掌朝會贊襄之事女使三人通掌文案尚服局尚服一人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伏司飾四司之事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伏二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印櫛梳洗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食二人掌宮內膳總司饌司醢司樂司供四司之事司饌四人掌烹飪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司醢二人掌醢酒醴司藥二人掌

國憲家猷

卷六

醫藥司供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尚寢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事司設四人掌帷帳衽褥灑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燈四人司燈燭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琢司綵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琢二人掌琢玉寶貨司綵二人掌段尺司計二人掌尚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

人通掌文案官正司二人掌戒令責罰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官官六尚品職及內官監司庫局與諸司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官總司計司言司簿司闡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署印之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計掌印宮內簿書諸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典記掌記佐之女

國憲家猷

卷六

使六人掌執文書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司言掌傳宣奉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正八品司簿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闡六人正六品典闡六人正八品司闡掌官闡管鑰之事典闡掌闡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儀局尚儀二人正五品掌禮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官屬

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掌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十人掌執文書司樂二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事典樂掌樂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賓掌朝見燕會賞賜之事典賓掌賓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掌贊二人正八品司贊掌朝見燕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后妃群妾御於君所書其月日尚服局尚服二人正五品掌宮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袂四司之官屬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寶掌寶符契圖典籍典寶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女史

國憲家猷

卷六

子 183-142

四人掌執文書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二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司飾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掌飾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伏二人正六品典伏二人正七品掌伏二人正八品司伏掌羽儀仗衛之事典仗掌仗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食局尚食二人正五品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醢司樂司饌之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四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

國憲家猷 卷六 三

典膳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醢二人正六品典醢二人正七品掌醢二人正八品司醢掌酒醴醢飲之事典醢掌醢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掌藥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饌二人正六品典饌二人正七品掌饌二人正八品司饌掌給宮人廩餼柴炭之事典膳掌膳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寢局尚寢二人正五品掌燕寢進御

之次序總司設司典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司設掌帷帳衾席灑掃張設之事典設掌設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典二人正六品典典二人正七品掌典二人正八品司典掌輿之事典輿掌輿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品司燈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掌燈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工之程課總司製司琤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司製掌製衣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琤二人正六品典琤二人正七品掌琤二人正八品司琤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琤掌琤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

國憲家猷 卷六 三

二人正七品掌絲二人正八品司絲物繒錦絲
桌之事典絲掌絲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
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
八品司計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
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官正司官正一人
正五品掌糾察官關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
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掌文書
內官監十一曰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
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

國憲家猷

大卷

五

綬曰直殿監皆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
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
典簿一人正六品神宮監掌灑掃太廟殿庭廊
廡尚寶監掌御寶璽教符將軍印信孝陵神宮
監掌灑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事尚膳監
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及督
光祿寺供奉諸筵宴宮內飲食之事尚衣監掌
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司設監掌御用
車輦牀榻衾褥帳幔諸事內官監掌成造婚禮

齊冠烏傘扇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官使貼黃諸
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與架閣文書諸事司禮
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
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
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御馬監掌御馬
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印綬監掌
誥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
直殿監掌灑掃殿廷樓閣廊廡之事又設長隨
奉御秩正六品各門官七掌晨昏啓閉關防出

國憲家猷

大卷

五

入曰午門曰東華門西華門曰玄武門奉天門
曰左順門曰右順門每門皆設二人門正一人
秩正四品副一人秩從四品設司二曰鍾鼓司
曰惜薪司司正各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
二人秩從五品鍾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內
宴樂與更漏早朝鍾鼓諸事惜薪司掌宮內諸
處柴炭之事局庫九局有六曰兵仗曰內織染
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麵庫有三曰內
承運曰司餉曰內府供用每局庫皆設內使一

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從五品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役造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針工局掌成造諸婚禮服裝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巾帽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諸事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果及種田諸事酒醋麪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諸物內承運庫收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

寶貨之物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類司鑰庫掌

三

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廚香米及燭油并內官諸人飲食果實之類其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典乘六局各設局正一人秩正五品丞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典璽局掌璽寶翰墨諸事典藥局掌同御醫修合藥餌供進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箸典服局掌冕弁冠帽袍服佩刀靴襪諸物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弓矢

國憲家猷

六

三

刀劍諸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其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正六品承奉副從六品所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典寶掌王之寶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典膳掌王之飲食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從六品門官二人掌王城宮殿門啓閉關防出入設門正秩正六品門副秩從六品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矢二人又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司正司副各一人皆雜職已上內官之制洪武中定者

景皇帝復英廟書某月日皇弟御名再拜書復大兄皇帝陛下適因 大兄以保宗廟 社稷之故率師巡邊不幸被留邊庭自 聖母皇太后以及弟與群臣不勝痛恨我 皇太后復念宗社臣民無主已立 大兄庶長子爲 皇太

子布告天下以繫人心以待 大兄駕回奈何
日久 宗社缺祀國家無主我 皇太后及宗
親諸王皆統率人馬赴京護衛 宗社因念太
子年幼不能親理國事臣民無望命弟即皇帝
位以慰輿情在朝公侯伯駙馬及文武群臣萬
姓亦合辭請早定大計又使臣回亦傳大兄之
命令弟主典 宗廟之祭弟不得已受主宰天
下尊 大兄爲 太上皇帝弟身雖已如此心
實痛恨不已仰望 大兄早旋誠弟千萬幸也

國憲家猷

卷一

近得 賜書再三且喜且痛若大師也先果欲
送大兄回是能上順天道下順人心真大丈夫
所爲豈不名揚千古 大兄到京之日君位誠
如所言另再籌畫兄弟之間無有不可何分彼
此但恐降尊爲卑有違天道望 大兄與也先
大師言之送兄回國不必多遣人馬恐各處軍
馬在京勢法相犯不能自己非弟所能無恙也
只宜五七騎送來即可以全和好伏望 大兄
深念 祖宗社稷生靈爲重善爲之辭天地鬼

神必加保佑臨楮惓惓不勝痛恨伏惟 大兄
亮之

皇帝書復 太師也先 使臣來得 太師致
書欲遣使送朕 太兄太上皇帝回京足見
太師上順天道之心比朝廷與 太師處皆因
下人之言彼此都動軍馬我朝廷爲奸邪所誤
以致生靈受害 太師又念兩家自祖來和好
之情救護人民足見下順人心之意大抵古今
之人能順天道合人心者無不長遠享福此是

國憲家猷

卷一

一定不易之理先因朕兄不知存否國家無主
宗室諸王統率天下軍馬皆因保護 宗社我
聖母皇太后及王公侯伯并臣民皆言天道人
心爲之然朕與兄同氣同體骨月至親過於一
人一身 祖宗大位自當相讓大師果遣人送
兄回京以全數十年之和好真大丈夫古今少
有豈不使好名聲播揚千古但今各處兵馬皆
未聚集京師保護 宗社布列遠近太師宜遣
數十人送朕兄回京庶幾衆軍之心不疑不至

和犯尤見 太師保全和好之盛心也往歲彼此俱勿留意頒去禮物至可收領惟 太師亮

之
皇帝書奉 曾叔祖岷王茲者虜寇乘機入關肆為劫掠侵犯京城危急尚賴 曾叔祖宗室至親念以 宗社為重命將統兵不拘多寡星馳赴京勤王以除虜寇以安家國期在旬月畢集會合懸望懸望仍自鎮靖固守藩疆專此奉達惟 曾叔祖亮之 正統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國憲家猷 卷六

四十一

叔祖周王 魯王 蜀王 肅王 遼王

慶王 潘王 唐王 伊王

叔趙王 鄭王 襄王 荆王 秦王

楚王 代王 韓王 寧王

弟晉王 淮王

燕王與曹國公李景隆戰書覽書知無恙甚善但書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子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

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明照鑒之下有群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奸之勢所脇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移易變置以眩惑之自天子以下惟其言之聽生殺予奪惟其所欲惡予素不誦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非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來

國憲家猷 卷六

四十二

書是汝心亦為所昏乎何其虛誕驕詐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子罪凡八其六事皆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為弟二子高照擅答驛吏而遂指其為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乎其一謂子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 燕王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逼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為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於譏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所不顧而凡事有本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朝廷清明朝廷清明則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通則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甲馬之富疆倣自矜大以爲泰山壓鷄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哉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

國憲家猷

卷六

四三

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師有以忠以義爲壯以行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皇考之恩而於今嫉權奸之跋扈憫宗室之無辜者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者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然而自矜大者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詐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

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惟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而去之使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肅清宗社奠安悉復皇考之舊即當歸守藩屏未抵臣職非敢前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惟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惟在於此前嘗兩奏書於朝敷訴衷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

國憲家猷

卷六

四四

如汝不感於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皇考之大德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惟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以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而躲避矣其亮之正統庚申年七月陞廣西思恩州爲思恩府推思恩州土官岑瑛爲知府以獲異僧故也先是建文君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

等以訪張邈還爲名徧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兩廣抵廣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知之其徒歸者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州會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爲建文帝由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此又一記

南京守備協同叅贊坐次正統中襄城伯李隆

國憲家猷

卷六

四十五

正中坐戶部黃少保福左側坐事皆訣于李黃唯陰贊之公退左右對坐少保卒兵部徐侍郎左側坐襄城去豐城侯李賢代徐侍郎陞尚書仍左側坐都督趙倫協同地平下左側坐後輩靖遠伯王驥代徐尚書爲總督與豐城分左右正坐靖遠伯左寧遠伯任禮代豐城仍在右靖遠伯還朝徐尚書復來杜侍郎寧始推尚書與寧遠分左右正坐張右都純監督操軍不預守備事下教場與徐尚書分左右正坐張都御史

在左赴都督仍舊坐戶部張尚書鳳來右邊稍偏正坐戶部沒張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叅贊右邊正坐寧遠告老平江伯陳豫代與張尚書仍分左右坐平江去張尚書致仕魏國公徐顯宗代平江獨正中坐鎮遠侯顧協同右邊稍偏正坐兵部蕭尚書維禎叅贊鎮遠坐左魏國公鎮遠俱沒蕭尚書獨右偏正坐成國公朱儀代魏國如魏國坐兵部李尚書賓來如蕭坐馬都督良協同地平上右側坐李尚書馬都督皆還朝

國憲家猷

卷六

四十六

兵部程尚書信來如李坐後添設泰寧侯陳經協同與程尚書分左右正坐泰寧漕運定西侯蔣琬代如泰寧坐程尚書去吏部霍尚書如程尚書坐霍尚書去左都御史王恕來尋陞兵部尚書如霍坐定西侯還朝新寧伯譚佑代如定西坐王尚書巡撫兵部薛尚書遠來如王坐新寧還朝太子太保豐城侯李勇代如新寧坐薛尚書歸陳尚書俊坐如薛以後叅贊守備坐大約相同惟增內守備太監據首席而協同者爲

伏伯則上坐都督則側坐耳

宣皇帝即位賜周寧慶代藩五王各白金五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錦五疋紗羅各二十疋毼羅錦五疋西洋布十疋鈔三萬貫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餘同晉楚遼肅魯韓唐伊蜀秦十王各白金三百兩文綺十表裏錦三疋紗羅各十疋毼羅錦三疋西洋布五疋鈔二萬貫寧國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大長公主及永平安成寧三公主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其餘俱同

國憲家猷

卷六

十王在京官吏軍民公百兩侯八十兩一品二品六十兩三品三十兩四品二十兩五品十五兩六品七品十兩八品九品雜職各五兩將軍旗軍校尉聽選辦事優給官監生生員人材僧道耆老醫工廚樂人等四夷朝貢使各有差凡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白金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

宣宗朝寧王權上書曰臣切念 祖宗積德之厚 父皇創業之艱立法垂訓以傳萬世錫子

孫保全之福為宗室久遠之計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不勝誠恐惶懼伏惟 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誠以子孫皆

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臣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也昔 父皇在位將靖江王府將軍比正支減一等亦無比品凡朝賀祭廟皆與諸王同班馬儀賓有比品附馬比從一品而冠服與諸侯同班列侯下郡

國憲家猷

卷六

君儀賓比從四品常服亦用麒麟玉帶班列都督之前蓋亦以至親不以品級論也又 父皇嘗謂靜江世子兄弟做將軍與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衣服且着穿素二十年後請子有冠者袍用四爪龍冠用唐帽蓋不與外人同也今定品級則列外官之下聖子神孫皆 祖宗遺體臣不避斧鉞之誅干冒 天聽伏望赦免誠 祖宗之福骨肉之幸也

上復書曰承喻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念切之

情溢於言表再三披閱不勝駭愕蓋事非理明
白所言 太祖高皇帝子孫舊無品級之說今
考 祖訓錄曰凡郡王之子授鎮國將軍三品
孫輔國將軍四品曾孫奉國將軍五品四世孫
鎮國將軍中尉六品五世孫輔國中尉七品六
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八品是郡王子孫未
嘗無品級也又云靖江王 將軍比正支減一
等亦無比品凡賀朝祭廟皆與諸王同班必若
此言則諸王兄弟子姪同爲行列是無尊卑之
別

國憲家猷

卷八

聖訓

之分局爲而可又云 太祖高皇帝於郡王儀
賓比從四品常服用麒麟玉帶班列都督前蓋
以親親不論品級今考 祖訓錄 皇明祖訓
皆無明文可稽今之所云未知載于何典禮也
又云 高皇帝嘗謂靖江世子兄弟做將軍將
衣裳且着穿素而郡君儀賓既比從四品則令
用麒麟玉帶如此即是抑族屬而重外親疏戚
倒置於禮可乎如此又云 高皇帝云靖江世
子兄弟做將軍但是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今

考 祖訓錄及禮制並無明文可徵但有洪武
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王庶子鎮國將軍
與王相見禮儀云鎮國將軍凡與附馬儀賓公
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
一品三品相見將軍居中各官拜將軍答拜與
四品以下官相見各官拜將軍坐受凡遇將軍
於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並行文武一品至三
品引馬側立四品以下者下馬凡傳其言曰鎮
國將軍裔旨稱呼之曰官人有此明著而無別
別

國憲家猷

卷八

聖訓

行君臣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禮是教子孫
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且群臣於靖江府將軍
前皆行君臣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聖人之道尊尊
親親各有攸當故知此語決非 太祖高皇帝
之言今郡王庶子以下品級則載于祖祖訓錄
靖江王府將軍群下相見之禮則載於洪武二
十九年欽定禮儀此皆 太祖高皇帝所制以
垂範子孫臣民所慮者甚遠所定者甚精皆非

一朝一夕之所成也至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即令禮部申明舊制行此數事太宗皇帝當時見祖訓錄內鎮國將軍等品級與歲祿遂加鎮國將軍從一品輔國將軍從二品奉國將軍從三品鎮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品奉國中尉六品今行之二十八年矣予自嗣位以來恭體祖宗之心恭循祖宗之法非敢毫末有所增損况於諸叔祖諸叔及諸兄弟上念祖宗之重親親之意

國憲家猷

卷六

五十一

未嘗敢薄亦未嘗輒有拂逆之事往者逆賊高照在太宗文皇帝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加厚待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然求朝廷之過未得輒妄稱太祖高皇帝時未嘗頒給群臣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及被執至京出洪武中諸司職掌示之逆照倪首無言悔愧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宗廟神靈鑒臨在上何冤何抑而恨忿不平予覽畢以示公侯伯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咸譴

叔祖意非在此蓋托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而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群臣之言不聽尚望諄之或復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有未易能故必陳本末惟叔祖虛心聽察庶幾群臣之分定尊卑之序明而所議品級又何繫於輕重何平於禮法哉若以爲族屬之長必誣執爲朝廷之過天理人心不可罔也惟叔祖諒之

國憲家猷

卷六

五十二

國憲家猷卷之七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七

寧獻王權高廟弟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即系顏等三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兵力不敵特藉大寧胡將指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一以註書作畫爲事以消朝廷相疑之心而大寧之地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原國憲家猷七卷

得其兵之力因棄與之矣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宣德元年始議南北中卷而制遂定永樂二年甲申臨御策試 御批於周述云環珮之文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於周孟簡云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推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

美前世欽哉嘉靖八年巳丑臨御策試 御批於羅洪先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義擢之首者賜第一甲第一名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戌未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

國憲家猷七卷

碧桃難向天邊種卅柱翻從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一處山崩一處有聲叫三里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淹沒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巳巳七月八月以後

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匆亡隨焉。初至龍虎臺扎營。一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建牙梟來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汹汹。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奈公有勇無謀。冒入鵝

國憲來獻

七卷

三

於殺二十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驟馬衣甲器械盡爲胡所得。時八月十五日。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母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曰。馬有萬乘君而爲胡婦也。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諭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

國憲來獻

七卷

四

官童乃逐一驢戴帽手持醬肉直撞入達園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寺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尚守此何爲某日又當出戰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振欲援尊席尚書曰公職大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凝坐振無如之

國憲家聲

七卷

五

何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爲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石亨會本亭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面受代行郊社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意以

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王軌亨皆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背曰時

國憲家聲

七卷

六

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

取鑰投水寶并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真大言時至矣勿退步南內城門鐵銅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急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昇

國憲家猷

七卷

七

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者武士以推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景皇帝開鍾鼓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

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膳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死不蔽法耳既赴東市于言前日內

國憲家猷

七卷

八

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厓秀才乃反耳臨刑賦詩以歿先是景泰病久不朝于謙等率諸大臣請舊太子見深監國太上還內議畢具本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稿留于宗伯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英宗功既陞伯爵。虎而翼矣。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逮杲。與寇都御史不勝其忿。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拜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吳謹。謹告孫鏜。進本達。上不得啓門。互鼓欽已橫殺於街。舉火攻門。朝臣多避走。逮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被執。得不死。比明。孫鏜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謂寇深學士叩頭如吠。大謂李尚書鎖項似牽羊。謂王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恭順侯當留戰一場。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英宗大漸遺命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

器服

學士。凡十有一殿。四閣。二華蓋殿。大學士尚書以伯兼者。徐有貞。吏部兼者。李賢。萬安。劉吉。徐溥。劉健。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楊一清。張孚敬。李時。夏言。嚴嵩。以戶部兼者。陳循。以禮部兼者。張瑛。以兵部兼者。楊士奇。張英。無兼官者。劉仲質。邵寶。

謹身殿。大學士尚書以吏部兼者。王文。萬安。劉吉。焦芳。商輅。楊廷和。梁儲。毛紀。費宏。楊一清。張孚敬。李時。嚴嵩。以戶部兼者。陳山。商輅。劉珣。劉吉。徐溥。劉健。李東陽。將冕。謝遷。以禮部兼者。翟鑾。以工部兼者。楊崇。以戶部左侍郎兼者。陳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鮑恂。余銓。張長樞。謹武英殿大學士。尚書以吏部兼者。焦芳。楊廷和。梁儲。劉忠。楊一清。石琚。桂萼。李時。方獻夫。以戶部兼者。黃淮。金幼孜。丘濬。王鏊。蔣冕。毛紀。費宏。以禮部兼者。楊溥。劉吉。徐溥。劉健。謝遷。費宏。靳貴。李時。翟鑾。夏言。顧鼎臣。嚴嵩。徐階。以戶部右。

侍郎兼者金幼孜以通政司兼者黃淮無兼官者吳伯宗

文淵閣大學士尚書以吏部兼者彭時焦芳劉宇曹元梁儲劉忠許讚以戶部兼者陳循陳文商輅萬安劉珏王鏊楊廷和以禮部兼者陳文劉健丘濬李東陽費宏靳貴蔣冕毛紀袁宗臯翟鑾李時顧鼎臣張治李本以太常卿兼者楊崇兼學士者胡廣金幼孜楊崇無兼官者朱善宋訥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一

東閣大學士尚書以吏部兼者王文以禮部兼者毛紀李本以兵部兼者謝遷以工部兼者高穀以吏部右侍郎兼者李文無兼官者吳沉翰林院學士承旨以吏部尚書兼者詹同無兼官者宋瀟

學士尚書以吏部兼者王文李賢梁儲劉忠石珪桂萼方獻夫李默以戶部兼者陳循商輅萬安李廷相以禮部兼者楊漣萬安劉珏劉吉彭華吳寬白鉞靳貴蔣冕毛紀李遜學劉春吳一

方獻夫夏言顧鼎臣嚴嵩黃綰孫承恩張邦奇張潮張璉費宗孫承恩徐階歐陽德王用賓以兵部兼者苗衷徐有貞彭時商輅尹直以工部兼者高穀溫仁和吏部以左侍郎兼者曹鼐江淵陳文萬安劉珏徐漣吳寬張元禎王鏊白鉞賈誼翟鑾桂萼董祀顧鼎臣張邦奇謝丕張潮費宗孫承恩張治徐階歐陽德程文德閔如霖以右侍郎兼者彭時靳貴戶部以左侍郎兼者商輅尹直以右侍郎兼者陳循江淵蕭鏊禮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二

部以左侍郎兼者董倫王一寧薛瑄許彬劉定之萬安劉吉徐漣傅翰張璉費宗閔如霖以右侍郎兼者陳文劉健汪諧程敏政兵部以左侍郎兼者商輅張孚敬刑部以右侍郎兼者江淵工部以右侍郎兼者劉定之以左副都御史兼者徐有貞以詹事府兼者彭華楊廷和董祀桂萼張璉霍韜顧鼎臣陸深以太常卿兼者楊漣張元禎陸深以光祿卿兼者靳貴以少詹事兼者柯潛萬安王獻梁儲王章蔣冕李本以國子

祭酒兼者蕭鏊以太常少卿兼者彭時林文以
閣學兼者胡廣楊榮金幼孜光學士無兼官者
陶安朱升樂韶鳳劉三吾李遜王景胡廣楊士
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蘭從善李時勉沈度李素
陳循曹鵠錢習禮李紹商輅呂原倪謙劉定之
黃諫林文柯潛萬安王僉王獻彭華丘濬謝一
夔倪岳梁儲劉忠劉機武衛張芮江瀾王華張
元禎毛紀傅珪毛澄童珣顧昂臣張孚敬桂萼
張治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一

侍讀學士以禮部右侍郎兼者王直蔡昂以詹
事兼者費閭以太常卿兼者孫賢劉翊傅瀚以
少詹事兼者曾榮楊廷和顧清以太常少卿兼
者吳惠以坊學兼者鮮縉曾榮王直楊廷和無
兼官者秦裕伯張武衛張滌汪俊朱希周徐縉
姚洙華察
侍講學士以吏部右侍郎兼者郭朴以禮部右
侍郎兼者王英孫承恩吳山以右侍郎兼者馬
愉馬汝驥茅瓚以兵部右侍郎兼者苗衷以工

國憲家猷

七卷

十四

部右侍郎兼者高穀以詹事兼者李泰謝遷程
敏政陸簡陸深以太常卿兼者黃子澄吳節王
獻程敏政陸深以少詹事兼者王獻李泰徐溥
楊守陳劉健汪諧程敏政陸簡張昇王鏊楊廷
和童珣徐縉方獻夫霍韞黃綰崔銑江汝璧黃
佐王用賓尹臺以太常少卿兼者劉定之吳節
李東陽焦芳李傑楊時暢郭維藩無官兼者李
紳王時潘庭堅葛均武周文高巽志方孝孺蔣
驥金問周叙曾鶴齡李時勉陳敬宗陳循馬愉
陳丘濬徐瓊李東陽焦芳李傑王鏊曾彥楊守
趾毛紀蔣冕毛澄石珤顧清吳一鵬徐穆陳霖
劉龍賈詠方獻夫霍韞許誥穆孔暉許成名蔡
昂廖道南張壁張袞閔如霖吳山放銑郭朴康
太和

直學士陳桎范常
弘文館學士以御史中丞兼者劉基無兼官者
危素羅復仁睢稼胡棕王大中

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董倫胡廣楊士奇曾棻
商輅彭時呂原倪謙楊廷和

右春坊大學士解縉黃淮劉儼劉定之

京營自兵部尚書提督外以左都御史兼提督
者馬文升汪鉉王廷相專爲提督者右都御史
吏林兵部尚書李承勛劉天和協理者兵部尚
書史道侍郎王邦瑞趙錦蔣應奎傅鳳翔聶豹
許倫謝九儀以吏部尚書兼巡撫者蹇儀趙新
以刑部兼并趙和魏源以工部兼者周忱李元

國憲家猷

卷八

七

嗣周用以左都兼者陳鑑王文周金王杲以右
都兼者王彭羅通李實馬文升林俊張縉馬昊
俞琳吳廷舉陳鳳梧周季鳳喻茂堅以兵部尚
書兼鎮守者孫原貞以戶部尚書總督者秦紘
贊理者金濂南京戶部王軾陳金以兵部尚書
總督者王驥侯璉俞子俊王越金獻民楊一清
王瓊伍文定王憲唐龍劉天和蔡經樊繼祖翟
鵬王以旂翁萬達蘓祐許論叅贊者毛伯溫南
京兵部王守仁張經以刑部總督者洪鍾以工

部總督者石璞白圭才寬以左都總督者王翱
項忠王鉞朱英秦紘陳金彭澤馬中錫翁萬達
以右都總督者王來韓雍鄧廷瓚屠濬閔珪劉
大夏熊翀楊一清鄧璋林廷選周南盛應期張
珩

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王繼楊潭李瓚張雲陳經
王暉劉儲秀

禮部尚書掌通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岌掌鴻
臚寺施純

國憲家猷

卷八

十六

工部尚書掌通政司王敬俞琳陳經鄭紳掌大
理寺楊守隨提督易州山廠萬祺
右都御史掌大理寺戴金

吏部左侍郎樊魯璞汪河李廷桂顧貞李思迪
李貞宋騏趙迪董幼安陸讓田烟劉逢吉侯庸
張迪湯行王謙毛泰練子寧蹇義陳洽許思溫
黃宗載郭璉魏驥何文淵李敦俞山項文曜崔
恭尹吳陳俊黃鎬耿裕徐溥劉宣彭韶張悅周
金吳寬鍾林瀚焦芳韓文王鏊梁儲江淵白鉞

柴昇李瀚傳珪劉春蔣冕王璟毛紀毛澄王鴻儒廖紀羅欽順汪俊汪偉何孟春董玘徐縉唐鳳嚴嵩周用張邦奇張潮王學夔徐階劉儲秀潘潢丁汝夔王邦瑞李默應大猷程文德孫陞王用賓葛守禮

右侍郎任源高遜志王珪陳敬蹇義師達陳治鄭誠洪璵張用瀚曹義李賢項文昭葉盛黎淳楊守陳秦民悅孫交王瓊王璟何孟春汪俊汪偉溫仁和余祐重圻徐縉唐龍周用許誥張潮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七

席春張邦奇李如圭歐陽鐸張治徐階韓邦奇劉儲秀王道丁汝夔王邦瑞李默應大猷葛守禮郭朴

戶部左右侍郎李瑞程昱王庸程昭李煥文質震任彬劉誠郁新夏原吉秦迺程進李暹姜濤李質焦寬儲懋沈翼孟鑑李賢陳汝言馬諒劉本道原傑陳俊楊濬程萬里邢簡閔本潘榮秦絃孫仁李嗣王俔劉璋吳原張昂秦民悅黃傑劉大夏許進李孟陽王儼陳清張縉王佐李溫

朴泮韓福吳文度陳昂胡汝礪儲確喬宇李遜學陳震毛紀護蘭邵寶王賈河邊憲胡璉王軾王承裕張璉張雲李時何鍾芳陳軾周叙唐胄袁宗儒李如圭高公昭張潤任洛王杲張漢劉儲秀王偉夏邦謨汪玄錫閔楷趙廷端潘潢韓士英李士翱胡松孫應奎駱顥端廷赦傳鳳翔方銑葛守禮馬坤盧紳湯行中

國憲家猷

七卷

十八

吉俞欽徐溥黃景倪岳李傑徐瓊傳瀚張昇焦芳王華劉機張潔費宏吳儼毛紀李遜學石珪王瓚賈誅朱希周吳一鵬劉龍嚴嵩李時夏言湛若水黃綰黃宗明李廷相費宗孫承恩許成名歐陽德王崇慶王川賓程文德孫世閔山如森吳右侍郎劉崧魏鑑蔚綬鄒師顏蔣驥吳紳黃士嘉薩琦蕭聰章綸李紹業盛那讓雷復謝一夔張悅費閔靳貴顧清徐縉翟鑒何塘顧昂臣席春謝丕張璧蔡昂馬汝驥崔桐朱廷立李默郭

朴茅贊

兵部左侍郎朱珵張宗德沈潛王政鍾昂程新
邵永善盧淵徐琦李友直曹本鄭宸俞綱李震
滕昭俞欽阮勤尹直何宗呂雯張海李介王宗
燾熊翀文貴才寬石介李浩黃珂陳玉馮清楊
廷儀鄭岳張琰周倫陳洪謨潘希曾錢如金黎
與李廷相周叙潘琬潘旦陶諧張漢萬鏗趙廷
瑞范摠詹茨蘓祐史道聶豹張時澈楊博翁溥
沈良才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九

右侍郎兼獻徐實師達墨麟徐銘李衡崔珩甄
儀李郁虞祥李 吳寧項文曜鄒幹李賢王偉
宋琰郝滿韓雍陳宣李敏侯瓚楊謚熊繡馬中
錫韓鍾劉纓陳震王璟丁鳳吳廷舉李昆姚謨
王珣黃宗明寇天叙徐問周金李如圭蔡經張
衍慶張潤王以旂侯倫劉儲秀范總王邦瑞謝
蘭聶豹張時澈楊博翁溥沈良才

刑部左右侍郎左安王綜李浩楊汝賢王希哲
邵寶徐文顯邵永善李似初高鏗凌漢宋性康

汝輯張中楊泰左獻馬京丁鏞劉翼張本李和
蔣冕劉季篋裴璉吳廷用陳鼎楊恭郭瑾曹弘
吳盛施禮崔衍段民任勵張思恭劉辰儲懋何
文淵江淵丁鉉楊寧馬昂薛希璉耿九疇羅琦
劉清孔文英周瑄黃仕儒程信廖莊林鶚盛顯
洪鍾程宗張錦戴珊謝 何鑑李士實魏紳兼
費陶琰韓邦問張泰弋瑄黃珂張綸王寅楊茂
元馮清臧鳳胡璡劉王王啓梁材劉麟汪鉉朱
廷聲劉節陳璋潘旦蘓民宋景王凌兼相韓邦

國憲家猷

七卷

五十一

奇詹瀚傅炯楊行中彭黥何鰲周延吳鵬王學
益鄭曉陳儒蔡雲程
工部左侍郎韓鐸張文泰達趙勉黃福許廓龔
凱劉仲濂張信李庸張琦孫弘霍瑄彭瑄李春
杜銘王詔胡曆杜棟陳政史琳熊紳吳洪俞俊
崔巖夏昂俞琳劉永黎與林廷弼甘爲霖吳大
田鄭紳楊麒文明屠楷楊行中孫檜龔輝梁尚
德郭鑒

右侍郎甄庸蘓瓚羅汝敬王求和李佑王求壽

張敏王偉翁世資薛遠沈義李顥喬毅張順張
悅孔鏞羅明楊理謝綬張達張憲張太李堂張
綸張遇陳雍沈冬魁何天衢閔楷潘希曾蘇民
錢如京徐瓚甘爲霖劉天和吳大田江曉潘鑑
鄭紳蔣淦楊麒韓士英文明陸杰王崇慶朱廷
立謝蘭龔輝梁尚德吳鵬郭黎盧勳雷禮
灰理寺卿周禎鄒俊趙勉陳洽虞謙徐初王文
命士悅蔡錫孔文英蕭維禎薛瑄李賓王宇王
槩宋旻田景陽彭韶杜銘馮貫王霽王軾楊守

國憲家猷

卷七

二十一

隨張泰張綸燕忠陳可恪趙鑑鄭岳湯沐劉麟
陳章蒼浩周期雍史道陳軾周叙王延屠倚牛
天麟汪文盛戴金劉訥虞守愚李士翺朱廷立
李珏駱頤馬坤郭銓盧勳沈良才鄭大同
通政司使茹常李至剛曾秉正馬京賀銀奈
亨顧佐李錫王復樂惲張文質龔全安沈祿謝
宇何淙李浩王敞丁鳳劉愷田景賢俞琳羅欽
忠柴義張瓚陳經鄭紳蔡子舉孫禴樊深華
詹事府東宮官也國初置院以功臣兼領後改

詹事府尚書胡洪儀銘章文丘濬吳寬李傑梁
儲白鉞靳貴劉春劉機李遜學蔣冕石珪吳一
鵬顧昂臣溫仁和霍韜張邦奇張潮孫承恩侍
郎程敏政傅瀚費榮張元禎歐陽德程文德
詹事右都督馮勝都督同知馮宗異兵書唐鐸
吏書蹇義兵書金忠刑書吳中工書黃福兼學
士李泰彭華陸簡謝遷費閭程敏政楊廷和桂
萼張璠董玘顧昂臣陸深無兼官杜澤習嘉言
彭陳文

國憲家猷

卷七

二十二

少詹事同知院平章胡美廖永忠李伯升副詹
左丞趙庸王溥兼官兵侍墨麟工侍趙毅吏侍
郭璉戶侍郭敦吏侍項文曜禮侍薩琦孫承恩
兼學士曾榮主直王英柯潛萬安李泰徐溥王
獻劉健徐瓊汪諧程敏政謝遷吳寬張昇費閭
陸簡王鏊劉機王華楊廷和蔣冕顧清霍韜方
獻夫黃綰夏言張潮崔銑江汝璧黃伯玉川賓
李本尹臺無兼官祝春李文吉任亨泰鄒濟劉
鉉司馬恂孔公恂黎淳周詔

我朝天順以前官多久任如周忱巡撫蘄州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河南山西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錄者如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操不易臨行惟授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縉纒之錫此守令久任見於郡邑志

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贊贊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

國憲家獻

七卷

二十五

統中推邨府講讀官東里公欲舉侍郎儀銘恐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邨王嗣位銘等皆從罷起官至宮保尚書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大常尚書皆正官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伯禮部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爲大

司成也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常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

將軍之制有三宗室郡王下鎮國將軍正一品輔國將軍正二品奉國將軍正三品散階龍虎上將軍金吾將軍驃騎將軍正三品奉國定國鎮國從二品昭武昭勇昭毅正三品安遠定遠

國憲家獻

七卷

二十五

懷遠從三品廣威宣威明威正四品信武顯武宣武從四品武節武德正五品武毅武略從五品其官不過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正副留守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千戶儀衛正副而已總兵官則有鎮虜大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偏將軍征虜將軍征虜前將軍征虜副將軍靖虜將軍平虜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大將軍征西前將軍平比將軍鎮朔將軍鎮朔大將軍平西將軍平卷將軍征南將軍

征南副將軍征夷將軍征夷左右副將軍平賊將軍征戍將軍平蠻將軍

太宗下安南益設神機將軍橫海將軍鷹揚將軍驍騎將軍輕車將軍及各邊設遊擊將軍世宗皇帝幸楚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又兵制增神樞營佐擊將軍按征蠻已前無員額無品秩或公侯伯或都督領之有事則設事已則罷今宣府鎮朔大同征南遼東 寧夏征西甘肅平羗延綏 湖廣平蠻皆奉 勅挂印顯生

國憲家猷

七卷

三五

殺後以撫臣叅之又以總督制之始日輕矣此外又有管紅盔將軍管大漢將軍蓋宿衛之帥云
大祖初年官制後革者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承叅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叅議官太史令弘文館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待詔尚書博士四輔官起居注太子贊善大夫關門大使觀察使秘書監少監考功監令監丞思文監令承磨勛司令諫議大夫左右拾遺左右諫

國憲家猷

七卷

王

正言司諫符璽郎審刑司左右詳議叅軍府左右叅軍六科庶吉士回回監正副營田使東宮率府左右副使王府相傳武傳大元帥總管帥府都事總管府判大都督府司馬五軍斷事後易名及陞降品級者樞密院改都督府陞一級爲正一品使即左右都督同知院即都督同知僉院即都督僉事院判無御史臺改都察院降一級御史大夫即左右都御史中丞即副都御史侍御史即僉都御史詹事院改府知院爲詹事同知及副詹俱爲少詹事儀禮司改鴻臚寺太常司改寺司天監改欽天監行中書省改布政司舊正一品今從二品行樞密院改都司降一級肅政廉訪司改按察司品如舊尚寶寺改司舊三品降五品六部舊三品陞二品翰林院三品降五品國子監祭酒正三品降從四品六科舊四品降九品復陞八品再陞七品行人司九品陞七品階有開府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榮祿大夫勲有護軍爵有郡公郡侯

子男術有錄軍國事叅軍國事同參軍國事俱

革

建文中官制六部尚書陞正一品增侍中在侍郎之上正二品所屬革清吏二字戶刑二部改爲四司仍戶度金倉刑部北門之舊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典牧所戶部革贓罰庫改都察院改爲御史府裁減十三道止二十八員改通政司爲寺使及通政叅議爲少卿丞翰林復學士承旨

國憲家猷

七卷

二十七

翰文史二館文翰館居侍講侍讀侍書五經博士待詔侍書正七品即中書舍人也文史館居修撰編修檢討改孔目爲典簿又增設文淵閣侍詔拾遺補闕增五軍斷事五軍制祿倉革大理寺左右寺正副評事增本寺首領官增太常寺典禮郎二員太祝一員光祿寺少卿舊五品陞四品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司圃所改司牲司爲學生所大僕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驢驘等十八群滁陽等八牧

監龍山等九十二群官鴻臚寺少卿從五陞正寺丞從六陞正革司賓司儀二署而陞鳴贊序班品革行人司正以行人隸鴻臚陞國子監丞爲堂上官欽天監增五官監候增選士院及應天府知候所改五城指揮爲兵馬陞各衛經歷品級增四十四衛武學及錦衣衛帶管武學教授增各王府賓輔伴書布政司陞正二品自使至叅議俱陞一級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偶有問巡撫所始者記會典始永樂十九年然

國憲家猷

七卷

三十八

不得其實也聖政記志之永樂十九年勅吏部尚書蹇義給事中馬俊往直隸應天等府尚書奎純給事中葛紹祖往四川都御史王彰給事中三勵往河南都御史虞謙給事中許能往浙江侍郎郭進給事章雲往江西侍郎楊勉給事中徐初往福建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衍往順天等府侍郎李杲給事中劉渙往山東少卿周納給事中劉鑑往湖廣大理寺丞郭瑄給事中艾往廣東大理寺丞孫時給事中蕭奇往山西

通政叅議朱侃給事中楊春往廣西共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

宣德間用少保黃福言添設提學官擢兩浙塩運同知胡軫爲副使薛林知州劉虬監察御史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翰林院修撰王鈺編修彭琉檢討陳璘康振國子學正莊觀俱僉事湖廣檢校程富建寧教授彭昂俱御史軫浙江虬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南鈺江西璘廣東璘廣西振四川觀陝

國憲家猷

七卷

二九

西富北直隸昂南直隸

高皇帝設四輔官均職四季以上中下三旬人各司之驗兩賜時若春三月李祐司皆中甸十日龔敷司皆中甸十日夏二月杜敷司皆上甸十日吳源司皆中甸十日趙民望司皆下甸十日秋冬如之冬燕太子賓客班列公侯都督之次尚書之上各有四輔游東苑倡和詩不載
憲宗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珰具奏請立爲 皇太子 上大悅命禮部

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 憲宗純

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朝得所賜元寶頭足嘆

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儕媿

死也時景泰二年五月八日也英宗復辟 憲

宗復正位東宮珰已死發棺梟首詳載廣西省志景皇

帝病不可起于公奏請早建元良俊又請復東

宮即 憲宗也故程學士敏序文云有少保嘗

奏立之文刺史湯杪亦曰後 憲宗見有請立

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宮

國憲家猷

七卷

三

爲于公之罪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珰之發衆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帝而出於少保也況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 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一君耶又曰當時實欲迎棄王殊不觀迎棄之意自是王文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 英宗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

曰若不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可以訂于公之誣矣

成化元年己酉二月禮部請上擇日行耕籍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籍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上耒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爲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耒耜

國憲家猷

七卷

十一

老一人傍犁而行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剗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負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

百束以上俱准告內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徃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十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糧草之家自徃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来僅見此耳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

國憲家猷

七卷

五十二

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上復曰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遊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鉉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初內帑之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儲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矣甫復位即往觀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爾旋飾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罄懸

成化末上病舌澁朝臣讀奏皆多是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爲太宗伯時號兩字尚書

國憲家猷

七卷

卷七

孝康敬皇后張氏 孝皇配也孝皇平生無別幸與后相得其懽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庄田者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勲大理寺丞往勘之敬與勲等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罪敬復命於內廷適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邪上亦佯怒且罵及後退呼敬曰緣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邪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

力請未嘗聞于外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爲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目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爲上倚任甚切

國憲家猷

七卷

卷四

公久有疾乞休不久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爲上所信任特浼其代言于上一日忠宣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願陛下姑放歸以延其生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浼之言耶忠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免臣言耳上即曰汝爲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竟卒于位

追尊 皇妣紀太后撰冊 上燕閒時輒喜誦

和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勳

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惟學比較屯糧充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

國憲家猷

七卷

三五

災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上親

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時翰林院進甘露頌蓋彭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今 上之在娠至孟肅乃誕

正德中閩人谷大用八人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死論而士禍慘自論

者使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選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不諱禮者也古者夫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正德二年春 上御經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

國憲家猷

七卷

三五

獻規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請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陛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劉健謝遷既去李東陽獨留引

王鏊入閣焦芳爲吏部尚書芳專在閣尚書入閣自芳始時劉宇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米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爲兵部郎中每伺瀛儀必邀入同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諛宇極盡諛媚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廷儀草之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爲主考皆廷儀主議改舊制因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

國憲家猷

七卷

三七

廷相代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謀于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謝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并金銀器二千兩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劉宇代之曹元與劉瑾親舊陞至兵部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嘗爲同事廷和感宇引薦恩故瑾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侍郎靳貴入內閣專管誥勅

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進謔斥罷宏仍以貴代宏楊廷和丁憂楊一清代李清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正德間居內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蔣冕奸邪志合遂亂新政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鏊張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

國憲家猷

七卷

三八

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闕混沌之天又於營以大紅綵段書英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馮禎泰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紳同知都采指揮知縣雜職數十負姦淫婦女磔劉兇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爲賊庫藏兵甲即取爲用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回月

下敲金鎧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略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鏖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水滄死齊彥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燭趙鏖變僧逃至江夏生擒擾亂六省延踰二年然不立官據土此其爲賊也乎

正德末中閒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

國憲家猷

七卷

七

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污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來搶去嫂不得已聽所爲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即爲兩手交按賊頸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莫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刃刺殺

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川婦之事大略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

王問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訓爲言

正德間首有劉瑾後有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資劉瑾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盃五百蟬

國憲家猷

七卷

四

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匱穿官牌五百金牌三袞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鈕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盃四百金首飾五百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

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
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二座圍屏五十三扛蘓
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
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
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
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
三十古画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
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宸濠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

國憲家猷

七卷

四十二

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鳴
寢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淦
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
生男即位後信任群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
權要擠陷本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
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
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等每稱八字好當爲
天子於是心事益橫至正德十五年御史蕭淮
輩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看濠俱仍定計以衆

官謝生日酒借言有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
史孫遂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逵大爭罵之當
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僞
授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
內官涂欽率賊人吳十三等稱爲先鋒往攻九
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
銳指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
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攻安慶卜之湖
神不吉縱火而去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

國憲家猷

七卷

四十三

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
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
兵臨江樟樹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坎厰二十
日五更七門發兵一鼓而進賊巢遂爲麇粉矣
濠聞回舟黃石磯恤然自嘆猶以金賞將士二
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官兵
佯敗誘之至八字惱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
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師致
仕都御史李仕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

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即旋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濠生當戍戌非犬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惱爲受死之地黃石磯者王失機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自族滅亦豈非其大數哉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

國憲家猷

七卷

四三

七

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守仁素有濟時才又見兵部嚴督乃上言乞聽臣自由募兵積糧假以賞罰之權則盜可息疏下兵部瓊深異之乃復奏乞改守仁爲提督軍務欽降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得自取用數月之間得精兵四萬餘襲破徭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

爲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

王瓊執奏以爲兵法最忌還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江西鎮守斷乎不可贛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徑往策應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策應江西

宸濠初肆強橫之時中外官員奉差在彼及江西三司等官俞諫王泰等首先趨附遂起非謀一時群吏被脅或猶中立或遂傾心而稱其護衛則曰侍衛稱其令旨則曰有旨按察司印必

國憲家猷

七卷

四三

七

啓而後委官以掌布政司門必啓而後賜鑰以關在京事務五日一報彼而朝令有不順于彼自今阻報不使傳聞

討寧王賞格領軍內官將官并提督巡撫等官督兵斬獲宸濠者俱封侯下手擒斬者陞五級總管千總管三級把總官二級管隊官一級督兵擒斬首惡主謀用事者一名陞一級武官至一品文官至從一品止原係伯者至五名以上進封侯左都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者本

一名本色俸一百二十石下手擒斬者每爲首
陞三級爲從陞二級把總每名陞一級千總每
名陞二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二名以上加
賞四名以上遞陞二級督兵擒斬從賊二百名
以上陞一級四百名以上陞二級隨伍軍人擒
斬三名陞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二名賞銀十
兩陣亡陞實授一級原無職役不預陞者賞銀
十五兩陣傷回營身故者陞署一級原無職役
不預陞者賞銀十兩前項俱世襲後王守仁等

國憲家猷

七卷

四十五

擒獲寧王有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
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
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承
襲照舊恭贊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御史廕子
孫世襲正千戶戴德孺陞三級邢珣徐璉各二
伍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
源吏部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來京宴勞但
先帝山陵甫畢禮儀從省寫勅差人前去慰諭
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祿辦宴內外

守備并府部掌印官侍宴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幘局缺內侍巾帽靴鞋
各用紵絲紗羅皮茸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
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
至七十二萬

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內閣
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
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

國憲家猷

七卷

四十六

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革職
不用其增減南北名數頗爲得宜及取南戶部
茶塩引由契銅板赴北戶部掌最合舊制

初武廟即位青宮舊關寺日導上狗馬鷹兔
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
偉雖舊關以端慤斥不信川會段坐病免死於
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
行下以聞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
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諫臣

有章入交論諸閣必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

國憲家猷

七卷

甲七

亦青官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闊僻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

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僭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寺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輟棄萬幾遊宴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

國憲家猷

七卷

甲八

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轟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業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認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訥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

地曰微 上恩奴儕碌碌狗矣 上爲之動而
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
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
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
兔岳常買獻之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
既而益復伏地痛哭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
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
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
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

國憲家猷

七卷

中九

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瑾嘗推案哭謝
亦臺臺皆皆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臣等伏覩近歲以來 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
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
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
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
外人交易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
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
不思赫赫天命 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
雖此輩齏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
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
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
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
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

國憲家猷

七卷

五十一

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
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
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
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
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
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
得爲太平之具臣矣李夢陽作韓文尚書疏

國憲家猷卷之七

國憲家猷卷之八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八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橫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爲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可謂周密至矣且王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上允會天晚明且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交通

國憲家猷

八卷

卷八

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哀號湏今夜拿岳等並等久在東宮親密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禮盡屬八黨

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爲真李文正文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云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升回話認罪

國憲家猷

八卷

卷八

洪武間雲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獲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誅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蹇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撻槌亂下公垂歿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西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駟諸河一受成籌而已後爲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虜騎薄都城下以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遷

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
始終也天順間典寶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
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大
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
東宮嘗念高麗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
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總讀
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
林俊劾季曉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
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何
國憲家猷 八卷 主 是
知宮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朴以筆脫帽俯伏
不起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寺誦
梁芳傾俊俊死若寺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
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
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都
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
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爲刀鋸之餘太監
覃昌寺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寺本刑餘之人

何怒爲之也又常隨何昇餘杭人性儉素好讀
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日見 張后兄
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 祖宗法度不許
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
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宮人昇遂持瓜
侯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上疏
隨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
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
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敬閩人知累
國憲家猷 八卷 四
朝憲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謙時宜
正德所在臣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興
安劉直亦俱可取
內官專權自古爲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
間王振天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
廣正德間劉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蓋 英
廟幼冲即已擅柄第爲 張太后所制盛極致
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此固國家之
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

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爲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徃徃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一日朝罷見御道上一昏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餘又下獄後王振死國憲家猷八卷

五

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劉俱謀逆死武宗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內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今切以爲此言過矣蓋當時有司一聞乘輿南巡備預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充奸將之饋送事乎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橐銀兩數萬龍床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綵段各稱是

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汙濫貪饕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罔覩塞耳無聞近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國憲在清明之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姜菜池果寺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閒謂不違犯法令

國憲家猷

八卷

六

尾

乎此寺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苦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却占用直軍二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賣放謂不違背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辦揆之事理尤爲不通該局池戶果戶進貢品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徽寧池太等府有種薑竹木之鮮納已多羨餘何假備辦况上直軍

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金起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推令納錢幫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自主張之耳蓋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賄賂安得不叅即今各監局積弊狼藉何國憲家猷八卷

帝千百人赴愬何容忍心爲之愬之而置於不作弊者悅矣其如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

新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旋服加刑人稱爲神明境中有虎害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賑

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十日登極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初十日建文繼統至四年六月十三日成祖靖難又以建文之年併於洪武爲洪武三十五年也成祖是年七月初一日

國憲家猷八卷

八

即位崩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仁宗即位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崩於洪熙元年五月初四日宣宗即位於洪熙元年六

月十二日崩於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英宗

即位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被擄於正統十

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景皇帝即

位至景泰七年十月十七日英宗復位改元天

順崩於八年正月十七日憲宗即位於天順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崩於成化二十三年八月

二十二日 孝宗即位於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崩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武宗即位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崩於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世宗即位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嘉靖辛亥秋儀朝天宮見朝鮮國使臣任虎臣問其年四十五爲刑曹僉判猶中國刑部侍郎也秩從二品中嘉靖辛卯進士初授翰林應奉擢世子說書累遷經筵官吏部郎中中書舍人

國憲家猷 八卷

九

翰林承旨觀察使京兆尹以至今官因言其國中三年一開進士科取子午卯酉初場試經義論二場表誥三場賦策壬午狀元姜崇德故乙卯沈光彥爲吏部僉判戊子鄭希顏故辛卯金忠烈今爲知府甲午金希聖故丁酉尹鉉庚子金允弔癸卯盧守慎丙午沈守慶今爲吏禮各部郎中已卯閔時中今爲吏部主事其左右議政一品六曹判書正二品左右僉判從二品觀察使凡八道

嘉靖丁酉以安南久缺 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先是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調爲陳昌寺所殺調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竊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瞭寺告變且以黎寧爲請 朝廷遣都御史毛伯溫征之夷人上狀爲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惧夷性叵測籍諸土漢省漢猥達水兵二十餘萬而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雷山三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惧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立願歸欽州四州故地世奉 朝貢正朔伯溫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衆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 命公爲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 詔班師

嘉靖二十年 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日供

也藥則衣金者百九并符象湯方各一帛銀五
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三錢

嘉靖二十九年秋福建林汝美號碧川李七附名

許二名越獄下海誘引日本倭奴與沿海無籍

結巢雙嶼海中名橫行水上行文於浙之寧台自

稱與主借銀米於其地交割否則引兵入界官

私盡空時徽人王直即王五峯徐惟學即徐碧溪私通番

舶往來寧波有日矣是年浙省巡按楊九澤久

知其事因林文奏浙近海係邊夷地方設重臣

鎮治上命都御史朱統開府于浙因調福建都

指揮盧鏜浙江都指揮梁鳳等擣其巢穴嚴禁

下海直不得私遂入賊餘黨招來九州之夷日本

所屬豐前豐後等九州聯舟海上潛以郵人毛烈即

海為子仍棲海嶼叩關定海取值直常餘值於

隙時廣賊陳四聘亦累劫擾官府莫治也直乃

用計擒殺請功碩乞互市之法官司不許遂令

夷賊突入定海縣名奪船擄掠移泊烈港去定海

又結巢岑港亡命之徒從附日衆自是華夷咸

藉夷以援也

黨賊續而來為患孔棘寇温州破黃岩縣名陷

衛名東南大震詳國志於是朝設總督於浙兼

制閩直調募各省材官狼土寺兵隨地勦戮賊

則寇寧紹溫台杭嘉之地以及蕪松常鎮通泰

或數十數百大至數千赤身跳峭遍立川陸小

則官軍捕追延害千百餘里而後滅焉如賊輩

三人自錢舍東走定海西起紹興渡錢塘江入

嚴州竟轉寇徽州因兵扼之奔太平渡揚子江

道出南京外郭回至衆則漫散一方暮聚朝掠

大肆毒虐如賊數千屯於北關之舟劫財亦或

負險結巢如寧波曹陀山台州大陳山紹興柯

定海變歷月而遠歷年時出擄掠官軍反致其

剽劫益以器械是以救焚以油也

河南有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

至宋而益飭宋神宗時更築新城於外今曰土

城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

高皇帝定天下也駐蹕於汴但遺將北伐於是

升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填實之敵繚之視他城

堅甃皆碑也然又重碑而城根磚着石入之地

又數尺天順辛巳河漣城乃獨其北門隔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五十五衛空其四隅斥鹵水地今五六十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號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常詔

國憲家猷

八卷

十三

禮

禮臣定議爲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以議者哉

丘文莊公濬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初見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嘗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其不軌之罪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廡相向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獻力沮之謂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無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爲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聖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向西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堦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大監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

李夢陽上書曰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

國憲家猷

八卷

十四

禮

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

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夫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庶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庶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苛不治必積漸不亡又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姓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廩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三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隨發其奸幸陛下洞見

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今且竄斥令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遞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馬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開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鳴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

問司徒司徒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寨也猶之可也今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大牙民徙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爲之者信善刑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計更大則計脫之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

國憲家猷

八卷

十七

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剿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禍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剿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

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埶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埶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通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地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偃偃冀轉擢遂以爲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於法通者蕪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冀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

國憲家猷

八卷

十八

之奠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城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馬已已之變賊嘗抗力飛狐而飲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倒異而事兼矣

各邊錢糧原額二項民糧出自各省起運屯糧出自軍衛 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糧歲入之後利充無窮至如馬芻亦止給採取收放所以

國憲家猷

八卷

九

卷

其時隨在各足邊糧常勾防秋支用直至正德末年通計各邊年例猶止銀四十三萬內宣府十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令本部歲派山西寺布政司直隸河間等府起運宣府糧料五十四萬七千零布一十八萬九千零綿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馬草七十萬束大同糧料三十八萬七千零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八千零山西武寧關糧

國憲家猷

八卷

二十

卷

料九萬七千石馬草一百一十萬束遼東麥米折布三十二萬石綿花絨鈔一百九十三萬三千零馬草二十二萬三千餘束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七兩零固原糧料二十二萬五千零馬草二十八萬三千餘束延綏糧料三十二萬一千零馬草五十五萬二千餘束布四萬疋寧夏糧料一十四萬三千零馬草一十六萬束甘肅糧料二十一萬七千零薊州糧料三萬五千零麥折布一萬一千餘疋馬草一百萬束昌平糧料布花准米麥一十三萬零馬草八十五萬餘束密雲糧料一十三萬八千零易州糧料三十一萬六千零綿布五萬一千餘疋綿花絨二萬四千餘斤馬草一十一萬七千束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餘頃各色子粒二十五萬四千石大同屯軍一萬五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餘頃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餘石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田六千一百餘頃各色子粒二十五萬

七千餘石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
二萬五千餘頃額糧七十一萬六千餘石以後
歲徵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綏二鎮屯軍舍
人二萬六千七百餘人屯地二萬六千一百餘
頃各色子粒三十六萬五千餘石寧夏屯軍一
萬一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餘石甘肅屯軍二
萬三千餘名屯地一萬一千餘頃各色子粒六
十萬三千餘石薊州屯軍五千八百餘名屯地
二十八百餘頃細糧六萬八千餘石數年並無

國憲家猷

八卷

王

一處通奏繳而宣大延綏屯廢尤甚嘉靖二十
八年一年延綏一鎮發銀至二十九萬一千餘
兩加以宣府銀八萬兩大同二十二萬四千餘
兩山西廣武寺站一十六萬八千餘兩遼東一
十五萬兩薊州三萬兩固原五萬八千八百餘
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謂之年例宣府一
十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大同五萬四千五百兩
山西五萬八千七百餘兩寧夏八萬七千九百
餘兩甘肅一十萬二千餘兩謂之補不敷大同

六萬三千餘兩遼東三萬二十餘兩甘肅二萬
兩謂之募兵糧宣府四萬大同七萬謂之預備
宣大三十四萬四千餘兩大同二十六萬兩山
西七萬密雲易州昌平十八萬四千兩寧夏二
萬兩謂之防秋宣大四十四萬八千餘兩謂之修
邊京營宣大寺處七萬二千餘兩謂之賞賜
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
書世竟鮮行

國憲家猷

八卷

王

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
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工部進納
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
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
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藁葬于某地秀請更葬
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
墓人呼乳母墳是已
我 朝遷鼎北平雖 成祖弘規遠略然本
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
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棹東南比今

南京何如衆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繼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卒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綿延周祚於八百年之永非細故也今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不拔之基則成祖繼志之孝聖子神孫迺衡之休也

國憲家猷

八卷

三

近古帝王有生而無子而明立親弟之子爲太子以承繼天下且預爲其生父立後者漢成帝之於哀帝是也有生前無子而擇立從兄之子爲子以儲繼天下者宋仁宗之於英宗是也有生前無子而選育孤遠之子爲太子以親授之天下者宋高宗之於孝宗是也有歿後親子天疾其後策立親兄之子爲子以承繼天下者漢

安帝之於和帝是也有歿後無子其後迎立從兄弟之子爲子以承繼天下者漢靈帝之嗣桓帝是也是皆如民間無子立嗣者然不得顧所生父母固也孝宗皇帝有子武宗已授之天下十有六年今陛下之立乃因武宗安駕無子又無親弟群臣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義推考天叙以皇考興獻帝爲憲宗皇帝之第二子孝宗皇帝之貴介弟不幸先日上賓陛下乃其嫡子也於是上請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稱武宗遺詔以迎立陛下是猶今武臣世襲長房無則次房繼者然此自皇祖聖謨宏遠預立此制以息爭端其意在武臣則重在立功之祖在朝廷則重在創業之祖非爲嗣世子孫私立後計者故今士民之家無子皆得立嗣而獨武臣之家不得私立者以聖制有定也然則陛下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未有其事則未有是禮而可以義起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禮運

國憲家猷

八卷

三

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也昔衛出公
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孔子欲正其名而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今必曰繼世即爲父子 陛下當
稱 孝宗爲皇考而不得考其生父若使當時
與獻帝在世則當立興獻帝矣其亦當考 孝
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此其事理必不通矣論
者或又謂 皇考初封藩國未嘗一日臨天下
不得稱 皇帝者則又有說焉傳言武王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今 皇考聖母
國憲家猷 八卷 主事 黃鑑
不尊以帝后之號而受 陛下之朝則爲卑臨
尊矣其心安乎且太王王季文王舊皆諸侯亦
嘗一日臨天下也我 皇考以 憲宗皇帝之
愛子 孝宗皇帝之介弟玄德昭聞於天下久
矣屬者 武宗頻遣 九廟缺享天叙人心皆
屬 皇考皇考上賓乃屬 陛下惟厥天源
陛下固爲皇考之子而得承大統也顧不得比
於太王王季文王追尊爲 皇帝者何歟况昔
孝廟之於皇考友愛尤篤近者尊號之稱又出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陛下尊奉 慈訓
既隆所生而益感所自由是日嚴 孝廟之享
益隆 昭聖之奉臣知 兩宮二廟均享 陛
下之孝而惟洽無間矣或又拘於興國之稱者
則又不然夫今天下一統也父子一家也 大
明一統之內又有 興國皇帝者何居此其事
理又不通矣或又拘於 興國立廟者則又不
然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 皇考止有陛
下一子而遠立廟於數千里之外其降享之際
不見親子孫一人在列能無含淚而不食乎
陛下高處九重萬年將至何日能一躬致孝享
乎且昔 親王無後者皆得附享 太廟也今
皇考有 陛下爲天子願不得別立廟於 皇
城之內者何歟此其事理又不通矣大抵先王
因時制禮各各不同今只以追崇一事言之昔
者舜受天下於堯禹受天下於舜一也禮言有
虞氏宗堯是不追崇其父瞽瞍也夏后氏郊鯀
是追崇其父伯鯀也天下後世固不以舜爲是

而禹爲非亦不以禹爲孝而舜爲不孝也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於弧矢成

祖每喜漢王左右窺見則諳仁宗者又至矣

故有立儲未決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長

又好聖孫二語定之解縉後爲漢王死於獄然既立仁

宗使之番守南京中心不悅封漢王於雲南不

肯行改青州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順之成祖

又暗使尚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齊罔錄載胡

增曰予使外瀕行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

國憲家猷八卷 壬午

南京可多住幾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

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兵器僭用輿服寺事

露削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仁宗至北京行

在畜德錄以解縉題虎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文皇

感動而召之誤矣

于公謙云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

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

之望從之則不可違違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

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

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

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

兩疋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

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

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

已降去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固無所

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裨成敗而後

國憲家猷八卷 壬午

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

如福州雪峰温州江心京口金山餘杭徑山之

類每過違數百里高下百丈若非以寺僧及徒

衆守之必爲盜賊之區須當設巡警司養兵數

百人巡捕重費與其聞鉦邏之聲使人畏懼不

若聞鍾梵之音第生善念所以其他大小山麓

即以大名剎鎮之是不重費於官而又得此曹

爲官看守山林豈不因有所利哉而此曹亦不

宜少縱恐生他患哉

習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爲
后土者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
視文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
指土正之官言蓋祠墓所之土神耳墓在山林
者祭山林之神墓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
地也亦非土正之官也

八蜡祭猶虎昆虫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
物必有神司之猶有司猶之神虎有司虎之神
昆虫有司昆虫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駟是也祭
猶虎以報祭昆虫以禳由是推之聖人以猶虎
有功於田而報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墾土
地其功豈猶虎比哉而反無祭此二者實當祭
也

閻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時歲
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
後一十三萬斤又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
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

國憲家猷 八卷

五

訓

初議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
害物欲殺恐非諒閣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
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
綸簿其後宦寺專恣奏收簿內徐有貞得寵乃
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
欒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
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內沿種柳

國憲家猷 八卷

五

訓

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
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
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
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爲天府也 祖訓
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爲
法新奇扁倚自不容側其間矣

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
餉陞大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東余進階有差
未幾虜以復仇爲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稚春

火蒸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種遼地騷然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有之亦設而不用景太二
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爲舊制
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爲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
不已遂爲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荆棍
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笞一笞之重不
過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黃之
制重過二斤用以側砍之
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

國憲家猷

八卷

三十一

呂忠

才並得舉用

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項公忠爲
兵部尚書劉公大厦爲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
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郎中元入檢得之藏
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責都吏令復
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其能得劉郎中亦秘
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獲寢

正統間宮殿當綵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賫勅
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辦供時公以議事

赴京遇諸途 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
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朽腐請出煎膠
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
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督都府之職
而誤寫右軍督都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
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
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徐曰鄭
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

國憲家猷

八卷

三十一

呂忠

則亦明經進士豈不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
勅書既云右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胡忠安公常跋其先遺事卷彼既求夏主事仲
昭夏局使有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
圖書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
者如蜀襄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
謂予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
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子
乃獨兼之耶此語在正統十二年時彼初授給

事中今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寬弘廬陵曰清方貞靜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舍弘貞靖少師則詳敏和達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漢家封爵止於皇子其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如許應試至有年深齒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爲校尉餘有錄

國憲家猷

卷八

三十三

三

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燃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常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安寧開封府加增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絳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唐初爲銀兔符以兔爲瑞也及爲銅魚符以鯉魚爲瑞也武后以玄武爲姓瑞乃以銅爲龜符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喻輔臣曰此人躁妄欲求內相乃黜之

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邵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克恭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惟高皇帝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又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

僞造印信之人多是狡猾通曉文義之人敢于盜竊朝廷符柄誣人財物盜官錢糧詐官假吏或以刑人殺人而勢亦無難祖宗所以制爲重律使人畏而不敢犯也今累次審錄輒混

國憲家猷

卷八

三十四

三

作可矜開奏類充軍是使人明知不死而有恃
故犯也豈立法本意哉況此等奸惡之人多監
一日則地方免害一日遲發衛一日則衛所省
事一日乞 勅審錄官今後不得以此開入可
矜之列混奏得辯之數

天下奏訴本狀有本無冤枉而倚奸畏死每年
奏辨一次輒行所司提人再問而致累死干證
貧民三五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而本犯終不
免死者有實負冤枉而累次奏行所司畧不與

國憲家猷

八卷

五十五

即文

辨止依原案增飾開上以致終于枉死者又有
貧民無力訴辨而被有司淹死獄中非惟 朝
廷不知雖上官亦不及知者又有富民本持奏
訴而有司避嫌明知冤枉不肯與辨又有奏行
得調隔別衙門問理而疑其實緣不肯與伸冤
曲直真偽折推所司查勘所司則又顧忌原問
更入重罪因而必致之死者

劉忠宣公大夏初爲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
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

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
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遂寢朝鮮使者爲建
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
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
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
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大徑
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師失
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日報至尚
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輒効

國憲家猷

八卷

五十六

即文

孔侍郎公庸平生以忠信自屬事 英憲孝三
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赫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
之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絕三日郡
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
幾日乎祇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
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俟盡
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
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
兵公咲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

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閉賊
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當有所
言爾當導我賊回測姑導以行遂入林蒼行間
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
入山林夾路骨裸人於樹者皆望見公叫呼求
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
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
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爾等來參見賊取榻
置于中公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首問
公謂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
曰然賊皆邏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
凍餒聚此苟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
欲剿絕汝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
汝猶子孫不忍便殺爾若信能從我當宥汝
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賞汝汝後無復劫掠
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
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

國憲家猷

八卷

三十七

三十八

不復擾犯公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
公曰我飯矣可以食米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
公飽嘆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
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褥公徐寢賊羅
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
又一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
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好
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
巾裙諸生競奔去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
暮及城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
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開
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公咲言賊汝等勿入城
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門
公命取谷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
終任不復出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綬字川章正統丁卯
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
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

國憲家猷

八卷

三十八

三十九

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廳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察事之猶堂官也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蘆場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衆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

國憲家猷

八卷

三九

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翼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小面惡語詰無牒便醋墨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哉奸伏以是威行境中

嘗道川東青神吏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鑛大盜周王簿者哨衆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閹宦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舡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焯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

國憲家猷

八卷

四

乃令武昌府鍾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閹老萬安銜之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劾參將等又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尼鮮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惟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晚嗜參同契號

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
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惴惴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
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
文達略似馬周吁喻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稍覈
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
丘巍然輦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
事海畜帷幄倭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
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

國憲家猷

小卷

四

四

以前則殊矣弘治中華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
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
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正德以來遂
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
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
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
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
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江浙食塩錢鈔
民苦包攬掊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

狀以聞至今行之便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
位用官八員翰林去半矣乃復對翰林官少請
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音正當學問優長
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誠等
克選遂爲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處置得宜弘
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爲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
部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
你每輩要改大官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

國憲家猷

八卷

四

四

詈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
訐好問怒叅奏爲首者革職余皆降調外任好
問譽望益損未幾去

有提督市舶司者緣進貢爲奸役戶苦於供需
布政陳士賢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
商和通販易詭稱賴答利國使臣市舶司利其
貨不問陳發其僞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
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
子陳言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

安南諸民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懷減役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乃誣奏陳他事逮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

先任郎中新任副使魏校有先任脩撰後政同知何瑋二臣皆氣質溫純學行純正又有先任編修今陞僉事邵銳行端而潔性直而溫欲乞將此三人量依原級改置經筵與翰林院儒臣之賢者同侍講讀日備顧問必能開發聰明輔養聖德

關憲家獻

八卷

四

張

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名臣也俊雖執拗而時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

給事中劉蕡監察御史徐鉉二人之奏比衆獨為剴切明快皆以黨籍去位瑾誅復用止各陞知府蔭任金華值地方無事而惟以勸民善俗為務鉉任廬州遇大盜克斥實多經畫保障之功然公正自持心惟撫字之勞禮或送迎之簡

以致上官不悅而所志難伸鉉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蕡則不幸而遇逆臣潘鵬巡按詎以貪名劾令去職

胡濙任德安府推官凡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赦災等事亦間用罰贖

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求字求樂自少力學博文群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

關憲家獻

八卷

四

張

舉求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庶勤積學膺薦入侍英皇經筵修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雖以文學為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親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公歿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參政鍛浙江副使鈺類集公文餼梓以傳死于忠諫其耿耿乎天地間必傳于世無疑也

陝西備邊者稱余公王公近時則稱秦公余公專以守爲長策既修邊牆抽軍余洎民爲兵量爲資給不入操不出襲就近爲圍各有分地聞警則據險拒守或邀其歸故寇至弗得入入亦弗得利人甚使之久而弊生奸宄者陰縱剪入而分其利李御史與廉知之悉坐以法然自是其兵遂廢則可謂因循而廢矣夫王公好攻襲募盜竊爲偵出携家鵠見虜縱歸遠近多寡皆有私記又煉草烏濡針教偵者被大馬皮夜入

國憲家猷 八卷

罕五

賊中刺其良馬所設施類此亦一時將材用之不盡其道也秦公雖晚用有膽氣如所劾邊將虛張虜勢深中事情他如挑濠防禦事宜具見奏疏中皆有成效

彭與明萬安人洪武中歷官大理寺寺丞建文中陞大理寺少卿靖難師渡江遂棄官遊四方越數年微服過其家窮餒憔悴殆不可識翌日竟去至死不復歸嗚呼若與明者其可謂忠也已矣其不爲狐偃甯俞仇牧者固有命爾

周公忱巡撫時慮民賦之窘以布折之法既具試之某邑公間行察之有老嫗方織公曰折布良善嫗曰便善昔吾賦併於一時吾食且罄今吾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之食既足力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其委曲詳審如此使王安石之立新法亦姑試諸一邑察焉而行之則何不便之有

國憲家猷 八卷

罕六

陳復字性善以字行杭州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編修初誠意伯劉基卒上命御史李鐸往取遺書其子璉即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上召善楷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與馬同輩懾於天威流汗浹背至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上嘉悅賜以酒是時威遣叵測既淹留竟日家人以爲必死及出大驚居無何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薛正言輩并韓宜可皆被超用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其名及即位一旦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但使

書于帑以進性善感激知遇於凡當時急務及平生有所識見言無不盡 朝廷悉從之然未及施行意輒為權姦所更改性善朝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聽許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當寧默然未幾靖難師起性善受命監李景隆大戰白溝河敗績性善服朝服躍馬入于河死之內難平 詔加追戮徙其家屬於邊

大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處六館諸生間

國憲家猷

八卷

四七

千

恂謹飭飭惟強力植志務學自祭酒業以下亦不甚知其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枷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老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鵲鷦况師乎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惧之有銀

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昔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賞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類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訖千百年不河復見乃在今

國憲家猷

八卷

四八

望

大用卓卓如此

國憲家猷卷之九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九

葉居升云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 人主樂國憲家猷 九卷 為之事哉

科道官必博選內外郎官中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改為之三年內考其敢言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如 祖宗朝故事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體或過於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而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

吏部精選各處撫巡并布政使司長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責令訪察各道司府州縣正佐官到任一年或二年之後其司府佐貳有堪任知府者府州佐貳有堪任知州者州縣佐貳有堪任知縣者各具名實 奏行吏部酌量遷改其見任知府知州知縣才力不堪供職心志不專為民者各照品級相近改調各衙門佐貳首領及鹽運提舉等衙門官吏部都察院則專考撫巡藩臬之採訪不公及無所臧否者而國憲家猷 九卷 奏黜之更乞今後百官陞授畧倣李唐均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舉人出身不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叅政副使而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遷遷之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春則又陞叅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俟二三月即改左而

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以葺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飢困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以興水利勸農積穀備荒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狀詞或委勘事情則稟

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罔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廟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其職任事務各有定款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得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坐隨行答應之際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也今言議事考覈

官吏之際與奪輕重惟巡按一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則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之退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舖司兵之役而不耻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早異數月則有京堂之陞既爲御史巡撫則

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又部堂之擢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負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耶

今使大臣中即有如富弼之賢者委金萬鎰使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素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飢民實數則守令素不究知也欲委官

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左占本巡按則不敢承命也

京官雖有保陞知府之例而所保悉多循資之人外官雖有取選御史之道而所取或遺方正之士權奸避事者得以避怨而早陞忠勤任事者亦以任怨而早黜故今士初入仕途即有夤緣求得美選之心既得美除即爲持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進士之輪選者聞有南京之缺而即避侍郎該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爭平時

國憲家猷

九卷

五

五

既皆趨利避害臨難豈有捐軀報國之志

提督巡撫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

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試歷民事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蓋以臺諫翰林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

母夔壬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

朝覲考黜官不許奏覆雖有重禁然前嘉靖二

年五年二次考察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

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

黜退致今人才缺乏令無不爲常例此等官并

內外一應養病休致等官責令大臣科道保舉

堪用者一體起用後有不稱連坐舉主

布政任久該陞者宜比照天順年間徑陞尚書

事例上者徑陞各部侍郎并大理寺卿都察院

國憲家猷

九卷

六

五

坐堂副都御史次者陞太常太僕光祿寺卿不必再推巡撫致難久任

若地方不宜或有嫌隙當避非真才力不及者

則止稱才性不宜明白改調

各處分巡僉事宜令三年專管一道凡任內刑

獄盜賊水利屯糧及奸貪好惡害民等事皆責

之管理其無兵備官處操練巡捕清軍等事亦

責之提督三年滿日考此數事實能行否以爲

殿最三年未滿並不許其管幹別差聽令改道

以致避難誤事

布按二司官如叅議陞叅政叅政陞布政使又如僉事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及因才性所宜二司更互改陞者皆只於本處衙門遷轉不宜南北交遷使其終歲往來道途地方缺官誤事內惟叅議僉事有缺纔將京職并在外應陞官員內銓補

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要緊官俱責到

國憲來獻

九卷

七

蘇立

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

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賢其有盡忠爲

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衆怒群猜

不能存立在外司府寺官亦多被衆忌流詢考

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

翰林春坊詹事府寺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

誥修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外多重此官

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

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

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

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

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

陳山由給事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

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

坊詹事寺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

進中允郭璉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

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

國憲來獻

九卷

人

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

知府王詢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

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

中祭酒復改修撰羅汝敬由侍講改御史是皆

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

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差選陳祚

由叅議康慶由勅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

由教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

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

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寺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徧私浮僞者不得混于其中

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寺官

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

國憲家猷 九卷

七

聖光

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追我仁宗宣宗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荐或由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

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

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予猶記弘治七

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孝

宗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

只是詹事管事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

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

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

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

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聖光

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間曾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爲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用如祖宗朝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松

訛相傳謬稱 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
六卿等官勢分懸絕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者
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
而凡身後贈謚蔭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
已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
類而善惡例置褒貶任已以是不如 祖宗朝
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
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問
首相所欲而後政擬名奏上法官出外勘事者
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
福予奪盡歸于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
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琚之忠清楊一清之
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媚嫉者濫居其上則
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有可憂矣 朝
廷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誼爲
首 朝廷親用席書爲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
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
誼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歸

高執遂入 內閣位居尚書上安然坐受舉朝
略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而何用於 朝
廷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怙然人心所
向如此今 朝廷採諸輿論自 宸衷慨然召
用楊一清勉番石琚舉朝欣躍方謂 朝廷知
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
欲以久番一清于邊且不欲群臣早推應代一
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群臣奉 旨另推見任尚
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
推進者勢有所畏也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歸

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寅亮輔弼之任今又
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有缺宜當斟
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
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 國知人
有容者推補

知府知州知縣三非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
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
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郡守入爲

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陞侍郎胡儼由知縣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卷

後輕選驟陞下馬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馬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宦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任開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

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堂即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寺職知州九年以上者即陞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

國憲家猷 九卷

十四

卷

同知運同寺官知縣止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碩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以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兇荒盜賊可保無虞矣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叅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使不比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

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負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

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寬邱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

洪武求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 仁宗登極始

國憲家猷

十五

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求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

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

永樂初雖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

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

臣持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 華蓋殿

大學士榮兼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

國憲家猷

九卷

十六

師文

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鎡為太子少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順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以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矣

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邵堂已十人東里士後來名尹直南阜鈞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鮮縉紳千載貞元嘉會合天教諸老佐昌辰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七

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緊蕭昶蕭禎并廣衡更有二劉宣聯八坐歷遷三部是維積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右九尚書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兼子啓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循并鶴齡何事三元爭世子斯文願望在明春 右十狀元

李文達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

諧之久不

召劉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則自憚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翰林院之職清高固可喜而淹滯亦可嘆譬若金水河中魚化龍之時未可必其有網罟之患則可必其無至喻以華表柱上鶴而水食不方便今則不可勝食矣

國憲家猷 九卷

十八

文淵閣本翰林院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院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印則造於六年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皆日晝卯酉

終逸院稽考故凡考譯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乙丑禮部偶失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我朝凡印章每字篆叠皆九畫此正乾元九之義

嘗聞舊傳云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九

字

上請而然各道與事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議事及兵部覆奏皆以提兵官為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管者止稱坐營官提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提兵自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遠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直養望而已

金文靖廬陵鮮太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

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為侍講授承德郎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官日講經史公專說春秋敷折簡明睿旨稱善遂僉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授奉訓大夫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侁負如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加之真誠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

國憲家猷 九卷

字

年

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襄公福黃文簡公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三三負內尚書部二負侍郎每部三四負都御史負數又有其焉

宣德四年正月十有五少師吏部尚書蹇公
薨于位先四日以疾聞上遣大監范弘以醫
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大監以衆醫偕來又
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
太寶義獨寡昧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大馬
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
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上深悼歎屬時國有
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

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方得與纂修之事者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卷

況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
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
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
寫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
楊官止五品

天順以前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
吏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奏內云
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應陞除某官而已宣德
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

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
之門後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
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
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
中減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官出辦行人
非冊封親王使外國賁捧詔書之類不差然
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方得陞六品官人多
不樂今九年得陞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一

卷

今改行省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稱省者
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
使為廉使

宋公英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承勅
巡按閩浙州縣安變弭亂不惑衆議遷廣東叅
議定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民今便之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
順間以布政蕭昉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
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

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北吏部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陟顯要而科道部屬雖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焦芳楊廷和皆理引用而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

主事閩人馬君思璠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五

卷

皆歿于盜賊之亂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座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王朔第五 太宗見朔名喜北京初啓會閣而首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后朔至

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

律凡京官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

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

我朝佐命元勳每由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其餘自薦舉而至者不可枚舉正統景泰間法猶如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蘄州知府並為一時名臣自後進士科重荐舉漸湮天順初吳康齋一荐遂為朝陽鳴鳳至今絕響矣

國憲家猷

九卷

十五

卷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

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綸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譙略曰奸人黃瑤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免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恣官僚之賞而略不思

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宗泰
清議何謙以書示黃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
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
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

程篁墩作于肅愍旌功錄叙有曰當景帝之
不豫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憲廟于東宮期
必得請乃已疏冊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
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改元用大學士徐有

國憲家猷

九卷

五

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中王鎮等
爲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其誓不同朝左都
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鞠則謂于其等意欲
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
進曰若非此今日之事爲無名由是議決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
書左右侍郎久缺后蹇奏保文選鄭郎中陞右
時時本部趙郎中新重蹇媚且久因缺望自言
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難

于衆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
爲侍郎趙得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
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也
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
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
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舉之
例邵守以上仍舊出于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
取之權也

國憲家猷

九卷

五

江濬徐溥在內閣濬博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
於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大甚弘治癸丑
春朝覲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
皆用所集大學衍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難得事
貴得實入貴改過畱用數人衆多咲之溥論有
所異同濬輒怒捽冠於案執愈堅未久卒
本朝百八十年爲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
胡文穆廣曹文忠鶚陳芳淵循商文毅輅彭文
憲謝木齋遷費鵬湖宏顧味齋昇臣八人而已

可以為難矣較宋人咏曰 聖朝龍首四十二
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

參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疎於文墨
選任方面官於各按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机
密遂用以參贊參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
今戶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
戶部侍郎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
政會稽周願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
固璉則參政願則參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

國憲家猷

卷八

二十七

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
所稱至提督重矣若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之
權重矣天順一切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廣摘
勅中語署贊理軍務辛巳 勅盛協同征夷將
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彪贊理戎務同時數
勅皆云然惟顏彪一 勅內云軍務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內閣掌印一要吏
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

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為大臣兼秩俱文階之極
也本朝自 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為正二品
故職官以尚書為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
一品俱為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
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官內閣大學
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
而已歿則方以三公為贈官天下政權皆出文臣
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 朝廷法不得不
借加秩以低昂之此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

國憲家猷

卷九

二十八

師為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
人蹇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
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
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
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
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
人餘贈太傅太保不能勝紀

鮮縉曰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道德心經
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

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邵撰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緝藏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興下及閔闕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動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蠹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

國憲來獻

九卷

主本

審樂之儒大備首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而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庙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

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

國憲來獻

九卷

主本

火之俾絕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求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尋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

此類也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起復復除者及其餘新陞自太僕寺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陞方面省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後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復除強行面謝禮未幾尚寶寺丞李璋亦然

開平王曾孫常復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炳至

國憲家猷

九卷

王

自湖廣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皆至自南京比至各授以指揮使職還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塋

武臣有指揮牟斌者累因執法以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者不從謀逆以被殺

北京兵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閘支戶部茶鹽引由鉄板言者欲貯在戶部竟不從又馬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

危素在太常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祭之非

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以九摺畫而止字用成雙不及者足以之字而總兵所掛印文則用柳葉篆其御璽與各王府之寶則用玉箸篆其印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用銀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宋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

國憲家猷

九卷

王

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國憲家猷卷之十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十

內閣大臣廕敘起自正統六年少師大學士楊榮以後者或出自

特恩或由奏

請或身後乞廕多者三員間有四員者少者二員一員未有定數今查得新舊錄廕子孫共四十一員名

國憲家猷卷之十

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下四員男

楊恭正統六年六月內授尚寶司司丞陞本司

少卿故男楊貴芳景泰元年三月內授中書舍

人故孫楊士俊天順三年二月內具陳伊祖歷

任內閣年勞乞授中書舍人故曾孫楊昂成化

二十一年四月內具陳伊曾祖歷任內閣年勞

奏送國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廣東香山縣

知縣致仕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下三

員內三品廕廕男楊導正統十年三月內授尚

寶司司丞陞本司少卿故孫楊昱景泰二年正

月內具陳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

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故孫楊昂成

化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下三員

孫楊壽正統十二年三月內授尚寶司司丞陞

本司少卿故孫楊恭天順八年十一月內具陳

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

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歷陞尚寶司卿故孫楊

國憲家猷卷之十

繼宗由譚字官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內具陳伊

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

正德三年題奉致仕隨題都與冠裳

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高穀

下一員男高宣成化三年二月內具陳伊父歷

任內閣年勞奏送國子監讀書本年八月又行

比例具陳乞送翰林院寫字一年滿授中書舍

人故

內閣辦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下

二員內三品例廕生一員孫薛紹成化十七年三月內

奏送國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直隸真定府

深州判官致仕係三品例廕生孫薛葵正德元年五

月內具陳伊祖歷仕內閣年勞乞送中書舍人

處習字正德三年題奉致仕隨題奉都與冠帶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文下

一員男陳章成化六年七月內具陳伊父歷仕

內閣年勞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故

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下三員男

李璋成化三年二月內傳授尚寶司司丞歷陞

太常寺少卿故孫李錫弘治十年十一月內具

陳伊祖歷仕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

習字一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二年題奉致仕

孫李鎮弘治十四年十月內具陳伊祖歷仕內

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故

內閣辦事翰林院學士呂原下一員男呂憲成

化元年三月內具陳伊父歷仕內閣年勞奏送

國子監讀書成化三年五月內又行比例乞送

翰林院寫字一年滿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太
常寺卿致仕

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下二員男

彭順成化十一年九月內傳授尚寶司司丞故

孫彭崧弘治六年二月內具陳伊祖歷仕內閣

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

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致仕

內閣辦事禮部左侍郎劉定之下二員內三品例廕生

劉一男劉稱由生員成化八年五月內具陳伊

父歷仕內閣年勞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

尚寶司卿正德三年題奉冠帶閑任男劉種成

化二十二年九月內奏送國子監讀書未任故

孫劉壽補廕未任係三品例廕生

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下三員男

商良輔成化三年九月內以三品乞

恩奏送國子監讀書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內具

陳伊父歷仕內閣年勞比例乞授禮部精膳清

吏司主事歷陞工部都水司郎中孫商汝謙由

納粟監生弘治二年正月內具陳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授尚寶司司丞歷陞本司卿故曾孫商承慶弘治十三年十月內具陳伊曾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一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致仕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下三員名

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

男萬壘成化十六年

三月內奏送國子監讀書中舉未任故

係三品例廕官

生孫萬弘珩成化二十年六月內傳授中書舍

國憲家猷

年

卷

人致仕孫萬弘琬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內具陳

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授尚寶司司丞故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珣下四

員

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

男劉鈞成化三年九月內送國

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都察院司務歷任陞

禮部祠祭司員外郎

係三品例廕官生

男劉銳成化二

十年六月內傳授中書舍人致仕男劉錦弘治

八年四月內具陳伊父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

授中書舍人故男劉銓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內

具陳伊父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故

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吉下四員名

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

男劉申成化十二年三月內奏送

國子監讀書未任故

係三品例廕官生

男劉韋成化二

十年六月內傳授中書舍人故男劉準弘治九

年四月內具陳伊父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授

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歷陞尚寶司卿正德三

年題奉中書科照舊辦事男劉皐弘治十一年

國憲家猷

年

卷

二月內具陳伊父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授中

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任俸用心習學待一年

考試成效方許復俸

弘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

濬下一員孫丘營弘治八年四月內該伊祖母

一品夫人吳氏具陳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

乞授尚寶司司丞因未出幼奏回原籍不曾赴

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

下三員男徐元概成化二十年六月內該伊父自陳歷任翰林院年勞乞授中書舍人故孫徐文煥弘治十二年五月內具陳伊祖歷任內閣致仕緣由乞授中書舍人改尚寶司司丞正德元年七月內養病正德三年題奉患病一年以上的致仕孫徐文燦弘治十四年五月內具陳伊祖歷任內閣年勞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六月內奉

欽依徐文燦這廝託病回家不由本府文書保

國憲家猷十卷

七

子

送謫詐多端不必提問着爲民

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下一員係本

官奏乞三品例應官至孫劉成恩弘治十七年十月內該

本官奏要照例送監讀書

欽授中書舍人正德二年八月內奉

欽依劉成恩累次曠職不謹着原籍致仕

一東官官錄廕起自成化十五年學士孫賢男

孫廷臣傳授中書舍人及查得弘治四年六月

內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陸欽男陸爰

奏要比例少卿余謙吳謙男余翰學吳榮事例出身該本部查議得余謙吳謙俱係內閣書辦官其子余翰學吳榮貢緣傳授中書舍人別無春宮四品以下官錄用子孫事例其後少詹事劉鉉孫劉祭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司馬恂男司馬公紳翰林院學士黃諫男黃琳援引授職此是

春宮講讀官子孫援書辦官子孫事例而求此出身非

國憲家猷十卷

八

光

朝廷特爲講讀官子孫而定此

恩例也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但陸欽曾侍

春宮講讀他男送國子監讀書欽此弘治十七

年閏四月內該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潮宗男江

寧具陳伊父歷任

春宮講讀本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江寧准送國子監讀書今後東

宮講讀官子孫陳乞廕敘你每還查他年勞深

淺斟酌來說欽此正德元年正月內該南京工部尚書董鉞妻淑人溫氏具陳伊父歷任

春宮講讀比例乞請本部題奉

聖旨詹子孫東宮講讀恩典董鉞講讀既已三年他孫男董韓准照例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的照江寧例送監讀書欽此今查得新舊錄詹子孫共二十六員名開坐于后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賢下一員男孫廷臣由監生成化十五年閏十月內傳授中

國憲家猷

九

書舍人改湖廣沔陽衛知事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泰下一員男李珩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內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歷陞尚寶司卿

翰林院學士黃諫下一員男黃琳成化十八年六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

詹事府少詹事劉鉉下一員孫劉榮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

滿授中書舍人歷陞太常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司馬恂下一員

孫司馬公紳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內比例乞送

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故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潛下一員男

柯宗文弘治六年十月內比送中書舍人處習

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

南京太常寺少卿牛綸下一員男牛讓弘治七

年四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

國憲家猷

十

授中書舍人故

南京吏部尚書錢溥下二員內三品例詹孫錢

垣成化十九年二月內奏送國子監讀書係三品例

詹官男錢及弘治七年八月內比送國子監讀

書照監生例考選上林苑監署丞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陸欽下一員男陸

爰弘治四年六月內送國子監讀書弘治九年

閏三月內又行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

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住了俸着用心習學待一年考試成效方許復俸

南京禮部尚書倪謙下二員名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男

倪阜成化十四年八月內奏送國子監讀書中

進士選工部都水司主事歷陞四川布政司右

布政使故男倪山補廕亦故係三品例廕官生男倪澤

弘治十一年七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

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致仕

南京吏部尚書王興下二員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姪王

國憲家猷十卷

澄弘治四年九月內比例送國子監讀書照監

生例考選貴州程番府推官係三品例廕官生二員孫王昇

弘治十三年九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

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

工部右侍郎張順下一員男張永齡弘治十四

年十二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

滿正德三年題奉致仕去隨題都與冠帶

禮部尚書傅瀚下二員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男傅完弘

治十五年六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

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住了俸着用心習學待一年考試成效方

許復俸孫傳選正德二年二月內比例乞送國

子監讀書係三品例廕官生

翰林院學士江潮宗下一名男江寧弘治十七

年五月內比例乞送國子監讀書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下二員名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男吳與弘治七年八月內比例乞送國

子監讀書未任故係三品例廕官生男吳爽弘治十七

國憲家猷十卷

年八月內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住了俸着用心習學待一年考試成效方

許復俸

工部尚書董越下二員名內三品例廕官生一名男董穀

弘治十一年二月內比例乞送國子監讀書係三品例廕官生孫董韓正德元年正月內比例乞送中

書舍人處習字正德三年題奉致仕去隨題都

與他冠帶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時暢下一員男

楊依澤正德元年七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正德三年題奉致仕隨題都與冠帶南京國子監祭酒羅璟下一名男羅鏐正德元年七月內比例乞送國子監讀書

司經局洗馬楊傑下一員男楊毓坤正德二年閏正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正德三年題奉致仕隨題都與冠帶

一查得吏部尚書錄廢起自宣德十年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今查得舊新錄廢子孫共十一員

國憲家猷十卷

五

名開坐于后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下一員男蹇英宣德十年正月內授中書舍人故

吏部尚書王真下一員孫王傑成化元年七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歷陞廣西太平府知府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李秉下一員內三品例名孫李邦瑞弘治四年八月內比例奏送國子監讀書係二品例孫李邦彥弘治十七年十月

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正德三年題奉致仕隨題都與冠帶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崔恭下一員內三品例男崔珂成化九年三月內奏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河南歸德州判官陞陝西金州同知致仕係三品例男崔璿成化十六年十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歷

陞尚寶司卿正德二年閏正月內錦衣衛題奉發邊東鐵嶺衛永遠充軍

國憲家猷十卷

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姚夔下一員男姚璽由三品官生成化十一年十月內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歷陞雲南姚安軍民府知府正德三年題奉冠帶閑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尹旻下一員孫尹繼祖弘治八年十二月內比例乞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住了俸着用心習學待一年考試成效方許復俸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下二員內三品例生一員

男耿珣成化二十年八月內比例奏送國子監

讀書照監生例考選右軍都督府都事陞直隸

太平府同知係三品例生孫耿鏞弘治九年閏三

月比例乞授中書舍人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下一員男倪霖弘治

十四年十二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正德三

年題奉

欽依住了俸着用心習學待一年考試成效方

國憲家猷十卷

五

許復俸

一各衙門一品二品官不係內閣錄廕者起自

永樂宣德年間正德二年二月內該禮部議稱

前項

恩典蓋以待大臣之有勲勞於國者今查得新

舊錄廕子孫七員開具于后

戶部尚書夏原吉下一員男夏瑄宣德五年止

月內授尚寶司司丞

刑部尚書薛希璉下二員內三品例生一員男薛胤

成化十七年二月內比例奏送國子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南京刑部檢校改江西建昌府

照磨係三品例生

兵部尚書徐晞下二員男徐訥天順六年七月

內授尚寶司司丞致仕孫徐世英正統十四年

二月內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

致仕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榮下一員男趙珰成

化元年十月內比例乞授中書舍人處習字三

國憲家猷十卷

六

年滿授中書舍人

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下一員孫胡

順弘治十七年八月內比例乞送中書舍人處

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正德三年題奏照舊

辦事

一三品以上錄廕自永樂洪熙等年弘治十年

又該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題禮部議得今後

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但經考滿給

誥者許其一子送監如經効退閑任及一應年

遠并雜流出身者俱不許援例乞

請其入監之子未任而故許令補廕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太醫院官有三品滿考無過

的也准照例廕子入監欽此正德二年二月內

又該司禮監太監李榮傳奉

聖旨文官恩廕今後三品以上未經三年考滿

及未關

誥命都不准該禮部查例具題奉

聖旨是三品以上送子入監照永樂等年舊例

國憲家猷

卷一

七

行欽此今查得新舊錄廕子孫共一百七十員

名

兵部尚書儀銘下孫儀瑜送監讀書未任故孫

儀瑁補廕照監生例考選直隸蘇州府嘉定縣

主簿陞河南布政司照磨

掌通政司事禮部尚書樂暉下孫樂宗送監讀

書照監生例考選鴻臚寺序班陞通政司知事

添註

南京戶部尚書黃鎬下男黃澍送監讀書中舉

考選順天府通判歷陞雲南姚安軍民府知府

禮部尚書鄒幹下男鄒煜送監讀書未任故孫

鄒坤廕補

南京刑部尚書周瑄下孫周伊送監讀書

刑部尚書林聰下男林旬送監讀書奏稱有疾

乞授州判官職事榮身閑住故男林梟補廕照

監生例考選光祿寺典簿陞順天府通判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殷謙下男殷璋送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中軍都督府都事陞浙江金華

國憲家猷

卷一

府同知

兵部尚書張鵬下孫張弟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下孫原應韶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尚書王來下孫王瑛送監讀書未任

故孫王沐廕補

南京大理寺卿龔永吉下男龔全名送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廣東布政司都司陞江西贛縣

知縣

南京兵部左侍郎范理下男范昌齡送監讀書

中舉考選應天府通判陞江西撫州府同知

南京太僕寺卿方漢下男方玉送監讀書

工部左侍郎杜謙下男杜漢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光祿寺典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忠下孫劉明送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河南河南縣縣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琛下男吳約送監讀書

太子賓客胡儼下男胡璠送監讀書照監生例

考選光祿寺署丞

國憲家猷

卷一

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下男黃謙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杲下孫謝元送監讀書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下男黎民安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裕下男李槩送監讀書

中舉考選都察院司務歷陞南京刑部福建司

郎中

南京兵部尚書張鑑下男張杲送監讀書有疾

授福寧州判官職事冠帶閑住故孫張立補廕

工部尚書謝一夔下孫謝驥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南京都察院都事

南京吏部尚書王恕下男王承祥送監讀書中

舉考選順天府通判

禮部右侍郎艾福下男艾璽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襄府奉祠所奉祠副

工部左侍郎陳政下孫陳恩送監讀書未任故

男陳望補廕

刑部右侍郎邊鏞下男邊寧送監讀書中舉

工部右侍郎劉昭下男劉繪送監讀書照監生

國憲家猷

卷一

例考選光祿寺署丞陞河南彰德府通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頤下男盛龍送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刑部司務陞本部浙江司員外

郎仍管司務事

南京工部右侍郎劉俊下男劉遐送監讀書照

監生例考選都察院照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下孫朱龍送監讀書

未任故孫朱斌補廕

太常寺卿王獻下男王雲送監讀書照監生例

考選太常寺典簿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下男張牧送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

戶部尚書葉淇下孫葉木送監讀書

工部尚書徐貫下男徐順送監讀書考選光祿

典簿

光祿寺卿胡恭下男胡宗閔送監讀書

工部左侍郎謝宇下男謝汝昌送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雲南澂江府經歷

國憲家猷

南京兵部尚書秦民悅下男秦養浩送監讀書

考選崇德縣縣丞

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孔昭下孫黃綰送監讀書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下男謝環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瑋下孫張雲翼送監讀書

書

太常寺卿齊璋下男齊璿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林鶚下孫林徽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道下男王儒送監讀書

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岫下男張呬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尚書黃綬下男黃桓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恂下男唐瀾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邢簡下男邢野亨送監讀書考選

湖廣荊州府通判

兵部右侍郎阮勤下男阮富送監讀書未任故

姪阮忠補廕

戶部右侍郎閻本下男閻讓送監讀書中舉考

選南京禮部司務調刑部司務

國憲家猷

南京刑部尚書鄭時下男鄭如阜送監讀書考

選東城兵馬司副指揮

大理寺卿宋欽下男宋廷佐送監讀書中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璋下男劉希文送監讀書

書

太僕寺卿宋琮下男宋鈞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宗彞下男王夔送監讀書

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誥下男張文貴送監讀書

書

兵部左侍郎張海下孫張傑送監讀書考選順

天府知事

大理寺卿宋旻下男宋琮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下姪孫珵送監讀書

朱任故男孫鋼補廕

大理寺卿王霖下男王臨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黃傑下男黃霆送監讀書

刑部左侍郎張錦下男張瀾送監讀書未任故

國憲家獻

十卷

五

男張沐補廕

刑部右侍郎能懷下男能輔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右侍郎黎福下男黎昭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理下男楊磐送監讀書

中舉

工部右侍郎曾鑑下男曾洪送監讀書未任故

男曾云補廕

太常寺卿彭理下男彭勉愷送監讀書

大理寺卿王軾下男王資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淮下男張衍送監讀書

兵部右侍郎楊謐下孫楊承祺送監讀書

吏部右侍郎周經下男周孟送監讀書考選右

軍都督府都事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下孫陳湏孝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陳琬下孫陳邦翰送監讀書中舉

孫陳邦傑補廕

南京大理寺卿魏富下孫魏慶吉送監讀書

大理寺卿朱奎下男朱朝恩送監讀書

國憲家獻

十卷

五

工部右侍郎賈俊下男賈魯送監讀書未任故

孫賈越補廕

順天府尹蘭琦下男蘭倫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恂下孫王倌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撫下男張重送監讀書

兵部左侍郎李介下孫李昨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懷下男徐璋送監讀書考

選山東高唐州判官

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恪下孫徐琢送監讀書考

選浙江西安縣縣丞

南京兵部尚書王繼下男王鳳儀送監讀書考

選上林苑監署丞奏病親終起復聽用

禮部右侍郎費閣下男費衍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尚書戴珊下男戴晴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右侍郎鄭紀下男鄭王忠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蕙下男李珏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昂下男李世蕃送監讀書

書未任故男李士魁補廕

國憲家猷

卷五

南京通政使毛倫下孫毛暉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張達下男張鎮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道下孫陳榮松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澤下男金述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下孫史伯敏送監讀書

禮部尚書元守直下姪元思永送監讀書考選

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縣丞

掌鴻臚寺寺禮部尚書賈斌下男賈一陽送監

讀書考選羽林右衛經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下孫徐勳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下男王杲送監讀書

南京太僕寺卿呂憲下男呂言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下男林廷杓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齡下男鄭賜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元甫下男林有恒送監

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縉下男張畧送監讀書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下孫楊美璜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

卷五

刑部尚書閔珪下孫閔宜勤送監讀書考選前

軍都督府都事

太常寺卿崔志端下孫崔承祖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林鳳下男林怡送監讀書

兵部右侍郎潘蕃下孫潘儒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王儼下男王蒙之送監讀書

兵部左侍郎熊翀下孫熊振洪送監讀書未任

故孫熊振濠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下男周讓送監讀書

書

通政司通政使沈祿下男沈鈇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陞下男楊茂清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陳清下男陳策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李仕賢下男李汝琪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闕仲宇下男闕佑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李傑下男李而進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十卷

二十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重下男韓果送監讀書

戶部尚書韓文下孫韓廷彥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屠勲下男屠應填送監讀書中舉

戶部尚書顧佐下男顧仲諧送監讀書

南京大理寺卿楊守隨下男楊茂恕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下男樊聖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銓下孫高本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敷華下男張儒卿送監

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文下孫韓德清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張昇下男張愈送監讀書未任故男張憲廕補

戶部左侍郎許進下孫許儒送監讀書中舉

工部左侍郎李鏊下男李繼先送監讀書

禮部左侍郎王華下男王守儉送監讀書

南京禮部右侍郎馬廷用下男馬全送監讀書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鑑之下孫王一和送

國憲家猷十卷

二十八

監讀書

兵部右侍郎文貴下男文三畏送監讀書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王鏊下男王延素送監讀書

書

禮部左侍郎無翰林院學士李東陽下男李兆

先送監讀書未任故姪李兆蕃補廕

禮部左侍郎焦方下孫焦希周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屠鏞下男屠偕送監讀書照

監生例考選前軍都督府都事

吏部右侍郎梁儲下男梁次揭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宇下男劉佳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鑑下

兵部左侍郎潘禮下男潘珩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東城兵馬司指揮

南京吏部尚書陳俊下男陳敘送監讀書照監

生例考選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陞本府經歷

戶部尚書沈固下孫沈志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十卷

元

文

兵部尚書孫原真下孫孫嘏送監讀書

南京大理寺卿章格下男章淦送監讀書照監

生例考選浙江寧波府經歷

南京太常寺卿李穆下男李煒送監讀書照監

生例考選河南南陽府推官陞直隸蘇州府通

判

戶部右侍郎李嗣下男李辰送監讀書

太常寺卿凌輝下男凌鶴送監讀書照監生例

考選南京工部龍岡提舉司提舉陞順天府涿

州判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下男馬維送監讀書

照監生例考選南京刑部照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玉下男張銳送監讀書

南京太僕寺卿張貢下男張誠送監讀書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越下孫王烜送監讀書

戶部尚書楊昂下孫楊依江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鏞下孫孔丞祖送監讀

書

國憲家猷十卷

丰

志

南京禮部尚書童軒下孫童時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田下男李承階送監讀

書

吏部左侍郎葉盛下男葉晨送監讀書未任故

孫葉孟淇補廕

工部右侍郎羅明下男羅雲鳳送監讀書

應天府府尹王弼下姪王珵送監讀書照監生

例考選山東布政司都事陞廣東海北鹽課司

副提舉

都察右副都御史余子俊下姪余寰送監讀書

中進士任戶部員外郎故孫余承恩補廕

禮部尚書周洪謨下男周汝靖送監讀書

戶部尚書秦紘下男秦向送監讀書未任故男

秦學書補廕

禮部右侍郎章綸下男章玄會送監讀書照監

生例考選鴻臚寺典簿陞應天府通判

刑部尚書杜銘下男杜浚送監讀書照監生例

考選上林苑監錄事

國朝家範十卷

卷

皇惠

南京工部尚書劉宣下男劉秉常送監讀書中

舉考選禮部司務

戶部左侍郎吳原下男吳夢麟送監讀書中舉

男何宇送監讀書

太僕寺卿吳洪下男吳嵩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張憲下男張珂送監讀書中舉

刑部尚書洪鍾下男洪濤送監讀書

南京光祿寺卿胡諒下男胡銳送監讀書

掌鴻臚寺事禮部右侍郎張俊下男張澮送監

讀書

一內閣書辦官錄廕起自成化年間傳奉今查

得舊廕子孫伍員開坐于后

太常寺卿余謙下男余翰學成化十五年閏十

月內傳送中書科習字一年滿授中書舍人故

太僕寺帶俸少卿兼司經局正字吳謙下男吳

榮成化十五年閏十月內比例乞送翰林院習

字二年滿授中書舍人

太常寺卿林章下男林應祥成化十九年五月

國朝家範十卷

卷

御子

內以三品例廕乞送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鴻

臚寺主簿廳主簿陞太僕寺主簿

太常寺卿龍暹下男龍覈弘治八年四月內以

三品例廕乞送監讀書未任

光祿寺卿張駿下孫張明憲弘治十八年三月

內以三品例廕乞送監讀書

一內臣錄廕起自太監周讓今查得舊新錄廕

共七員名開坐于后

都知監太監周讓下一員姪周福成化二十年

乞送國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光祿寺署丞
御馬監太監張敏下一員姪張禎弘治十年九
月內乞送監讀書姪張宜弘治十一年五月內
乞送監讀書中舉

司禮監太監牛玉下一員姪牛綱弘治十年七
月內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
人正德三年題奉留着辦事

尚衣監太監梅忠下一員孫梅璿由四夷館譯

字官弘治十二年二月內授鴻臚寺序班陞本

國憲家猷

卷一

五

寺主簿

內官監太監李興下一名姪朱越弘治十二年

十月內清寧宮工完乞送國子監讀書

內官監太監陳良下一員姪陳偉正德三年三

月內乞授中書舍人本年十月題奉留着辦事

一駙馬都尉錄廢起自駙馬都尉趙輝今查得

新舊錄廢子孫四員名開坐于后

駙馬都尉趙輝下一名孫趙鑑成化二十一年

三月內乞送國子監讀書上選未任故

駙馬都尉李 下一員孫李禎成化二十二年
二月內乞送國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南京
錦衣衛知事

駙馬都尉尹清下一名孫尹衡弘治十年四月
內乞送國子監讀書

駙馬都尉沐昕下一員孫沐琚弘治十一年二
月內乞送國子監讀書照監生例考選浙江杭
州府經歷司經歷

一乳母錄廢起自天順八年翊聖夫人劉氏今

國憲家猷

卷四

五

查得錄廢子孫二員開坐于后

翊聖夫人劉氏下一員男季通天順八年八月

內乞送翰林院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歷陞

太僕寺少卿

恭聖夫人李氏下一員男胡恭成化二年五月

內乞送中書舍人處習字三年滿授中書舍人

歷陞尚寶司卿

一三品以上廢敘事例先年禮部掌行正德七

年閏五月內本部檢照諸司職掌以廢敘例於

國史館下而禮部儀制司所掌無歷子之文等

聖旨諸司職掌所載廢敘既原屬司封部准改
正遵守欽此欽遵外今將錄廢過子孫開具于
后

左春坊左庶子張天瑞下男張棟之正德七年
閏五月內具陳伊父歷任

東宮講讀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張元

國憲家猷

卷五

禎下孫張鑒正德七年七月內具陳歷任

春宮講讀內閣年勞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

三年出身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武衛下男武選正

德七年十月內具陳伊父歷任

春宮講讀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三年滿日

出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周經下孫周元祐正德八

年正月內具陳伊祖歷任講讀年勞比例乞送

中書舍人習字三年出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

安下曾孫萬元正德八年二月內具陳伊曾祖

春宮講讀年久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三年

出身

南京禮部尚書江瀾下男江曜正德八年八月

內具陳歷任

春宮講讀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三年出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下孫男馬

國憲家猷

卷六

天祐正德八年十一月內具陳比例乞授中書

舍人

制勅房辦事光祿寺卿周文通下男周一元正

德九年三月內具陳伊父係

春宮正字官員比例乞送翰林院習字三年出

身

太子少保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劉機下男

劉光正德十年八月內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禮部尚書李傑下男李而遇正德十年十月內

送中書舍人

翰林院侍讀陸簡下孫陸弘道正德十一年正月內送中書舍人習字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下男吳與先年送監讀書故孫男吳仁正德十二年三月內補廕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劉春下男劉延年正德十六年五月內乞改廕中書舍人

一正德七年以後本部查議覆題奉

待恩廕敘過三品以上大臣子孫開具于后

國憲家猷

卷七

臣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武衛下男武選原係乞恩監生正德七年十月內具陳伊父歷任

春官講讀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該本部查議得伊父武衛歷履比之董越不同而與楊時暢等大畧相似先該本生奏乞廕敘為因吏科舉出伊父官叨翰林行實多乖生既幸獲完名死難再膺殊典等語後該本部查照覆題奉

欽依武選着送國子監讀書不曾准伊中書舍人習字出身等仰窺

聖恩蓋因公議有所未安而廕典不宜獨廢故於敘錄之中畧存甄別之義事體允當與論協服為武選者沾

恩已厚揣分當足今乃復援前例仍乞中書舍人習字出身本部雖查有各官事例但奉有先次成命別難議擬等因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武衛既講讀年久他男武選准照例送中

國憲家猷

卷七

臣

書舍人習字三年滿日出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下曾孫萬元正德八年二月內具陳伊曾祖春官講讀年久比例乞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該本部查議得

東宮講讀官許廕子一人年深者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年淺者送國子監讀書此

累朝優禮儒臣之制今萬元伊曾祖萬安昔事

戎

憲宗皇帝於春宮講讀年久所奏乞比詹事李泰等子孫事例似為相應但萬安歷官輔導節蒙

恩蔭孫男二人為中書舍人尚寶司丞今應否再以講讀官恩推蔭係干

恩命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萬元准照例送中書舍人習字三年出身文華殿辦事光祿寺卿周惠疇下正德八年三

國憲來獻

十卷

元

出

月內該本官奏稱三年考滿乞要將男周文定送監讀書該本部查議得周惠疇歷光祿寺卿俸雖經三年考滿請給

誥命但由儒士任序班出身比與張駿朱奎原係舉人監生入官者不同況查有前項題

准不係文職正途三品官員不許妄援乞應定例所擬前事似難准行等因具題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准他入監讀書不為例

刑部尚書屠應龍下男屠應府正德八年五月內奏稱伊兄屠應填先年乞

恩送監後中科目乞要補廕該本部查議得乞恩入監之子病故補廕者先年會官議奏已有定例其中舉補廕如周汝靖等間出

特恩今伊兄屠應填原係乞

恩入監後由科目出身見任主事比與未霑一命而身故者不同所據屠應填乞要補廕例不該載臣等擅難定奪伏

國憲來獻

十卷

甲

出

聖裁等因具題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屠應填准照周汝靖等例補廕送監讀書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陞下男楊茂深正德八年十月內具陳伊父侍從

春宮講讀乞要比例出身該本部查議得前奉欽依廕子孫東宮講讀恩與然猶查其年勞淺深以為等第侍班官員原未該載其汪諧生前為子乞

恩在未奉

聖斷之前張元禎係屬事府元僚侍從

東官年久及係內閣專管

誥勅官員及出自

特恩楊傑俱係講讀官今伊父楊守陞選充侍班未久陞任比與各官事體似有不同臣等別難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楊茂深准照李恭例送監讀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下男

國憲家猷

聖

臣

彭勉肇正德十年五月內具陳伊父久侍

東官乞要將伊習字出身該本部查議得本官

講讀雖為日久入閣曾未一年其先次乞

恩本部斟酌上

請已將其孫彭師丙准做中書舍人似足以酬

其勞近者具奏陳乞本部已經題奉

欽依是既於例有碍罷今彭勉肇又復陳乞臣

等難再別議况

與奪輕重出自

朝廷伏乞

聖裁等因具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你每說的是但彭華原侍奉官講讀日

久又入內閣辦事彭勉肇還准送監讀書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下孫男許儒先年送

監讀書中舉男許詞正德九年七月內補廕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下男王承祿正德九

年十二月內廕授中書舍人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鏞下男屠仕正德十一

國憲家猷

聖

臣

年四月內送做中書舍人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完下男陸仕正

德十二年十二月內送監讀書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元禎下孫男張

默正德十年六月內具陳伊祖居官翰苑歷陞

侍郎三年考滿乞要將伊送監該本部查議得

本官歷官雖久累經彈劾清議既所不容名節

實為有玷比與吳寬傳漸完名全節者不同先

年授例將伊孫張黎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恩禮似已優厚今張默又奏前因難以准理
予奪出自

朝廷奉

聖旨張元禎既三年考滿該得廕子恩典未曾
陳乞張默准送監讀書

工部尚書周忱下孫周允正德十年九月內奏
稱伊兄周海先年乞

恩入監病故乞要補廕該本部查議得周海病
故係在弘治十年以前所擬本生違例陳乞例

國憲家猷

卷三

蘇

當查究但伊祖周忱歷事

先朝委有勞蹟應否補廕伏乞

聖裁如准補廕候

命下之日類行原籍官司查勘有無違碍施行

等因具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周忱歷事

先朝勞蹟顯著伊孫周允准補廕送監讀書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

溥下孫男徐文輝正德十年十一月內奏稱伊

祖先任吏禮二部侍郎三年考滿未曾乞廕先
要將伊送監該本部查議得大學士徐溥男孫

三人俱蒙廕授近

侍清班本官効勞館閣固云多年沾被

恩典亦已隆渥今徐文輝仍要照伊祖三年考

滿將伊送監讀書雖查與萬安等事體略同但

弘治十年以前原未有廕本部奏有

欽准事例不許濫陳况徐文輝亦非徐溥嫡長

男孫臣等未敢定擬奉

國憲家猷

卷四

蘇

聖旨是徐文輝准送監讀書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俞士悅下孫男俞元弼正

德十一年三月內具陳伊祖守城有功乞要將

伊錄用該本部查議得原任兵部尚書于謙勞

蹟顯著非彼時諸臣所及其原任太子太保刑

部尚書俞士悅雖稱被時守城有功得蒙

先朝復官諭祭然難比照于謙事例錫廕除

奏乞贈謚不敢擅擬外所擬奏乞錄廕比之同

起陳循事體相同但陳循男陳瑛得

准送監讀書事在成化年間彼時未曾奏有不許濫陳事例奉

聖旨是俞元弼伊祖既守城有功未受恩廕准送監讀書不為例

翰林院侍講劉球下曾孫劉祚正德十一年七月內具陳伊曾祖直言被構死于非命乞要將伊錄用該本部查議得劉球以直諫身死其忠節委與鍾同李時勉相同但伊曾孫劉祠光已乞恩授通政使司知事陞本司經歷見今在任比國憲家獻十卷 聖旨

之鍾同長子出仕未幾致仕又乞次子錄用事體頗有不同奉

聖旨是劉祚准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尚書黃珣下男黃文瑞正德十一年九月內具陳伊父功業乞要送監該本部查議得黃珣生前兩次陳乞奉有前

旨亦與俞士悅守城有功者不同今備人奏前因奉

聖旨是黃文瑞准送監讀書

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下曾孫彭秉銳正德十一年九月內具陳伊祖內閣効勞乞要授伊中書舍人該本部查議得與伊先次所奏大略相同該本部覆題奉有前項明旨所據今奏奉

聖旨是彭秉銳准送中書舍人習字二年出身弘文館學士羅復仁下曾孫羅興正德十一年十月內具陳伊曾祖功業乞要送監該本部查議得羅興先次陳乞已該本部題奉

國憲家獻十卷

聖旨

劉山

欽依罷今又奏前因雖於

大明一統誌及續通鑑綱目內查有羅復仁略節履歷但係

國初及今年遠況自

國初至今曾著功勞而未有贈諡葬祭錄廕者恐不止於羅復仁奉

聖旨羅興准送監讀書

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下曾孫楊宗明正德十二年正月內具陳伊祖內閣

履歷乞將伊收入中書科習字出身該本部查
議得大學士楊士奇歷事

累朝功勤昭著綠伊男楊璉已廕尚寶司司丞
孫男楊昱又廕中書舍人楊昂廕錄國子生
恩典似已隆渥今伊曾孫楊宗明又奏前因况
在弘治十年以前有例不許濫陳奉

聖旨是楊士奇既功勤昭著楊宗明准送監讀
書不為例

禮部右侍郎李紹下孫男李鍾正德十二年三
月內具陳伊祖文學功業乞要將伊送監該本

部查議得本生先次陳乞本部議得於例有碍
已經題奉

欽依罷今又奏稱前因切緣伊家碑誌非

欽命撰述大抵多溢美過情卒難憑據且查與
薩琦葉盛先年已蒙廕敘今次奏乞補廕事體
又有不同近日羅復仁之後雖蒙錄廕係出
特恩自難比以爲例所據李鍾今奏奉

聖旨李鍾准送監讀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下孫

男彭師旦正德十二年五月內具陳伊祖三品
年勞乞要將伊補廕送監該本部查議得見行
事例廕子未仕而故者止許補廕一人補廕之
子又故不許再補緣彭勉敷先年廕敘病故彭
勉敬已曾陳乞補廕一次今勉敬鄉試中式伊
姪彭師旦又奏要將伊補廕但查傳纓補廕之
時未曾奏有

欽定不許再補事例今雖奉

聖旨先由錄廕後中科目的還許補廕一人而
補廕之子中式又乞補廕者例無該載奉

聖旨彭師旦准補廕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丁鉉下曾孫丁溥正德十二年七
月內具陳伊曾祖扈

駕征虜身死乞要將伊補廕該本部查議得正
統已巳之變凡隨從大小臣工捐軀土木非止
一人其間有贈廕而無謚者亦不止丁鉉一人

蓋當時考其行實稽諸公議恤典已定似難再加

其奏稱成化四年將伊伯丁禎送監病故乞要
將伊照例補廕緣丁鉉死難已蒙錄廕丁號爲
大理寺評事伊伯丁禎雖稱曾廕入監但該禮
部查無原行且事在成化四年與本部題
准在弘治十年以前不許濫陳事例有碍雖經
巡按衙門具奏前來終亦無據丁溥奏乞事情
奉

聖旨丁溥准補廕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汪諧下妻唐氏正

國憲家範十卷

聖旨

文

德十三年八月內具陳伊夫供職効勞乞要將
伊孫男汪師夔送監讀書該本部查議得見行
廕子事例非在京堂上三品以上官不得預有
非三年考滿請

誥命者亦不得濫及已故南京吏部尚書黃珣
雖近蒙錄廕一子係出一時

特恩所據已故禮部右侍郎汪諧妻奏要將伊
孫男錄廕入監查與見行事例不合又該吏科
奏稱前因奉

聖旨汪諧既歷官歲久効勞亦多汪師夔准送
監讀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文下
曾孫陳紳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陳伊曾祖陳
閣年勞乞要將伊錄廕該本部查議得本生先
次陳乞爲尚寶司司丞已經題奉

欽依陳紳違例奏擾不准今又奏要錄伊爲中
書舍人但伊祖陳章已蒙廕授中書舍人似難
重廕其大學士彭時等孫男節次陳乞廕敘俱

國憲家範十卷

聖旨

出

特恩不可援以爲例況查與見行事例不合又
該吏科奏稱違例干進奉

聖旨陳紳准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尚書林泮下男林桓正德十三年五
月內具陳伊父居官効勞乞要將伊送監該本
部查議得林泮居官固稱清謹但陞任三品未
及三年於例不該廕子所引侍郎黎福羅明俱
係先年禮部查覆出自

特恩呈事在正德八年以前於時未有

欽定事例難以比照誠如吏科奉

聖旨林泮既歷任年深清謹素著准廕他一子
送監讀書

大理寺卿陳恪下男陳應期正德十三年八月
內具陳伊父龜勉効勞乞要將伊送監該本部
查議得陳恪歷官中外年勞頗深清謹亦著但
陞任三品京堂未經三年考滿於例不該廕子
其所引羅雲鳳等事例出自一時

國憲家獻

十卷

五十一

庚

特恩難以比照誠如該科所奏奉

聖旨陳恪既年勞頗深清謹素著伊男陳應期
准送監讀書

工部尚書劉璋下姪孫劉華正德十三年八月
內奏稱伊叔劉獻乞

恩送監病故乞要補廕該本部查議得劉璋廕
姪劉獻未曾入監而故雖未實沾

恩典緣在弘治十年以前今伊承繼姪孫劉華
奏要補廕本部奉有前項

明旨又該吏科奏出前因奉

聖旨劉華准補廕送監讀書

掌太醫院事通政使李宗周下正德十三年八
月內奏稱三年考滿乞要將男李儼送監該本
部查議李宗周歷通政使俸雖經三年考滿請
給

誥命但由醫士出身比與張俊周惠疇監生儒
士入官者又有不同誠如該科所奏况又經言
官論列所據廕子奉

國憲家獻

十卷

五十一

甲

聖旨李儼准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汪諧下妻唐氏正
德十三年十一月內奏稱伊孫汪師夔乞

恩入監病故乞要將曾孫汪可興補廕該本部
查議得補廕之例蓋為三品以上京堂官員三
年曾經考滿已廕之子或因事故許別子孫一
人補繼如傳纓等皆例所當得者也汪諧歷官
侍郎未及考滿先該伊妻唐氏奏要將伊孫汪
師夔錄廕本部查議覆題蒙

特恩准賜送監今已病故唐氏又爲其曾孫汪可與陳乞似與傳纓等所當得者不同所據汪可與應否補廕予奪出白

朝廷奉

聖旨是汪可與准補廕送監讀書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璠下男陳鑑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內奏稱伊父巡江捕獲有功乞要將伊孫陳貴送監該本部查議得左副都御史陳璠平昔居官雖被人言本無大過緣歷任

國憲家嚴

十卷

未及三年廕子於例有碍所引大理寺卿陳恪得廕係出

特恩難以比照今伊男陳鑑奏有撫捕海賊施天泰等勞蹟行據兵部該司查報相同亦與已故右副都御史張淮得廕事體相似但廕子係

干

恩典奉

聖旨陳璠既有撫賊勞蹟陳貴准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尚書張燦下男張慨先係 恩生正

德十四年九月內具陳伊父

春宮講讀乞要將伊改廕中書舍人習字將弟補廕該本部查議得張燦在任之時雖曾被劾而

春宮講讀之勞似亦當錄但本官見存例不許其陳乞奉

聖旨是張概准照例改廕中書舍人習字三年出身張概補廕入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林下男沈知剛正德十

國憲家嚴

十卷

干

五年六月內奏稱伊父巡撫剿賊有功乞要將伊男沈大謨送監該本部查議得沈林征剿蠻寇獲有前功似亦可錄但未經考滿與廕子之例不合所引大理寺卿陳恪副都御史張淮得廕俱出

特恩難以爲例奉

聖旨是沈林既有征剿蠻寇功次伊孫男沈大謨准送監讀書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在

瀋下男丘京正德十五年九月內奏稱父內閣
年勞乞要將伊特賜一職該本部查議得大學
士丘濬先年病故蒙

恩將伊孫男丘濬授尚寶司司丞未任病故蒙
恩將丘郊補授前職今伊男丘京奏要授職緣
丘濬比之楊士奇等年勞雖有又近不同亦係
輔導重臣再廕一子似亦相應奉

聖旨是丘京准送中書舍人習字一年出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國憲家獻

奏

五

廷和下弟楊廷曆正德九年七月內送監讀書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
濬下孫丘濬先年乞授尚寶司司丞未任故曾
孫丘郊正德九年十二月內補廕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

鏊下男王廷誥正德十二年三月內送中書舍人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貴下男

靳懋仁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內送監讀書

華蓋殿大學士梁儲下男梁鈞甫正德十六年

五月內送中書舍人

戶部左侍郎王瓊下男王朝翰送監讀書

工部左侍郎夏昂下男夏祿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左侍郎李旻下男李基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右侍郎呂獻下孫男呂仲杲送監讀

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下男林玉汝送監讀

書

刑部左侍郎葉贊下男葉葵送監讀書

國憲家獻

奏

五

南京刑部尚書劉纓下孫男劉道送監讀書

通政使司通政使丁鳳下孫男丁律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謝鐸下孫男謝

必昨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貢下男李原道送監讀

書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下男張概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陞下男楊茂派送監讀

書

戶部右侍郎叢蘭下男叢賢送監讀書

兵部尚書原傑下男原應聘補廕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張遇下孫男張承恩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侯觀下男侯謐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南下男周繼纓送監讀書

書

禮部左侍郎李選學下姪李汝翼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陶琰下男陶冶送監讀書

文華殿辦事光祿寺卿周惠疇下男周文定送

國憲家猷

卷七

五

監讀書

戶部尚書侶鍾下男侶珩先年送監讀書故次

男侶璵補廕

戶部右侍郎吳原下男吳夢麟先年送監讀書

故孫吳承忠正德九年六月內補廕

南京戶部尚書潘榮下男潘儉先年送監讀書

故孫潘統正德九年八月內補廕

刑部尚書張子麟下男張九鼎正德九年八月

內送監讀書

戶部左侍郎楊潭下男楊相正德九年九月內送監讀書

吏部左侍郎王璟下孫男王宗賢正德九年十

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下男胡詔正德九年十月

內送監讀書

禮部尚書燕翰林院學士蔣冕下姪蔣履垣正

德十年正月內送監讀書

大理寺卿燕忠下男燕鼎正德十年正月內送

國憲家猷

卷八

五

監讀書

南京刑部右侍郎劉憲故男劉鳳韶正德十年

二月內咨禮部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尚書柴昇下男柴拙正德十年三月

內送監讀書

吏部左侍郎陳洽下曾孫陳端甫先年送監讀

書中舉玄孫陳瑯正德十年三月內補廕

都察院右都御史馬中錫下男馬師言正德十

年四月內送監讀書

禮部尚書劉及下男劉旻正德十年四月內送監讀書

禮部右侍郎吳儼下男吳驥正德十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劉丙下男劉洪正德十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刑部左侍郎韓邦問下男韓杲正德十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銓下男高本先年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十卷

卷一

讀書歷滿聽選故孫高炫正德十年五月內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下男劉端臣正德十年六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右侍郎王克復下男王時英先年送監讀書歷滿聽選故孫王繼恩正德十年六月內補廕

禮部右侍郎楊旦下男楊襄正德十年七月內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鄭宗仁下男鄭淳正德十年七月內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廖紀下男廖承正德十年八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鏊下姪陳善恭正德十年九月內送監讀書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莊敬下姪王企正德十年九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下男張相正德十年九月內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十卷

卷二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繡下孫男熊瑞正德十年十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壽下孫男陳士元正德十年十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惟學陣亡男安弘嗣正德十年十一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洪遠下男洪价正德十一年正月內送監讀書

戶部左侍郎李溫下孫男李岑先年送監讀書
故姪李儼正德十一年二月初內送廕
工部左侍郎俞林下男俞忠民正德十一年二
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貫下孫男張邦俊正德
十一年三月初內送監讀書
兵部左侍郎陳玉下男陳繼宗正德十一年三
月內送監讀書
禮部尚書張駿下男張明憲先年送監讀書故
國憲家猷十卷 李一
男張明相正德十一年三月初內補廕
禮部右侍郎薩琦下男薩嗣興先年送監讀書
故薩世榮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內補廕
吏部右侍郎王鴻儒下男王可正德十一年五
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右侍郎崔文奎下男崔紹先正德十
一年六月初內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右侍郎沈暉下男沈說先年送監讀
書故姪沈紹正德十一年六月初內補廕

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下男楊敏正德十一年
七月初內送監讀書
禮部尚書徐瓊下男徐賢先年送監讀書故孫
徐高明正德十一年七月初內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憲下男王汝成正德十
一年七月初內送監讀書
吏部尚書孫需下男孫曉正德十一年七月初
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邊憲下男邊僞正德十一
國憲家猷十卷 李一
年十月初內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楊茂元下男楊美升正德十年十
月內送監讀書
兵部尚書項忠下男項經先年送監讀書中進
士孫項鎧正德十一年十月初內補廕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鑑下男趙岳正德
十一年十月初內送監讀書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石玠下男石練正德十一
年十一月初內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尚書張憲下男張珂先年送監讀書
中舉人父男張珩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內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獻民下男金昂正德十
二年二月內送監讀書

吏部左侍郎毛澄下男毛希元正德十二年二
月內送監讀書

工部左侍郎崔巖下男崔士庶正德十二年二
月內送監讀書

禮部左侍郎石珪下男石組正德十二年三月

國憲家譜十卷

李

臣

內送監讀書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彭澤下男彭楮正
德十二年四月內送監讀書

刑部右侍郎馮清下男馮樹正德十二年四月

內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尚書李翰下孫男李希夔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倬下孫男王世德正德十

二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紳下男蕭世功正德十
二年八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右侍郎藍璋下男藍因正德十二年
十一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表愷下男表克忠先
年送監讀書故曾孫表汝霖正德十二年十二

月內送監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圻下男白說正德十二
年十二月內送監讀書

國憲家譜十卷

李

臣

光祿寺卿馮蘭下男馮脩正德十二年十二月

內送監讀書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沈冬魁下男沈汝蘭正
德十二年十二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戶部右侍郎蔣昇下男蔣履端正德十三

年正月內改授廕敘監生

南京大理寺卿任漢下男任采正德十三年正

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下男秦泮正德十三

年三月內送監讀書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下孫男劉如愚正德十三年四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舜下男陳詩正德十三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趙璜下男趙澍正德十三年七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尚書黃珂下孫男黃若槐正德十三年八月內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

卷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淮下男張珩先年送監讀書故孫張景憲正德十三年九月內補廕

南京太常寺卿張芮下男張沂甫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內送監讀書

兵部右侍郎王憲下男王汝成先年送監讀書改廕百戶次男王汝忠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內

補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瓚下男黃襄正德十四年三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工部尚書劉宣下男劉秉常先年送監讀書中舉孫劉前正德十四年五月內補廕

刑部右侍郎胡韶下男胡岱正德十四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右侍郎熊懷下男熊輔先年送監讀書故孫男熊諭正德十四年七月內補廕

禮部左侍郎王璿下男王佖正德十四年十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臧鳳下男臧紹祖正德十五年七月內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

卷六

禮部右侍郎顧清下男顧應陽正德十五年六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吏部尚書劉春下男劉延年正德十六年二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達下姪劉寓正德十六年二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頤壽下男顏鸞正德十六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戶部右侍郎李充嗣下男李松正德十六年五
月內送監讀書

吏部右侍郎羅 下男羅珣正德十六年五月
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龔弘下孫龔世美正德十
六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南京刑部右侍郎王績下男王弘久正德十六
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恭下男蔣弘仁正德十
六年五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陽下男鄭渭正德十六
年六月內送監讀書

工部右侍郎陳雍下孫陳孟熙正德十六年六
月內送監讀書

兵部右侍郎楊廷儀下男楊慥正德十六年七
月內送監讀書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璿下男李廷樞正德十
六年八月內送監讀書

國憲家猷十卷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毛
紀下男毛集正德十六年八月內送監讀書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楊 等謹
題為申明舊例以重

恩典事驗封清吏司案呈竊惟賞延于世虞廷
厚典仕者世祿文王善政我

太祖高皇帝制為諸司職掌因品秩之崇卑為
廕敘之命數蓋模倣虞周之遺意而定一代之

成規待臣之禮可謂厚矣然歷年漸久百僚日
增勢有難行一槩停止大臣子孫間有廕授者

皆出自
特恩成化三年國子助教李伸弘治十年給事
申葉紳各先後建言下多官會議參之

國法酌之時宜兩京堂上三品以上曾經考滿
者許令一子送監讀書雖至三品而未經考滿

者皆不得與其餘各項廕敘俱有條格既不失
於

國禮之仁又稍存裁制之義可以永遠遵行不

知起自何年必待其陳乞而後與間有不乞者則終身不得近該吏科都給事中楊禔等題稱要將三品以上三年考滿到部者斟酌本官政蹟疏其應該錄廢與否取自

上裁不許自行陳乞其被劾得實去職又一應年遠違例安援者將具奏之人察問治罪等因該本部查照先年事例覆奏已奉有

成命續該禮部因論廢敘原屬儀部掌行遂以陳乞何害為辭又題奉

國憲家猷

卷九

聖旨是只照舊例行欽此

欽依亦惟復

祖宗之舊而未嘗明許臣下之乞也但欲廢者心既惑於兩端奉法者見未持平一定遂致陳乞之風仍於往昔且陳乞非一途援引非一例如廢子未沾一命而死者例許補廢一人而由科目出身者例無該載近日有補廢之子又故而又乞補者有廢子科目出身而再乞廢者正德元年

恩例

東宮講讀三年的廢一子送中書科習字出身未及三年的送國子監讀書皆係身後之事而侍班等官則有未及近日有講讀官生前為子乞恩者有侍班官援引講讀事例乞請者弘治十年禮部題奉

欽依各項廢敘在今定例前以一應年遠者不許一槩陳乞近日天順成化年間大臣子孫亦來奏擾章疏紛紜煩瀆

國憲家猷

卷九

聖聽蓋資緣可以干

恩勢力足以撓法故觀望者聞風而起應合呈乞議處奏

請申明著為定例等因案呈到部為照臣之盡忠所以報國而未嘗為子孫之謀君之有廢所以酬功而未嘗立陳乞之訓故古昔盛時世祿世官念其功而錄其後上賜之而不以為恩下領之而不以為幸授受之間兩當之而無過也

朝廕敘備載於諸司職掌一書而斟酌損益於節年

欽依條例臣等參詳職掌條例所載無陳乞之訓則

恩出於

上而不待於乞也明矣况廕敘以報功自

君上與之則為恩自臣下乞之則為耻當加恩而顧以為耻固非率下之美事抑豈垂後之懿典哉他如例所不載及違例干請者不可枚數

國憲家猷

十卷

五

得之者以為私恩不得者多生怨望若不查革歸正恐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該司所呈不為無見合無今後各項廕敘

恩典悉遵

祖宗舊制及

會典所載

累朝欽定事例施行三品以上京堂三年考滿已經請給

誥命者本部即與查取應廕一子題

准咨送禮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免其自行陳乞

未經考滿者已有前例不復再議廕子未仕而

故者止許補廕一人補廕之子又故不許再補

其有先由錄廕而後中科目出身者之階雖異

承廕之人尚存箕裘不墜比與病故者不同似

難再廕

東宮講讀聽其身後子孫自陳本部查其勞

淺深照例廕敘生前不許為子乞恩侍班官雖

無

國憲家猷

十卷

五

講讀之功但既蒙

簡充侍從亦與有勞合無量加斟酌侍班三年

者廕一子為國子生未及三年者不許援例干

請以上各項廕典間有近年例外之補偶出

特恩不許指以為例其在弘治十年以前或原

來有廕成已廕病故者不許濫陳候

命下之後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劾

奏治罪其有已故并致仕大臣未曾陳乞者本

部通行查出照例行取一子奏

請廕授以勵恬退以敦常典庶

恩自上流而庶耻之俗興法由下守而貴緣之

弊息緣係申明舊例以重

恩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是先由錄廕後中科目的還許他補廕一

人入監其餘俱依擬行

國憲家猷

卷十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國憲家猷卷之十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十一

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

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

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曆云

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與子

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螭極又高辛

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

國憲家猷

十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項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

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

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堯

代孫則堯傳位於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事顓

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

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邇五帝之上而

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

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

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

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之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行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國憲家獻

上卷

二

孫

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家天下不可也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九加贈資不實授特進
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
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資授第三階
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
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資
贈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
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
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二品初
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
上卿為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
品加資贈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
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
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為新設十三
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
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
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
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為新設十六階大中大

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大夫
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中大夫是從三品
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
因元舊制資銜惟資治少尹為新設十九階中
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
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
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中資銜並同元舊
制惟贊治尹為新設二十二階中朝請大夫贊治
少尹是從四品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
請朝議資銜並同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
贊治少尹為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
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
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惟修正庶尹為
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加資贈二
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
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大夫奉訓大夫
皆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尹

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
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受資因
宋舊制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
唐舊制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
宋舊制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
唐舊制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
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
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授資改隋
徵事之銜作徵事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

國憲系錄

太

新

七品初授資亦改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二十九
階修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
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制四十一階修職郎
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
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
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資並
因唐舊制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
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因元舊
銜

鳳詔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
色線啣于木獸之口而頒行之周穆王令祭公
謀父爲威讓之辭以責犯人之情此檄始也事
始云秦始

夏以十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大簇言萬物始
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
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
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
中黃鍾言陽氣鍾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國憲系錄

太

七

新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
夫之言扶也

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

諸侯王異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

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

拜過去佛僧寧贊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類

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咲而頷之遂以爲定例

今行幸燒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

上元然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后主有光壁殿選味詩燈唐明皇先天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遣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維中元下元二節而初無遊觀

東漢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

國憲家猷

八

部注

臘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摹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此也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君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

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唐令皆有鹵簿為君通稱

偽吳楊氏

先主行客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不借號渭稱吳乃渭渭渭稱大吳祖渭偽號為讓追稱為景皇帝氏渭姓之後冊為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昇偽號為李高皇帝嗣主景偽稱為至道帝

國憲家猷

九

室

後主煊入朝封尊會侯施封昭西郡公追封美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偽號神武孝德明後主衍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偽號文皇帝後主昶歸朝封秦國公

日朱

偽漢彭城氏

先主嚴偽號天皇帝第二主珍偽號第三主晟偽號

偽文武帝光聖明後主鐔入朝封南越侯

偽閻王氏

中懿王王審知不借開延鈞創立偽王延翰

閩不借開偽年王延鈞偽稱大閩皇帝王延義

而終無開偽號王延政建州偽號大殷皇帝王

宋屬王延稟 王延彬附朱文進 卓嚴明

李儒賢

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之治亂在乎士氣

元氣壯則膚革充盈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

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受飲食者也欲士氣

不沮則必防變敵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道

壅蔽者也

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乾封以後始曰北門學

士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

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興之君復卦似之然其

覆露蒼生同一造化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

四年得瑞石於落水文昌聖母臨人永昌帝號其石為寶蓋於是群臣上尊號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天倉星又以建

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

故農字以辰

匈奴屯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只曰

建牙其實一也

法稱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

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

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

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外山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

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

以為資事定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棄之

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

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出此行也

王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

令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

耳前此進王牒成書表罕能備言之惟于湖屬籍聖謨啓佑嚴訓典於隆詞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經於束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明之盛虞書渾渾更瞻聖祚之相輝其形容王牒方爲詳盡

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后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大臣下妻爲之者止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大妃其禮可見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十一

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災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即樊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古圖注云古之携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蓋始於伊尹也

員外官晉武帝置員外散騎常侍又置員外散

騎侍郎高宗永徽五年將孝章除授尚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實錄云自孝章始寓寄也潘岳爲虎賁中郎將罷署故岳寄散騎之省而宿故岳曰寓直

唐玄宗開元三年立教坊以倡優曼衍之戲因置使教習之

黃帝寫詔書制勅貞觀十年太宗詔用麻昏寫詔勅又有高宗上元三年詔用黃帝

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壁以節觀者諸侯國憲家猷

十一卷

十一

十一

曰頽宮者半也義亦如上

隋文帝仁壽三年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內爲武元皇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

白傳太中末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

真人謂諸公曰文丞相晉京七年念在王室固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諡若此必矣其生前之志故其英魂震怒作此暴風天地昏

晦可急去之李羅等從之止書曰前宋少保右丞相文國公祭畢天息

經筵一講書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語曰聖師誨人尚歸少物況於人乎明日有旨經筵官各賜十緡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十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謂此也

國憲家猷

十四

五

自孫堅敗死已無孫氏矣幸而孫策英武少年能折節下賢收京掠地撫有江東以成霸業無嗣而傳之於權權特因策遺緒而光大之耳及權即帝位追帝其父堅策不過贈長沙桓王而已意江東者固策之江東也權惡得而不追帝其兄策雖權之兄實傳國於權者也權雖策之弟實嗣國於策者也權安得而不帝之權之不帝策過大矣不觀之晉與北齊乎晉之業始於司馬懿懿傳之師師無嗣而傳之弟昭及進

王爵則追王懿及師以其少子攸嗣師且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大業宜歸攸及武帝受命則又追帝其祖父及師北齊之業始於高歡歡傳之澄澄傳之弟洋及洋受魏禪追帝父及隆權之視策猶昭之視師洋之視澄不知彼何厚而此何薄哉噫策如有靈當不瞑目於權之帝矣

得天下必以仁三皇尚已堯舜以德禹以功契以教纁以稼穡商周承之遂有天下漢以勝殘

國憲家猷

十五

五

唐宋以定亂皇明以攘夷狄復倫理雖世有先後皆統之正也宋高南渡雖不能如光武之中興然正統相承不可得而棄也降是政以力懿以欺堅以幸雖有天下吾不得而與之矣莽操穿窬小人全忠寇黷敬唐乞丐宋齊梁陳操懿之緒劉石金元胡虜之業驚者爾抑其間有可取若周世宗之英明魏孝文金世宗之恭儉亦庶幾焉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銘

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十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祀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爲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長遠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必曰李晟功與子儀共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爲元帥親總戎行外蕃及諸道之師共十餘萬子儀自園州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鎮之功多晟之收復

也陛下再幸涼州有懷光以朔方之強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於晟子儀豈可比哉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四室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遵時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

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觀覲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曾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也

古今官名 國朝因置多有用以稱謂者卒未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庶子之職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馬國語云夫差爲勾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出則當直者一人在前導威儀蓋洗馬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韋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讌饗必尊長老以祭酒爲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賓

中長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大僕下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漢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爲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挾書律文籍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內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堂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今以中書爲善書

之稱非也太史左傳

曰天子有日官即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

國憲家猷

士卷

十八

五

爲太史令一人掌天財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辟除以刺史官及萬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

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附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衙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正也余嘗於今容縣拓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今官衙之瘡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

國憲家猷

士卷

十九

七

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達禮門得神仙門光明殿因得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令鷄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有所自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

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集典出入自文公始

我朝高廟交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

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

定制

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

者必悉賜號

古今胥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

大業不知其戾德亦多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

國憲家猷

卷十

七

忠

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使燕秦居西戎

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

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

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

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

或分或爭或據頻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荆

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

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

之計坐成孫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

之形便與否而已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上則

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

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則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

國憲家猷

卷十

七

忠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

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娶婦胡馬鳴珂者

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

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握刀筆吏至少

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故以梁

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蘓叔黨范溫皆衰

絳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春秋哀公三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

人執虞公以貪賄爲首惡亡德不與滅也自有
宇宙來瀆貨而無厭背親而棄義挾勢以凌人
者無不取其滅亡者也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
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潸然流涕程
氏繁露以爲黃銀者何物其始鑰石也余攷之
若以鑰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
君秉金則黃銀見當是瑞物

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感化軍節度使時溥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壬午

吳季

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
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
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
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
相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宋太祖不得邊陲夷狄最強南方未定時勢難
矣宋祖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
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
郡中僥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

權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
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賜賞以遣之由
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
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
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
國

宋制殿廡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
西北向

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太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壬午

五

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
方相題額

宋太祖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史自得奏事
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跋扈之心
又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鞵黑犀帶

畿縣見知府並庭叅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
于庭

宋太祖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間陶穀
以下承相一等有伺官穀以叅知機務對乾德

二年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叅知政事

宋藝祖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又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掾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宋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它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舛奏曰兵次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

國憲家猷

十一卷

手四

五

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其後革輅至太原亦拘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潘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中前命一日將御朝溫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極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汝只管要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國憲家猷

十一卷

五

五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旦陳內宴於福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乃終宴待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著粗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太宗開寶五年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爲奇褐親居宮觀者一切禁絕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湏本師知

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
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
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
屬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庚子真宗詔道士不得
以親屬往宮觀嚴懲之是後始與僧同其禁約
矣

宋太宗謂宰臣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熱
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
俯督而况非理誅求乎後值淮南飢命以米貸
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
垂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真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媿好者昭聖太后
姪女迎駕服之真宗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
爲道士

慶曆中郎官呂覺勘公事因陳衣緋已久乞改
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恐刻薄之
徒望風而進加人深罪耳不欲因鞠人與人恩
澤也廟號曰仁真不誣也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欽能依鬼神作法詛人
有死者獄上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井曰殺人
以刃尚可拒以詛其可免乎竟殺之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杜喬華士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於
人無土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樂哉太公
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
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不友諸侯
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鑿飲無求於人是望不
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今
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

國朝立法竅中士大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
意取諸此秦始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
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宋淳化二年詔相聚賭博開櫃坊屠牛馬狗以
食私銷爲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
者定行處斬隱匿不與聞同罪所以塞禍亂之
源

宋真宗天禧年詔文武陞朝官繼父不在者許叙封本生父母

宋仁宗景祐三年集賢校理郭禎乞為嫁母服

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許備官

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著有四人一曰

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段太尉

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宋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

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

國憲家猷

卷一

七

百六人翱翔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

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乃

特奏所由始也

開寶六年徐士庶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

自此始賜詩自興國 蒙正榜始分甲第目

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姚華榜

始賜宴自呂蒙正始賜同出身自王世榜始別

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

二年梁顥榜始賜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

景德祥符之間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

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役用差雖蘓子瞻亦喋

喋不已豈稍欲中止於荆溫兩間與免後患邪

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

壞理財疎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

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僭之貶罪子瞻

全佐助溫而不貸其略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

為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

國憲家猷

卷一

五

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蘓子由使邊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

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

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

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

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

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

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於延

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

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徼其國之興替仲則
益成括之死覲於孔孟鄒子高仰魯侯畢俯繼
其死亾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子由殆闢於楚而然歟抑使可覲國則非其人
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樞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
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辰門
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
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其監之皆二
人

國憲家猷 卷十 手

廣川蜀海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鵠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雖親筆爲詔
謂取會到本庫稱曰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
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
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
將見在毒藥焚棄遂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
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宋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豕者問何所用牧
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

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沉
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
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
遠略

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官觀蓋其官
觀 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常使御政其
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
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爲而
提舉

國憲家猷 卷十 手

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
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
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宋仁宗誕生之日真宗喜宰臣以下稱賀宮中
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
宋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極民二千石補初
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上
孝宗疑而不與仲父軒生力諫以爲失信於人

恐後歉歲無應募者 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一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

國憲家猷十一卷

三

四

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蘓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蘓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

宋理宗駕幸大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祀孔子廟廷合與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小即口施行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飯麪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常詔有司毀棄螺鈿椅卓等物謂螺鈿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日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甕土

國憲家猷十一卷

三

四

溫湯添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後太后廻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今閱朱子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吉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

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

國憲家猷

十一卷

辛卯

孫光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翱舉羽與景曦各為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鑿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劈鑿一聲意指此也楊禿哀陵骨雜牛馬諸骸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

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禿所為若曰壓禿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矣作若罔聞知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為夾攻之舉雖不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敝於遼為令於金矣絕微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欲齒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鑒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

國憲家猷

十一卷

辛卯

孫光

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毆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雪之恥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

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効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七日晚毅師王宗楚帶領衛兵一千餘人下城兵賊接戰高師旦死之是夜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為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入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拐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千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千戈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南

拐子城便令書拐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已疊過半矣但未有砲猶可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牀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絞縛致勝棚一日而就成衆指為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十一層渡如初矢石大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晝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大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為木撞竿堦竿之類大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

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
鎗或安以托久鉤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
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
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鉤鉤定
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
矣萬一撞竿不中則以狼牙鎗手砲架槍手禦
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枋子城每
爲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鴉車編橋十
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
圖憲家獻 十卷 李天 自
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即次續之有長數
丈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大廩矢
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繩并推梯橋之類
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
子用鐵蒺藜懸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長
一尺二尺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鑄生鐵灌其
中央重五十斤上安甘鼻連鎖櫛下敦訖以轆
轤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者即舉速放
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於地道

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
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用游火
用鐵筐盛火如脂臘薪藥懸懸下燒熏穴中攻
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歧如燕尾狀以
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
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架木爲之桶索相連撞
竿須連以鑲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鉤竿
至則用拷梃乘其鉤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
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
圖憲家獻 十卷 李天 吳
房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
定鴟鵂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兩
梢獨有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石
大五梢等亦可以致達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
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糖
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櫟木
篋籬格氈雖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
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爲受敵十九日夜賊
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

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又有破議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濶一丈二尺五寸下脚濶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請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橋成

國憲家猷

上卷

吳子

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岬都統王燮姚友仲揮驍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宰相何奧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賊兵略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退走賊亦不追城上皆厲聲呼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陷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宰相親見之而不恤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槽檀衲襖

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侵廣友仲遣張宗顏閻維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衆敗走乘勢逐北涉河至中流冰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爲賊兵掩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爲撞竿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火熾逼着樓子必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爲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劍

國憲家猷

上卷

吳子

擁班直守禦官軍等救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潑賊皆墮殺傷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爲火燼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爲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五日風雪愈甚早聞大啓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衆見所燒樓子未成頽毀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踴躍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及京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

若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焉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爲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貲劫掠掃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也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朱壁統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百姓疑其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聚

國憲家猷

十一卷

聖主

臣

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爲怪蓋京師承平之久無知小民將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堂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趕罵宰相絲棼內侍打殺統制放火殺人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於都城置訪巡十六貢新門四隅四貢舊城內四貢每貢皆一正一副每貢統兵五百人遇有驚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巡

檢三貢二貢在新門內一貢在舊門內以撻其事惜乎朝廷不從其請也友仲之議意起小人喜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禍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已耶友仲之歿門生故吏無一哭其屍者茂良訴於王熒始收拾遺骸雪冤於朝廷焉魂而有靈亦少伸也

國憲家猷

十一卷

聖主

臣

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爲便累白何桌方料金人糧道不繼不日就擒堅不可和唐恪謬誤於前何桌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陷晝夜勞苦最爲有功首先被禍獨甚於二相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南米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窻雜識略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煥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櫛納衮冕輦衣其中遂不復改歛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忠

五

樂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徒慰一時之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輩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終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櫛宮且未嘗有而木燈

樂又安所寄耶卽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誤信耳

宋少帝入覲元隆封瀛國公長命尚主一日與內宴酣後起爬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拏攫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普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忠

五

至是居歲餘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俾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後從靜江迎正太位卽順帝也

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裹用梳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兩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

則以黃金爲圜三圈定送置其直北園寢之北
深埋之川萬馬跪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
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暴之患者哉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
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
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
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

意而天下歸心焉

蘇環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環獨不進曰宰相焚和陰陽代天理物
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崔隱甫遷洛陽令黎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
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
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
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楚襲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
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問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卅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
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
邑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
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
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
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
未具

曾子曰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
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

子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公子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
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
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于薛孝惠
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齊有閭丘邠年十八道遯宣王曰家貧親老願
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邠對曰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泰項橐七歲爲聖人
師由此觀之邠不肖耳年不稚矣王曰未有咫
角騊駼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顙
而後可用耳邠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騊駼
騷騷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鼪試於釜鼃之
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
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
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
擊石不缺刺石不銓使之與管彙決目出秣其
便未必能過管彙也華髮墮顙與邠何以異哉
王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邠對曰夫鷄
豚謹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
明諛人在側是以見晚也宣王拊軾曰寡人有
過遂載與俱歸而用焉

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
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
妻則如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
齊母之義也魯議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

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其從之

犬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牖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

唐朱朴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

國爲家賦

十一卷

平

五

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資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肆所存十二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阻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

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兩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慍憤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慶曆中議弛茶塩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爲不可茶塩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入不可闕既

國憲家賦

十一卷

五

金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元城談錄云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上世也

蘓文忠公言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致猛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公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公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咎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奏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勅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爲得宰相大體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紫車較逐鸞鳳與鷗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唐開元初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于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藉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讐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必姦人勸導其中誠與之國之患也不得已請去春秋無足所求以資其智柳渾同平章事帝常親擢吏宰畿邑而治有狀

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李絳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帝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心腹之地而措事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陳同父再上孝宗書曰陛下屬志復讐是大有國憲家猷

十一卷

五十四

五

功於社稷然坐前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材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有爲之志乖矣

王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諸將故

武夫皆脇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仁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體不從者乎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國憲家猷

十一卷

五十五

五十五

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卿奔奔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頃更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繫者更不復蘇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

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曹穆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其食即其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卷六

劉山

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英宗不豫召張公方平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

王欽若孤注之說譬喻剗切使其由震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

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由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謬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國憲家猷

十一卷

卷七

御文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

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
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
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
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
悅隣國歸之

宋趙普爲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薏中滿
即焚之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則所傷
國憲家釁十一卷 五十八
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之謂也險人苟一
時之進豈念民邪

國憲家釁卷之十一

國憲家釁卷之十二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象緯

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
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
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
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
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
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
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
刻乎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
宿爲經 五星之纏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
經星橫緯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微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
二天璇三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
并輔二星謂之九星此北斗星數與靈臺本行
圖同但圖與臺本無虧星

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八荒曠邈
星象亦難於占視雖與同覆不可紀也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
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
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
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
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
觀三垣十二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
安能如是郝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

國憲家猷

卷一

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
勢之不容自己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
乎曰磴之轉於外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
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於水而不沉
甕浮於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
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竅虛諸書言六
合道理之數然乎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
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
中表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長

國憲家猷

卷一

徐文

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
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爲近南而
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
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
未半日景已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
而西置西表晝漏已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
近西而多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
正由是天地之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
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
必遽爾頗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
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黃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
青況千里而南豈不愈熱千里而北豈不愈寒
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
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
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
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然則
天地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
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

無景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之長數也旁立十五爲法上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周天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萬大章豎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

國憲家猷

申

地

月之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日至之度筭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焉得據而施筭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爲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暑長日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

國憲家猷

申

地

日之度常少故晝暑短地在天內浮於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既曰日之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爲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

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
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
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
四遊升降嗟乎傳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
見其體以星漢爲體今日星辰與地皆四遊升
降是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
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傳會以成昔人之論而
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
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

國憲家聲

上卷

大

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
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
暗而爲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
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
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
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
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一致
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

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
大衍歷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
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
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
分在軫七度此曆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
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
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
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修改求
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

國憲家聲

上卷

七

下閏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
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閏未究蓋古之
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
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
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
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
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
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
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唐劉焯

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行周天度未滿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百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三年然猶未也至元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國憲家猷上卷人徐光

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朝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為肌肉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當充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為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會為一日與月會為一月與天會為一歲月之晦朔弦望曆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二相

對故曰望

五行分儷四時厥義何如王子曰緯人私智強
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五行之氣渾於太虛何
日無之既曰春木矣季土矣何水火土金日輪
次而仍在不幾於自爲矛盾乎若曰日逢甲乙
木氣獨主矣其水火金土將歸何所不幾於誕
而害義乎氣無滅絕之理又非遜避而然故曰
緯人私智強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

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

國憲家猷

十

進退者也以日者東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
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
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
望消於朏數尾切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胸女六切
而日見東方也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
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
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
日臨之次潮必應之也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月

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

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
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月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
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
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
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
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
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或

國憲家猷

十一

蘇

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頽二山相對謂之海
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
定海縣名屬四明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隸四
明俾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
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
山屬秀州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洲渚
不由大江水中小沙爲渚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
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渚南北亘連隔
洪渡感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

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決浪堆滯後
水益來於是益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
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
三咒曰喏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
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十七
循頭還着令人不見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國憲家猷

卷十一

曆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
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十
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
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
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

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
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

國憲家猷

卷十一

曆文

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
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
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
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
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
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矣

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
九百三十二里

夫日出自暘谷次于蒙記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注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曆家言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行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冬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焉耳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

國憲家猷

占

節

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月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

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曰三伏師古曰伏者為陰氣初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曰伏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漢宣五鳳四年臘曰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羅璧遺曰漢玄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

國憲家猷

十五

節

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今日上官者多忌避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无羊故謂无羊之月眾皆避之

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構之處人身之規中也虛閑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主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

國憲家獻

卷

七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始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此等類萬有不齊湏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如世

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驗也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噓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云陰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雷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兩大而速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

國憲家獻

卷

七

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氣也雷以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炁也陰氣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赤水之炁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則爲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

註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為虹元氣苞云陰陽交為虹霓候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云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

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曰大自未有形而言也未有形所以為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

不化安得復化而為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

國憲家猷

卷十

吳孝

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為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天地之大雖曰無垠然日月經行之內則自有

限量中國疆域萬里之外東為朝鮮朝鮮界二

千里而瀕海南濱於海西南則為安南一千九

百里而至占城安南占城之南亦瀕海其外海

中諸國不過中國一大縣耳北則沙漠出邊城之

外二千里已南望北斗又二千里則不可窮知

其國度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外則為波斯大

食亦不過五千餘里而止耳今觀中國北燕南越暑寒頗異更極而南則九真日南其熱尤甚更極而北邊徼之地寒不可禁則昔人所稱日月經行三萬里者似非誣也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

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

定之即以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

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

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塗立論無所本

國憲家猷

卷九

呂中

始不待智者而後知天今人乃信然從之豈非

不勝於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為此無稽之論以

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

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

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

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止為火秋止為

金冬止為水乎何土為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

即絕滅乎今當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

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

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之人能以推明孔子之道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予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今人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今人之迷何至此極也蓋今之人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也不

國朝家藏書

王

吳

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崇否邪不知甲乙之日米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火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今人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

能中耳予嘗謂不用五行能亦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今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日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指某曰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無所

國朝家藏書

王

李

聞閭閻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筭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始聞之古人曰陰陽升降一歲寒暑之候信而守之不復疑矣頃年以來仰觀俯察考見日躔之次遠極而寒近極而暑又知所謂升降者非無待而然若有所驅迫不得已之勢故爲說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蓋寒暑氣之用日進退以成寒暑者氣之機非日專以日故而離絕於陰陽也今人曰寒暑之

乃二氣自爲之日不得與予實感之謂二氣能
自爲之何不脫然自爲運行胡乃遠日而冬近
日而夏中於日而春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略不相背乎此儒者之學在所必講所必致思
而不可徒然習矣而不察者也嘗考之曆家矣
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
小暑如持左券不爽毫釐豈非日有進退而氣
之在兩間者爲所驅而變耶何也日真火也陽
之精也太虛之中間皆氣上爲日火所爍則蒸
然而暖地氣亦由此而達故日近北極而暑生
焉及夫立秋之後日漸南退暑亦漸消太虛清
冽之氣日漸以盛故日至牽牛而寒生焉曆家
所謂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者此之
謂也今之入曰日者衆陽之宗陽氣會於日故
炎陽氣日升地氣日進陰寒之氣上逼於天故
不能炎信如此則溽天之下同此一氣熱則同
熱寒則同寒可矣何天地之中向南偏熱向北
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識霜雪之人北有不消冰

雪之地此其故何耶不過日之行有遠近氣有
及不及之殊耳故曰四時寒暑其機由之進退
氣不得而專焉者此也今人又曰日次極中而
春秋矣何春生而秋殺此理之易見在所不必
疑者何也日躔極中春秋以分使日恒居此則
氣恒清和惟其有漸南漸北之殊故爲寒暑而
成生殺耳且夫天地生意原無一時休息謂春
生秋殺舉其大略亦非至論謂春專生何二月
靡草死三月薹麥黃春不亦殺物耶謂秋專殺
何八月種稔九月種麥秋不亦生物耶謂冬乃
閉塞何井有氣地上有野馬細縕而雪霰降不
謂陰陽之和而然與此足以驗氣流行生物不
休但日遠生寒故致物有生殺耳此皆前人未
之辨者今人又曰陽用事則日進而北陰用事
則日退而南由是言之則日之進退不惟不能
主乎寒暑亦且不能自主而惟統於陰陽耳日
果如此則大寒大暑之機非日之所得與無疑
矣而又何辯果然耶否耶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繼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總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廻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讀種如種類之種種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又云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

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尿而服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獼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

猴何故畏鼠也戊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食者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為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國憲家猷

卷一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盡處言之今南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即之南此之北視此九州不啻各有三之二海內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又崑崙為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近此即佛氏所度亦未可縣訣為誕又五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為千言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觀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斗柄只如此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死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大陰行度耳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國憲家猷

卷一

文文山贈朱斗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一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其所所得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

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
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
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
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
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
民物之眾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
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
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

圖書家獻

夫

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
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
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
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
有十有一耀之說也

嘗攷易疏稽覽圖京氏以坎離震兌四正卦為
方伯監司之官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
卦成一月六爻統十五卦分為六氣成三月為
一時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

以至之併辟侯卿大夫凡六十卦每爻別主一
日凡三百六十日余有五十四分日之一每日
分為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為四百分四
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
二卦別各得七分而氣盈朔虛十九年一章七
置閏之法靡有不合以一歲言之冬至冬起於
中孚初爻大雪終於頤之上爻亦靡有差惑說
者謂義和曆法本之先天之易京氏卦氣本之
後天之易故與洛下閎曆數相通宜有之曆家

圖書家獻

夫

呂中

有章節紀元四法邵子皇極經世因之為元會
運世曆家十九章四章為一節二十節為一紀
三紀為一元通記四千五百六十年皇極經世
之數元於一會於三百六十故一元十二會為
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一世
三十年為三百六十月一月三十日為三百六
十時一日十二時為三百六十分卦以掛一為
序起於泰終於明夷每卦六爻共得一千五百
三十六爻爻以四為用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

十日一時皆得四爻則三百六十數得一千四百四十爻分爲二十四氣每氣減閏四爻而一千五百二十六爻二百五十六卦爲一周矣其於曆數亦靡有不合但通以其年數計之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又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戌而人物消盡天地又復混沌是以一時當一會計一萬八百年矣且自堯至今僅三千六百余年而必曰天開之後必一萬八百年而後人生何是遼濶若是耶曰寅則人物始生者取日出爲晝之義戌則人物消盡者取日入爲夜之義其天地混沌止留水火僅在亥一時而已至于丑而天地又復開闢斯取晦明生死之義也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

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精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凌水見九州記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應測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應據說題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爲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存俟知者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其義錄出以俟知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

候一以土義名之耳金曰既星太白詩又曰塔
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啓明後日而沒
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耳雅
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
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
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
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
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
亢下繫於氐猶水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星

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
辰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
而名之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
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
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
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
星之中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之註云大火西
流星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
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
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
荆楚人呼爲擔鼓擔前也女星一名婁女婁女
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
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之
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也亦以
木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龜故左氏
疏曰天龜玄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
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星

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
東壁總名姬甯之口蓋以室四星相對四方如
口之故姬甯亦名豕韋春秋十八年歲在豕韋
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
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
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宕留史記索隱曰留昴
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
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鉞鉞主
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愉鬼以義

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錄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經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巳不可參伐乃大辰也然參伐甘氏名爲大辰巳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十九名此異也不足書

國憲家猷

主卷

七

也。歲者說文曰本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二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舊受封祭祀求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

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題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伏者歲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該第五庚爲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

夫寒暑以時會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兼人事以立義也蓋有芒之種

國憲家猷

主卷

七

上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冬至十一月中終歲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鴈北鄉去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鴈始鳴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今言

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音維雄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鷄乳乳育也馬氏曰鷄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代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已水澤腹堅陳氏曰水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國憲家猷

卷六

五

白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鷺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鳩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也

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雷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雷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國憲家猷

卷七

六

風為三月節此風厲異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崗子大而有油者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崗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圓桐也田鼠化為鴽按爾雅註曰鼯

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曰鵪母蓋青州呼鵪鵪為鵪母

鮑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虫始振萬歲也振動也密箴之虫因氣二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振出

國憲家猷

主卷

五

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去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川令漢書作鴻

國憲家猷

主卷

五

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為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虫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桃菓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鶉黃鶉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云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鶯黑而黃又名鶯黃諺曰黃栗留黃鶯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鶯鳥也鷦鷯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痴而化故名曰鳴鳩王制氏曰鼠陰類鶯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鶯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杜虹虹蜺也詩所謂蜺蜺俗謂之蜺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噴自

白側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
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
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曰似
蟬蛸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駟
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
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
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
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
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
漂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
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
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
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
戴勝降於桑戴勝一名戴鷩爾雅註曰頭上有
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
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

假大也螻蛄鳴螻蛄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
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鼯
蛄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蛄名丘蟬
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穀則鳴是
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
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
說文稱鼯爲五伎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鼯鼠
可知埤雅本草仁以爲臭虫陸德明鄭康成以
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曲一名曆解
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玄註
曰即革摯本草作菰萁陶隱居以辯其謬謂菰
萁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先儒當時
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

之博雅以茶爲苦菜毛詩曰誰爲茶苦茶即茶也故韻
本註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
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
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蔓菜非靡草
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菜葶藶之屬禮記註
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
者則疆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謂之靡草則
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百
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

里

蘇立

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穀矣螳螂
螳螂生草虫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
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虫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
也曰斧虫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
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
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鵲始鳴鵲
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
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

聲鵲鵲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
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
鳴鵲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
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爲蝦
蟬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
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錄
俱即名爲蝦蟇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
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鵲皆陰類感
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
聲也

里

呂中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
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駭鹿形小山獸也屬
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
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
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各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
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始
鳴月令註疏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蜷蜷脫殼而
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蚱蜢是也按蟬

乃總名鳴於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螻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螻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蜩也故風土記曰螻蛄鳴朝寒蜩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

國憲家猷

卷四

侯隆

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蟀居壁一名蜚音拱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閉廬始擊禮記作鷹乃學習擊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詩曰熠燿宵行

亦種也形如米虫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上潤溽音潤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擊也物於此而擊

禮記作青風至

欽也涼風至禮記作青風至西方凄清之風曰涼風溫

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解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

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

國憲家猷

卷五

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蜚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結之總名又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屬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作鴈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去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羞淮南子作群鳥翔三人以上為衆三獸以上為群群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

國憲家猷

聖本

萬三

也蟄虫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堽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賓賓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為蛤此飛

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花草本皆華於陽獨菊化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花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時也

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

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

國憲家猷

聖本

萬三

已戊食庚已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隻變遇甲雙晴蓋逢庚於隻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

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也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家所謂戒臘者謂

巳等若干件每歲

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鮮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與念定而無忘想者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矣湯潮美作本然僧塔名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義也

子為陽之始午為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午謂之

陰索家數

四八

陰配陽此納午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為西索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而三為火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此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合六十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為十二相屬前輩俱未有明所以取義者余向見日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

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為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其說極有理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為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初却從一歲起首並不見常生紀年俱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

古印造新曆頒行

四九

三

六十甲子有納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錯相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而終於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癸始於乾坤納音始於納音之法同類娶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

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上元之紀也
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夫呂之商同位謂類也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庚則主庚之商則下也下壬申同位娶癸酉之商隔八上生之皆倣此
 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庚言之則以遁中逆傳仲孟季若無妻言之則順庚辰同位娶辛巳律呂孟季若傳孟仲季也
 坐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巳則左行傳南方火也
 丑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生甲辰火之季姑
 之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
 國憲家猷壬子
 則左行傳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杜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至於巳
 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為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陽以分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一紀也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為支是得寅卯在六日為豐年之兆

三九至二九扇手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壑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粟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布襦兩襪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一齊出
 國憲家猷壬子
 唐六典述五行有命祿驛馬蒞河之日人多不曉蒞河之義余在郾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關兵馬藉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渾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頃頃然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駢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蒞字書亦作塗蕭濫按古文

渥深渥也衍書有渥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為干其色青用青為牛頭子為支其色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為腹丙寅日立春丙為干其色赤用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用青為脰腹納音是火其色赤為蹄大率丙丁戊己皆雪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雷或遇亢避二宿直日則可免

吳諺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

國憲家猷

卷三

節光

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紋謂之緩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緩消氣障霞伏蛆虫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又六日以時刻三百六十有奇算之實五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

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歲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者日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置閏其所以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曰十二

國憲家猷

卷三

節光

月若論暮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二十八宿分屬 國朝之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如之氏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真保永隆萬箕屬順河保斗屬南京之應天鳳蘇松常鎮廬安大寧池徽廣和滁陽淮浙江之杭嘉處湖溫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屬中都之揚淮江西之九江浙江之溫湖嚴金衢紹寧台福建之福泉延汀興邵

廣東之廣湖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州屬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汀興邵漳浙江之溫嚴金衢紹寧台廣西之梧州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山東之東昌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奎屬兗州婁如之昂屬北直隸之順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直隸之真保山西之大同甯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壘溪參屬山西之平潞澤汾遼大原貴州四川之順慶松潘壘溪井屬貴州普安四川之成都保寧敘潼眉嘉瀘雅永龍順慶天金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雲南之臨楚徵曲武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文四川之馬雲南之臨楚徵曲武貴州之普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之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廣西之廬四川之夔湖廣之郴安沔永辰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之平

夔陝西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辰永沔安 廣東之廬廣西之 柳平慶子觀分野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有二星而共屬一府者况中國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俱無屬或星在南而屬在北星在東而屬在西其理殊不可解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
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圭尺梁表景尺晉史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

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簠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

國憲家猷

卷十二

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

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忝則忝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忝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亦無持循默

國憲家猷

卷十二

十二

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聞域也哉

國憲家猷卷之十二

國憲家猷卷之十三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機祥一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統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墻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國憲家猷

輔公祐之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至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韓侂冑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画舫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馬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願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頭上殿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

宴而歸未幾禍作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孳生此二子生而有鬚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直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橫礙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折其枝時以爲瑞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

國憲家猷

赤如血 此宋道靈時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十二夜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衆士庶觀之咸以國召禍造端乃蔡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

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猶有蠻狄之禍况此聲舉城之多邪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宣和初收復燕山川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王人翁本虜識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妓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患先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

頭此亦虜識而兆禍可怪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吹劍續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析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

國憲家猷

卷五

四

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丹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

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冷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

國憲家猷

五

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三豎下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恠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重爲蛇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

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有體半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春者紀聞

西川費孝先善執華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先孝曰教住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

國憲家猷

六

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其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欲哺呼旻洗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覺呼隣里共視皆驚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即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石穀搗

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
効歟
秘覽

至治元年王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
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
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謹俗號曰鐵雨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
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
用億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
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

國憲家猷

卷八

七

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
時遇王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
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咲耳大
觀政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
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月
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
大喜極意抚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長
則恣其所欲為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
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從犬馬游金明自苑

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淺而死
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海者類隨風謝窺井
笑者喜於泉路也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

獨更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

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入

午河腥不可聞林予中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

念怒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都

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

國憲家猷

卷八

八

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
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
顧豈無高卧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
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湏灰滅翠
羽南巡扣關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劒峰
冷浸秋月野史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熙中監臨安府和劑
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建吏曰當死未報必大
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

籍爲民必大遂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肅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乃自失官殊不爲禮復私訝前一夕掃雪迎丞相不知爲何祥今惟必大至姑留之宿必大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一班直家一日携小朋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果以此題中式在苑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

國憲家猷

主卷

九

也一喘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對曰臣_{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臃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大平宰相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封益國公初未入試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_{有陰德}當作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頤爲之種鬚及寤猶隱隱痛數日始復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

進揖曰某前得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必大答如初相者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購鬚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

國憲家猷

主卷

十

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是年果卒

韓國公授陝西安撫使統大衆征阮昊日兵次延安道中遇晚宿郵亭自調兵食夜靜苦憂寤有老翁見於庭謂曰公有遺財若干在此上帝命我守之今公至當交還隨引公至財所視之金數宛然公曰兵事方殷勢不能爲煩翁再爲守之歸日携去翁退公行後羗解圍去軍法士卒逃亡者例請扣追官糧其銀若干歸於公未

幾旋至前亭老翁如前求交且曰不如前數上
帝謂公已在士卒官糧中先收若干矣公愕然
自後益勵晚節嘗題重陽詩曰不羞老圃秋容
淡且看黃花晚節香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未仕時每喜倉鶉一夕夢
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
人乃誦詩曰食君數粒粟充君中肉一斷數命
下筋猶未足口腹須更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
勿殺死生如轉轍覺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鶉

國憲家猷

卷八

十一

節光

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人云感公從禱已獲
復生今上帝已命注曰高爵

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使索統占之曰
虜去上中下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
如其言

丁謂通判錢州日呂洞賓見之曰君狀貌頗似
李德裕它日富貴皆知之又謁張洎留詩云功
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洎年六十
四卒洞賓有自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

蛇胆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
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句

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常欲聞
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重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帝不
悅儀歸置酒曰我不必作宰相亦不詣朱崖吾
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遂攻普之短果
罷相出鎮河陽多遜遂起叅政事作相後普復

國憲家猷

卷八

十一

節千

入作相多遜有崖州之行其言驗矣

景德二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
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充明言按人文錄荆州占
其星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
太平而昌又按元命包曰德星時澶淵凱旋六
合平定宜此星之見

太宗收并門凱旋范果爲縣令進詩有千里版
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

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

七夜不絕乃移於安仁門西宅避之瓦礫及隨所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蟬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側如此

博陵王稚玄輝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

迎萬回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

及至毋番泣作禮兼施銀匙第一雙萬回忽下

國憲家猷

卷一

十三

七

階擲其匙筋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經日令上屋取之匙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雨遽即其家大索畱識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蟲遺識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博陵微萬回則滅族矣高宗初扶床將威筆弄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盡處成草一勅字太宗遽令焚之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

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

曰是必有異人至此也即見一偉丈夫於夢地

取蒿苳食之僧視其貌人色凜然遂攝衣迎之

延於庵中饋食正勤取數環餞之曰富貴無相

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它日得志願為老僧

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

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曰普安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廟大栢園數丈唐

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未漸枯瘁歷王建孟

國憲家猷

卷一

十四

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丁

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

歷年一千二百餘歲枯而復生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邇縣

吏納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

為人所損遂致廳事之西選程出視事怪問之

主者以對程嘆曰農夫技監非升廳之人兆見

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

歲村民叛竊人据城邑焉亦服其理識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邑志巳丑壬申
甲戌七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
七日北遊

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子渡江

國亡凡七百二十年至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

國號宋先是丙子俘李主後丙子大元渡江國
亡

宋開寶寺塔一夕表裡通明徹旦後二日宣仁

上仙

國憲家猷十五

十五

七

殖貨里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中胡

殺猪猪忽唱乞胡即舍宅為歸覺寺普大元年

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

人曰長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

矣廣陵破廢死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纏度長七十二萬里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至桑下劈應龍下擊之

道和以鋤格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卅目如鏡

毛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李藩末第有僧告公曰是紗籠中人藩問故凡
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藩後果至台

輔進士放榜後酒有一人謝世名為報羅使言報

大羅天也

韋顥梟鳴金登科第鄧艾梟鳴牙旗廼勝敵之

兆張率更聞于庭樹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

為不吉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內有三石目曰

國憲家猷十五

十五

萬一

禪告帝統石其綠石而丹文者一二曰君王萬

歲一曰趙二十帝乃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

定夾江縣民王謂得之于靈仙洞石中其黑質

白文者一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

子年出趙號太平二十一帝敬志醮潛山九天

司命真君永安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

州懷寧縣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雩卒公恍見其荷鉄枷如重囚乃舍宅為半山

寺

林鐘之詩驚起河波理殘夢自註述夢中所見
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言丈人也

蜀人謂老為瞢音波取瞢瞢黃髮義後有賊王
小瞢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偏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夏官隸僕正行乘石
鄭司農謂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孺人不得以為妾張文昌此取宣和罷縣君
收孺人為第八等

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
國憲家獻十三年

州作加縣石井中夜有十尺火龍騰躍 浩

浩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躍忽變大風吼

天樹木皆煖燼墜地延燒數百家翊日有一人

披髮衣青布袴奔走于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

人使作無爺無母救爾流汗滿面困乏喘氣而

口不甞停兩日亦不知所在復又鷄鳴於臺

榭之中俗呼故老見之曰此鳥至少主歸命咸

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皆秘而不奏明

年冬大軍入界

初有丐者自號醕頭手携一燈檠所至處卓之
呼曰不得燈燈便倒至是人以為應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
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

學士眼半个配軍頭異日文章顯當知名然有
遷陟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

紹興中張九萬以拆字說吉凶秦檜一日獨坐
書閣召九萬至以扇柄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

九萬贊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位為丞相爵
國憲家獻十三年

為國公復何所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何當

享真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申王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

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弼里勃于城北劉家

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拔之計

梅聖俞叔父為陝西漕知客卒浴飲畢其屍熱

如火或云不祥

子瞻知杭州築大堤西湖上人呼蘇公堤以堤

音低頗為語忌未幾遷謫宋時京師衣飾又為

双蟬目為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又之孟后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又驚起向北金兵下城
入五兵觀醴泉觀陳福南薰門封丘門皆有金
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
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毛錦衣易貧民袖襖布
以蔽婦女提携童稚于泥雪中走奔急景河者
無數縊投井者動萬號哭之聲上徹穹蒼官吏
將士百姓踰城由萬勝門固子門出計十餘萬
入城外為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

國憲家猷

十三卷

十九

卷

惟太子內侍三四人餘皆逃遁道君自龍德宮
殿徒行入大內諸王妃后嬪姬相聚而哭亦有
逃遁于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出赤
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酋初
四日還復出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首列拜
喚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靖康二年丁未正
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酋上庶每

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一日不止王宗說
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毯未得晴俟打毯
畢即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塲祈晴又
願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宮宗室執政待從寺
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南
薰門羅列道塲百姓忠義之士燃頂煉臂銷口
跪于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陰雪中跪拜哭泣
者十餘日百姓每日於御門街上候駕時雪雨
大凍餓死者無數

國憲家猷

十三卷

二十

卷

二十九日軍前要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臺
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
內人自上皇禪內後皆散出民間至是令開封
府勒牙婆媒人追尋其哭泣之聲徧於閭里巷
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妃后以下於金銅車
子內有內人內侍持包徒步而親王三十二
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
憂戰慄心胆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

視色若死灰人心大擾留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勝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嬪妃諸王諸軍前懇元帥乞車駕令還內軍士體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咸知其虛誕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如作金色又變為黑色而榎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萼結子黃色食之甜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不堪食靖康元年梨樹生莖莢木香架生春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

國憲家猷

十一卷

主

卷

啓籠視之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錄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枝黃花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砍剗復生蓋妖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放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群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絢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

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為不祥後果有北虜犬羊之禍

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蛙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巨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錄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

國憲家猷

十一卷

主

卷

山鬼不過知一歲也

聖祖殿叢竹內獲毛履二以為聖祖降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大面方三尺睨目多髯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覩之衆所驚異明年國亡之應

孫儻常夢積禾數百偃踐履往復李園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人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曰後來必得得太祖即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為晉王領兗海奎為天下奴僕官政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薨時火守房王欽若薨時火拂房

國憲家數

十三卷

三

卷

劉相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赴試夢被人斬其首心甚惡之有鄉人解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公詰之荅曰雖斫却頭留項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沆果第二人及第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舌上有毛刺不得當再任果然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夢殿下有菜一苗

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折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鄭珏李愚同為學士鄭閣中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余願當制得盡荒虛時亢旱甚久麻獨茂盛霜降成實即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果登庸

毫杜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經典忽一紫兔自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坐禪惟食菊花飲

國憲家數

十三卷

三

卷

清泉僧呼菊道人

同州郃陽縣劉清家兄弟不異居宅傍榆樹生桑西廊梧桐生谷枝明年墳中白楊生榆並鬱茂相若鄉人號榆為義祖梧桐為小義白楊為義孫次先後也鄉令出官錢為修三義亭

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嘉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好聞鷄兵爭象也其後卒召祿山之亂

已預定於幼時矣何於紫雲龍之兆龍行虎步之言而後知為前定耶

元將亡時順帝嘗一夕夢群猪以啄穴京城之址而城皆傾頽遂禁百官軍民家皆不得養猪又一日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陛下不必深慮除非是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蓋猪字音與國姓同而日月並行是明字又吾國號也

淳皇后夢神饋藥如丸燦燦有光吞之既覺覺

國憲家猷

卷一

七

吳香龍體遂娠焉及誕之夕光燭天長遊定遠道中遇疾有紫衣兩人與之同寢食後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童稱迎乘輿叱之不見渡軍采石上有雲氣如龍文貫牛渚硯親征婺州有五色雲如蓋復車上年二十五率師三十二為吳公國三十九為吳王四十一即皇帝位在位三十三年一日太祖命數星士遍行天下但有所生年月日時與聖造同者俱以聞於某處得一人乃布衣有旨召至京

太祖曰汝八字與朕同然朕富有四海云云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太宗名匡義在強祿時適天下亂離父因命蒼頭以竹籬携以他往搏見而嘆曰好世界天下担擔及長讀書時趙普年十六太祖年十四太宗年十二同在書館同歸適搏騎驢遇諸塗下驢與揖三子拱侍搏不視普良久廼曰也得也得然非此子不足與共事三子茫然不知搏邀三子市飲三子隨行命三子上坐普以分長兄先自居中搏曰汝不過紫微

國憲家猷

卷一

七

一小星安敢廼爾普曰因患足疾不能立久搏曰匡胤坐中匡義在普右三子亦茫然不知也酒將畢搏謂胤曰汝可将華山賣我胤曰華山於某無預搏曰汝依吾立券以華山賣我得錢訖胤依言書搏別而去及太祖聞其賢遣使聘搏數四弗出太祖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華山本朕土地搏居朕土當為朕臣矣何得不出見耶搏笑曰華山原土已賣我矣使者復命太祖笑而已之觀此則太祖太

宗同為天子陳搏固先知矣

富韓公謝事歸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公已不通客惟戒門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卧小屋延康節至卧床側康節嘆曰他客至此耶公亦嘆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怵怵雖兒子來立語遣去一胡床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荅曰日正中當有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粗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皇恐巨側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竟得為修撰

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鬚一目楊太后擇配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脫瑩白如玉及醫

去目翳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為帝后

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大而小乃削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于門外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敬

宋真宗諱恒生有赤光照室右足指有文成天字姿表奇異初在潜邸號壽王太宗命一僧善相者遍閱諸王僧至即真宗方寢息不得見僧復命曰無如壽王者太宗曰未見何以知之曰見王門三僕皆貴人以是知之謂楊崇勳張耒郭承祐也

劉靜修先生之生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為駒字夢翼黃縉晉卿之生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後緡以文章大鳴于世國朝胡忠安公潞常州武進人生之夕夢持三花者以一遺之覺而生公累官

尚書尉為一代名臣夏忠靖公元吉湖廣
湘陰人其母將誕之夕夢數人昇一巨狼來家
遂悟俄而生公累官大保戶部尚書人謂奎木
狼神宿之下降云王文安公字子充浙之義烏
人大父前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翼日公生識者
以為文章之兆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
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傳順翼宣
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
國憲家錄
壬子年
壬子年
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
者也

唐梧桐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
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
累石為墉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
勤王開都督行府襁褓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
震去其牌額府宇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
宋之不競未幾為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積

宋方志其陸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
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帥
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眾欲退師少休而
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
宋祥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
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有神亦陰受
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
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劉仁恭微時夢佛幡於手指飛去或曰君年四
十九必有旌幢之貴果然
國憲家錄
壬子年
壬子年

乾符中木星入南斗知星者咸曰金火犯斗則
為災唯木為福術士邊岡曰木在斗中朱字也
識者言唐有緋衣之識裴字為緋牛字著人即
朱也裴度牛僧孺每罹此謗安知鍾於碭山之
朱乎

秀才祈夢於九鯉湖卜其前程有無遠大夢見
一女子戴一笠左手掌寫一無字其人莫之辨
且懼其前程之無也竟以科甲顯歷官御史中

永興山坊牌安撫二字迺知前夢者官職之徵也後果止於中丞

賈偁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扇題云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悉有之制其出入節其飲食窮辱備至偁道不堪其苦初偁道在相位嘗夢鄭姓者殺已於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

國憲家諫

主表

卷七

市肆中叫呼大噓時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目為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嘻吁長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彭節齋為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

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忽有人教以塩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彭判是為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之

永普乃往諭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歸六十之女亟普以青牛為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思板亟普卒其後為金之始

江蘇 卿時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里人浦國憲家諫

主表

卷七

附錄

仲明之子為婿明年生一子

米元章為雍丘令蝗虫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禁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丘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埋地方勿以隣國為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虫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壞山墜軍兵者名營

頭之氣於占法為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期月蔡破金滅此禍兆之已證者也

賈安宅烏程人正月元旦謁城隍祠似有神言今科魁首廼居貨之姓仁人之名及試開榜方知氏諱後官至戶部侍郎

葉齊字思可建陽人縣治南勒馬山伏洲有識云山之足有溪田水推去出狀元其歲麓丘為水所推齊登首榜累官著作郎直史館

國憲家聲

主卷

卷十

陳堯叟閬中人城南錦屏山有南岩台星現識云雲南岩星明必應狀元生後若是再現重看第一名光祿卿省華三子俱讀書於此台星岩上有人刻三相字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云孟堯叟及第官至右僕射仲堯佐亦進士第太子太師季堯咨亦及第官信武軍節度使

鄭獬安陸人初舉國子監第五謝啓曰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滕章敏公嘗

與鄭獬楊繪同試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不驗當割及崇政殿御試園丘象天賦取鄭居首臨前一日上以首選卷焚香祝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乃鄭也謝啓有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是也微時夢至一處小池方濶數尺甃以玉鄭浴視臂上白鮮水中影頭已削出有吏曰此玉龍池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官為翰林院學士

鄭拯宜黃士人未及第時致禱求夢於撫州石

國憲家聲

主卷

卷十

土祠夢入廟瞻敬畢轉盼東壁有大書一詩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鄭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為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列生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鄭任終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二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處也與其妻並年

六十五而卒

黃裳劬滯人素有魁天下志唐時杜黃裳應謠云非紅非綠非衣非服泉州有柳道人遇愚僧授以要旨自能預言來兆或戲扣之今狀元何氏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亦知其名廼舉衣裾以示後數日果捷報黃裳狀元

詹駉會稽人弱冠時問前程於木杓謂之響卜

聞童語黑蛇頭驄馬尾青羊騰空見魁偉識者

即以其名與歲干支解曰黑蛇癸巳驄馬甲午

軍家獸

十三卷

五

五

青羊乙未癸馬為君名迺迺至乙未年當魁天下後果應驗官為舍人侍從

見怪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柯九思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旦請筮其吉凶發著得復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

履虎尾者寅之末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為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子出遊于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墓吳人錢遠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

曹肅西庄多為跨白驢書生所屬有魏處士夜

軍家獸

十三卷

五

五

見跨驢者所逐誦天蓬咒無恙

崔慎由廡祭浙西有龙官寺僧為門徒有術士言相國氣色有貴子夫人妾媵皆無所見乃召僧侍更衣官妓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誕腋下有一文即瓦官僧名因小字縉郎七歲尚不食肉有僧掌其頰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國胤也

龜馬狀如促織穴於龜側俗謂龜有馬者必足食

見其上服有喜儿蓋欲得有益無蓋即凶

屋樑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蚕耗

程乾祐天師常預言事一日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當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遭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

夢老翁曰汝男是常時生授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教汝每且父母各呵氣令男開口嚥之如此

國朝家錄

十一

七

三日汝男愈遂冥心如所教即強壯能食諸苦頓除

李群玉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郎曰妾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段成式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群玉後二年而卒段為詩哭曰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曹相確夢為僧心惡之有一士曰侍郎旦夕必

登庸出家者剃度也時杜相出鎮江西公果大拜

李揆為禮部侍郎堂前見一蝦蟇高數尺以巨鉗覆之明日啓之亡矣後日入相

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河決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改葬之

丁咸序未第時嘗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

國朝家錄

十一

七

陵應舉時壯心頻往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淚垂殿試榜出亞咸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起

趙嘏嘗有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止於渭南尉

昶子善書札取本宮策勲府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乾德中伐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呂餘慶知軍府事以策勲府為治所 太祖聖節號長春

東坡倖錢塘夢神考召入禁中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隻命坡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及雲蒸雷起

寇萊公初為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其句有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日暮江頭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之類音皆悽愴末年果南遷

徐振甫興化軍人居朝京門外未第時賦曰折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振甫將第而門

國朝家獻

十一卷

五

果壞黃裳道夫南劔州人居龍溝未第間有識曰掘龍溝出龍頭道夫將第而溝果掘浚與化軍有壺公山識云壺公山若斷莆田朱紫半水遶壺公山此時妨着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遶公山登第者比前朝廷者半朱紫矣

曹谷善星曆術數談事如神為王與公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士事堪誇碧油床下聞鳴鳥千日催還又云漢槎公年七十二知襄陽正得千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

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環再入和羹宜盡醉後與公判西京將七百日再入政府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禁漏異姓佳名在史書與公薨謝之夕漏將盡無子其婿張環喪事

魑魅魍魎假神名以召禍福何獨貽害於蕭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聞焉此無它惠明之死期偶至二人者福未艾耳

初江北有重名百顏皆渡江南淮人為之語曰往南去不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歸乃百

國朝家獻

十一卷

五

顏也

治平中修中禁福寧殿築基址殿心數尺地隨築隨陷土實之更夕又穴咸怪訝之乃穴所陷處深丈許得一石有八大字皆天書不可曉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使辨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

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鞞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鞞其後淪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關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業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能遂與舟女得諧私約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荐觀前欲視其榜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光卿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惕而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黜

國朝家獻

十一卷

聖

皇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驛于杭亦豈偶然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錢唐建邦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况謀者所報多云今賊有窺

潮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陳虞則去行邵撫信而已臣以為平江地勢寬濶物產富貴他日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圉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

帝曰中原求嗣汝生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旁共立者曰此南赤脚李仙

國朝家獻

十一卷

聖

皇

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為硬雨

諺云麥過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

江南保太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石一函長丈

二尺潤八寸中有欽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常為此偈大書于木版之上以白布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臣自佞王筠姚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荅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鑄偈同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是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俱無缺落處當

國憲家猷

卷三

四

中

日二徐漢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即位是乘鷄登寶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乘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隣之句俗諺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章懿李后初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過閣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夜忽夢一羽士跣足從容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幼年每穿屨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為赤脚仙人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遽驚愕默然內侍請于

國憲家猷

卷三

中

四

上上云適揭廉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衫青閭官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承廳赤光照天意為回祿亟入覲之云趙縣丞乏室免身得男是誕育孝宗也

永昌陵卜吉司命大監冒裔往相地西落既復上冒裔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子

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正寺安定郡王令時訪求
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
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乃留肥而遣癯賜銀三
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仔細觀乃令
二人入手並立忽見一猫走過前肥者以足踢
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
安能重任耶乃留癯者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
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溫都監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
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

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自傷平楚虞帝魂
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仲賜死讀詔畢張
邦昌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
邦昌仰首急覩三字長嘆就縊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重方為秋田之害忽一
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咏有鉗千萬敵野子方重
則以鉗搏之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
虫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肯

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
半無穗有就田斲鼠穴而求之所獲甚多於是
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食倉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
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
龜驗之莫有也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
色貴明潤後來必多災多遜歷貴仕面色甚榮
將敗數日忽黑暗如故

國憲家猷

卷六

曾

晁之道常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
見于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
者皆無所觀準甚懼謂有冤魂百萬襍糴皆不
能遣既久亦不以為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
不見又二年生下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
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
末章云撞着潭州藏神至崇寧中賣酥餠者又
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貶死于
長沙豈潭海戲亦應于此邪然之道語此事時

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八當此際氣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譁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也耶否耶

靖康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址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

國憲家獻

卷七

四

圍城卒陷之屠其城而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佛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黃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名德星不時而出

汴都太寧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名皆具

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荅曰南山虎嘯所以知爾

徽考寶籙設醮一日常親臨之其道士伏章而久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荅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諧言不入雖道流

國憲家獻

卷八

四

之言出於儻恍然不爲無補也史忠獻甲申生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闕後遭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宣政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襍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美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碎之義

明皇幸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
非行曲中之議深可畏哉

宋朝平號皆曰有識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六
十字字太宗五十九而上仙仁宗劉后並改天
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

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
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禹王作大燕樂
詞曰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
皇子生

國憲家猷 十三卷

四庫

御文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近術士上丙午丁
未龜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
次其年皆不靖宋乾興間營定陵信州徐仁旺
請用山前地丁晉公欲主山後仁旺奏云坤水
長流災在丙午年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歲中
及靖康丙午時事更易次年丁未高宗渡江淳
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皆驗然淳祐丁未則無
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陂湖河井枯竭爾
雖然仁旺所言則一時事耳而歷代皆忌此丙

午何也意者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
在午未旺鄉五時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
藥非有道盛世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
甲子於丙午丁未則配以天河以水能制火也
至戊午巳未則謂之天上火以戊土巳土蓋其
上則火不燄燄也

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
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縣院有司將搜捕
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

國憲家猷 十三卷

五庫

御文

紹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
鑰見蛛網絲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
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
祖已踐祚矣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
第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吾不
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
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
忽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

作六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寃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齋戒密記之詩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居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為憂且有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乞與泌离昏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离宸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内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收泪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自傳詔中書皇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

郊外五十餘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問鬼哭鬼火數起將撲之掩然而滅者如此累月方定論者以為發墳掘冢所致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一人夢至一官

所堂宇淵邃其有服袞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謂之曰此後持正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自實盧丁至持正為四人

崇寧間望氣者言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宗詔斷龍以泄其氣居一年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閭之象而不克終後張邦昌劉豫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宋禮宗初謚禮因與亡金偽謚同乃易為理而不知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

宋謝太后方選時史衛王夢謝深甫衣金紫求見以孫女為托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人以為后妃之祥是年謝果正位中宮

王遠父子之據蜀也巨人見青山鳳凰黃龍甘露白雀白鹿駙虞嘉禾麟並見木連理而太子元膺以叛死火焚其宮兵敗于外終以身死衍立而國亡政和隆盛之際芝草動三三萬本斷黃間正一鋪二十五里遍生密州彌滿四野

一本數十葉衆色具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網進 海汝諸處山石變為瑪瑙

動以千百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斤長沙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大者重一塊四十九斤草木鳥獸之珍不可勝數數歲而罹狄禍豈氣將盡故發於外耶燈欲滅而復明亦氣之將盡也

賈似道夢金紫人相迎傍一人曰此人姓鄭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之以他故逐之然殺之者乃鄭虎臣也又有善相者

國憲家獻十三卷

事

似道方跌卧相者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

宋龔孟錫為考官夢人以湯飲之曉起即覺目視昏昏及入院發策第一道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士子大開劉制使良貴至院外撫諭遂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好事者作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度宗

賓天十四宗之語遂驗

隨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為宋漕運之利宋奪民田以失人心賈似道白汴民田假稱買公田乃為元餉軍之利

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本類除舊布新之象主兵役之災一曰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彗本無光借日為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所及為災

自古出師旗折未有不敗者獨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劉裕擊盧循將戰而麾竿折旛沈于水哥舒要討李希烈祖于通化門牙竿折時以曜文翰出師以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冕劉裕亦大破循軍宋楊和王建第于杭清湖洪福橋甚麗一僧善相宅曰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楊密奏得引西湖水環繞宅内外又建閣于前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僧云自此百餘年無火災後舍閣于祐聖識者謂龜失其首次年五月延燎數百楹不數刻而盡也

國憲家獻十三卷

事

注伯彥初拜上相殿而笏中斷未幾南渡之擾
金叔淵察預日所執笏忽鏗然有聲視之有紋
如線上下若一若墜于地下者甫退朝則那章
已出蓋降陛之際乃白簡初上之時也

宋真宗即位彗星見東方王得一曰主契丹兵
動十年乃應至十年果有澶淵之役又駕在澶
淵日食盡司天監云主兩軍解已而果然

野鷄入端王宮宋真宗召司天丁文泰筮之之
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彩生氣物見於皇

圖書家獻

卷五

五

五

城內皇圖外王宮之中推之當是野鷄若然則
無他必王

天下火焚燒是爲大殃民人逃亡莫知其鄉

天火焚宗廟社稷其國將亡

天火荐燒民舍大兵方起

天下火音如雷鼓臣下有謀國君凶

錢唐武穆王不識字所言皆可律下一月雜役

兵事題公署壁曰無了期無了期管基才了又
倉基部轄皆怒王曰不必怒命羅隱續其下曰

無了期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怡
然力役不怨又武穆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

士有葉蘭李咸者善卜筮一日旋風南來遶紫
而轉召葉問之曰此是淮南楊渥已死但早遣

吊祭使去王曰生辰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申
吊祭葉曰此必然之理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

知即云貴國動靜當道皆知之本國有人即
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已死次日吊祭使即

至楊氏左右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欲興兵取

圖書家獻

卷五

五

五

錢唐遣人往聽鼓角聲曰子子孫孫王爵不絕
不可輕動也周駙馬張永德遇一異人云天下

將太平真主已出張曰其何人曰安可即知公

但見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

後藝祖漸隆張問其歲在亥駭異傾身親附子

女玉帛恣帝取用至宋開國體貌富貴與佐命

同終藝祖無替云

宋真宗景德九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

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

身如龍高五尺長九尺其文五色冠如金蓋至
申時飛向北去州圖來上

目睺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
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睺則咒之火花則拜之
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

周世宗親征忠正駐驛城下中夜白虹自淝水
起亘數丈貫城中自是吳人閉壁踰年殍者甚
多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于下蔡城遂蕪廢又
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延政白虹貫城未幾城

國憲家獻十三卷

五

蘇

陷宇舍焚盡

宋建炎中秋騎飲海上御樓船次于龍翔駐驛
會稽虜留淮泗毛隨入對按漢志歲星所在國
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
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
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
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鄒周公迄營成周今年
冬歲當纏而興宋自此虜必不能內渡矣上大
喜果不復來紹興逆亮淪盟有上封事言吾方

得歲虜且送死詔問太史考步如言陳康伯請
著之詔書有曰歲星臨于吳分吳成淝水之勲
闕土倍于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宋乃國之號
而吳則當時巡狩之所都也

宋吳曦未叛時秋夜歸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
鞭與已惟肖左右所見皆符自念我當貴月中
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反
謀益決

國憲家獻十三卷

五

蘇

宋宣和京師競以鵞黃為腹圍名腰上黃又婦
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名不製衿明年徽
宗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人亂華卒不能
制也

宋政和中京師大雨十日一餅師家有蛟螭伏
其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時林靈素用事
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莫知其所從來入
已知其為兵象矣

宋政和中所在秦芝三二萬本斬黃間一鋪五
十里徧野而出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芝數

本於棟梁上明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
聖觀族衆散徙又王散賜第有芝生正寢及廳
壁上閱六月而斃戮元城被圍居民每夜聞文
廟後蔡河灣至安國橋河水底牛鳴叫吼震地
聲斷復鳴二更至五更方息連鳴兩月世傳汁
城為牛卧城城將陷故聞牛鳴次年城陷

國憲家猷

十三卷

五元

蘇

國憲家猷卷之十四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機祥二

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寐竟不及上殿

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廟廷之變不亦

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指與哥

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識乎弘

國憲家猷

十四卷

一

蘇

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于闐之心怵然竊謂臣
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忌時司訓梁弘
周聞予言踰月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

之識乎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顯時

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

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

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聞國憲定

第一甲三人候請悉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宣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十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而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為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邸王再

國憲家獻

十一

王

御光

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為有徵也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默近陞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鷹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永樂中外國所獻也

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多做鞋過了年下去南臺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南方

元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其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夢命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衣方面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洪武辛亥冬十月舟行安樂大霧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沍草木竹柏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人皆可涉鼻中風塵皆滿是年建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謹天戒又大

國憲家獻

十一

王

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駟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網疎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時坑戮有司官吏已三四萬人

乙卯年庫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堅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一日廣積內庫鎮銀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有儒者夜坐見田間光起曰此必有寶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秧田中去上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

十八人同獲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人爭不
平遂問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
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
錢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舡以朝是
年六月六日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
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離星見殺氣多遂什極
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為之一
空

國憲家獻 十四卷

十月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墨水如墨汁
池水皆黑金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靄霧下天
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王尚賢分金處酷刑擾
害徙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城漢西門傷二軍
人其一死矣 上聞之為釋在京徒役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殿上金鍾
始數扣忽斷為二 上怒甚欲罪工部官得胡
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鴟梟自天而殞死于丹墀

見者異之處州遂昌縣晝有大聲如鍾自天而
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斤實用銅七千餘
斤及成以高梁縣之扣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槌
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笋日夜漸長
出水有碍取汲使人取之笋旁復出三枝次年
及禍

國憲家獻 十四卷

己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
遲鐘工以死害金於是乎再見

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于是乎瑾誅而
禁廢璽禁天字

徐武王為烈將時道人謂之曰公虎頭赤色目
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
五十四而薨

正德十一年有黑雲紅雲若相聞者久之分為
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反
王守仁舉兵攻之

正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為孟公孟母其來

國憲家猷

十六

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姪劉思真云玄冥為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姪父名板母名履或云冥父冥姪因玄冥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水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官移就日官裁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又云秋入

幽巖桂影團香深栗栗照林丹應隨瑤池王母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畧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為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似

國憲家猷

十七

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鷄卵小如鷄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闢於穀洛亦以罕矣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妊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

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慶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兒始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然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為佛汙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

國憲家藏 十四卷

八

袖是年徽欽被虜見續編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于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為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于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雨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

昔之畫肖像也後俱如言本 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回鑾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心不久 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敗亡豈非王失基乎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為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又見傳云竹實如鷄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

國憲家藏 十四卷

九

陳文

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必亦同矣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

考死于家因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

嘗聞震死之人有殊書背三日月八如此四字久無識者後有人云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水始平陷於鄱陽湖遂不知其處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之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盡蕩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記水退後沙場積有死者黑

國朝家獻

十

年

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

元至正六年司天臺奏稱天狗墜地始於楚終於吳適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日也

見草木子

時雲南王案山忽生小赤犬

無數群吠於野占者曰此大墜地有大軍覆境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時取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挑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硫黃氣

大雨也冰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

氣凌勝於木則木為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為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京冬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卒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桅柁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伐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頗靈應願以問之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辭云世

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

國朝家獻

十

年

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伐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

許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貲何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有病不問貴賤診療不受其直所活甚多後舉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喚六

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姑記于牘紹興壬子以第
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則陳祖
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表尚實忠徹居鄉時其友家一童子姿貌奇秀
性機警尚實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
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聽之童
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不寢
見墻角一破袖裹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
嘆曰我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掩有此物

國憲家猷

十叩卷

十一

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遂往
廟中不去後見一婦掩涕而來四顧徬徨問之
荅曰吾夫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當治之妾賣
家產及假貸得金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袖中
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
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婦感
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
徧以語人指揮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
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

送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表君之術乃踈
如此乎留之俟表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表見
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致是主繆云逐出
無歸今又來矣表笑曰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
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曠昔豈嘗有善事以致

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嘆表術之神
湖涸而于肅愍公被戮湖水平堤而狀元出

天生聖像嘗有降真香節內及木節中生成真
武像有石中及蚌中生成觀音像此乃天地造

國憲家猷

十叩卷

十一

化真世之奇寶也

李盛作安南太守夢人擲玉於門盛曰門玉閨
字也必有榮閨果暴富貴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
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許二里一日
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於金沙江中與兩
岸雲山相倚山上水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
流渰沒田苗蕩折民居

家宰陸全卿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

然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馬騰終知事
皆前定自書其旌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柩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
處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為用三內相之徵舊又
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
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
亦及正統內閣大臣因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
則亦豈偶然哉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
國憲家猷十四卷

曰石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
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
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
上圖象天下有二十八星法二十八宿骨有六
間法六府臣有八開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
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夫欲知龜神骨白如
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正欲知龜志看龜十
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
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而下龜

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五
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國朝設官不置卜官巫亦不設凡軍國重事猶
豫者惟集大臣從長議處重人謀而不恃鬼神
真千古特見哉

翰林學士環福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夢其
友李文淵者送犬肉一片公彎一臂接之迨傳
臚狀元及第蓋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類
元字後歷至文淵閣始悟文淵之兆林翰林誌
國憲家猷十四卷

福之閩縣人鄉會俱中公廷試之夕夢人牽馬
一匹過前寤而自占曰牽馬在前予祿至矣既
而傳臚狀元乃馬鐸公居第二商文毅公輅浙
之淳安人為舉子時夢有人提人首三顆授之
覺而語人人曰吉夢也勿泄後鄉試廷試皆首
選

章公濫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
不舉
江河遶多魍魎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云七竅比干心如是者數次翌早言夢兄弟不殊未詳其義時五月兢渡生儒俱出上河遊覽唯兄弟篤志不出偶太祖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聞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上喜見書案上有藕一截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枝西子臂兄弟齊應聲答云七竅比干心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選兩御史至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園憲家學十中卷士

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至於仰觀天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袁觀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内果有報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

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後果年四十八而卒

王守仁年十五歲時嘗夢遊南寧拜伏波廟作詩一首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拆六字題詩尚不磨寤而識之竟未有驗後既擒宸濠拜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謝病家居丙戌復起之使平田州駐南寧五月始得拜伏波祠下宛然如夢中因識其事而續以詩始知茲行已定於四十年之前其詩云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北政何風雲陣所遇酒同醉雨師尚喜遠人知何望却無陣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廟廊耻說兵戈定四夷自憲家學十中卷士

龔用卿號雲岡懷安人幼業禮負時望領鄉薦嘉靖丙戌赴試舟次就寢見道中大果五枚若桃李然心如饑渴欲食之就前手取間被一群人奪去方以為歉行不數里又見前果三枚獨大乃竭力竟取其大者喜覺試畢分考湯公取作首卷欲以為魁后被同事諸公爭去既而廷試殿最歷官南京祭酒始知桃李春色也五枚者五魁五人之數也三枚者一甲三人之數也一枚獨大其狀元之兆乎官至大司成則天下

桃李皆在公門墻矣

鄭啓謨有聲于時期夢於九鯉湖夢神人語曰
雙門變成海汝當登科啓謨以雙門在藩司前
衝要之地豈容成海神人戲吾無科名之分也
后無錫石沙王公案聞善隸書偶于雙門之上
書海邦都會四字啓謨竊喜於心果於庚子科
發解

潘龍廣東南海佛山鄉人也秀才時寄夢於九
鯉湖代夢者得四句云附心千里來相問定是

鄭啓謨

十八

續注

倫門門下人來秋若問前程事五十名中定有
君後丙子科果登倫以諒榜亦五十名中也

楊惟聰固安人幼隨父長史赴任讀書每膳具
必至母張氏問其故則曰恒聞耳邊語狀元可
食飯長又夢在京崇文坊迎金字辛巳榜狀元
牌來叩何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覺而竊喜但
疑非是歲廷試已卯庚辰惟聰鄉會連捷

武宗南巡果辛巳中狀元官至光祿寺卿兄惟

傑後二科亦中榜眼

魯鐸湖廣景陵人康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

春初會試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占者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一

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訝曰文星入楚淺入

秦深魁當在陝西後果鐸中會元海中狀元

王守仁餘姚人少負大志年十四遇異人授命

書一帙文多遺落大略云壬辰辛亥癸亥連龍

歸大海朝天元六十甲子三週旋此人今已當

下元聰明仁智勇略全汪洋浩大神鬼玄羊入

鄭啓謨

十八

續注

高堂損壽萱洞房花燭正鮮妍壬子亦許拆桂

先子楊踪跡遍山川勸君且莫去求仙功名事

業由天然時逢己未好流年報道龍頭尚有緣

郎曹且檢白雲篇忽然歸志樂林泉非儒非佛

亦非仙斯文共仰泰山巔兵曹聲價壓時賢忽

忤權奸遠謫遷行來此地盡山川精金百煉丹

九還脫胎換骨地行仙此時權奸亦已死花縣

鳴琴尚有緣忽然平地上青天銓曹郎署寺卿

連文章望重斗山懸應得芳名四海傳威風千

星肅兵權山猿海獐靖四邊忽然天地大回旋
公侯勲業誰爭先危如九鼎一絲懸任他風浪
滾翻天中流把舵但安眠龍蟠蛇結馬歸田由
來退步勝高遷應得椿庭涕泗連兩度鸞膠續
斷絃麟兒鳳雛生翩翩洙泗講道集群賢功蓋
華夷德澤延公平生科第官職悉皆神驗地里
年分毫髮莫莛可見事皆前定移易不得但德
澤延以後則無一事可証不知何故也公鄉試
第二會試第二殿試先報狀元後改二甲第六

蘭溪家牘

二十

詩光

授刑部主事養病病痊聘山東主考鄉試改兵
部主事諫武宗用劉瑾降貴州驛丞陞江西
廬陵知縣陞吏部主事員外郎中陞太僕寺少
卿鴻臚寺卿贛州提督都御史征寧王反封新
建伯兵部尚書被論回家回後用征岑猛反事
畢病作中途而逝

曹鶴齡泰和人邑有識云龍州過縣前泰和出
狀元是歲龍洲沙甚漲水甚溢公果廷對第一
官至侍郎講學

楊慎新都人揚州一衛官衙偶遇樟柳神旁有
叩明春狀元何處人氏神因云川新都種檉肅
氏頭上名橋木死灰易真心用修行衆莫知所
以及是乃驗蜀地姓名字

舒芬進賢人縣北二十里日月湖涸則分為二
漲則合為一傍有石人灘古傳有云日月湖明
良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芬果生後
殿試第一官至修撰

倫文敘南海人廣州城南隔河有地名河南古

蘭溪家牘

主

五

傳云河南人見面廣東狀元現是歲旱水涸海
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而敘應識魁天下官
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羅倫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
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
人有之覓一晦室塵垢迭梁掃除間梁上墜下
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莫辨迺以水固浣
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
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

元也

黃朴福州人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是歲元日其家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至是狀元及第以應識云

正統改元詔至杭有陳岳山者善天文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當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為狂後果驗

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鵲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

國憲家猷十四卷

主

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錢王家特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三字

判夢有四法一曰元明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大徧憎愛四曰善惡先兆

蜂化促織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屋房多倒沒死者無算直入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先是十二月二十日丙辰土星至室二十八日木星至室正月初四日辛卯火星從之初五日金星從之十一日水星從之從填星也于後二十日二十一日二

國憲家猷十四卷

主

十七日金水火三星繼過壁罰先去也而十六日辛巳日行至室與五星會是夜月食于翼一分有奇五星皆伏而金星獨先見云按天文書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儀從填以重又云五星合是為易行王者有德受康子孫繁昌奄有四方無德受殃離其家國毀其宗廟百姓流離被滿四方營室為宗廟廟室為衛分為隴西翼為楚分為南陽周將王五星聚于房齊將伯五星聚于箕漢將興五星聚于井唐五星聚

于箕尾兆藩鎮之變宋五星聚于奎壁開文明之祥由此觀之五星所聚必有更張大率主福然必有德以承之至若吉凶所占或以所從如漢從福德唐從熒惑是也或以星之所主或以分野如東井屬雍州奎壁主文書是也惟宋真宗時五星聚鶉火伏於日下星官以為臣避君之象與今頗同但金星先見為稍異耳甘石之學不傳庸書以質知者

倭夷入寇時海上方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

國憲家猷

十四卷

白

吼旗端五鼓時俱現火光又有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燂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人驚張尚書經為視師趙侍郎文華奏劾未報張自吾郡嚴裝出城城門放砲砲碎飛鉄殺其與從一人張震于躬竟罹伏鎖之禍草莽曰山雲魚鱗曰水雲烟氣曰旱雲水波曰雨雲瑞星曰景雲妖星曰彗星流星曰飛星有吉有凶者也又有客星隨星色大小占以名之也前出呂氏春秋後出隨晉諸志

大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為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

國憲家猷

十五卷

白

宗伯鄒順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為春坊庶子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召也上問廷臣唯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庵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與夫四人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日月薄食星緯彗孛曆家可以逆而推之天文志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遲則變為妖星為撓搶為彗既可以推而

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當然謂應人主之行政豈不誣乎此則其說不可通也至於物怪災異之來尤為誣天之甚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值戾氣而變自適然爾必曰人君失政天降水旱以災害示之嗟乎何其不智之言如是耶上帝無意惠民則已矣使有意焉天之威靈而不得行何不殛其躬自作孽之人與其誘引之徒以

國憲家訓

十中卷

絕其惡政之所自何反出此水旱虫蝗之災使百穀不成民食用絕流離轉徙以死豈非天欲用警人君先自殺其民耶天之拙果如是耶不待智者決知其不然矣而儒者之論往往言之甘心厚誣假此以為警戒人主之具君有僻行足以危殆社稷直言極諫冀其聰而改之豈致至誠豈不明信顧乃假此不可知者以誣志與佛氏之愚人何異乎人或下順無故廢搔不可止當食異味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若今大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教之其匙得六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為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廟少憩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二十二年卒

國憲家訓

十中卷

蓋千之為字兩十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庚戌會試公與汪伯偕學士為主考汪曰公以不得好卷不樂既曰公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一人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餽黃牡丹三本何也其人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名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福皆第一而

不克終

卜者占之初四卦得商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再發則是龍虎榜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一曰予以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弟當動而來况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錄至京果有名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

國憲家猷

十四卷

宋

帝

有二詳減不同曰皆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旂

有扇搥扇動扇惑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制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余月諸公皆效之以

易扇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

括蒼所刻沈獻達遼云巢編中所見獨以

便吳越感娼任社娘故作此詞又以求遺猶為

尋逸犬且媚既得陶詞後還落髮勸仁王院與

諸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

景中城西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徐徐而下

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

山隨聲而止次歲丙辰朱王峰狀元及第謹云

山移出狀元

國初嘉禾陸判道以賤直買一廢宅以崇為人

所棄陸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於前曰妾

國憲家猷

十四卷

宋

帝

乃大青小青也陸飛劍擊之若中其背浚早視

劍所在下有大小冬青樹因斧之啟下一石板

板數罍滿貯黃白陸遂有之後贅沈萬山為富

族之甲

張士誠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畫事太祖

下其城三人伏誅風乾于旗竿之上初吳中童

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葉葉一夜西風來乾

別

嘉靖甲寅春禮曹主事吳人子會于濟寧

過飲曰我盡食天下異味但未食王府者今使魯藩亦食盡矣予私念士大夫以飲食為念已不雅而又云食盡云云無乃不祥乎其人不數月而卒

正德中一進士未授官夢至一所與衮冕並坐問其姓名曰齊桓公晉文公楚莊公其人曰公等皆古諸侯我乃書生何得與公並坐三人曰公乃徐公其人後刺徐州官祿固前定而今府州縣信古之侯國也

國憲家範

卷一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寤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習也行也陽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傳說出乎正穆子之夢豎牛類乎反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靈之夢吳娃由於想牧氏所夢旄唯旗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豎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

真有妄有非真非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日呂錡之射月則以象劉沆之斫頭李迪之剃鬚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以字褚淵之夢著則以數高啓之夢樹則以音是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棺而得官夢糞而得財役夫夢為國君尹氏夢為人僕黃帝夢造華胥莊生夢化胡蝶敬兒夢杜樹至夫梁武夢中原納土公孫彊兆亂於未生元徽報怨於既死漢明夢佛象於未見

國憲家範

卷一

之先蔡襄夢道人於方怒之際是可徵耶不可徵耶恍惚幽眇固有茫然不必徵者矣然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嚴省察而資修治非徒然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而志氣定則寤皆安而自無夢之可贈矣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眇刀主兵死後為王敦所殺

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莖之當

出二石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備辜陶之削爪保尹之无須眉周公之斷樞仲尼之蒙侮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綏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尽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

國憲家猷 十四卷

主事 海內

賢不肖之微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衆天網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后世此其人豈倭也哉四明朱廷王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王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廷王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退休于家其子思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王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神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友靈化導

斯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王之言格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王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王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國憲家猷 十四卷

主事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也而已命亦若是官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任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蠻其窮亦甚矣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

新成勅翰林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遊一遍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扇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

國憲家猷

十山卷

圭

乙

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歎曰子天才也

其學

長興楊復幼有敏才為士子時迎提學於關外伺於土地堂中戲取杯箸祝曰提學即至當賜勝兆一擲而箸上於梁上不可取以聖書神像背云發武林驛擺站是夜神見夢於提學云所試士墨吾背發為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太理少卿也復後登第累官至棘寺

國憲家猷

十山卷

圭

蘇立

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為大司馬

長洲李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問科名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被黜為松江府吏雲間松郡名也府學士陶麟累舉不第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編號得空字遂預貢入大學正德丁卯領鄉薦朱卷亦空字辛卯上禮部

亦如之遂擢進士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濶植果樹百餘本上有烏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馴狎可愛時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為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朝廷卻不受已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

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鵠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

國憲家猷

卷中

王

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

民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棗

鄱陽賀侯霖來守杭適妻娘于家未諳子女宛

士問一同年代禱之夢冕者厲色而坐語曰是

福清非福寧同年致賀侯侯擊掌嘆曰衽席

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侯居家枕間嘗囑妻

曰如生子名福清女名福寧是也未旬日家人

以生子報聞

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衛溼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甲午以來非惟不能過夷亭而錢塘江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

高皇制刀畫一字於地土上一畫臣獨知為王也

七歲兒童當馬驛兒郎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

國憲家猷

卷中

王

上大喜蠲其役

使共相

仁宗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

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

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此數

麟生時雲霧合紅光滿室其形略如鹿蹄及尾

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一骨銳堅隱起肉間蓋其

角也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徙居鄞嘗遊補坦洛伽山僧有別吉厓者善相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于暗處使辨之又夜懸五彩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對坐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更叅以所生年月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求相袁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赤白氣頭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應辟辟必南地皆如之又李堅魯普史五官問相袁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七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青黑衆之三百日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兼之法令有白氣三七日解官凶後李尋卒堅除福建憲僉三仕皆南地魯至期以喪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

史以言不行去在鄞普花帖木而袁謂之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則官一百四十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也願自勉普到任為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死謂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二羨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款為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文寶丘楠請相袁謂仁本清中之濁啓源濁中之清文寶與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之貶責啓源在分院時袁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日燬質明又曰火氣又未退啓源猥曰家已盡尚何火也俄而莊所亦焚又月魯不花及胡均揭法三公將赴北袁曰月公膚似凝脂目如點珠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月問為何曰面有紫色氣如玉印紋王

印开除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
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
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山巖舉動端慤節
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氣大不利縱
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泛海為北賊倭寇所害
妻妾皆被虜胡拜侍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
之難脫身赴北授祕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謂
方國瑛曰公神氣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
當以武慶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徙子明肇明

國憲家猷

卷十

中

卷十

敏曰明肇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日角不瑩非
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遷地赤氣如刃劍紋二十
九日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浙江分省後
至平章明肇父死于兵對品襲爵至分省左丞
明敏徙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叅政張彥柱曾
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骨更清
早年名位達天庭况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
一百五日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
可言善終曾君魚尾笏紋朝耳耳毛輪郭他日

將死無歸官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觀地
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不欺權衡職也然氣
色青浮七七日內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
樞密副使台州總管兵出髡而遁卒追殺之曾
為理官死兵發其屍以戮葉得驚而病風陶凱
張順祖楊天顯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
星分明而光澤未見顯名其在揚荆間耶順祖
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慘福去禍來非壽兆也
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文進且邊地有

國憲家猷

卷十

中

卷十

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當內
附之初為禮部尚書湖廣叅政順祖次年病死
天顯受差赴部為省都事趙宜納陳麟曰趙色
溫而黃氣和而悅當膺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
氣居大星內過三年方蒞事陳正面外青內黃
憂中有喜况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
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職趙後三年
赴會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
祕書監丞俱不克赴又謝洪胡黃四人表曰謝

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官黃光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清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胡氣固清瑩然貴而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黃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後皆如之洪有田五十頃黃有田七十頃許方蔣杰黃益謙皆表密友方神氣澄徹學堂氣全必以文顯一萬日

計律次如且亡涉秋皆必應也後皆如之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表自言必知其心之善惡以定吉凶婦人猪視者淫唐李嶠兄弟皆早卒母憂之問于袁天綱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曰此龜息也必大貴壽又魏元忠謁張問藏待之甚薄公怒拂衣去問藏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蜀先主晉武帝後周太祖陳武帝宣帝前趙劉曜秦符堅後秦姚萇南燕慕容垂五代南漢劉龔蜀王衍南史陳柳皇后皆垂手下膝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鞠淮南獄事公坐是竄南海

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

三足鱉

表中徹常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主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于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

國憲家範

四卷

四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

太祖與陳友諒戰番陽湖友諒中流矢死兩軍莫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遙望作文祭之陳軍奪氣遂敗定鼎金陵相地多出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履時玉以椰瓢飲道人荅云手執椰盃勸酒尊前不鍾意有指也王武人不知後果如其言道人一日無故自投大中橋水中死後瀟湘守臣奏有

道人以某日出關計之即投水之日也

洪範所載雨霖暛驛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脢開俛大觀其首足而雨霖之說不及焉今人不過定五鄉動靜手足脢宜而已莫得其妙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所用或以日辰為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也十干皆然而

國憲家範

四卷

四

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為起例而後人遂以為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為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為射爻庚辛鄉為官鬼其說有理而又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為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為官鬼有水之象則為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霖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

五鄉之義乎

賈似道有布裘道人相之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之下既而醉博平康至于面破後遇道者頓足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馬城負江面山形勢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攻取宋曹翰討胡則踰年不克或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克之其所由

國憲家猷

十四卷

四六

入相傳在北閨新舍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後蜀人唐立方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取陰陽家說意劍所後乃築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蔽劍也有曰然此利民而不利守唐居一年卒

梅聖俞之卒宋子才韓欽聖沈文通共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實不知乃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莫不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果卒夫然之將

滅也必有燭人之將死也氣必盡發近有士夫面赤如火余甚訝其功名之利一以御史不三數年為總督自殞其身而弱子及妻安置三千里外一以御史亦不數年為巡撫尚在獄中一為比部郎為太守無故遭橫謗奪官尚得保首領家居前此又一浙人為南比部郎亦面發赤止以考察去官然馬周火色鴛肩又驟顯也

國憲家猷

十四卷

四七

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輳人物游滄海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為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千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

國憲家猷十五卷

二

于品旬波犬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

在雲南縣正南大波

鋪是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

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

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蠻松蠻三

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入斬其

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

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

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

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

婦被嬰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額十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肸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膝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

國憲家猷十五卷

三

珠庭眉二十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管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又按先聖四十九表採於長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

玄筆鬚髯其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
遺像其可徵歟

吳道玄画先聖遺像入石刻者予常見于河南
開封及諸府學而今獲拜瞻於泗上以較他凡
墨不大抵相同豈皆摹自驛梁者歟傳稱先聖
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事舉甚悉特未及舌理
髮鬚耳舌內藏不得為表緯書乃云仲尼舌理
七重餘如鈎文在手及胸應矩等處際之四十
九表言亦多異亦不能記及鬚髯也今世傳遺

國朝家範卷十五

四

像頷頰間鬚髯甚盛聖人儀觀果誠有之紀記
不應獨遺於戲履戎德昭臨之容雖親炙高第
善言之士弗能盡而况繪史意匠依稀髣髴千
歲而下類非常時目擊之所擬乎吾儒欲識聖
人之聖深體力察而有以得其心焉則所謂四
十九表之在遺像者毫寐可觀印證茲圖庶乎
其不差矣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惡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
秦主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
土秦主大怒臣下相質曰土者地也秦常有蜀
矣遂伐蜀有之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
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
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
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
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

國朝家範卷十五

五

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
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
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肱
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折肱
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
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
嗜慾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
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盖一序

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肱所言之不同者
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
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
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
南隅謂之與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
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非獨吉乎
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步持物劉歆
以為人變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

國憲家猷十五卷

太

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
當入秦以取天下矣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
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
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
月五星聚于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
孫蕃昌後歷年果多子意開瀛浴關閩之學亦
本於是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見懸筭諒占必如
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宮室當時子謂人
曰室營室也甘德石申皆指室為太廟吾知國

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
大興土木九廟更新

唐張胡子吳郡漁人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
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
成龍命負張胡子

葉助字天祐縉雲人為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
間命於日者黃某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
然當三十歲後若速得之亦非命器也天祐不
樂後官拱州黃又至命筮之得黃卦曰今日辰

國憲家猷十五卷

七

是土土加賁為墳字徂當生子必有悼亡之戚
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登
第為淮東提刑亦嘗延一黃山人命之筮遇晉
卦黃曰三年後當孕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
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
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思其
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
昔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盡以告我黃曰公貴人
也自此當徧歷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

自愛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角田尾有日炙廼女夫也後嫁崇範方悟竟偕老云

于祐唐僖宗時學士晚步禁衢於御溝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拾紅葉題云會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上流爲韓夫人得之後帝放宮女丞相韓沔聞韓翠屏有學因爲

國憲家獻十五卷

八

祐作伐及成禮祐開宴話及紅葉事各取相視廼曰事豈偶然韓有詩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日支使者見武帝退而語人曰帝有四多目多顧則貪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能成天下之治者也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莽宮中雨五練錢至地爲龜漢翁仲儒家貧天雨

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時雨粟宣帝時江淮飢饉雨谷三日秦魏地亡谷二千頃成帝時憎雨一蒼鹿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魏時鄴中雨五色石河內雨棗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自言家在河東爲風所飄而至周秦間河南雨酸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元中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嬰見老猿爲國憲家獻十五卷

九

看火婦驚曰元忠元忠曰猿慙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奴又獨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當飢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鴈鵠鳴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鴈鵠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傷之絕無怪

憲宗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誅三

賦同月同日

則天初誕之夕雌雄皆鵠右手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于床下為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詰智滿禪師而密話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且死是斃也墜於床是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吉又

國憲家獻 十五卷

十

曰貧道為沙彌日嘗攻易今敢為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有是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極吉又語帝曰此公子福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太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齊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太

悅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叫道邊家門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起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因與朔相見即入取與之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狀如猪羊繆公逢二童子曰此名蠅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柘木穿其首即死故今種柘在墓上

漢武帝時未央宮樑上一老翁長八九寸僂步至帝前扣頭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

國憲家獻 十五卷

十

東方朔曰土木之精也陛下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後視陛下足者願宮室足於此不更造帝乃息役

後主名煬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馬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以微折

上曰此一事不與我作天工乎

韓擒虎自涼州總管召還忽有人驚至其家曰
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子帝
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斯亦足矣因寢疾卒

陳主在東官時有婦人唱曰畢國至有鳥一足
止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獨足上高臺感草變
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為獨足
蓋指陳主獨行無眾盛草言荒基隋火德草得

國書家錄十五卷

七

火而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
高臺向水開或言陳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
敗亡之徵焉

時有神自稱老子游於建康與人對語而不見
形所言吉凶多驗得酒輒能醺之陳主夜夢黃
衣人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舡下有聲云明
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
兩翼以扶膺曰奈何帝都城无故自壞地生白
毛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素飯忽變為血

有入其床下捕之不見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大軍迎於六
合鏡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舡而渡

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
之有於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運圓夢皆順
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
忽至陛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
中幡子倒幡綽曰陛下革故入新推之多此類

國書家錄十五卷

七

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驚蒙塵赴蜀既陷
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
見天顏臣與大運圓夢必知某不可也上曰何
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舉出手不得也又
夢幡子倒者是胡不得也此臣故知之大咲而
止

寶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
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屈股肱之位乎後
數日果拜相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如籠亦如燈籠所指之處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云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周則天時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

國憲家猷十五卷

四

十日必降又曰鴈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

誅不原情則霜附木下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

上陳徐僕射陵母戴氏夢五色雲化作鳳集在肩

已而誕之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目為青睛

軍之所處生以棘楚

陰氣之專精凝含生電電之為言合也

唐王時三苗豐稷而生劬一德大幾盈車長幾箱充民有得而上之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天下其和為一乎三年越裳氏重譯來朝

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筆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

問曰少年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使郎有所聞也齊

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結布衣之交動靜皆與之謀後

國憲家猷十五卷

十五

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為判官義祖出鎮建節改烈祖為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

齊丘曰今三郎亂政敗在朝夕京口出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有先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

未幾果有朱瑾之事

後主嗣復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洎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以陰數定也

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阿會烈祖酣寢未解

夢便殿有黃龍據閣檻蜿蜒可懼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即太子也

蘇洪進知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顯姓名刊石為銘曰日為箭兮天為弓射四時兮終無窮但見天河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栢風

有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多仲連對曰

國憲家猷 十五卷

十一

誠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于亳州真元縣文宣王出于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

西北入東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即凶也

復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囹

張田古謂同僚曰此買得僧孺集蓋謂牛僧孺也同僚曰某亦得佛袍集

東方朔臨終曰天下無知我者惟廬山太任公知之帝召問之曰歲星不見十八年此夕方出

王嘉字子年久在東陽谷口符堅征晉遣人間吉凶嘉曰金剛火強堅不解嘉乘馬徐行因墮靴棄裳奔馬而還堅又不解更問世祚嘉曰未央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于壽州遂亡是殃在未年也以蔡居西為金晉都南為火火能鑠金也姚萇定長安問嘉應九五否曰畧得萇怒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

國憲家猷 十五卷

十七

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萇令發棺並無尸各有竹枝一枚

王敦謀逆夢將一水上破天以問卜者許真君時為旌陽令因見敦解曰此是未字晉祚未終公未可動耳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日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被篋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水亂月中人乃帶甲

便予耳果如其言

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

裴耀卿養一雀逐更必鳴號知更雀

情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

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

告寂曰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臨及

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細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

削平僭暴也王環太真妃小字玄宗以妃而召

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

國憲宗

十八

之強終以丹躁滅身兵丹之日其憲宗之謂乎

閩人號為重使

行脚僧驚舉子馭舉子不忿僧曰麻衣鬼着汝

何時會體舉子楊鞭曰鉢盂精且理會取養命

圖

王建僭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

皆觀過即訊掃人目之掃地和尚建末年於諸

處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王衍秦川之禍

方帖水行仙即衍字耳

杜鵬舉父警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

今填字未者刊名碑上杜問曰杜家有否曰有

任看之姓下有鳥徧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

舉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字鳥傍曳脚鵬舉生

子名鴻漸

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

卒勿烏江李煜太子目有重瞳自以為必統

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于宋以今觀羽為伯王

煜之子為太子皆有帝王之兆而垓下之刎降

國憲宗

九

宋之辱則其所過屠戮不修武備取之況自古

帝王多矣曷嘗皆重瞳哉臣亦有重瞳者沈約

字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為

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

覺之伏誅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帝

忌之被誅

謝靈運欲入遠公杜遠公拒之曰子髮鬢而鬚

美面與身戾非臨終之相靈運怒曰學道在心

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荅後果棄市豈非人人

有定命乎使寡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
願煩問張人謂必為方伯及魏江陵卒至餓死
時水運都督褚羅面其失危縱理入口竟保衣
食而終

唐元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諸
巫問神何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真紫
衣上至廟見神縈鞭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
召問巫對如上見上加敬禮

昔張駿疆理西域張植為前鋒進屯鉄門未至

國憲家猷

卷十五

二十一

十餘里熙文率眾先要之遮留谷植將至或曰
漢畏於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
有伏植卓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
尉犁熙率其群下肉袒降噫彭死於彭亡定命
固難道矣然柏不能偏留不能留則人事之勝
也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
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
爾宣曰夫夢者意耳苟形于言便占吉凶言未

卒有宮人相殺之奏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噀
之張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闇然而
止睜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
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馬左祛衣
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
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
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
國憲家猷

卷十五

二十一

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
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
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
善承教非聖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
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
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
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

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方哀鳴送之為是往而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共聖人也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禍楊蜀中鄉先生也

國朝文獻

卷一

卷一

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楊謂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言甚簡細詳味之甚有理

漢終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上上異此二物博物謀群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魚鳥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

亦有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管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考焉蓋六鵠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

國朝文獻

卷一

卷一

而蒙化者焉上甚異之後數月越地反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亡不知所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謡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召諸儒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

秦夫後八十餘日焚惑果出東昇留守盤旋秦
中大旱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
姚興死諸人乃服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官中帝問是何祥也褚遂
良曰昔秦文公有偃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雉鳴
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
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雌起南陽有四海
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
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國憲家猷十五卷

臣

萬一

肅宗即位靈武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韋見
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昴金忌火
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
祿山其殪乎乃祿山死日月皆驗

劉原父學問廣博無書不通嘗繇太乙宮與內
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
以吾觀之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
禦使入繼大統

任伯雨建中靖國初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

西北方散而為白公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
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為壬
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
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
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
推之朝廷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
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
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
而為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收主柄
抑臣下嚴敕官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士以遏
絕生事用忠良出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事至必
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
之心則可轉異為祥矣

國憲家猷十五卷

臣

萬一

又言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昴天街
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高
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
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脩省先事為備也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

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
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
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貳天之
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王之制
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
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
公曰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
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
當殃其廟以彰過愆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
國書家獻十五卷

十六

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
矣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
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
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時云魯司
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及者其桓僖之
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廟蓋矣又功德不足
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
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
人之可貴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
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使人
問孔子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
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

國書家獻十五卷

十六

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故銘其楷曰
肅慎氏貢楷矢以分其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
之金積如之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馬晉
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犂見其語逆卻至見其
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單
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
乎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

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君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体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自絕其義足高自棄其德言爽自反其信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凌人迺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

國憲家獻十五卷

天

卷

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禘祫次于丕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鷖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也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勤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事不時怨言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國憲家獻十五卷

卷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作莫保其信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楚共王無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群望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神所主也乃埋璧於大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時加焉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夫以一析禱之間歷歷受命如響如此且共王生五子而三人為王亦異其矣

五祖山誠禪師慕蘇老泉而為東坡學士武夷
冊士授真漆匠之家而產西山先生尚道者受
史衛王之靈而出嵩之丞相

晉陵薛原義熙初有虹飲其金澳喻響便渴願
輦酒灌之隨投隨咽祥驗集云章臯鎮蜀常宴
西亭暴風而俄頃而霽忽虹蜺自空而下垂於
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駟罪然若霞

符堅之弟融出為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
予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為別其夕又竊往內
園園家獻十五卷

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
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
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
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
也堅曰吾聞武王代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
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

唐嶸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陽其子將入試夢一
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橋納卷吾當

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名今年
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
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
果奪魁天下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
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
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
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
國國家獻十五卷

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
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聞有南人然天
下日臻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聞益
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冀為人焉肩羽目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
火眾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為先事之兆然予
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
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瑩流

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先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為怪異云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令其作讖文以惑天下皮進讖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折黃巢頭醜以為讖已怒而殺之

欽生秀於南垣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秀

國朝家訓十五卷

圭

先是有望氣者望春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政為貨泉人以其字為白水真人秀竟從白水起隆準日角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自有積曜年十五嗣位瑯琊王侍中嵇紹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永嘉初用王道計始鎮建康懸帝即位進位丞相時西都不守帝移檄四方徵

國朝家訓十五卷

圭

馬渡江一馬化龍亦其冒姓之讖云

高祖諱歡字賀六姓高氏生而目有精光長頭高顧齒曰如玉少有人傑望長家貧娶武明皇后有馬得紹鎮為隊有澄清天下之志每使入洛必止從父弟清河王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大喜後普泰初歲星營惑鎮星太白聚於肯綮也

世宗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歲高祖起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鵠顧古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

江陵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慕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

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也初母呂氏生帝於馮翊般若寺紫氣竟庭有尼來自河東謂母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角出

經體鱗起母大駭墜帝於地尼自外出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頭額上有五柱人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初入太學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凡間人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跪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帝曰公當位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

煬帝元年吳嶠年十三作道士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變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高祖即位方知不誣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嶠精於天文即袁天綱之師也

昭陵止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

寺新明後二日宣仁上出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馬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陰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

帝而遂得之所謂合陰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太傅而無子

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佩曰君左手

國朝家獻

卷五

中指有堅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佩以針決之見血洒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

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君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徵時嘗從相者唐文相父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後果驗

李元忠趙郡人將士時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

夜驚起甚惡之且告其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後果至驃騎將軍

張寶歲貞觀中為金吾長管因下直歸擦陽路逢少年吹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歲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歲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歎也言訖不見寶歲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歲嘗因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葦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

國朝家獻

卷五

留難

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前葦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命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迺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六十矣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啣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

上召中王圓兆主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
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
異之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
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漬獨
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邪術名小
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
急求解法則免

國憲家狀十五卷

卷八

唐唯

李林甫得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
一大鼠躍出化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
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而卒
李師道起宮室於鄆州將謀作亂既成而火十
三年從事院前地湧血方尺餘甚鮮紅未閱歲
而有劉晤之變李氏之種類固無遺而鄆人之
荼毒一慘矣

前楊復後楊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
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後六年以調授

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京師適遇所親與塩鉄
便有舊遂為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
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
其日廼立秋日也

唐李泌肅宗時召至賜金紫拜司馬賊平隱衡
山後居洛與僧圓澤契嘗約遊青城峨眉山泌
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強之路見一婦人汲
水澤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為之子所以不欲
舟行今無可逃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為約十二

國憲家狀十五卷

卷八

唐

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為信是夕澤卒李三日往
其家問之果得兒相一笑後十年赴杭月下泊
舟岸下聞葛洪川畔有乘牛扣角歌曰三生石
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
此身湏是性長存泌曰澤公健否澤曰李公真
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見又作詩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徧
却迴烟棹上瞿唐大曆九年也

李德裕字文饒唐寶曆中為浙西觀察使召僧

問休咎僧曰相公平生常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旬日鎮武軍節度使有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矣公不還乎曰吾不受之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公有後連貶崖州尋卒

一日妖星見于豫州之分厘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

北而天欲殺我此迺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

玄嘗聞識云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

國憲家猷

十五卷

中

五

建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其年果卒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文帝時封為條侯景帝楚平五歲遷為丞相及亞夫子為父盜買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因不食五

目而死

蔡澤燕人少時問相於唐舉舉曰先生揭鼻目有雉顏蹙膝攣手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富貴吾自知不知者壽耳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謂御者曰吾躍馬食肉懷印結綬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後相秦果如其數而終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

國憲家猷

十五卷

聖

五

則柳樹仆者柳木木者牧也柳州乎卒如其言唐韓愈侍郎有疎從子湘自江淮來年少狂率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送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舉盆迺碧花二朶花間有金字題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事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馬上賦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

明弊政政將衰朽惜殘年後一聯思上未得
俄有人冒雪而來迺湘也詢其地名即藍關也
湘扣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公嗟嘆久之遂續
以此一聯迺結曰知子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
瘡在邊因以同宿傳舍湘與藥一粒曰服此可
以禦瘴後韓竟無恙得召還官侍郎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
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因問
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
園家賦十五卷

中

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
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迺命
疏其事自藏于檻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
君見于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鵬應
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
遂補其縣錄事後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
則如言爾

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面長嘗臨鑑自
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初舉進士有司

惡其姓與喪同音故不取人或勸其他仕乃著
日出扶桑賦以見誌鑄鉄硯示人曰硯散則改
而他仕果後第進士晉高祖朝拜相

魏舒字元暘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宅相
宅者曰當出貴甥當為外氏成此宅時舒年四
十尋對策登高第入為尚書郎文帝深器重之
每朝退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拜
司徒

王庭湊生於別墅有鳥數十朝集庭樹幕宿簷
園家賦十五卷

中

下嘗寢於途有人自云濟源駱山人見君鼻中
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主在今秋子孫
相繼滿一百年大樹及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
鎮州三軍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矣
高駢鎮蜀日有開化寺僧黃昏禮贊公命擒之
笞背斥逐將吏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
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示厭之其
後土人果禿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
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見為洗足中尉

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
行魯曰其亦有之乃脫屣呈中尉嘆曰我為汝
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命
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瞋目燈下公了不
懼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
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
句在焉

夜叉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欺之

國朝家錄十五卷

四

卷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
默啜欲南過至橋忽馬不進見青龍卧橋上乃
去

睿宗為異王日壁間竭迹成天字

何龍圖中王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于卜乃
以繡素求筮從周作一絕贈之云三字來時月
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
花間卧不還公後宦達以三月十五日授知制
誥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後移杭州而捐館

金

同時在玉堂而大拜者元之落賀曰三神山上
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五相漁翁之釣

叔寶將亡有飛鳥集于庭以背畫地作詩云獨
足上高臺腐草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
開

于頔在海南日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
復暗徧嶺南皆然後有海客言某日夜海中見
一大金鰲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復沒

國朝家錄十五卷

四

卷

驗其日正同方知鰲光

南海有颶母四面而至側屋拔木每數年一作
將吐虹霓謂之颶母

三竹統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凡十二字點畫皆可數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室曷下營問其
地名理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
以毒虐弄正權帝命仙劉舉三震之疑此女子

偃月公後身也耶謫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
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沈休文有龜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大儒
順帝準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
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
玉侯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故知吉凶
其徵先見矣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
國軍家藏十五卷

賊母端兒過韓津口明月時方出白霧初澄於
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勒亦
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
漢兵也昨奉東獄命獄神押七十人赴龍門助
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
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
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
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已倏忽不見
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

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
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掩自棺中而出者曰魁
李林甫宅即衛公宅有泓師者道術聞於睿宗
時嘗與人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
貴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林甫官為奉
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果哉果如是
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一人也
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
國軍家藏十五卷

相玄宗時恃權貴為人缺望矣及將終年有
人獻良馬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
易製既毀其簷忽有隳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
之既罷而不改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
相追籍沒果十九年矣

嵩山寇天師嘗刻為記藏于山中上元初有洛
川告城縣民因採藥于山得其記以獻縣令樊
文狀言于州又以上聞高宗詔藏于內府其名
記文甚多異不可解本于掌天下又曰止戈龍

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其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武人天后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真為睿宗之徽謚得不信乎其千萬歲基玄宗也千萬歲者蓋言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立樊文男欽貴又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內也

國史家錄

十五卷

史人

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西關

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安思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為十四年以為遠衷必有貢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上天符豈缺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置天宇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餘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壕畢忽有一物長十

餘丈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遊涑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宗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

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右壬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受命君德尊敝衣裳隨亦變改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

國史家錄

十五卷

史人

臣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砍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弑夫庸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于神僧傳中

昭示勅改全忠議者曰全字人主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

云下有黃繼二字

衛先生墓前發得一石刻字為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詩度更移而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於師度師度異其事嘆味之久顧謂僚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棺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向死者且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御史馬君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水潰而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之上既發其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國憲家獻十五卷

五十

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馬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公既至因封人深城壕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有雕文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得之示從事者且將辨其文咸不得公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

而賀曰吳元濟違天子命縱狂兵為反謀賴

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孽子且死矣敢賀丞相驚訊之卒前曰封人得石銘是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為一方師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文以肥去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事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難而且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裴國因較其日果已酉焉於是公益奇卒之辨命為裨將也

國憲家獻十五卷

五

唐咸陽公主再適薛瓘卜之兩火俱食占曰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登之禮則終書後主與瓘偕沒於房任並柩而返

晉史中台星坼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坼此理不可知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本朝不立宰相是其應歟北斗星七若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

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而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唐明皇於弘農古函谷關得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者曰乘者四十八年改天寶一行將卒遺明皇以蜀當歸初不論及蜀回始知之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相與之日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

國憲家聲十五卷

五

相契如此

房玄齡買卜者咲而掩象曰公知名當時為時賢相柰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側曰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唐明皇以乙酉生而喜聞鷄兆亂之象

後漢河南吳雄季高少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

家又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兩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為司隸

周如意中洛下有三足牛

唐先天年洛下有一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途而乞

唐乾符中木入南斗術士邊岡以為帝王之兆木在斗下為朱應在朱全忠

國憲家聲十五卷

五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為僧遊方遇黃蘗禪師瀑

布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應聲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竟踐祚然自此以接僖懿遂不靖作波濤豈非讖耶

隨吳嶠雪溪人年三十作道士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王氣流萃於秦地至唐高祖即位其言始驗後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天象固不誣也

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昨夜半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左右莫見自往看之壁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董彥興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還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三公將軍公祖曰怪異如此何能他望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卒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妖在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

國憲家獻

十五卷

金

金

而吳之郢也

武帝又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去改創以石塔貴圖能久以應其記拆塔絕畢侯景兵已入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壓遂建關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碑出焉童稚群剝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之

亟掩之而關王廟迄今巋然于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是竊謂長安俱以謀反伏法長子葬于雍安都壽則與六不相涉布本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葬于此

漢伯梁殿火災鰲魚尾置殿上襍厭之今以尾為之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班從雲中直下

國憲家獻

十五卷

金

金

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烟霧來蔽戶牖堂上有丹霞蔚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倚蘭殿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雀群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及更修飾刻木為綺櫺雀去因名青綺

蘇鶚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伯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災能却火殃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鵠字頗之推爾雅作此鵠字劉孝始作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

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鳴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蚩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

漢以宮殿多灾術者云天上有魚尾星耳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今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鳴吻狀亦類魚尾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

切以兒女子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記瑤姬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西王母之女稱為華夫人助禹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記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疑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外舡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秦王上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始皇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蓋仲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世也律吹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冊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俗處有餘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墜車拆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君家欲失火皆善護之俄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遂火起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所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隊車拆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操不代漢者欲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之名而使子孫享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

之也操嘗曰死題墓道曰漢征虜將軍曹侯足矣此欺之由也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急還欲受漢禪而死于途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為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物變凶兆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蛸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人以為滅族之應鄭注敗前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甌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燕菁子期年而卒

國朝家獻十五卷

卷八

七

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山下鬼馬嵬也妃子字玉環及死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嘗以假髻為首飾好服黃裙天寶末謠云假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焉圍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封上附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散官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儋耳龍何畏賊乎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文水縣解牒武士獲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凡武字凡十處皆鑄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行楊子江中有龜鰲滿江浮下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堯

國朝家獻十五卷

卷九

八

泌未相時宿內院人竊其鞋送德宗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且諧矣楊雄蜀王本記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有頽壞時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就

廣明庚子歲汝墳溫泉之處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且雹有如栝棧者鳥獸盡殪死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行潦之內蝦蟆其衆都城自夏門之

北古槐十拔五六門之鴟吻亦失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一月黃巾百萬自汝突入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子出狩于蜀諸夏騷蕩矣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于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自陳世業醫術能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其藥宮人開一小爐合藥中有燒香者穿地方深一二尺

國憲家猷十五卷

本

忽有蝦蟆跳出如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取匿乃進于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后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之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鑄曰此非其露乃雀錫大非佳兆吾聞其衰矣

踰年鑄薨有八喪
清泰元年百川皆涸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州人言海水縮狹四百尺漚沱乾涸絕流者數

月行人車馬縱橫揭厲是年太熱深室之內鏤器如燒渴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晉朝末年汴京壕水冰凍皆為花鳥人物之狀梁沙門窟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左翼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異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國憲家猷十五卷

本

曾准

郭子儀鎮河中曰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而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園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咲取筒中式盤據按作卦曰爾牛在安回觀三門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下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齋後劉毅為刺史居之小字盤龍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連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倉黑目炯炯如燈打鼓翅大呼甚厲嗣復惶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聞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魔羅鬼

國憲家猷

卷十五

李

曾

開元五年潭洪二州復有火災盡日人見火精赤燉處即火起

安公子曲名始自煬帝將幸江都時有樂工吹其父發於內聞之乃問其子曰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所讎也父歔謂其子曰宮曰君商曰臣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還矣汝可托疾勿去也其精鑒如此

唐有雙角犢子恣狂顛之謠故周子諒彈牛仙客以為姓符識書李文饒亦謂牛奇章懷異志

於圖讖恨不族之又欲以大牢少長俱真之法朱新仲云信讖書而誣人以大逆李竄海島周亦死朝堂報也又云終唐之世無牛姓為盜者夫犢子雙角殆析朱字爾泚問鼎於前溫敗物於後讖亦有時而驗耶

安祿山未亂梁公有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裳者祿山也一止者正月也果正月敗

亡

國憲家猷

卷十五

曾

國憲家猷卷之十六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輿圖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爲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燉腦兒火燉譯言星宿也註云河源在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

國憲家猷卷之十六

十一

十一

千里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一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月水渾濁自是兩山岐束廣可一二里其深巨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勝乞里塔即崑崙也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

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閣即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近北三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渙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約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過崑崙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註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入於中國又東北藏過達達地二千五百里始入於河東境內又南派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國憲家猷卷之十六

十二

十二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四極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河中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制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迹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屬設之耶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河沙入井中久飲

之則成癭夾錫所以治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於二浙者以有錫也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

古書云前有滂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滂池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益金而尅木也水火不

國憲家猷

鄧千

偏金木不得位故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即指為明堂而不知大濶則水濫後有丘阜指為來龍而不知大峻則火炎葬書云龍過千江不過一堂余嘗舉似術者云明堂雖濶不過一江耳何為千江而不過一堂也術者無以應余語之曰氣脉未止則雖千江可過若川之氣至此凝止諸水於此會眾山於此合前有明堂後有玄武左右環抱此正結穴所在也

國憲家猷

四

鄧千

朱子曰冀州風水山脉從雲中來自脊以西之水流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於海前面黃河環遼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嵩山為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四重案又曰嚴州富陽縣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又曰堯都中原風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相向右河直至泰山溱海二自蜀出湖南廬山諸嶺三自五嶺至閩越北則黑水之類纏繞至於南海

洛下通山東

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

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園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菜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西海之所通者也

峨嵋山在蜀為最高峻蓋眾山盤礴而成山有三峯曰大峨峯中峨峯曰小峨峯登大峨夜半

國憲家猷

五

可望日出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嵋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溟連者非妄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已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處六月雪尚未消山僧最富而衆多至五六百每辦半歲衣糧以待冬春之用

武夷之勝古今共傳吳郡陸文裕公經武夷先觀瀑布泉甚奇羽士特出一朱匣為公焚香開視曰此魏王仙子頭也魏為秦人嘗昇仙時所脫骨今藏之二千年矣公締觀見廣顙獨異也

滋潤可玩略無枯朽狀公嘆異久之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神仙觸骸也公曰縱荒誕然人迹不到豈有神仙鬼斧闢巧其間耶

太山云元君殿在山腰其日觀峰乃是絕頂頂之左側有秦王封禪碑俗名無道碑碑無文字或云歲磨滅或云有套碑在上今不可知右側有碑刻孔子小天下處予屢過河濟間惜不能登也其山高四十五里盤礴三百里而上凡五十餘盤

國憲家猷

六

七

蟪蛄志云山在蕪湖大江中西北七里舊志云磯石穴廣一丈深叵測蓋蛟所居黃庭堅曾書蟪蛄二字今穴已平而黃書亦磨滅矣有人云山之西江深處有四十丈戊申秋有黑龍見黑處水瀑漲二三丈許忽涸見底疑即蟪蛄也鴈蕩俱說適與地平如果與地平則此山四圍之水皆當渟留鴈蕩不得外洩矣吾曾入此山雖高下不一絕無渟水與地平之恐未必然也

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峯巨谷不
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見至
谷中則森然千霄原其理當時爲谷中大水衝
激沙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
簾之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
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底於山頂
之地面

客有爲予談瞿唐之險者云水流兩山中兩崖
立數十仞陟絕不可攀岩上多猿猴每飛石以
國憲家猷十卷

七

千

投舟中舟中人虞爲所中日色爲山遮蔽不得
下照水色沉黑水流急甚遇巨石則翻噴而爲
雪浪江中石林立舟少涉之輒破塘有三峽轉
屈間稍不謹則舟撞石岩不可救且水深無底
不可着篙全賴舵師攔頭之力順流而下行一
月或不及一月出峽溯流而上則須二三月方
至萬里亭崖上挽舟者用鑼舟中用鼓兩相照
映方可行舟否則不能也峽門窄而上如環四
五月中水大漲則舟不得過太白所歌白帝城

遷足風破瞿唐五月誰敢過是也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
得洗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以神女戲
不以禮神女嗤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
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疾今在
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所
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石門湯岐州郿縣有
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有溼潭湯汝州有
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
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
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
焰物理難一固如是夫

國憲家猷十卷

人

雙

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
五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班
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
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
而奔鄭會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
至江漁父度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

會女子繫綿於瀨水之上官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呼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顧從適何宜餽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於瀨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還過漂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敦史記註子胥乞食在丹陽漂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漂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緣五員投金而得名

國憲家猷

九

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

地之下皆水水之下乃天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略無少息凡其內之水與地爲繫束于勁風罡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天包水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云水下其說方穩

程嬰公孫杵臼之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史傳嬰卒抱孤匿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複行旅罕涉意藏孤於此後閱山西通志載盂縣北五十里有藏山爲程氏藏穴孤處山與五臺接壤云又聞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

國憲家猷

十

大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峯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蘿帶

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豈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
發地峭壁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
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
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寄
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
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
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
徧至

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
國憲家猷

十一

昂

桂林多風秋多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
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
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
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
也

嘗因僧一行河山兩戒之說衆之以子朱子語
錄與越絕書以見山川脉絡一行曰南紀之山
首自岷嶓緣江南北其極南自上洛南逾江漢
徧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徼達于東甌所

謂南爲越門是已子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
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
廣大嶺者則包湘源而徑袁渾之境以盡於廬
阜其支又南而東廣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
以東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之源而北首
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又曰江西山
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其嘗以一
行說繪爲兩戒圖五嶺極西嶺在桂林極東爲
大庾嶺歷饒撫邵武建昌建寧達于信州爲懷
玉山其一支由仙霞嶺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
建康一支由婺州來爲會稽謂之越絕由是言
之則閩粵緣海州郡皆爲裾尾張奕曰台郡在
越絕東南元絳曰郡据大固山介天台括蒼之
間括蒼山在處州郡西南五十里真隱山亦名
括蒼由括蒼而東北爲天台南爲鴈蕩黃岩在
兩山之間實自括蒼來試登五嶺望之則知其
脉絡所自來

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

國憲家猷

十二

即文

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山鑛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筦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周禮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正南荊州其鎮曰衡今名南嶽即舜南巡至於南衡者是也今湖廣衡山縣

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峯遂以南衡遠阻此地亦名衡山遂號為南嶽今南直六安州

隋復祀於湖廣之衡山至今不改周禮以正北

衡山

三

四

并州其鎮曰恒山今名北嶽即舜北巡至於恒

山者是也今山西大同唐貞觀間真定曲陽縣

恒山忽爾飛石下縣朝廷以地亦名恒山遂因

建祠為北嶽此為北嶽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

於太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兵書馬公文升

備奏唐宋之故今京師在北南行以祀恒山為

非禮當復於渾源之恒事下禮部體倪公岳乃

禱曲陽而生者因執志必可信而神已飛於曲

陽遂寢

彭澤縣在江東岸山庵中無東日但有西照海中三山曰三壺則方丈也蓬壺則蓬萊也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

十洲者祖洲瀛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玄洲生洲鳳麟聚窟洲

東坡詩紀所紀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止百崖德勝關

浪穹宜良鄧川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

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尤有其味獨安寧

溫泉

南

四

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

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

砂傳聞徽州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泉銘云

白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

溫泉所在必白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

暖流耳

三苗固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

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猫姓是其遺

種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郢楚考烈王都壽春

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稱之耳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也正月解曰頭水二月信水三月挑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樊山水七月蓮花水八月秋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伏槽水十一月走菱水十二月蹙陵水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

國憲家獻

卷

五

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稍偏故作樓以定南北

羅羅山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曾城博羅二縣之境

青湓山有井形如盆因號盆水城盆城浦曰盆浦江州故有盆江匡俗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遜世隱居於廬山故號匡廬

不夜城在陽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并州不以衡水爲號又不以恒山

爲名而云并者蓋在兩谷之間漢魏趙謂之三晉并與二州是其地也

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爲名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地之位陽所不及陰氣擁闕故取名焉

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故宮號錦里沔陽城在漢水蜀南蕭何所築也

陽羨縣東有大湖有包山山下有峒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

國憲家獻

卷

五

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名承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軸如車轂之過地者易也言萬物懷姪交變化也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

地以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土地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夾地常

動不止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
蠻九夷八狄據形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
之地晦昏無所觀也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
盡繫龍首山土為地有諸臺闕亦云終南山一
名終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中關曰南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此池蓋堯
已有池漢代因而深廣之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

國憲家猷全卷

七

吳汝

以為海鰭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
變化寶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
肇海賦以謂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克論衡
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
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
升降於太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持且與元
氣升降於太空之中互為抑揚而人不覺
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者也方
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下而為潮及其

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為汐計日十二辰
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
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
升降以運乎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
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
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
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之期
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二十九度半
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

國憲家猷全卷

七

吳汝

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
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
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
書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所以一日午時二
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
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
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漸西至子漸遲西而
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
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未三日丑時四

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
末日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
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
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
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
於餘月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
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溫田膏稻非
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

國憲家藏

九

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以密
室往來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為
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雖雪霜
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腥而良浴者
可以愈疥崇仁五峯山下有溫泉常溫能滌人
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
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
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靈丹之所沾乎後人歟
至歛之黥山第四峰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沸

如朱刺史蔡邕就立膚舍設盆以浴病者無
不瘥蓋朱砂所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
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潔如故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
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
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粲若列星以故
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轅近五
七里匯二叵測名阿刺腦兒自西阻東連屬吞
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

國憲家藏

十

二三日程水西南名赤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
南來名忽蘭又水來東南名也里木合流入赤
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
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
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
囊乘騎過之人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
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
里深叵測美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

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程至地名關即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皆不窳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狗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

國憲家範

卷一

七

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日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吐番等處宣慰司所轄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博物志云客星犯牛斗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皆是虛實曆中京洛遞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繆誤如此

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滴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失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軒如其數與之

國憲家範

卷一

七

都會之形勝關中幽燕上也勁兵之區莫如北鄙阻關塞之險易於制虜南面以臨天下百蠻不足服也關中天府四塞亦足以控制戎虜惜轉漕之難耳故曰上澤路平而晉陽孤唐鄧服而荆襄懾淮陽順而吳越可以坐制分據而主之之勢也巴蜀天險自守之區故未亂先變既亂後平聖王每不急之以爲囊中物也夫堯舜三王天與明德無思不服形勢不足言也况所據後得其地者乎下此者未有不藉其勢者也故形勝者三之緩七之急也

詳柯本繫船護名華陽國志載楚襄王遣莊躋

代夜郎踏立梓何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
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以且
蘭有繫船梓何處因改名梓何

江南有大山巋然獨立而世俗傳孤為姑江側
有一石磯謂之彭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
小姑塔也余嘗至小姑山廟像乃一婦而勅額
書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

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
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

國憲家範

卷五

五

像甚勇手持屠犬刀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
豁口大王也

楊關在遼西去 長安二萬里漢將楊興敗出
此關因以為名

潮者太陽太陰鼓怒之氣所起蓋日月運行陰
陽鼓怒朝夕為常故潮來有信自朔望月去日
漸近故陰烝微而潮向小朔望之後自初三漸
大至十八最大者潮所從來遠三日而及此也
仲夏海無潮者陰氣至微不能自致仲秋最甚

者陰陽氣均而陰方壯鼓怒之勢雄故也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乎西故汝陰之西湖
蜀之西山嘉之峨嵋巴陵岳陽樓齊安之臨臯
金陵之賞心 楊之平山堂蘇之姑蘇臺荆楚
之雲夢鄧之白雲淙之琅琊九江之庾樓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
陰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
予以本文攷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城河之
北謂為河南者悞也

國憲家範

卷五

五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固出朔方雞鹿
塞至涿邪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
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
山者必在連邪烏之地而速耶烏必在漢北而
非蘇之燕山也

霍 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
涉狐奴轉戰六日至 馬支山千有余里合短
兵鏖戰臯蘭下通典甘州剛丹縣有馬支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為賀蘭

自登州岸一潮度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為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玉河在國城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山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

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

國憲家猷

卷五

地理

里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后土皆指地言非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莽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止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官也

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也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

國憲家猷

卷五

地理

制多勝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北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于趙境耳至秦以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嘗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州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

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蔡言園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今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

國憲家猷

卷

卷

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積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

唐宰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末王之王則襄鄧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證其說計之上也漢有輿地圖晉有大康地記隋有區宇誌唐有括地誌宋有彊城誌元有方輿要覽皆總天下而誌之者也自常璩敘蜀事撰華陽國志而設郡邑亦皆有誌矣

章安即臨海舊縣地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

國憲家猷

卷

卷

山蓋虜語謂為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百里天山皆周徧其地武昌府舊有富池縣一日并城及民居俱沒於水今僅存富池湖六十里

大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也此其為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略通微徑

名之曰陁居庸關即其最北之第八徑也此徑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濶五步即李左車謂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類推也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

國憲家猷

卷六

三

注

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注大河是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原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五原鹽州朔方夏州雲中雲州代郡鴈門

定襄忻州北平平州上谷易州漁陽薊州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不

國憲家猷

卷六

三

注

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北海北岸然則諸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葦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然要其實致則眾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非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其說確也班固敘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

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即玄
裝法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
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
山葱嶺其東即河源有崑崙山彼地山莫高於
崑崙山故經每稱崑崙山為須彌山不知中國
尚有高山不止崑崙也世人相傳天下山皆本
崑崙謬矣其地有瞻部州今僧家以中國為南
瞻部州以中國在其西南故也豈知中國若是

國憲家猷

卷三

之大奚可以一瞻部州比方之也又其山有達
磨悉帝等名意其所稱悉達太子與達磨諸名
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償那
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
此皆番國語音即今以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
稱名耳世人不知舍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
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
竺之人重僧遇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以臨死
者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

超度斷無此理

東界朝鮮朝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
之外亦瀕海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為
西域河源葱嶺天竺在焉南瀕於海海之南則
為安南占城佛齊邏羅東則為日本東南則為
大琉球西南則為淳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
漠則九邊之外東為會慶府則金上京與女直
相鄰地北為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為威虜
鎮殺胡鎮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

國憲家猷

卷三

續五

則為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餘
里則為大澤又東則為北狄云

自朝鮮起至占城而西濱海之地可數而計也
其袤不過萬餘里巨海之外其徑雖風迅不常
難以力載然大約東至扶桑南至峽門西南至
馬安諸國各不過萬餘里扶桑日出之地沙彌
茶國日入之地

王翰遊三門記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
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

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峻急入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縈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

國憲家猷

圭

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鵲巢壘石為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崑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三品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鴟蹲者人號為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

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碑无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修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有禹廟

女真為金始女直為元始匈奴五種世居沙漠東北亦號韃靼

長淮為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廬壽之

國憲家猷

圭

肥淮蒙穎之渦潁宋毫之濉汴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潞沁之在桑乾灤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太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

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在荒微之外非中夏氣脉可隸固禹跡之所略也由是言之江河為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淮水與肥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滙為荆山湖又北而荆塗兩山束為峽而東北會渦水以東入於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

國憲家猷

卷五

地理

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年內荆塗峽間忽有水恠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沒商舶至湖時遇恠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颶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恠曰颶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蔽川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方息人復見於渦河

甲巳已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妄謂颶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銷於龜山唐時為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崇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墮而妖珍之物因得逃脫天械復出而魚鱉生民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

國憲家猷

卷五

地理

如雷魚頭鬼面之恠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恠矣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人泊舟山麓登寺戲引索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

即此事耶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詩猶有釣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為故物井中所

有則在山頂理勢迥不通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水砦於此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盡濁真有

氣蒸波撼之異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也湖

國憲家猷卷之十六

三

七

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榔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為寂寞之濱矣

禹貢遵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為雄雌

同穴而處秦氏謂為惟誕不取今按甘肅志云

國憲家猷卷之十六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一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以洛陽為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太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一

白楊如柳而葉圓

冥指一木溪中魚味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鵠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為臘祭諸神也月令曰臘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為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祭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為臘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為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事殊

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
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
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胥謂之
糧壘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飢而設五
谷之囊故禮記曰重生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
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發
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
白曰真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

真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

端灼灼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

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曆中才人

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者英英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

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蕊菊元是黑衣郎

國憲家猷

十七卷

餘光

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

見馨香又薩天賜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鍾鳴飯

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

紅瑜伽僧今赴應衣葱白

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

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其於劍也周之銀錡吳

之屬錢楚之干將鑢錡越王所帶者步光區冶

所鑄者五柄純鈞湛盧莫邪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鋌

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

國憲家猷

十七卷

餘光

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霄練孫權之六

劍白純紫電辟邪唐武庫之四方儀刀鄣刀紛

紛種種豈持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

明矣

畫竹之法。籀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

飲器常昭以為枰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顏師

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

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其言匈奴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蓋胡人得帝王王榼即今之匾榼虎子

侯弱之器故顏說為是也近時人以貯酒之器謂之急湏亦止為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為急湏乃應急而湏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梧之稱柱者梧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唐則稱中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

園意家狀

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

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

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

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隱字文恭

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

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性謂暗密泄人言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

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

時號三傑宋程顥為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

宋史為萬年簿開中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
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
倭儼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儼字曰健
而不德據是二說皆狡獪能事意也然未見其
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倭儼
兒

作室先主乎寢所相墓先安乎親靈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

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

國意家狀

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

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

誌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識又

槩古義魚符之事故製為魚袋以藏符契也懸

之於帶有金銀緋紫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

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以品級定四種

云金花帖子報進士之名亦始於唐至文宗時

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見中吳紀然

考其制用黃昏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
縣官花押仍用白紙爲貯之亦題姓名於上登
第者隨附家書於中云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謬公事也及讀史
記秦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
六人又曰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
有八君皆言殉焉其來遠矣惟黃鳥彰彰者爲
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後世帝王
意亦有之或宮人一二少而無聞焉棺用沙枋

國憲家訓十七卷

本

鄭光

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沙棺而惟誌石
五金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尚在
又某寺穴地而得古棺累以栢木某地修城得
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
因用之以葬七樞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
有以栢木與沙枋同埋數十年以試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
又曰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
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

言霍送予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
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
則曰舊任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
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豐禺曰乃活大
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
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
人養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
藏金乎

國憲家訓十七卷

八

元

人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灯後見格古要
論云用石腦油蘸之點燈方知如空青必貯之
古銅器中常以水濕之也蘇合丸也藏用荷
葉包裹然後不乾相同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
四六八十是有尾而首無也故人身陽會於首
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不在耳目者
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
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軀也居脊骨之窮

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独取此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夫食
事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事人以五味口受之
此完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
双自人中而下皆单云此則可名為竅中矣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
掀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
屬水水性靜也故掀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國憲家範

卷七

九

七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
而見母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為陰而屬水坎
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
久而黑亦反本之義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
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
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
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
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

寒之時矣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
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
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
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此
論與淮南所載至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差勝之
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
也耶

國憲家範

卷七

十

七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
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
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
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
識界意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
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為業皆
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
耳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爲魂遊心溺爲當

孟魂乃陽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盡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漢王祥孝母臥冰得魚晉王延亦爲母飲魚扣

風集家錄

十七卷

卷十七

冰而哭雙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

除雪入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

時大雪而縣令遣掾排雪見定絕穀去二人皆

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於袁

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

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其當人情但亦未深

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脩

殊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尸則墓祭之禮周

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示之人人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

平如衡也即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

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

國集家錄

十七卷

卷十七

之拜手稽首者揖而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

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拜

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

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

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下

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爲始

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爲

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占亦

不伏地拜非始於武后也

寧思萱英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滿而十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遇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曆之所以起也

吳會顧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因學紀聞指吳興會稽二郡且有范石湖之辨為據

玉曆云凡欲穿井處於夜氣清朗時置水數盆

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其處必有甘泉感遇

云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

國憲家範

十七卷

子

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

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

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中

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名福地云

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自

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

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三國志也朱

子綱目以蜀為正統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考

之天文熒惑守心魏殂可以魏為正矣他日月

紀心昭烈殂魏吳無事

天宮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

武曰龍曰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

咸池玄武單指方位之地而言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由其有二賦也

余嘗讀其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

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

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

國憲家範

十七卷

古

子

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

文赤壁賦註謂指赤壁者三非此之謂乎據二

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且二賦情景不過衍

此數語畧少增其事耳

相家以人如某物之形為貴顯者為物之精郭

璞蠱精之類

虎猶食人鼠之過者耳必缺如鉅

鵠至七夕而頸毛脫鷺遇白露必離巢虎啖人

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

猶咬鼠同也人身之虫初旬頭向上而中與末旬頭俱下遊也

天之所以為天不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名曰七政人之所以為生亦不過陰陽五常之氣行於六脉見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氣盈朔虛則為一候故天道來復人身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經絡一日行兩經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

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刁斗銘於涪陵州

此特一身之藝併人而善者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繇之為城築之為瓦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漕河文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

南都金箔日出八十兩

張名君實字全一遼東義州人別號玄玄又號

保和容忍三丰子時又稱張刺過天順三年三

丰謁帝予見其象鬚髮堅上一髻背負面

大腹而携筇者上為錫詰之文封為通微顯化大真人冷善鼓琴居杭之吳山鍛泥為釘以供衣食中年賣藥金陵洪武元年與工倖詹同等較正郊廟樂章後有盡鶴盜金之事遂隱不見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弟五拋書云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為驚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

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

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之說諸皆主佛經救母於是日以百味煮盆中供養然不知為孟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孟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學庵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孟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造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謂之孟蘭盆乃知緣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錄亦云

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孟蘭盆

邵平有三東陵侯其一也項羽傳中邵平又廣陵人二矣齊悼惠王傳齊相邵平不知何處人為魏勃所給至自殺意非東陵蓋東陵常為蕭何畫策術必高矣淮陰尚在何術中何重東陵勃豈能給平耶且時又不同必又一人也

嘗見野史云駱賓王為僧於杭之靈隱以其有宋之問之詩而之問又識之黃巢為僧以其有鏤衣盡著僧衣之詩張全義識之也癸辛雜志

國朝家狀

卷七

七

五

載即四明山靈寶禪師是也徐敬業為僧於衡山野叢書載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朝姚泓叢書又載其為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賊李順已正典刑辛志亦云景佑中廣州巡檢陳文璉捕得直李順乃僧也意皆素養貌相似者急則詭充其名

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八文山之科六百一人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祭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唯

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

刀後麻叔謀被砍為三段

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

燐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

銘其字烏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

年塔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墓我在高原髮長

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

於城西今大佛寺也

已上出開河記

又衛先生大經解

梁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梁

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

國朝家狀

卷七

七

五

田度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

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

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

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前

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

原驗其年果千年矣

已上出宣室誌

又江南保大中秋

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鉄

名又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

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出寶位跨犬出金

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關隨虎
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
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
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
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
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字又甲戌年亦
舉國以入觀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日於山
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鐫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
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敗元建隆國亡又沈彬

國憲家

卷十七

九

進

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墓地子孫發土
至七尺石片既落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
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鐫鐫絕妙又得青石銘
曰開成二年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
來上巳事出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
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甲酉年殊不知
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巳酉也又嘉定中有厲
伯韶者俗稱賴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
看其先隴以今中哀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

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
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
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拚之出木東又至元十五
年有軍廩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壘土得
一鍊券云鴈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十五六狗兒
壞我屋出武林又 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
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
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
虞廷璽為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

國憲家

卷十七

十

進

虞廷璽也鄭意康節窩遂為建祠出冬餘今省
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正
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至藁城
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
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
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請闕
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
誅之告曰請繫之以候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
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為軍師護諸

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
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
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為者左右
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知名
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
至則碑已鉗折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鉗處
而不可辯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
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禱之也

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

國朝家範

十七卷

五

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衣宮道也
家曰齊恩斷义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緒而分之
也如理亂絲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
平道塗

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二
三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氣之表
下小區蒙擾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覽日月
之華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潛消息之用何
仙之弗若也

蜜餞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
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
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正味甘而飲之愈疾
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
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靈韶殿
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
在宮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慕穆常芬
唐昌大華皆為美名

國朝家範

十七卷

五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
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
百年丙子帝顯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
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
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
顯昞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
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
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

徐州不打春邳州无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死人此俗諺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
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
攤損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
說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八十四日

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隨其
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廣西誌又載桂林府
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
大潮

伏羲都城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

國憲家聲

二十五

卷

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

阜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以

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妫州今彙

頤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山東

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

唐堯都平陽即今山西平陽府也虞舜都蒲坂今即山西夏

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

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

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

大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

志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後

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

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

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

文王有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即今河南

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討居洛

國憲家聲

二十四

卷

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

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

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

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

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

說而復遷都長安東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

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醜曰許昌曰鄴者水經

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醜為先人本國許

昌為漢之封居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
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而吳初居鎮江都武昌
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建業即今南京應天
府也蜀都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
同上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建業
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晉齊都建康同上
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
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同上北齊
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長安同上

傳家錄

十七卷

十五

關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都長沙以城狹
小水賊與蘇威高穎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
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
都長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
同上晉都汴同上漢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
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
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
之地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

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
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是耳黍是小米之糯
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
故祭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
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稍大較他穀則小
耳紫黑色芭有毛關西呼糜冀州呼緊音欠不甚
珍貴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
烏山稻類稻粳糯摠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辭
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齊則
國憲家猷十七卷 十六

耳

其時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

當時師行多緩若卑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
遇共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

唐史薛平傳有曰平為鄭滑節度使如河溢
汴于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蔡陽
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
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
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
是滑人永无水患

天下晨昏鍾聲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
國憲家猷

必然不同自吳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
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乃息越
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轉成一百八台州
歌曰前擊七後擊八十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
後擊三聲三通轉成一百八又禁鼓一千二百
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
更鼓三百三十槌為一通千槌為三通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
見而殞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以獸而祭

大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
而搖落也蟄虫感俯淮南子咸皆也俯垂頭也

此時寒氣肅凜虫皆垂頭而不食矣立秋十月
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如冰水
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凍土氣凝寒未至於折
雉入大水為蜃雉野鷄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
註蜃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黑子又白蚌
子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
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
國憲家猷

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
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島
嶼月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為蛤明矣
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為蛤甚明禮記之
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為蜃埤雅
既曰似腰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
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
若本草章龜經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曰
雉入于淮為蜃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

薄故凝而為小雪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
註曰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
伏虹非有實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
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冬正其
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為冬
也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鴝
鳥不鳴禽經曰鴝鵒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閉
死方休古人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
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為褐據此本陽鳥感

國憲家獻

卷十

七

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无毛晝
夜鳴即寒號虫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
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錄作鴈亦恐
不然淮南子作鴈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
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
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蠹實馬薤也鄭
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况說文云荔似蒲而
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為香草附和
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

也

按春秋玄命苞堯元年甲辰至洪武之戊申凡
三千七百三十一年神極少按大運紹統自伏
羲至故元除僭號不載外帶吳魏遼金閏位正
統至我

皇明渾一區宇君天下者共二百八十三君

載埴鼠僕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

騶乃文王囿名虞人之官之說又曰天子田獵

七騶咸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

國憲家獻

卷十

七

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之決以不食生不踐
生為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于釣州而
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
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 朝群
臣皆賦味之予觀夏公元古賦序有曰睨目虎
身白質黑章脩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
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
生剋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剋化皆易見獨制字
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剋剋中有用也凡生

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燼火生
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
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為阻
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
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為秀鬱山
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為樽節隄防水尅
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既濟成功火尅金金盛
則喜火尅是為鍛鍊全材金尅木是為斧斤斷
削蓋因尅以為美此謂尅中有用故稱之曰制

國朝家範

卷五

者乃不拘於生尅之中也

申者折也言萬物剖折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
皆甲折乙言萬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
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
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華茂於
戊是也已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
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
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于子而萌
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孽也

陽氣始萌孽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出曲也
寅音頤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韻演於下
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
出巳巳也陽氣畢布已矣午忤也陰陽交相悞
而午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
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
熟成威也萬物減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
也

管仲出而事功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玄作而

國朝家範

卷五

阜

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義理
變而訓詁述作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輒功
固有休於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於
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所志者科第而已士
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咕畢而已上
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為科第祿位訓詁
述變而為咕畢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
呼山夷而陸陸沉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
升之於夏有其志有其才而又有命也諸葛亮

之於漢有其志有其才而無其命也又符二人
焉曹操之於漢有其才而無其志張浚之於宋
則志有餘而才未足也操不足責若浚者豈非
君子所深與而重惜者乎天水中微金源摘累
徽欽遷而北高宗奔而南天下之勢如滄海橫
流莫之敢遏傾危者屈身於犬羊異懦者捧首
而鼠竄浚以眇然儒者赤手障之脫圍城走維
揚奉命川陝視師江淮再貶而起以至於沒知
有君父之讐而不知有身知有國之廢興而不
知有生死其志何如哉然迹其平生僅能殄苗
劉摧麟倪而不能制吳乞買之命一戰富平盡
喪西土符离之潰訖無後功其才何如也故嘗
論之浚之學得其大者真見夫讐虜不可與共
天臣子之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其志光明
剛大可以掀宇宙麗日足非瑣瑣者比而才不
足以克之是以立朝則攻李綱沮趙鼎在師則
無以馭曲端制鄧瓊然其心固以爲忠而知弗
及高宗不察至屏之終身則過矣天下之變惟

志足以鎮之而才不與焉漢公孫弘之才優於
汲黯然竊淮南之謀顧不在弘而在黯誠以黯
招之不来揮之不去其志可憚也浚屢敗之餘
疑無足用然將士見之勇氣自倍雄傑如兀术
亦聞之動色何哉則以浚興復之志素著則帝
之志堅中國之氣張戎敵之謀沮不戰而勝形
矣夫蘊於方寸而可以幹天下志之用大矣哉
然則志立矣才可益乎曰奚而不可學以博其
知克己以擴其量取諸人以裨其不及古之用
國朝家範
十七卷
天下者率如是浚之于賢足以及此而夫不
假年其又非命邪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
葉宋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
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
程始蠻夷有謚自夷妻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
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東園菜名頗稜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爲波稜

武帝問摯中治三日曲水何義曰漢徐肇三月初生三女三日俱亡村以為恠相携水濱洗祓因流以溫觴東哲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泛酒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劍因立曲水

金吾仗爆禦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即耕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于竿

至道二年夏旱遣中使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隨其方設香再拜遣之王禹偁上言五

國憲案卷之十

五

五

岳視三公御署祝板已踰禮典固无親嘗之禮上曰成湯剪爪斷髮以禱桑林之社尚无所愛矧為百姓請命豈於筆札有惜哉

括地圖云度朔山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薺並執萐索以伺不祥之鬼繫而殺之即無神奈之危

歲旦爆竹于庭世謂庭燎之禮非也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炒有聲則驚遁遠去

焚俗謂之施釣淫繁經謂之骨索

燕巢舍下有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猫所搏食之雄啁啾久之方去別與一燕為匹哺食如故不數日諸雛墜地宛轉而僵兒輩剖腹視之則有疾藜子盈於嗉中蓋為繼室者所害

廬山有上霄峯可千仞上有古迹云夏時禹治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為竅繫纜其上其上有磨厓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閹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壑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壑以度凶歲

國憲案卷之十

五

五

歷代官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賦諺門曲謝也諺別也以對曲謝非有定處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韓偓云窓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

聞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曲謂如熱時
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
載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
之退而寡髯

天親竹有時出一番双竹

郭從義營洛陽發池得一器受五升餘体如綠

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傍有篆文曰仙臺秘

府冲小曰按杜陽雜記仙臺秘府乃宗修和藥

國志家狀

十一

万

餌之所

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无縫錦為被成賜名六

合被

臘雪熟變春雪殺變

人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州十八人

許敬宗乃得與盖如摘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

不容无濫

短啓出晋宋兵興之際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

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曰死罪死罪是制違令

故也

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故賀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

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為珮

之至偽武性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陳晉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

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

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弓以守

南憲家尊

十一

万

之故古人歌曰斷竹屬九飛土逐害

祭以丁亥反覆自丁寧也辛自克辛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

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祀土地之主潤非所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

也五谷之長穀衆不可偏祭故封稷以祭也

德至鳥獸白鳥下白鹿見白虎見宴食

衣服有節則白雉至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又妃房不偏白雉應天十孝妖孽消滅景雲

山遊 德至八方則祥風生

墨子云下酉日或乙酉日燒三歲白雞羽風立

止又燒燬皮風立止 蠟在地中似非羊若猪

食亡人腦栢木穿其首則死今人種栢墓上以

防其害也 淮南子云取灶前土持去令人不

思鄉

程氏云公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忍置

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唐誥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

國家家獻

三九

媚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緣帛者用

胡武中在真州嘗見火電子墜地火滅劉原甫

云水沃愈熾以火撲之即滅

魚秋分後不食

肥壤栽樹桃李

鹵地宜種林禽不宜栽桃

今世男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

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

小妻妾也

象營死三象具二膽果在足其一在足或言胆

隨四時在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黃皆輪內香藥

庫其肉斤肉理段段不相續屬味各不同舊說

象肉千味

中都縣西門榜曰講堂門父老言孔子為宰講

說之地

如巢為水水生木則青徐次之木生火則荆楚次

之上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賈涉

國憲家獻

四

已中

之為方安承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

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

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

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事一妾丞云惟所擇

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遂與去欣然許之

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生似道於縣治

賈丞校文它郡得謁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

丞廳後滿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

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用享富貴數十年咸

清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莢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顛覆數人送塋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浸及腰膝不得便還雖理宗度宗山陵無此之威

隋書元曹傳文帝常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

市中有補治故銅鉄器者謂之骨路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作為佛事必請親戚

婦人觀看主母別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

國家家歌

聖

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捧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

肯前去花鼓捧者謂每樂舉則一僧以三四鼓

捧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傳樂

重兵在邊京師乃卑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

不能反為軀害臂大於指屈身可使指大不使

其臂且癢網四肢者骨也網大厦者棟也網天

下者兵也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之足縮下下嘴謂

藏其味於翼間

先且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館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

士子初登榮進士及第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虎變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

公府為公衙府門為衙門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於上其義一也

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

之法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

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登

衡山近望如陣雲淞湘千里九向九背衡山九

疑皆有舜廟

李廣殺降卒七百人故不候虞翊殺降賊數百人故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戶嗚呼二君猶若是則項羽坑秦卒二十萬白起坑卒四十餘人

獲罪于天又將若之何

劉向揚彪盡忠漢室而欲附王莽修為操謀和諂盡忠而超附桓以傾晉其父析薪其子非惟弗克負荷又從而賣君父隳家聲僅取一時之榮而不忠不孝之罪萬古莫掩矣

戰國四君無忌為賢田文次之趙勝又次之黃歇無足取無忌屈身以迎候瀛間步以交毛薛然近於禮忘身救趙納言如流信近於義趣駕還魏敗蒙騫於河外不可謂不智也田文雖好

國策卷之七

里

曾唯

客納諫而不擇威不招納亡命之徒為逋逃王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勝有一毛遂而不識歇相楚餘三十年以姦固位進李園之女弟以圖楚國亂人苗裔損非其命天實假手非當斷不斷之不幸也宜也

張司封廟號昭貺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

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

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雜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止二重鄧禹居首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馮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悞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

國策卷之七

里

曾唯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大者如斗其體質堅硬礪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國色正紅而無瑕可作杯竿器具生西非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漬間以紅色如珠絲者為妙若靈夏灰沙羗地磧中閒得之者尤奇有栢枝瑪瑙質水王上有枝葉儼如栢枝又有中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綠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光彩倒視之則若凝

血蓋一物而有兩色也出西羌砂磧中世不多見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大產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實一石爾

東帛則卷于二端五疋

古碑 往往有孔者蓋貫緯之遺像前漢碑極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

傀儡子起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閔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

國憲家猷

卷五

四十五

音雅

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宋朝王詔開熙河之後亦以舞逐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燕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

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踐蹄皆應節奏唐晏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駢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建康辱井今隣法寶寺近行宮中以後主嚴華貴嬪共縛沉其中故以辱名世傳二妃墮血淚漬石闌故石翳猶臘脂禱以香幣以帛拭之尚有紅紫色故俗亦稱臘脂井建康二真仙祠蓋張孔二人也

國憲家猷

卷五

四十六

音雅

馬洧字巨濟為狀元乃劉元城取洧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為座主豈可為他門生器之大服
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也猶曰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昧相襍也遲明即未及
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晚也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
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畧云商與孟抑俱待詔頗序列

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為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恩從者而三良亦在愿中耳

李公常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戌卒竊發為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貫為贖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

國憲家猷

十七卷

四七

早

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賈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掬之獄甚急垂飢虎口爾夫人聞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淒淒若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為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請臣馬前號訴時上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免

國憲家猷

十七卷

四八

早

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歸北虜既歸私第憂疽不知其計止於外廳坐獨久之夫人請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又小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无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耶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戎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此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戎主左右及惟速歸燕然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為私禮者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名馬百餘疋別賜駝馬百餘疋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迂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師綰在永興時使主赴判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百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

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縮庸賤人公何與竟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其比不言夫人問湏言之思縮者雖賊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泣下有朕迹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嗾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縮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服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縮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

國史家傳

中元

晉雅

也
果實不過三品殺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為儉則步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文潞公時以大尉守洛求款附名者衆潞公不許為其貴顯一弗納也一日潞公伺其為會城中厨其盛饌直往造焉溫公咲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一時之盛事也

後溫公語人曰吾不合放此人入來

孔子師老聃之說聲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說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問諸老聃司馬遷史記孔子傳後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記者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

坪雅謂雉性如壘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國史家傳

五

晉雅

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

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殺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殺死守封疆之臣

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月賊妾為姬也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

之史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

觀之義也由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闕旁高處也亦雅飾觀為闕孫炎曰官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決去疑事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為周守藏史名柱下史藏乃藏書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

鐸鉞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十一

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為鄼侯

楊州天長道中有大古冢土人呼為琉璃王冢馬氏嬪直子錄辨為漢廣陵王劉厲後人誤以劉為琉璃爾又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謠呼為蝦蟇陵

國憲家猷卷之十七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東吳王可太元簡甫集著

事理二

趙汾葬書問對或問葬地之說理有之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十一

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同隴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提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自然自

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災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堊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

國憲家範

二

卷

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蓋恩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藉以旃罽食肉餘種蓋前乎此

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鑿國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貴顯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為馬形鼠尾皆具背為大穴用踞之以洩獸子作馬形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國憲家範

三

卷

下伏侶鬲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為然今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乃若槩指凡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楚壓龍角其棺必斲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為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出車入輦乃招蹙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

國書家賦

四

餘

典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屬水龍字甚奇

越尊見采於夏而吳尊則見思於秋

元延祐間佛昇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聚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為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為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基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垣遂習之又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辭指稱嘆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

國書家賦

卷

五

妙也

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

此與崖山墜水之白鷗正相類

猴詩謂之孫性躁而多智唐大曆中有猴

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

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而走

救火於是群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水經曰潁昌縣有致密

城古中都也

帝堯陶唐氏陵在蘆泉山之麓史記堯葬於濟陰東平濟東國也

朱熹窮理致極精微乃堊其考妣異處

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

道教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放釋氏三

身而為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

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

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併

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放其所為

國憲家猷

六

名

遂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而昊天

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

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

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

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蓋放釋氏之失而又

失之者

崔浩傳已言寇謙之繼陵為天師豈天師初只

泛號至唐始定封耶

僧人有妻曰梵嫂曰房老

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又之被

人掘鑿損壞不復有靈亦是這此氣過了

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寬衣服亦有寬耶

瀛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

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使無

二程先生後世豈知瀛谿為大儒傳聖入之道

者耶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

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

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

七

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關於事機私憂過計馮

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

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

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

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後以魏武之

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

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徵後

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道一也要之戰危事也

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

宗自將率勳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
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
以多出於此也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
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
之不幸也槩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為忍人矣友
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人
所必有者也槩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為棄物矣

國憲家猷卷之六

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
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
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
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辨是嫌疑之際
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
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南宣公既卒
姜穆姬乃嬖殺
後宣姜所出

今人名醢之滴薄者為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

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
不能為酒情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
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
家取其糟歸必膏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
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問有酒索
而飲之吐而咲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
每飲群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
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為飲茶之証予閱

國憲家猷卷之六

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
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賜吾坐
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
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
於吳時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搯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者持搯扇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
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馬耳至倭國
以充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

供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國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時亦鮮矣

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爲族葬者雖鬼神之應无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腐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快解本草爲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

國憲家獻

十

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裡精相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爲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辯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爲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則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編興文學之源委邃古之初萬物之原陰陽方

位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執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著龜永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汾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

國憲家獻

土

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柰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耳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

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葬
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
準也故世之論墓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
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
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
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
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歛手足形
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
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

國憲家猷

卷

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嚴竟於幽以順
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
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永命歸于
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
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
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
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
教矣豈非賢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
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

而前輩為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
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柰何對曰聖人
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
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
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
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
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
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
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

國憲家猷

卷

有一於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
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將
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
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
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
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
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
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
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太謬者六畜之生不同

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
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
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
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
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
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
泛觀諸鄧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
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贅者扣盤捫燭以求日
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
國憲家猷廿卷 古
或然也夫勢與形現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
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
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
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
巫惡肯改所難以觀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
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
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
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
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

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
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
其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
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
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
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得或反倍謬取禍豈
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
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
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
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
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
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
窺利之一端
國憲家猷十八卷 古
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
之大儒已歷詆其謬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
信而不為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
之心固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類有
此乃歸反樛裡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為善
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
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聖周葬焉又
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
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
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乎風水環聚山川形勝
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卧
且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

園憲家譜

卷

十

其體魄此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
緣之以窺利不孝之事莫大於此故今之擇地
者取其方向之宜土脉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
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
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也何也
使葬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
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
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
路則城郭非溝池則隴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

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
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非其力之
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文伯之母李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註以闔為闢謂闢門也
今按闔者馬不出門之貌謂敬養身在門內而
與康子語也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
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園憲家譜

卷

十

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陳衰之喪既葬人請見
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
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吊人乎
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
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
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遺之雖酒肉
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
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服往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

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
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
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
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
為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
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
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
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
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
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
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
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
以吊其孤亦可也

國憲家猷

卷八

見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葬
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蓋人
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
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
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瑩域未必南向何如

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
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而同槨今
也葬以灰鬲異槨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
力之不能耐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
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
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殯而遷
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
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冠亂而
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也歛
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閉精靈於沉冥之域
不幾於失鬼神之情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
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
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
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

國憲家猷

卷八

見

夫君子之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之聲不絕於口也居廬寢苦不離於殯宮也練而望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華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家也才可以舒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避也事變之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年

國憲家獻

十八卷

子

卷六

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為準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各為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爽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嫂可以為位而哭謂推而遠之乎謂避嫌疑乎不然是子思之犯禮矣推此義也雖制服亦可也唐魏氏徵議曰禮繼父同居者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

非有骨肉之親止以同爨之義為之制服耳今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語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制報可矣哀帝考恭王而當為成帝後何也曰禮以義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後則恭王之嗣絕矣傷倫害義不可以訓也況兄終弟及三代達禮弟亡則伯終姪及倫序之次也謂之繼統可也為

國憲家獻

十八卷

子

卷六

後不可也然則成帝之嗣不幾於絕乎曰兄弟之近皆祖之正脉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絕者視之若有間矣以祖視之皆一脉之傳矣況承位則統不絕承廟則祀不絕比之一子為人後而突然絕其父嗣者其相去輕重之差豈止鈞兩而已哉故曰繼統可也為後不可也曰天子之禮與臣民殊故大統為重而父子可略也曰此豈君子之言哉王者所以風化天下者也身教以道而天下尚有畔於倫義之失身率以孝

而天下猶有棄其親長之人况背於道義而欲
其父之貧而出繼於伯叔之大家其與諸侯絕
父而繼大統也何殊斯人也忘親而利已也較
然矣鄉黨必置之朝廷之上必殛之孰曰不可
者在臣子則咻以為非在朝廷則安以為是又
豈公天下之論哉曰假宗人以相繼或俟支子
之生無乃不可乎曰已反棄之而使他人攝之
因心之愛終乖矣育庶非可期蒸嘗非可待而
霜露之感亦忍矣故曰繼統可也為後不可也

國憲家猷

卷八

三

然則後支子何如曰喪服傳曰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期是於本生父母無絕道也何也所後者
於本生父母有大小功總麻焉有五服之外焉
而服必斷以期者是非計所後者之親疎而為
服紀也使即以伯叔族人例之豈聖人制禮之
義哉故稱本生父母禮也然則尊而祀之何如
曰子不可以臣父國有適子祭統之所屬尊崇
之而祀之國不干乎大統之祭禮也曰既後之
而復尊之不幾于二本乎曰非是之謂也所後

者稱曰父母喪以三年義權有所奪也所生者
稱曰本生父母喪以期天性不可泯也曾是以
為二本乎

小宗入承大統者有三義焉有繼體者有繼統
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比
之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次
而後立之是以祖宗之統不可不傳求賢而置
之者也是曰繼統光武國祀已絕崛起民間以
返漢作是曰繼興英宗繼體且國有餘子以嗣

國憲家猷

卷八

三

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繼統非武昭授
之雖能考乎親而不知尊則失之疎光武無所
籍於先君者宜祖高帝建四親廟而追尊乎祖
考矣乃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而不帝則失
之繆由是言之一子不後哀與宣同追而尊之
夫豈不宜故曰禮也曰何以稱謚曰恭皇帝恭
皇后盡之矣去其定陶可也言大號不可以小
冠也曰何以祀曰定陶無餘子矣別廟於京師
而帝祭之不干乎祖宗之昭穆亦禮也不然恭

王之祀斬矣而可乎此以禮之變者處之庶於
一不後之義不爽而天性之親不至棄絕實
萬世禮義之大防也

按太祝辨九擗拊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
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
八曰哀拜九曰肅擗注以拜頭至地為稽首拜
頭叩地為頓首拜頭至手為空首今荀子曰平
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
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

國憲家猷

卷十

七

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而稽留也
頓首者首頓于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
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
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
故為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
謂王動色變為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
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
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為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
下者言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

也奇讀為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賓拜洗
拜告旨拜執爵興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
其入也一拜嘗為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一拜
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哀讀為報謂再拜義未
詳肅拜一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
卻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是也鄭注謂持犢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
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
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

國憲家猷

卷十

七

者也奇哀者以數言者也
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
婦人以肅拜為正何為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
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
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按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
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
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婚禮
婦拜扱地即手拜也蓋夫人以肅拜為常雖君

賜亦止肅拜而受婚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為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字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伸腰再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為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婚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為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

隨所處而安曰安土隨所事而安曰樂天仲尼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安土之謂也見陽貨見南子樂天之謂也

向月熟摩其蛤蜊則水生謂之方諸向日熟摩其鑑則火生謂之燄遂相去甚遠而精之感速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於他鄉者必有旌節是必以過惡而忘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

祭彤為太僕從

元武過魯生孔子講堂顧持子路謂左右曰此太僕吾之禦武也

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

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

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雉

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
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
釣釣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
來提此尚書太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
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
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剝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

國憲家猷

卷

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
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撫或者之論謂西伯
拘美里散宜生闕天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
紂而贖西伯既脫三人有陰修德以傾商政
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

宋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
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常殺一
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昌黎我有雙飲醖其銀得朱提見漢三朱提

八兩為一流注朱提屬健為乃色名也

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綴八座尚書
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
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

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
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為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貪取故其教活儒有揮千
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
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國憲家猷

卷

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
靜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強而止
故抑儒順而用故活

先儒謂雪花六出應陰數也知孰使應之亦
雪自應之有所雕鑿者乎此論涉有作用非出
自然故僕著其所以皆由勢所必至數出天成
黜彼應字乃合至道今日春雪五出此亦禪說
瑣語烏足憑信僕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
觀並皆六出五出者父笑謂之妄談矣想間有

五出者耳

顧後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費經義以崇經學存之以益治可也

申鳴趙苞徐庶敵執其親同也而處之異何如曰白公國賊鳴主兵者義不得周於親也庶周旋玄德非迫大難可以去而母也鮮卑寇鈔非爭城危主之敵也苞遽進戰何居緩戰以圖生其母可也

母黨不二服重所自出也為繼母黨祖免以喪

國憲家猷十八卷

子

之可也為前母之黨亦如之義不可已也母出猶為其黨服以母子無絕道也

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

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兄持父服既終

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

服曰生子以嫁母期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

何以葬曰先夫義絕矣不得同也反而附於後

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于禮犯義自汙其親

者也

仁和縣圖經出蔡喬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礪玉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庸

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

擁劍如彭蜺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台州杜漬鹽場日以蓮子試瀘重者用之瀘浮

國憲家猷十八卷

子

昂

三蓮四蓮味重五蓮九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瀘更薄即蓮

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

之瀘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平則二物俱沉

林下瀘水或以他水構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甌

蓋之於中掠去而土水至田處元瀘盡在所去

者皆他水或甌單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分矣

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革不能救鹽池之瀘即

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單竹數條炙

之著其中則汁便淡

鹽官湯村用鉄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鉄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以近海水鹹故爾

青州圖經臨淄縣冢墓門云三士冢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

國憲家猷

卷

三

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蚕言蚕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蚕之綿

火秋字其書從天胡神也音醢堅切教法佛經所謂厚醢首羅也本起大波○國號蘇魯文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其國有火秋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救坊記曲名有救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

有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為救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

南滇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琴

雷氏斲琴多在峨眉无為雲○三山

近見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誅也

國憲家猷

卷

三

魚皆逆水上

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

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酒謂之歡伯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

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

菴魚河圖云河伯姓吳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
神為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
也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
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謂之通天犀南
中有偽者磨之漸熟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熟
唐昌觀玉藥花今之散水花楊州瓊花今之聚
八仙但木老耳

國憲家猷

卷

十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
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
記梵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
拓為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乃十方住持耳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胆在四足今山海經无
此語象膽遲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
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
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

又相去十余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
十余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
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或云凡九為
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
宇文云檢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
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
藥子為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着水泥沙灘上
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

國憲家猷

卷

十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
頭脅邊斑文皮集十余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
厚溫暖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無燃香燠手或
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
二銖四系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
文以八分篆隸二體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已後
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錢

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
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文并書四
環可讀俗不知以為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
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進
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錢止有甲痕焉凌瑤
唐錄政要以為竇皇后是時后已崩文德皇
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間云唐之錢文如
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
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
國憲家獻十八卷

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
懷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
號偶相合耳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狀虎首人身四
蹄長肘名曰獬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湔裙水上之語北史竇太
母夢風雷有娠林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
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
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

尉

古法遇如此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臘不可在
十一月也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開登州
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
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田北洋水極險
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

名山記云松有兩鬚三鬚五鬚者言如馬鬣形
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
國憲家獻十八卷

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絁石為第一此研多滑不
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

古曰名今曰字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
而成峰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
來矣

閩蜀同風腹中有虫

西王山是玉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

哺蓬頭戴勝是也天之屬

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山西名言將瞑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實是之嘗與居處沽用六着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着行六基故為六博以篋籥作着象牙為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着十二棋也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走

望帝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鵲之鳴即曰望帝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岩石皆沙壤相雜无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粗然中品又勝上品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无瑕然止是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

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龜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為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无瑕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涕泣其偶曰何泣也要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要曰昔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騷焉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走

臣

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句踐攻吳諸侯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引此事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極有義味與列女傳紀女事大同小異由宋皆臣季氏夫子何以逆知宋之罪蓋為兵謀者必先聚歛也

國憲家猷卷之十八

國憲家猷卷之十九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三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
穀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經之畧者也古
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祭其
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奠有樂無
尸而釋菜無樂則其祭又畧也祭之禮以迎尸
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

國憲家猷卷之十九

千

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答也天子視學適
東序釋奠于先師者有三見文王世子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見王制皆言釋奠
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
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
貉之祝號舍奠于祖稱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稱乃飲禽則在

國憲家猷卷之十九

二

光

祖稱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習舞釋菜
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樂記大胥春入
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
于學士昏禮若舅姑既末後則婦入三日乃奠
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焉釋菜于明內春官簠人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註謂猶釋菜萌菜如生則祭禮皆有
釋菜也鄭人以釋奠者設荐饌酌奠而已無迎
尸以下之事又以見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
置於物萬氏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
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荐矣萊縣特用萊而已
儀禮疏奠之為言停也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
註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馨香之菜或曰
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菜為贄菜
直謂蔬食萊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
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
師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萊萊蘋藻之屬呂

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菜幣於前以贊神采菜采兩音而異義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大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勃海國記所載為証大和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具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國憲家猷十九卷

三

孫千

端州今為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靈陽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硤硤西巖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一小溪即硤硤水陸行七八百步至下巖十許步至上巖轉而南九百餘步至礧巖上巖各三穴下巖一穴半遶山巖凡十余穴然必以下巖為勝礧巖乃唐初取硤處色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巖後得下巖龍巖遂不復取之今下巖石盡遂取諸半邊巖近亦塞矣獨上巖可取之下巖一穴泉水溢歲久石屑崩塞雖千夫終歲功亦不可得矣凡北壁石在水底石色朝則灰青紫色濕縣深紫眼正圓有童子暈十數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畫青綠處類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巖二穴則土地巖中穴即梅林巖下穴今俗呼為中巖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能開路采石之處下無積水一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巖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岩南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已

國憲家猷十九卷

四

微帶黃色眼有童子暈七八重青黃綠白黑相間已不及北壁眼暈矣上穴中穴石色亦黃其眼亦黃色半邊山諸岩曰太秋風月小秋風月曰獸頭曰獅子曰桃花曰河頭曰新坑曰黃坑其色亦類下岩但眼暈只三兩重色亦青碧可愛惟層暈稍駁雜耳是岩有兩壁各石三層之上即覆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雖潤不發墨凡三層之石從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素第二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脚石即

國憲家猷

卷五

第十

無眼大抵有眼石在本岩中尤細潤下岩石謂之鵠鵠眼上岩下穴謂之鸚鵡眼上岩下中穴謂之雞翁猶兒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了哥眼土人以此別之

英州含光真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多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脉籠絡一微灰墨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峯巒聳拔多稜角稍瑩微面而有光可鑒物扣之無聲

于園國石出堅土中色深如藍黛一品斑斕白脉點點光燦謂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屢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聲然石之一段凡廣丈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毫瑕玷者極少故所產處貴翡翠而賤金星

大湖石產洞庭水中石性堅而潤有嵌空穿眼宛轉嶮怪勢一種色白一種色青而黑一種微青其質紋理縱橫籠絡紀隱於石面遍多物坎蓋因風浪中激而成謂之彈子窩扣之有聲

國憲家猷

卷五

光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量容一千二百黍為龠謂十二龠為合謂二十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碩權以百黍之量為銖二十四銖為兩謂一兩黃十六兩為斤謂三百八易三十斤而為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四鈞為石准四倍金人調鍾律測景合藥制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謂一尺二寸為一大尺三斗為一大斗三兩為一大兩

唐李虛中始以十母配十二子相尅衍之所由
生也人有惑於富貴死生之理者咸走問焉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
瑙鞍金撮角紅藤下馬元子聞國初貴主猶乘
馬元祐以後不鑄印亦無乘儀物
賢穆一日聞小金盒有玉佛十數枚大者如錢
小者如指面某問何用賢穆云仁皇每日戴一
枚大者撲頭帽子裏小者冠子裏戴嘗言我無
德每日多少人呼萬歲教佛當之

國憲家猷

卷九

七

聖三石下七

李生者居餘杭門外善貨殖日賣養牌元于市
嘗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
滅家畜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而溺死于
河其妻遣去二婢賣其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
有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反報
之酷耶他日後夫醉之以酒扣之妻云向所遣
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
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云
禁鼓有契契有二一曰放鼓一曰止鼓其制以

木刻字於上凡放鼓契出禁門外擊鼓然後街
鼓作止鼓契出亦然而更鼓止契傳自唐至宋
朝有司嘗欲易新不許

邵堯夫精於易數推往測來其驗如神其母自
江鄰家得此書出為邵氏妻而生堯夫

汴都失守本於耿南仲主和二聖初迂本於何
崇主和繼陽失守本於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送
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

姊之夫長於已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妻之

國憲家猷

卷九

八

聖三百六十九

兄長於已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受外孫拜
不當扶

某家舊親中表兄弟甥婿來皆以長幼序坐唯
妹婿則賓之然有年齒爵位之相遠者則不必
盡然也

有戎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義
櫛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

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征公孫闕浮海乘船舶白
紵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白紵蓋出於此

橫吹者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何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

夏殷皆以草為之屨左氏謂之菲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屨貴賤通着之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官禁內貴妃以下皆着之

岡象畏虎與栢故墓上樹栢墓前立虎

封樹起於中古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

國憲家猷

九

釋三石

山海經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脉淺黑多伏紅

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婦

藥王

御覽云龍盤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皆

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也

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名為第十三

絃蓋破二十五絃而為之也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遇河伯言同道哉

馮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共行恍惚萬里如空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

陰日月所入其土窈黑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

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

平廣原其人廣面縮頭身長四時風交足山谷

咬其人端正

今世燒香埋谷蓋有所自楞嚴云純水沉無食

見火是也

國憲家猷

十

釋三石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常言之而身得之

常熟海隅山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

子謂太公居東海之濱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郡

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

之故不育乃共抱至局書生時年月日有乳媪

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

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弃子信乎其恩澤之

馬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無甚貧者

香木初一種也膏脉貫濕則能成實此為沉水香然沉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疑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自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聚焉故言生結也結又謂之虫漏因虫傷蠹而後膏脉亦聚焉故言蠹漏也自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虫漏則氣烈斯為下矣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弄水香弄水香者番語為婆菜者國憲家猷十九卷

十二

三百七十九

國真臘不若南海諸黎峒海南諸黎峒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問黎母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號丁令泉井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交讓巷謂之泔漿巷鉄里橋謂之吉利橋對門謂之府門帶成橋謂之戴成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隻鯉躍出持之而歸無卧冰事國憲家猷十九卷

十三

三百七十九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黃門公既將試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人一不得就試正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

東坡讀隋書地理志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中君故城蓋非是春中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中君廟庶幾是乎

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個字孟子十個字見得極是分明孫

國憲家猷

卷十九

業

武吳記談兵法累千萬言大略是暗昧

其上則師其次則友又其次則客下此則主與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敗而在殺田豐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

宋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昉自今始

肅宗文武皇帝裂海岱十二州為三道之歲時

以居翰苑皆謂凌玉清邈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玉署玉堂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

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

莊子曰緇謳於所生必於斤若司馬彪注云緇讀緇引柩索謳抗歌斤疏緩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為人用力也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

國憲家猷

卷十九

業

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口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蟹始窟穴於沮洳中至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甯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甯斷短斷其江之道焉然後拔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窳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又加焉既入於海形看益大海人亦異其

稱謂矣

琵琶有名輩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弼如斷
腸猶緊琵琶弦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
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嘆曰渾不是今訛為胡
撥四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褶布衫也

王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
云織者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志注聲相近
也或寫紵絲則亦轉訛矣紵音字非注也

國憲象猷

十五

北方毛毼細軟者曰子毼子謂毛之細毼柔手
也書堯典云鳥獸毼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韓喜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臂阮琴起舞索

公為詞有飛上綿裯被之語又命公酌青衣泉

旁有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美且以

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將盡勺且謂掛冠復出

不惟有愧於斯泉且有愧於開成道士韓仇胄

陸務觀

西伯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益

親是非疏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
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前後
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耶

龜麋

肉生乾肉

寒粥水替醴涼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
也

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

闕者市牆也闕者市門也

國憲象猷

十六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孟蛟者以兩蚌殼一投
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至後人不

專用蛤殼矣以竹或以木畧斷削使如蛤形中

分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孟蛟孟者言蛤蜊中

空可以受盛其狀如孟也蛟者本名為教言神

所告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為木

也則書以為蛟字義山雜纂曰婦人擲蛟是也

校亦音蛟也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

根為之俗呼竹下安教是也至唐韻効部所収

則為玦其說曰玦者孟玦也以玉為之說文王篇皆無玦字也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篇作於梁世孫恂如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玦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于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為之決非真玉玉雖堅不可颺擲况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為之而人因附玉以為之名凡今珠璣琲瑒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

國憲家獻

卷九

十七

郡國志曰雞波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人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

左氏哀二年穆姜擇美欝自為頌琴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

于定國為東海郡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人已死乃湏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為當然也秦始皇自立祠廟漢諸

帝皆生自立廟觀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為大宗則生祠始此也

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圀之名為側亦一理也

門首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流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

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太尅金虜今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曰平山名之平者所在瘡之不止此處也予後

國憲家獻

卷九

十八

至昌化縣過一山下甚峻至頃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為義如此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基世傳為李白墓所累甃圍之其墳畧可高三尺前有小祠堂甚草

草

裴元 本字韓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絲綰謂之

辟兵不解以向伏君曰青赤白黑為之四面黃居中中央名曰褭方綴之於復此字疑是穉白以示婦人之工也

百官得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
來馬劉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
也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
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
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
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
僕射致仕官病者許乘之

荀子蚕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蚕
頭實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蚕為馬類古有其傳

國憲家猷

十九

矣周禮禁原蚕為妨也今術家末僵蚕塗傳馬
輒不能齒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灯之說固專
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
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丈木以垂鈴
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赤龍小舸為舸馬

抗芳葉為青飲拔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

梅漿為玄飲江莖

一作

為貴飲

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

荀子正論天子乘文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
先馬尊也後世大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馬之
義也

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師之美故
稱嘉慶李

莊子言魏土文祿護落無所用何不以為大尊
而浮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海
所謂腰舟也

國憲家猷

二十

兩京雜記杜子夏墓長安臨終作文曰云及
死命刊石埋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比舊皆鑿石以為棧道
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
馬李珣始開沙河水上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
圖經胥山者今吳山也吳山有廟相傳其神伍
子胥故也又州圖經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河
流去青山本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
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龍沙漲之後至

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鉄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民甚衆此圖經之言也

貢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余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醋宜作措必言其能措大事而已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疏屬鄭王房之支派父志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

園憲家獻

十九卷

二十二

為尼出入徐溫妻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

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鷺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日多書千字其義無取焉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族滅男女無少長皆滅於斬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常盛矣子奪於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雋

乘石氏之亂跨據山河亦僅終其身至死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之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虛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

彭大雅之重慶大興城築僚屬更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大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

園憲家獻

十九卷

二十二

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自豫州至京師八百余里置一十四頓頓別有官

古者投壺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以騾為貴謂之騾乃以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騾又為小障置壺外投之無失騾一作驍

符萊江南謂之猪尊昔萊河北謂龍葵馬蘭廣

謂之馬薤

蚩海獸也漢武作白梁駘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彌羅國所貢其國桑上有蚕其色金其絲碧亦

曰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

日林國獻靈光豆紅光數尺一名詰更多珠苴

蒲蕒之即大如卵可重一斤嚼之香美數日不

飢渴也

國憲家獻

十九卷

五

開成初言中有黃地夜自寶庫中出上令搜庫

中得黃金地上曰隋煬帝以黃金蛇贈陳夫人

左右因賄領下有廢字阿廢煬帝小字也上命

取頗黎連環繫玉彘之前足後不復見以彘能

食蛇也

日本國王子來朝與待詔顏師言圍棋至三十

三下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

黃帝問師曠曰吾欲苦樂善心可如不對曰歲

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

是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薺是也歲欲旱旱草先

生薺藜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病

病草先生艾是也凡五谷大判上旬種也全收

中旬中收下旬下收

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瓠中白

唐實以養猪致肥其辦則作燭致明

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有小葵

生

種竹宜高平之地黃白軟土為良正月二月中

國憲家獻

十九卷

五

斷取西南引根并莖去葉於園內東北角種

之令坑深二尺覆土厚五寸稻麥糠糞之不用

水淺勿令六畜入園二月食淡竹笋五月食苦

竹笋

春初掘藕根節着魚池中既生蓮花必子也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此山海所謂

畢鸞也驗之果是北齊楊子華畫牡丹極分明

則知北齊已有牡丹矣

佛教上屬鬼宿暗則佛教衰

鴉又名鵲鵲夜飛晝伏能食人瓜甲以知吉凶
凶則鳴於其屋上故人除爪甲必藏之又名夜
遊女好與嬰兒為祟又名鬼車又名鬼鳥能入
人室收魂氣其首有孔為犬所噬一首常下血
滴人家則凶故聞其聲則擊丈使鳴以厭之
一行禪師俗姓張名遂

王欽若再入中書天聖初北朝遣使致書稱境
內荒饑借雄州之地畋獵時欽若在告中外未
知所答教日出上詢其事對曰願假與之上曰

國憲家猷

十九卷

五十五

理將何如曰咸平中彼來侵疆豈先有尋遂
依蒼之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問積食原於
何氏鎬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既居東朝
文帝曰太子之食必將殊朕乃令太官每具兩
檐積以賜之此其始也

丁謂至朱少教民陶瓦

范仲淹常問琴理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
遠琴盡是矣

凡上官切忌初七初四十六十九日名曰不祥
日用此日鮮有得善

雉尾扇起於殷代高宗有雉雉之祥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促机一名絡緯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豹

蚯蚓江東人呼歌女亦曰鳴砌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徼

塞則雍塞夷狄也徼遠也貴免侵中國也

禿秋狀似鶴大者高八尺善與人聞好食蛇

國憲家猷

十九卷

五十六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飛不畏矰徼江南沃
饒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人所獲嘗啣

蘆以防矰繳

驢牝馬牡則生騾馬牝驢牡則生馬

鵲曰神女雀曰喜賓如人家之賓也燕名天女

一名鷺鷥鷓鴣一名鷓鴣又名玄鳥

雞一名燭夜又曰翰音狗曰黃羊猪曰參軍羊

曰髯王簿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鼻有五能而不成伎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曰泊不能渡谷四窟不能履身五走不能絕人

龜一名玄木督鄴鼈一名河伯從事又曰河伯使者

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於外祖李半常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笛云問何如驗之曰取竹之法

國憲家獻太九卷

二十七

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朔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實不及期則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竹天此笛其天者也遇至音必破今試吹之雲封吹六州遍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魏王仰見飛鴈更瀛以虛弦發而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隕也

父之於子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愛妻賣愛妾

蝦蟇此是俗語俗云蝦蟇一跳八尺踰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或云下馬

馬一疋俗說馬月子與人相足或說馬夜日明

昭前四丈或說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直

一疋帛

有生無識草木是也無生有識鬼神是也無生無識水是也

蚊蚋曰忝民蠓曰玄駒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少選入芸別父母升車以

國憲家獻太九卷

三

玉唾壺承淚壺皆紅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嘆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妙於針巧非夜來裁製帝不服號針神

豐山有九耳鍾每霜降則自鳴

王良問伯東曰相馬可得聞乎答曰馬頭為主欲方目為丞欲明脊為將軍欲強腹為城郭欲張四下為令欲長汗溝數欲小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黑者曰嚙烏短壽

白額入口名梅鴈一名的虛

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項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鰲毛生泥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騏驎也其相以馬項修疎則善鳴龜背鼈腹則能舞

蘭株欬大謂尾林豐岳欬高謂膝骨垂星欬高謂蹄上柱數大謂車骨

布指起寸布手起尺舒時知尋

國憲家猷

二十九

哀公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子曰人有三已非其命也行已所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者形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若夫智士仁人得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得壽不亦可乎

文王以王季為父太任為母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子曰善驚而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

子曰田之信賢於丘賜之敏賢於丘由之勇賢於丘師之莊賢於丘子夏曰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田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董卓悉推破銅人銅臺以為錢英雄記曰昔大

國憲家猷

二十九

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余二人魏文帝欲徒詣洛陽清門東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棄之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立冬則燕雀入水化為鵠養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形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

子貢問閔子騫曰子始見夫子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蕪蔭之中入夫子之門心竊樂云出見羽蓋龍旂衆相隨心又從之二者相攻胃中不能住故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如壇土矣故有芻豢之色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谷不升謂之飢三谷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支解之晏

國憲家猷

卷九

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聞曰古者明王聖王其支解人不審從何支解始也景公曰縱之罪在寡人

孔子鼓瑟曾子側聞而聽曰夫子瑟聲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天下賢人也其習之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使弊厭目曲脊逆色獲而未得丘以琴為其音參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韶用于戚非至樂也舜葬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人觀之即是也以法量之即未也

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憊情孝衰於妻子

焦山山果寺金山寺果山有四堂一曰浮金宋徐元用邀東坡同遊二曰雄跨乾道初淮東路總管洪适取孝宗詩中偈語揭之三曰玉鑑翰林學士蘇紳詩有僧依玉鑑光中立人踏金鰲

國憲家猷

卷九

皆上行之句取以揭之四曰水路延佑間兩建水陸大會佛海慈惠禪師應聲撰壁

有四閣一曰化城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曰無邊三曰金鰲四曰坐文高宗幸建康孝宗以巒鎮由金山賦詩有云峯巒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郡守方滋刻石千閣下有記

有六亭一曰留云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年主僧水茂重建五曰煙雨奇觀六曰江山

一覽 年理宗御書大字賜臣趙葵遂於無邊

閣西創

一曰遼東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一曰遼陽水

北曰陽遼東西之地其南皆遼海故曰遼陽

柳之桂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

布吳苗共敖也紹興間劉領為守乃謂九江王

項羽所偽封苗敖追義帝而布殺之放弑之賊

豈容廟食遂毀之荆門有五子胥廟南張先生

首平之蓋子胥吳視之為讐尚安得

國憲家猷

子王

血食於衆惡之地耶

自古取蜀將師不外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

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王衍皆死宋朝王全賢

崔彥遠討孟昶皆坐廢又如楊巨源李孝義

討吳曦皆為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為宣諭凡十

年亦不令終

盛喜中勿許人物

盛怒中勿答人簡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

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

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吏人不怕嚴

只怕讀蓋當官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

入者有一源而醴為二灘桂是也唯浙湍同川

而分流本未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曰玉環楊貴妃小

名曰玉環

國憲家猷

子王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

樓十二又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凍合玉

樓寒起栗光搖銀海眩生花

道家以目為銀海

蟻曰玄駒

列子韓娥歌音統梁樂書統梁樂器也與笙簫

相似宋書帝大明中懷遠謂之懷遠亡其器

亦絕矣又楚莊王琴名統梁

白樂天詩楊柳小蠻腰即白公待兒也若晚藝

酒熟尋夢云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即酒棹也

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煬帝令杜寶修水節圖經十五卷以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黃龍負圖黃雙躍白魚入舟呂望鈎磻溪金人捧劍周處斬蛟許由洗耳莊周觀魚屈元沉湘凡七十二事皆刻木為之謝諷造四時飲春以桃夏以酪秋以蓮實冬以枸杞

國憲家猷

十九卷

三十五

黃明

微者統也所以統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

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鍾南方故事有作車法

首抹額紅謂之素韃三伏

胡服曰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蹕者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

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康

健因見執政在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趨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其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侍臣等若馳奔以進慮人心驚耳上以其言為深得輔臣之體人臣當倉卒時不可不知

國憲家猷

十九卷

三十五

黃明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地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刑死刑曰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謬固可笑然月令孟春言無傷胎卵毒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齊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形於動授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歲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三代以箚為箚袋箚箚子及小刀磨石等總易為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並給隨身魚袋後天後改魚為龜唐初卿大夫汶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為褒飾沒則取之情所不忍五品以上薨魚不追取

神功元年破契丹凱還內史奏將軍入城例有軍樂今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奏晉穆帝納后用九月是康帝忌月下太常禮官荀納等議只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消忌月即有忌歲

國憲家獻

十九卷

卷七

業

遂從納議况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同於事無嫌乃從之

鵲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兄神脉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故名不出閭臣針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歲申酉乞醬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

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

中宗時道士葉靜能加金紫代宗朝李泌乞遊

衡岳詔給品祿賜紫道衣其後道士賜紫自泌始

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

單底履重底曰舄永嘉中為伏鳩頭鳳頭履齊高祖令宮人紫皮履梁武帝以絲為之解脫履古者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於席言之以快人意

聲譜云博陸采名也陳思王置隻陸局置骰子

國憲家獻

十九卷

卷八

業

二至唐未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散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骰者非飾四以朱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為重四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粳米新熟者動氣經再年者亦發病江南人多收火稻宜人

無懷氏封火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

祀紀曰顓頊氏有二子生而亡去為疾鬼一居

江水中為瘡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
是以正歲命方相氏帥隸儺以駭疫鬼
儺作弓夷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箭之神名續
長殺人百步之外也

春秋成命圖曰黃帝請問太乙長生之道太一
曰齋戒六丁可功成丁取丁寧戒慎之義

肅宗以節度使郭元振李光弼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號使相

前漢唯射策隋及唐初亦止試策并試雜文至

國憲家猷

廿九

光

神龍試六經天寶中甲科試人問策外更試詩
賦為三場

天后長置武舉凡試有五長槊馬射馬槍步射
應對加進士科

甘草曰國老大黃曰大將軍

人參為藥切要與甘草同功而易蛀唯內器中
密封可經年不壞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極五
葉皆陽向陰欲來求義假音梅相尋葉似桐參
多生其下

垣衣墻陰苔也一名烏韭又名天蒜

藕實一名水芝丹

專至冬為猪蓴又龜蓴又云七月以前曰絲蓴
秋末冬初曰塊蓴

辛夷一名大筆

燕有兩種胡燕音班黑作窠喜長有一容一疋

絹者越燕紫音俗謂之紫燕作窠極淺

龜生山石間不入水者名秦龜又一種名鴛龜
能食蛇

國憲家猷

卅

光

蔗有二種赤者名蔗音白者名荻蔗

屋松一名屋遊

雞頭作粉食之長年藥也小兒食之能長大名

鴻頭一名鴈啄

黃梁米一名竹根黃黍稷稻梁黍稷菽麥曰八

穀

楮槐榆柳桑五木之耳可食并入藥

艾葉一名水臺蓀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

枚以飯壓之良

使君子滿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為使君子

蜘蛛一名絡新婦

菴摩勒取汁和油變白不老其子先苦後甘故曰餘甘

頭垢主淋閉不通又主噎亦治勞復

菱實仙家蒸作粉密和食之可休糧水族中此物最能治病

胡桃張騫從西域將來其木莢斫皮取沐頭至

國憲家獻

聖

黑取瓢和胡粉泥拔鬚髮以納孔中其毛皆黑

橄欖木作楫魚皆浮出

羅勒北人呼為蘭香為石勒諱也

東風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

南人先食雍菜後食野葛二物相制魏武帝噉野

葛至一尺雍先食此菜

唐戴嵩善画水牛因筆墜則為鳥牛飲水之牛

則水中見影畫牧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

土鴨注云龜也在水似青蛙而大腹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一魚尾謂之丙注云皆以似篆書字為名

白鷺一名英鉏

酒滓謂之酪母

銀重八兩為一流

糖一名蔗飴

笙一名徒吹

螳螂一名蚶父

湯姓子氏成祖以其祖吞乙卯而生故字天乙

國憲家獻

聖

至周以子加乙為孔氏

東氏本棘東氏本踈皆避難而改

說文逐疫用斯頭

襍穢不曉事之名

襁褓衰衣

枸杞春曰天精子夏曰枸杞葉秋曰却老枝冬

曰地骨皮

殿堂藻井刻為荷菱等者取水物以厭火也

鷺頭翅背上皆有絲江南呼為鷺接鷺

伏龍肝灶中對釜月下黃土也

木一名山薑

半天河竹箇頭水也

春雪有虫水亦便敗不堪收之

半夏一名守田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

天寶初選六十四人判八等御史中丞張倚男

與判入高等為下第有所訴明皇於勤政樓下

親試唯十二人稍優餘並下第張與不措一詞

園憲家歌

卷三

時號曳白

星經曰少微四星故太微西南北列第一為處

士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

紙書故謂名紙唐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嘉禮

改具御侯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善生不背

日二冬夏長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

蔓旁布為佛弟子理亦宜然其精者號為沙門

漢言息心梵語云沙迦牒那中國譯云

唐明皇召安祿山用矮金褁角杓子賜坐肅宗肅宗青蒲諫

帝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肅宗曰何不殺

之帝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召祿山飲教宮人

進鴆杯祿山將飲適會燕過泥墮杯中祿山疑

乃不飲

道養性也釋適性也儒修性也

僧悟下住持通州琅山入城中開元寺說法有

僧問既稱長老何故年少師沉吟曰千年珠頂

園憲家歌

卷四

鶴一日鳳凰雛僧曰見答何遲師曰洞深雲出

晚澗濶水流遲或問琅山長老因何來開元寺

說法師曰家家觀世音或問木魚何義曰魚盡

夜不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者思道也

士人初登榮進遷除尉賀歡宴謂之燒尾嘗有

虎變為人唯尾不化須焚除乃得成人以蒙初

授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一云新羊入群為諸

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

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太司馬掌書
備牙猛獸以爪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
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
武翊王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
時謂武氏三頭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盤牟相宅在
新昌北街謂之金杯

流蘇乃是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毯五色同心
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為飾

團憲家獻

十九卷

耳

木饅頭謂之無花果味甘酸食之發瘡嶺南尤
多州郡多取為茶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
頭

皇祐中長沙有三拗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
致任樊著作作三日一開頂一拗也蘇推官喪父
樂飲林察推喪妻廬墓二拗也時有邊臣為守
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授賕三拗也
在年仕宦忌於太速肌体患在大豐

唐士大夫重內輕外任方面者目為粗材張燕
公云愧無通材供國粗使薛許昌謝人惠茶詩
云粗官乞與直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
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

古者三公昇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
閣下之稱

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

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

團憲家獻

十九卷

耳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

雞卵卜篋竹卜俗鬼故也

漢制天子玉几冬加綿綿謂之緋几以象牙為

火籠以酒為書滴以玉為研皆取其不冰夏設

羽扇冬設繒扇

王喬有三同姓名有王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

小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德宗曰前代三公皆有公命而上已與寒食往

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
矣欲終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必曰二月十
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佳名也臣請
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勳戚
尺謂之裁度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
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千醞酒謂之宜春酒村間
祭勾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
即令行之并與上已重陽謂之三令節中外皆
賜錢尋勝宴會

國憲家猷

十九卷

四七

光

給舍乃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平章事富
共之若各司其局乃司也焉得謂之相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愛精握固閉氣天液氣化為血血為精精化為
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
年易肉五年易體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
髮九年易形變化則道成

薄餅捲厚水以刀切入迎刃而解

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馳道案秦本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天子道
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
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天下東窮燕塞南極吳
楚江之湖之上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堆樹以青松清溪令諸
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丈三
尺也不如制沒入其車馬

國憲家猷

十九卷

四八

光

甚士民啗附子如羊粟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

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圍二十余里太
后常居之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庭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
帝王之都也乃朝廷於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
十萬人車行酒騎行多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鍊高三丈鍾小者皆千
石也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

於宮門坐高 銘其詞曰皇帝二十六年初

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

大人跡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

篆恬書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避靈故曰

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

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

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旌入於弟室弟

之旌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國憲家猷

四十九

光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四

古者王人獻尸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廢止至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強為之釋乎

微子之去者即箕子所謂行遜耳非歸周也左

國憲家猷

二十卷

聖

傳逢伯以為武王克商之後微子銜璧輿觀以見武王者得之

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有黃連百

竹八擔雙弓之號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

聲逕勢遏衝制突者非弩不克

賈讓言多穿漕渠使人得以溉田分散水患雖

非聖人法亦救敗之術

歧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

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

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

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特教人耦耕犁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

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油菜裹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於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一魚只

國憲家猷二十卷

二

御光

依元種

古有記里鼓車莫考其制一日得楊鉄崖所賦始測其彷彿其云虛輪暈軫橫轅倚觀平厠構低高間施木鐃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攜列鼓鐃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遂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候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宋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

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志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无名諒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墓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載墓銘止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前厥後墓誌恐因此而始有也

開寶元年因徐士庶訴知舉李昉不公帝御講閣寶元年因徐士庶訴知舉李昉不公帝御講

國憲家猷二十卷

三

御光

武殿覆試親試自此始○及第人皆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八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宋百王世則榜始○封印試卷自咸平二年始○置謄錄院彌封官覆考編排皆自祥符八年始○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宋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宋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不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而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可收之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即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敵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燒泥為瓦焚木為炭蜂窩為蠟水洙為石凡此者柔脆變為堅剛也

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硿訇淙射湛於所聞而響易矣洄洑攸容湛於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

國憲家猷

四

聖子

所染而味易矣五易者非水性也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第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鵲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人懷有若刀斧退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丞相乃鵲冠子也

虎七月生

三九二十七七主虎虎七月乃生

狗三月生

七九六十三三主狗狗三月而生

豕四月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豕豕四月生

猿五月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猿故猿五月生

鹿六月生

四九三十六六為鹿故鹿六月生

枯朽猶能出菌芝

世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

國憲家猷

五

業

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竹湏辰日斲筍看上番成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唯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迷日栽竹多盛茂或陰雨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然又有不拘此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之渾脫虎之咬人如猫之咬鼠初一日至十五咬上身

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殺虎云虎骨異雖咫尺淺草能伏身不露及其
唬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
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即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
鎗既接可殺也又聞野豕力雄甚一觸馬腹
即潰其尤老者恒身漬松脂以砂石為自衛
之計戲不能入也官中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
絃倒一日得老豕矢着輒火起數矢不入一老
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昂首聽
國憲家猷二十卷 六 業

如其言

蛇蟠向王鵲巢向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

仲秋之月群鳥養羞說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
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鳳九苞一曰口包命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
退精也三曰耳聽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
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采呈也六曰冠距朱南
方行也七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

遠聞也九曰腹文戶不妄納也

巨於陸者水中必細細於陸者水中必巨今試
推之魚飛鳥類也鳥翼長魚鬚短鳥尾長魚尾

短鳥頭小魚頭大餘倣此推之

龍蝦蜆類也蟹

蜘蛛類也蝦蚕類也石虱蟲類也石蚕蚕類也

龜鱉甲蟲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鼯鼠走類也蛙

鼯鼠虫類也

興安受佛戒遺龕子粉其骨作浮圖充供此豈
其報歟

國憲家猷二十卷

七

名

江水衝徙浦子口城相傳婦咎於部使者之
折畫牆天津衛近少魚鮮相傳婦咎於水滸
之石獅子雖未委真的然相傳有自或未可
知以此觀之則丘墓之鎮石居室之壓獸未
可輕廢也昔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
而木蕃者去之乃以鉄數十斤埋其下復曰
後有發其地者死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蔵鉄
而造死蒲津橋每冬永未合春水初解流漸
崢嶸綆斷航破而人不得濟開元間乃授有

司俾以鉄代竹結為連鑲鉄為伏牛偶立於兩岸以熟繩且厭水物由是奔流不突而橋因可濟

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我言也昔范文正公有鄰姬晉謁苦貧其公問汝何生理姬對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姬如其言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姬不半歲大饒富

國憲家獻二十卷

八

名

佛經所言如人入簷蔔林中只覓簷蔔不嗅餘香蓋中華枝子花也百花皆五出惟梔雪花獨六出也

珠池居海中蜃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蜃子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蜃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未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鉄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

木柱板口兩脚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傾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喫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千十二支皆反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草木經寒不彫嘗青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栢寧觀之石楠天堦之女真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玩可

國憲家獻二十卷

九

葉

管然翠如碧玉蟠如青瑤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為世所貴

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

射貳解牛斲輪弄丸舞劍削鐻

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為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踉蹌長一時號為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真有僧

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

算學不傳久矣唐有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國憲家獻二十卷

十

業

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順始講古算一學重刊遺書而算學之灰復燼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婦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無他只是精神之極而已

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棺只浮在地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稍深者無不有水地土淺薄北方地土深厚則深歲不妨

非水則無以界有風則易以散故謂之風水禪家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

昔蘇易簡先在禁林久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李繼疑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大宗許以大用端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風眩而卒

唐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野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絃諭意能以野奉丞相當取右

國憲家獻二十卷

十

名

職復不允由是坐廢改同州刺史復發觀察使儲粟貸百姓有司劾治削職後數年竟拜兵部尚書

昔衛靈公沒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

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葦葦齋乃在寂歷地名

浮屠泓與張悅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

氣索然視隅有三坎谷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
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竟如其言

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荅曰如
入胎經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
散者水所攝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冷今
之不流者地所持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
爛今不爛者火所熟若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
增長者風所動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所謂毛髮齒爪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
國憲家猷二十卷 土

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
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而鼻孔之氣每
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
左午右未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
時以指軋其旁孔此孔氣盛以爲驗惟亥子之
交則兩孔俱通故丹書謂之玉洞雙開是也惟
物亦然猶之眼珠自卯至午漸窄而長自午至
酉漸潤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東移丁是

矣

伍員身長一丈眉濶一尺公孫呂衛太夫身長
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楚漢之間項
羽韓信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餘宋元以來名
醫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皆長七尺

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交則放子若無雄則
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
精順水着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遇鯖
則為鯖也松江有四鰓鱸即蘇子所稱巨口細
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著蘆葦間如水旱則子
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滂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葦
是歲鱸遂艱得

國憲家猷二十卷

土

業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
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
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
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缺十一年而下四齒
缺十二年盡缺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
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平十七上

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
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
曰犬馬之齒長矣

仙女風溫香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氣所幻耳
有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
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
山谷中行十許里山逾深心惴甚望見火百餘
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遞之近也既近非人所攜
乃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
始至驛其火亦不見

國憲家猷

十四

卷

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
楚吳越間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間人
又率人祀靈哥俗謂之魯橋仙

飛者棲木食水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
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
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暝在風者
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

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
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
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
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
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
必仰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

奠酒之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位前

國憲家猷

十五

卷

父母死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
之成妣者媿也言其媿助於考也

昔人以酒為醉鄉以墮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
帝鄉

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
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
熱藕在地中性溫魚虫如海蜃河賊之屬性涼

赤鯉河魴之屬性熱鯽魚鱸魚藏在地中性溫
候氣之法大抵因室縵周密地氣上升無所從
出則從管之疏漏處滲然上升氣至灰飛初非
擇何管應何律而後出譬如炊飯氣盛則乘疏
漏旁出一非擇何竅而後升也但以此法候氣
應律則可若欲截竹為筒實以葭灰伺何管灰
飛則為黃鍾恐無此理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

國憲家猷

卷

六

徒

吾儒教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道家云虛
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內典偈云靜極光通達
寂照含虛空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無非誘引愚民為善蓋
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
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
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
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之類其法有剗
燒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

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
制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
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稱狗國羅
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為表見之如
右云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蟬翔水各哀
其所生

寶積經云是諸衆生托胎在母腹中三十七箇
七日有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

國憲家猷

卷

七

徒

日狀如酪醬第二七日狀如凝酪第三七日狀
如藥杵第四七日狀如鞵援第五七日分頭臂
脰第六七日肘膝相見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
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九孔方現第十二
日聲音俱足第十一七日九孔開通第十二
日生腸節孔第十三日生飢渴想第十四
日生九萬筋第十五日生八萬脉第十六
日通出入息第十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
日并十九七日六根俱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

香嚴公曰聞堂曰我無隱乎爾畫射不盡香刻像不刻神

邵真詠性吟曰一顆玄珠耀太虛光明無欠亦無餘微塵法界藏諸妙大地含靈共一初生滅俱空無似有陰陽莫測有如無豁然透徹真常理歷劫綿綿只自如詠命吟曰虛無祖氣號先天化育乾坤滿大千萬物有生同稟受一元不息自周旋谷神默默通玄牝胎息溫溫養汞鉛九轉聖功成一片頂門迸出大羅仙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子

子

三教相傳在心法四大假合惟幻身心法圓融而妙合道體幻身染着而妄逐根塵清靜身清靜心方見本來面目不似我不似你是名父母禾生總萬方而歸一捨衆妄以全真無相之相塵靜鑑明有象之象鑛盡金屯明心合道與物皆春

鉄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為道人曰吾欲寒

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峰觀日出乃仰天大呌曰雪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耻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為君子

何謂色物皆色何謂空物皆空何謂色思其食則實思其色則實何謂空得其食則空得其色則空實非實慕之則實空非空履之則空是故食色之空空而實食色之實實空空之為用大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子

子

矣哉其食色之歸墟乎實也者食色之途也空也者食色之居也求食之途忘食之居則五臟絕求色之途忘色之居則七神滅當其絕孰知其食孰知其色空而已矣知其空融其實知其實守其空食者食非吾食也非吾色其知空也夫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太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子之尊突然使其

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
母將且為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
肯為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於治體
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
以變禮處 天子亦當以變禮處 天子之父
此為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

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為神者皆陰陽之妙
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
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三

餘光

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氲君蒿之象即
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
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
今人乃離絕陰陽為兩物但恐陽無所附著不
能自為形體耳

今觀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切詳先儒多
以喪服小記為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
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
凡嫡婦庶婦也虞卒夫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

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
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
普淖明齊淲酒哀薦禋事卒哭祝辭云哀子某
來日濟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祭祝辭云孝
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
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淲酒適爾皇祖某甫
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
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
無子則虞祭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三

業

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
也非為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
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并祔通為父主之也予
初纂時亦止據家禮主子書入未至詳考遂前
後不倫爾

然又竊有說焉夫在

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固為祭主矣而無子
者其夫自主亦禮也而古今諸禮書皆無明證
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祀父母之文
也以夫行之於妻似為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

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祔卒哭
祔禫之祭但其父略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
子率諸子孫内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
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為簡省
另為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叩地呼
天五情靡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
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泣
子再為更定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為準亦
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

國憲家猷

二十卷

書

謹

儒之雜故也

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
苞羅造化會通宇宙凡見於言者盡合道妙皆
當守而信之不須疑乎則余當不復更言矣不
然脫去載籍從吾心靈以仰觀俯察恐亦各有
所得俟後聖於千載之下不但已也夫論道當
嚴仁不讓師伊川吾黨之先師也豈不能如他
人依拊餘論以取同道之譽但反求吾心定有
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

其協聖合天精義入神之旨則固遵而信之矣
古人有言曰寧為忠臣不作諛僕其此之謂乎
請以來論繹之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
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為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
者也余嘗以為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
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為陰陽有陰陽則天地
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
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
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為陰陽又曰氣化終

國憲家猷

二十卷

書

光

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
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縹緲所云十二
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着之論矣
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譬過矣又曰生之
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
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
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
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爾
若只以理為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為

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為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以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傳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為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其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清明淳粹與眾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然而無惡耳又何有

國憲家猷卷二十

性

北

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眾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離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為氣性自為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今請試再思之然乎否乎程子以性為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以證其性理不可以為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

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為的然之理也或曰人既為惡矣反之而羞愧之心生焉是人性本善而無惡也嗟乎此聖人修道立教之功所致也凡人之性成於習聖人教以率之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風以善為歸以惡禁之矣以從善而為賢也任其情而為惡者則必為小人之

國憲家猷卷二十

性

光

流靜言思之安得無悔愧乎此惟中人可上可下者有之下愚昏瞶不惟行之而不愧悔且文飾矣此孔子所謂不移也吾人請更思之然乎否乎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為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亦何必過於立義務與孟子同也哉又曰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計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

休命也嗟乎斯言近迂矣性果出於氣質其得
濁駁而生者自稟夫爲惡之具非天與之而何
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然緣教而修亦可變其氣
質而爲善苟習於惡不知命在何所者不離乎
氣質中安得言有善而無惡今人以天之生人
生物果天意爲之乎抑和氣自生自長如蜩蟬
之生於人乎謂之天命者本之氣所從出言之
也非人能之也故曰天命德討罪聖人命之討
之也以天言者示其理之當命當討出於至公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三

節千

非一己之私也乃天亦何嘗高諄命之乎古聖
人以天立教其家法相傳如此當然以爲真非
先聖言性之旨矣喜怒哀樂未發不足爲中余
今亦疑之未發爲不足誠是但於所謂聖愚一貫
者以其性未發皆不可得而知其中也今日衆
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
能造未發之域者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矣中
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余以爲在聖人則
然在愚人則不能然向之所疑正以是耳故曰

無景象可知其爲中以其聖愚一貫也今日此
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須必求本自中正之象
以解余之惑夫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惟聖人
履道達順允執厥中涵養精一是以此心未發
之時一中自如及其應事無不中節矣其餘賢
不肖智愚非大過則不及雖積學累業尚不能
一有所得於中安得先此未發而能中乎若曰
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瞶
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三

千

之所有也若以此章上二節君子能盡存養省
察之功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謂之中似亦
理得不然通聖愚而論之則其理不通矣嗟乎
理無窮盡者也心有通塞者也墳記之載非吾
心靈之會悟也先聖之言乃吾神識之自得也
由是言之道之擬議安得同歸而一轍乎惟自
信以俟後聖可矣昔者仲尼論性固已備至而
無遺矣乃孟子則舍之而言善宋儒參伍人性
而不合乃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遂使孔

子之言視孟子反為踈漏豈不畔於聖人之中
正乎吾人試思而度之人性果一道耶二道耶
此宇宙間之大差非小小文義得失而已也且
夫楊子雲韓昌黎胡五峯諸賢豈未讀孟氏之
書乎而復拳拳著論以詔世者誠以性善之說
不足以盡天人之實蘊矣使守仲尼之舊則後
學又何事此之紛紛乎

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
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

國憲家猷

上卷

三節

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
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
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裨交氣感備百物之
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及物者同出一原而
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
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
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
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
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

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
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
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
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
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銳
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
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
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

國憲家猷

上卷

三

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
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
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
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
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
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
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
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
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

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 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又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已耶

宋濂荅楚客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蓬而坐時長空無

國憲家猷

三

業

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

黃其形不過與日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矩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三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猶所未鮮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

董偕嘗以妹朱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

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祀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重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嘆曰妃配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五

名

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右唐肅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杜冬祭馬步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八所謂右也如大學經傳中庸易繫辭傳皆書其後曰右第幾章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

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

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

聞蛇亦能化螫凡螫在旱地得者不宜食若下水則無毒可食矣

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春秋傳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五

業

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犗三義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苑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見冰之見日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干將莫耶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耶陰漫理

水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齷蛆不

知臭

舡門曰馬門蓋闔字分也引首而觀曰闔

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咲有淚夜不睡日裡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切中老人之病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湏下馬過渡莫爭先兩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遲遭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庚

業

楊庶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孰信也象物以成蠶色必尚黃素智也蠶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陶谷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菓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看菓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紙錢蓋始於璵

和叔時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雨落公婆相

角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

龍有翼者曰應龍

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馬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庶夫當元世之末季書季黼傍進士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壬

千

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庶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

鑿可照面鯢鮓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面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

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驛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鉄器兩重納着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器外盡死使臣云此

結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后稷續禹之緒

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

箕子真聖人立萬世處亡國之法

九還者復其本體也

今之應者肆然恃以為難得不復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汰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

國憲家猷

卷

十

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反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伸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刻貪者恕故恕者興刻者亡今人見廉貪反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好生為德殺人者天必禍之

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

可刑耶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

其報亦或爽耳

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繫辭序九卦治一身天德也序十三卦治天下王道也

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此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國憲家猷

卷

十

房杜姚宋相才也英衛李郭將才也燕許韓柳文章才也孫思邈李淳風袁天綱僧一行技藝才也

荀子天地比注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致道觀塑張巡作青面鬼狀世之謠謬如此三由誤解此字致生邪說也吳中羽林將軍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謠為三姑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

徒形以丹青之

唐誥勅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宋誥勅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我朝誥勅俱無宰相姓名外各衙門題奏本皆書姓名惟文淵閣諸閣老每有封擬題本揭帖進御雖官至師保尚書亦不具僉其于上並僉大學士臣某臣某小錄序文內亦不出姓僅存古制者此耳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為人正得天道之

國憲家猷

卷

四

光

中故以寅為歲首屬春之孟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子月即為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見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參之曆數蓋一生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每日隨天運轉周於地之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為子時次年方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歷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

月天道左旋星以太陽次子纏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次巳為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固不可以為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於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地理之學非一家各王一說而立向放水有以坐山有以來龍有以本向而皆不出於五行之生旺衰絕為吉凶其乾坤艮巽為御階子午卯

國憲家猷

卷

四

業

酉為四惡辰戌丑未尤為不吉時師固知之而不知蠡經置於何處陽宅或置於廳中或置於前楹然廳堂天井廣狹不同蠡經所指字向遠近殊差地理書亦無定說予嘗以天井之中為置蠡經之所大門則置蠡經於門限之中陰宅則置蠡經於本壙之中不主於墓門似為有理時師多是予言而用之吉凶良有驗矣至於宗廟一家顛倒五行往往人指為滅蠡經然用以立向消水吉凶比於諸家多驗然時師莫能究

其立法之因予嘗攷之諸書多滯而不通乃類
推而析衷之夫甲寅巽本屬木辰戌本屬土中
辛本屬金而皆以屬水何也蓋甲寅甲申壬戌
壬辰癸巳乙酉納音皆水巽屬辰辛屬酉故與
坎通謂之水也艮本土巳本火而以屬木何也
蓋艮屬丑癸巳巳納音屬木故與震通謂之木
也丁本火亥本水而以屬金何也蓋戌亥屬乾
庚戌辛亥納音屬金丁納甲於兌故與兌乾通
謂之金也壬本水乙本木而以屬火何也蓋丙
祿在巳乙巳乙亥納音屬火壬屬亥故與離通
謂之火也此皆本於納音納甲以起例故用之
吉凶比諸家多有驗固不可以為臧蠻經而不
為之用也

國憲家猷

二十一卷

望

業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五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
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皆叩齒不聞以是為恭
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叩齒非禮也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
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且必後照地皆西傾水

國憲家猷

二十一卷

命

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
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
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
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物去其勢豕曰獷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
見五代史鷄曰敦犬曰闔俗語

術者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
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
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鷄無腎犬無腸猪無

勝人則無不足也

梁武平齊盡有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勒甚憤恚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鵠鵠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后之後妬減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廣羞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貧者不妬其廉俾其惡去勝忌人皆知華心亦助化之

國憲家猷

二部

一端帝深納其言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戕生其議遂寢

江南之麴麥食之令人發病江北之麴麥不然何也曰江南之麴麥其花自夜發江北之麴麥其花自晝發試之果驗又曰魚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誠土地使然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呂公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於床帳之間即盡除

國憲家猷

三

吳文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狄謂拜爲膜謁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謬爲謨又因之而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

定諸數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以其
暗合乎理且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相傳
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
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
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
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
平也

穀雨之雨當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
自雨水後土膏脉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

園家賦

四

吳文

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
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凡花木之異者多人力所為種樹家謂苦棟樹
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
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荷技斲甕中經年
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靚水調紙蘸花
蓋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
本然能奪造化一奇也

原憲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憲何必諄

諄然辯之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虞翻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

坐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之草無根醴泉無源

南中多鹿一牡管牝鹿百數至春羸瘦夏食草

蒲却肥獵者先以繩繫其茸截取之以血醃也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

解人用板夾

聚鐵打錯不成

屏謂之樹今果愚也

園家賦

五

橄欖獨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鼠膽

在頭活則有

胡孫無脾以行消食積皂莢中置油餅永不蛀

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肋與此處多白鳥有鹿

一夕為所食至曉見肋因以為名

世說蓐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鷺本草註

云紫宵輕小者是越鷺班黑聲大者是胡鷺其

作窠喜長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玉局蓋王之蒼者如揪玉色冷暖玉基子冬暖夏涼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不勝問禮賓曰此第幾手曰第三手也王子顧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二手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一

崔鉉好食新捻頭杜幽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鬪牛

國憲家獻

卷二十一

六 餘類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兄弟修飾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策名後受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八行重疊別紙目公始一行師本不能棋因觀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手曰此爭先法爾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人人盡為國手矣

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蕪下必有金有蕪下必

有錫山上有王者木旁之下垂謂枝實苗世傳鴟止兩子若生三子則一為鴟

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水果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蠶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牡丹前史無說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聚香寺得牡丹一窠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

國憲家獻

卷二十一

七

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李衛公言尊根莖之絕美江東謂之尊龜

婦人面飾用花字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猶目睛旦暮圓及午聚歛如線鼻端常冷唯夏至暖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者

瓦松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

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破鏡食父如貙虎
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玄賦云鴈
祠破鏡膳用一梟

鵲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
事

南朝有姥善作筆筆心胎髮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八月
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八

生人髮掛果樹鳥鳥不敢食其實茂兩鼻兩蒂
食之殺人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
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則貴而壽不欲照水照
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近有善炙人影
治病者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

圖上若干人俱食天祿正觀中楮河南裝背

明皇時張野狐感果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
公孫大娘舞劍上自擊羯鼓

于志寧為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為學士
恨不得修史

鵲衣傳技月暈繞鑾皆主有赦蟻聚為市必雨
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謂黑猪度河雨候
也

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九

後趙石勒將麻秋性虓險太原胡人也有兒啼
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

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絕

志閑和尚乾寧二年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
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成帝於太液以沙棠木為舟取其不沉以珎怪

錦鷄首名雪丹

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

男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為管狸毛心秋毫鑿之
松烟為墨末為麝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約紉云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衡州南靈鴈鵠解鎮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

又一名鵠音名對啼廣志言鴈鵠鳴云但南不

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

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輅格磔

菱花皆水物也胡為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

園憲家獻不主奉

背且又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核雙仁者必殺人

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

也本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

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虫瓜

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焚紙錢之說唐王璠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

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璠乃用

為穰核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

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璠始矣康節先生

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惟

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

乎微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紙錢有云嘗惟

世俗繫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

所據依非惟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

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

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

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

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

園憲家獻不主奉

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

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

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虞高峰遽欲

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

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

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

為通議

龍形鳳頸鹿脰鳬膺跟大足輕春平服密者皆

有之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

今日第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

望於九哥也

高宗

后不能卻為之誓曰吾先歸

苟不迎若有警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

大異不父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

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

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明更煩終始其

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

目存誓可也

國憲家猷

主

宋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

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母籍於物莫

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

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

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

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

銘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

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

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靈動氣也程氏遺書

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鏹中幸

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

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繞見風便化為

石此氣壹動志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

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

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

雪至關輒止太盛則度送至桂城下不復南矣

國憲家猷

主

曰碑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亦射策遺法耳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家富于財食必列鼎

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

剋江陵夏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

大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

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

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

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

二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為跌蹉吾以為掛
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
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天陵仕至太子少傅
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
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達可比衛瓘而季
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
官則人遂以為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
不可憑也

山與水本未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

國憲家猷

古

本

李賓王利用鄒易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
作王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
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顙頰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
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
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出法如試舍利子以童男
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

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
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
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
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鈐銜上亦帶書
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
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天雨水暴
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予嘗
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

國憲家猷

十五

預

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
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
湧滴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
怪者之說

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决西
湖之水滿城皆魚鱉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舉孝廉唐重
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獨見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說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太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

國書家獻

全十卷

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

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歸田錄

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姑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爾舜之娶无不告父理瞽瞍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焉則不得妻無是理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浹朕棲象往

入舜宮舜在狀琴云云蘇子由古史曰四岳之

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嚳嚳舜栗

瞽瞍亦允若舜為庶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

於姦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

子於此不能無失萬章問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答

萬章緊要處俱在此耳書曰舜父頑母嚚象傲

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舉

舜女以女則在克諧允若之後矣焚廩浚井等

國書家獻

全十卷

事遷史載之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諸子

所傳又有不獨出於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

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萬章所言又異當

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者事猶近理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公孔子不見母前

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

大聖人也而冒不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

孟子可勝嘆哉雖然千萬載於今人人能不信

也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一與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肖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肖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女

國憲家猷

卷

英生商均又有庶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疑堯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為善堯必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為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而皆不肖者無是理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不肖其子天下而予人為至公也者不知至公之道之人也昔嘗惟舜不為堯後而舜有後於夏后氏之世其更

遞與或曰丹朱之不肖以然然則禹曷為後商均是殆不可考矣淮南子謂堯屬以九子而傳天下焉堯誠有九子之屬舜若之何不選其人而封堯之後也然則堯之所生無若而人益明矣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為父讎孰有禹而事讎者哉韓非有言堯欲傳位於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韓書不足據吾以理斷特然其言

國憲家猷

卷

光

以發問而不能答子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舜之命禹為司空也論者謂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之按傳子記荀仲豫稱禹十二歲而為司空禹披九山通九澤浹九川定九州其功皆在十二歲後塗山未娶方娶之時當其父治水時年弱甚何世業為可傳而世業欲不易之有乎鯀治之

年禹能從乎否乎今不可知水利害之大事非
嬰孺人所習誠以禹為聖為足知則舜是命非
求之於世業矣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
母正后立為嗣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
言之是二母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
呂氏春秋載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
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太史遷之所記非者也
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

國憲家猷

二十卷

辛

子

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
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
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為太子史據
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
為太子予惟史爭之辭若果有之曰妾曰妻是
謂二人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在微時正妃所
生之子則帝乙既即位正妃得為后矣妻得從
夫以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
不得稱嫡長子乎大紀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

而不知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
過吾不知其何也世紀蓋取之呂氏而載史據
法以爭之辭揆之於理豈非所當深疑而予且
以為此法之不可通者也

或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
怒將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
之師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
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乃興師予謂此
特野人語湯伐桀非得已也桀自絕於天下

國憲家猷

二十卷

主

臣

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代之耳豈有先不之貢
職欲因以觀其動之理乎豈有不入貢職因其
能起九夷之師而謝罪請服而又不貢職因其
起師不至而後伐之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
則是伐桀之事未行之前湯已有不臣之心而
伊尹又陷其君為跋扈之臣而使之懷姦以事
其君也湯伊尹處心積慮如此不干其天而一
于其力又何足以為湯與伊尹乎嗚呼伐桀之
事書及孟子言之已詳茲何足辯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天下三分之二之人
心文王有弗得而辭者傳言文王砥德修政而
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
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於
是用崇侯虎言拘文王於羑里文王之臣散宜
生輩致賂於紂文王乃得歸為王門築靈臺相
女童擊鍾鼓以為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
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
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是何言與散宜生賂紂

國憲家猷

本主卷

主

五

事有無不可知文王王門之事使有之不過用
晦以自全耳而何其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
陰利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之徒為之此老氏
術也或又稱文王處岐事紂冤侮推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
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
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則賢于千里之地此文王
之智也嗚呼文王所以敬事紂者但知臣子道

當然耳辭地請炮烙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
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是言戰國策士之
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
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
言而止漢建安九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
得荀彧之言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
謀議庶幾近之然則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
可行歟

國憲家猷

本主卷

主

五

城古云鯀作也吳越春秋鯀築城以衛君造郭
以居人淮南子鯀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
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博物志云禹
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不知茂先又於何處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
者恐非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
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

人舊本俗所謂依樣葫蘆耳何宣力之有東軒筆錄周必大王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儼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葫蘆樣者非耶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為陰溝明溝為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一事不勝異說如此

國朝家範

卷

五

史記載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閔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繫也謂有此事可也

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古公亶父世之○公季繼之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之先出於大費費所稷匹矣而費仲蜚廉惡來世之造父非子於天下何功而

欲大之秦仲殺而繆公霸葉氏而殉良孝公之後力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忍噬嗑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當年之罪也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昔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以弟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成建成之亡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兵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王魏之受世民處

國朝家範

卷

分蓋高祖意耳何得而讎之予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為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耳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為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為晉之衛驩和嶠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魏非高祖之臣也大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高祖

闕廷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賜受高祖之命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

國史家獻

三

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十

二相

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

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舍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諛讐國則不復知有其君小人之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國史家獻

三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建言古者父在為母基撤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开下百官議田再思曰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期不可謂宜禮女子无尊道故曰

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水即極諫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期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心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并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衰斬有升降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但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意齊

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姪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舊服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擬古為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唐書二十年又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履水傳載七年詔後人聞父在為母服或朞而禪禪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禪終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為然唐書德宗時李晟二子愿怱居母喪大祥而除官晟奏二子終禪而後朝請唐會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也宋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殯乞通持五十四月服詔許通持服宋會此必父

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為新式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朱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會長幼服都無考妻服若子以父在服亦若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若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

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子

錄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

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子

喪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大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

里猶無相杵巷歌奚獨於兄嫂弟婦而怆然
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
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
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衰並三年為
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
古者子婦姑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
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
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
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
國憲家範卷之二十一
三

去何如哉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怒將殺之申
生奔新城自伏劍死夫母愛者子抱獻公溺驪
姬之愛矣姬之讒豈生之罪有以來之生不以
罪去其子不得立也公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
知誰子當立是時也申生以為太子乃曰未知
誰立豈不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遽以告生生亦
喻其意矣使即是時見幾審兆虛儲位之地聽
所植焉姬之讒喙當不戢而止新城之事何有

其惜哉申生不得為周泰伯其所以自處者蓋
有所未盡也

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
何平曰有主者上曰然則君王何事平謝曰陛
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丙吉嘗
出逢群聞死傷不問逢牛喘問牛行幾里或譏
吉失問吉曰民聞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
國憲家範卷之二十一
三

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三公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之自解
之言與陳平之對大抵相類其言近是而事則
悖矣朱子謂平所言得宰相體而程子亦以平
為知學子以為平特所謂似學者其所言平槩
乎未之能盡也吉起獄吏至大位知以調陰陽
為己責當時服其能知大體豈其然乎民間殺
傷與牛喘事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于陰陽
都邑之亂如此政教不行可知政教不行如此

即陰陽不和可知而吉顧區區於一牛喘乎問
何見事之不審乎吉之所言又耳之於平者耳
吉踵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體之鑒察於細而
忽於距吾恐知大體者之不如是惑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而好直王
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
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
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

國憲家猷

王上卷

毒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
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外傳昔人之
稱奢如此孟子謂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
計奢獨不可行歟追殺人者則其父也何不與
之而偕亡也舜不在執法之任而身又君也奢
有不同故歟既已亡矣則無執法之任而非楚
之臣矣奢既出此身不可死而父亦可以無罪
不還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於人亦得
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

而搏司直之譽可哀也哉

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亦未為
過矣此心昭昭無負君父為申包胥者安能有
辭以責我為秦哀王者又安能以兵加我哉何
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
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
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
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
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

國憲家猷

王上卷

毒

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代鄭而不克
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剗山林葉骸無
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不報君之讎又不立君
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旤夫
差固無顏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
建哉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
之三百然後已何子曰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
矣而君之讐亦不可報也辛建故楚太子子胥

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廁必欲得其肉而嚙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迅奮悍蕩威疊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禱郢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區瑟縮骯髒之鄭乎其勢易於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

國憲家猷

王季

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甘心而服斧鑕我於君父之讐哥脫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仇耳如子胥欲報君之仇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當於楚而踈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意闔廬之所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

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啓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闔廬肺腑之任伐楚且隨之矣復何懸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志專在於報父之仇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迫於昭關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

國憲家猷

王季

離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默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芊氏之族而碎於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者也建之以諛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伍子胥以吳代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矣獨處宗國有未盡者

昭王之出奔也鄭人欲殺之隨人欲殺之子胥是時若復假閭閻力立公子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國其不既定矣乎而秦兵何辭以加我吾之所謂倒行而逆施者其不可善終乎子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其身何惜昔者程嬰事成而自殺胥誠以立勝相之可也以死下報父兄告成事焉可也而慮不及此卒乃刎頸屬髮之劍等死耳死非其所惜哉

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不知

國憲家獻

卷

子

甲乙問於左右曰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離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茲箕子所謂狺狂者歟袁燦妙德先生傳云先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主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

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歎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先生蓋有懲於三閭大夫而從漁夫之歌者歟

陳豨為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言者舍人弟上變之言也豨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周昌言案豨客不法事豨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當聽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久不泄如此信知豨乃帝信幸臣也而敢

國憲家獻

卷

以逆謀言豨安能保豨及諸耳目之不發我以爲利司馬通鑑直錄為舍人弟上變之言謂是固不足信也信嘗羞絳灌等列眼內豈復有豨而謂信為豨從中起信乃肯臣事豨以圖不可成之大事邪又謂信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詐赦發兵部署已定待豨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決不使人之豨所決不待豨報以取敗謂信待豨報未發而敗者兒婦口見誣無是也或曰信反狀有無不可知彼蕭

在國而為呂后謀又給信入賀聽后縛信斬之
不為一言少緩須臾以俟高帝之命何也信相
國之所荐者是時相國思脫禍不暇何暇救信
噫帝欲除信久矣史稱帝畏惡其能此其肯必
素露於左右其討弑也自將而往信留京師豈
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用一時飛語收開國
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帝之所
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弑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
事除信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
實使之然非后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
之之謀矣而後令其舍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
哉嗚呼信之誅亦然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
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辭命人咸謂
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

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可也然
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

釋之嘗不嫌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常自危歲餘
去位晁錯誅在景帝三年釋之蓋去位久矣使
在位亦不能理錯也定國立宣帝刻覈之朝趙
蓋韓楊之死豈其所能救哉即事而數之于公
不如釋之者非干之罪其時不如張之時也

漢哀帝以王嘉封還董賢益戶事無所發怒而
追責其薦梁相等事此徒欲加之罪云耳孔光
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詔嘉詣廷尉詔獄光
何為者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相等
無罪復蒙大赦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
矣嗚呼此上指也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
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更問賢不肖主
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
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因
遂不食歐血死嗚呼孔光何為者嘉之死光有
力焉而嘉猶以不能進光為負國嘉則賢矣然
不可謂知人也史稱上覽嘉對思其言以光為

御史大夫尋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云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帝之用光豈為恩嘉言哉帝嘗令董賢私過光先知帝欲尊寵賢及聞當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客鈞敵禮此帝之所以用光也使帝而思嘉言豈不亦知嘉之無罪哉傳嘉以前毀短光免為庶人歸故郡丁明以素重嘉憐其死冊免死就第光既相賢遂權倖人主

國憲家猷

卷

和

光者非嘉之罪人耶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為掾○樊曄○以一笥拜都尉孟佗以五年酒博刺史即事而數之千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爾

律者管也中猶應也以法為室作十二月律管用爐灰實之羅縠覆之埋於室中四時位上氣應則飛灰動縠設此者所以審時也又以察氣之和與蠡也黃中雖為聲至於布管吹灰

只祇以候氣而已十二月皆有律獨中央土寄季夏不置律故特曰律中黃鐘之宮宮屬土言此乃黃鐘之宮聲非黃鐘之全體也十二月布管故以氣言之中央土附於季夏無管可布故特以聲言之呂令之說可謂明矣至曰其數七八九六者則與律自不相干涉孟春仲春季春皆曰其數八八者木之成數也孟夏仲夏季夏皆曰其數七七者火之成數也孟秋仲秋季秋皆曰其數九孟冬仲冬季冬皆曰其數六九金

國憲家猷

卷

數六水數也仲冬建子子為元氣之始元氣初發於黃泉故黃鐘之管應月吹灰而曰律中黃鐘也三冬盛德在水故曰其數六也仲冬之月其律則黃鐘其數則六其味則鹹其臭則朽律數味臭皆具列而分言之豈謂黃鐘之數為六也若論黃鐘則自是九數九九相乘則極於八十一稍涉書即便知之不待察而言也此是斷句取義若如今人所說則太簇夾鐘姑洗其數皆八仲呂蕤賓林鐘其數皆七夷則南呂無射

其數皆九應鐘黃鐘大呂其數皆六豈不大可
惟也耶大凡文字當看上下以其數六屬之黃
鐘不知其味鹹其臭朽何屬耶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
夏月蚊蚋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
屋左有而右無粟子以毛勝於肩上一抹過下
火煨決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緊縛於下段後
即不散也鷺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
飛去蚺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
腹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四

七

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
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胆附肝獨此二物
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
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冰為水晶然
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
晶

鍾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
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

珠亦借此氣具楞伽經中菩薩問也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鷓鴣暗交鵠鵠足交騰蛇
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鶴鳥接影孔雀亦影
交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交亦
在鬚也龍鵠莎鷄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
成孕也又雀交不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
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鴝鴛鴛則雌求雄也
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物 其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
之皮蝦蟇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七

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
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
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
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
焉

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則變蒼勢與囊
瘠潰而為雌矣遂與黑者入焉

管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於鼻龍無耳以角為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

予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

刺無肋而能縮荒緣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香爐有柄可執者曰鵲尾爐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於廣西者云

上官嘗殺象享客其胆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

國憲家猷

疑其豈肉具十二生肖各國其月分而以胆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其文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

烏賊魚暴乾俗呼鰾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

承磨墨寫字於水拔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艾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綠衣

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

不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

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日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

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

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

國憲家猷

四

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而去肉身香熏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剃後二三日其衣一乃達磨

所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衣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銀欽木石

西天履一非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刳脇拆指以

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惑世焚之

世焚之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賴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

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

春秋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

桂花五出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為成數

也嚴桂止四出者秋也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

國憲家猷

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

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逢未出梅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為翊聖賢妃次

為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

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寓害

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

隨昶入宋後為太宗射死亦姓徐

中情冠帽 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

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時人云王莽禿幘施

屋皆是包巾故方言覆髻謂之幘也

彌衡題名於紙投刺公侯此則可謂投刺之始

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唐李泌端居

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多

致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園之說然甫

字亦止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

或換寫作父字

國憲家猷

禮儀有朋友麻三字後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

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因之攷證

諸書定為白布深衣加絛之經帶冠加絛武謂

擬之於衰也

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

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之服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咏黃梅詩至

元祐中蘇黃以其色酷似密脾故命為蠟梅而

危石湖梅譜又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
至生木為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
水為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
故曰三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
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於北宋汴
人尹白

在壁曰蠅蜒在草曰蜥蜴若守官因其義而名
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臚和硃砂食之待體赤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一

李

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
李尋傳曰久汗玉堂是知寶璽幸之處乃漢殿
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
有直廬於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
字以名翰林故翰林亦名玉堂

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
譚纂負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一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二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六

布谷腦骨令人宜夫婦

浦牢獸名出海畔而性畏鯨魚魚或出則鳴聲
如鍾今人多狀其形於鍾上

大蛤燒作灰焚處通用百虫不近尸也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盃漬白龍皮於坐側
須臾涼颼爽氣凜落高秋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二

一

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
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日乃以魚為
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
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
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
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
注云今面襜音始於此

避煞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呂才百

忌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
日回煞三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煞
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
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然若旅
邸死者即日出殯煞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
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
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為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
卧苦塊中終夕怙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者
推筭如子日死則損于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
國憲家猷

主卷

二

歛時雖至親者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
切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籍殯板不予細而金
銀珠寶之類皆為所竊
鷗鳥食母眼睛乃能飛

漢書云先冬夏至縣炭鉄於衡各一端令通停
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鉄低夏至陰氣至鉄仰而
炭低以此候二至淮南子曰權玉炭候氣也
燕山京城東壁石大寺一區名憫忠廊下有石
刻云唐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浹於

主事者所建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寺鄭珣宅
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

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為蛟龍屬

剛卯佩印也其製外圓內方以正月卯日作銘
刻于上以辟邪厲

輪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
其頭般以畫箭之蠡引閉終不可開設之門戶
欲其閉藏如此固密也

國憲家猷

主卷

三

王莽末黃金一斤粟一斗愍帝時米斗貳金是
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易錢二百緡也後
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谷石至五十萬唐潼
關失守魯靈所守郡斗米五十千是一石穀為
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陷石頭常平倉米一斗七
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
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
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謂至廉矣
城外有標疑冢七十二散在數里間傳云操冢

在古寺中高龕墓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黃錢太尉錄尚書事渤海高公龕字飛爵事迹不見於

虜本無號自阿骨始有天輔之稱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鬪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植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天地之惡神已位屬蛇有嚙人之毒也然用亦有活法不可以小害遽廢良法如赤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行地位值之不必盡避

國憲家猷

四

五

荆南孫孺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易換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重生女則愛護如捧壁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折洗人琴童基童厨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

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曹胡傳曰曹操為洛陽北都尉始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捧然也

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陽以為周勃真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肖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玉龐堅四世祖事且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垣吳尚書僕射晃之子台州治蓋其

國憲家猷

五

故居釣應智項唐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漂水白季康唐縣令也釣新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之嶧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也人茹侯三者不得名耳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鍾為宮十三月不以太

為宮便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則正月亦可稱十三月

漢武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后世以為美談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管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國憲家猷

卷六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間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之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書有朝晡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夜晝百刻布之十二時辰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萬曆皆有百刻舉成數耳實九

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摠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須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山案外山也

白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

國憲家猷

卷七

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双角山下

浙西吳風村有吳子胥廟村俗訛斜相傳為五卒鬚塑因其像即須分五處旁又有杜拾遺祠歲久像兒漫毀訛傳為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五卒鬚河翔山東之俗以絳白裝一婦女掛於神歸祠事之號九天玄女謂其神故懸之江浙間多事一老姥曰利市坡乃神所居地名非婆也或謂鄰縣令死而為神

又不知何緣得此名耶

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壁歷之下必有楔柿木中間多有文磁石能引針伏金善碎瓦石碑入水即乾出水即濕獨活有風則息無風則動搖

卉木皆感春氣而後發生者以未旺於寅卯然

國憲家猷

王卷

八

宋

也獨梅開於冬其故何也蓋東以生風風生木故曲直作酸則酸者木之性惟梅之味最酸乃得氣之正北方水為之母以生之則易感故梅先衆木而華

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不鳴條搖枝者四十里折大枝者四百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三日三夕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一日一夕者其風行萬里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术數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耳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人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室聽人酌去如衢尊

片王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抹衣古帝王既王視帶以此抹腰使無摺皺又片玉甚薄上銳下濶多壓舌殉墓含玉也又塊玉如笋名代指講筵用以點呈經藉漢唐遺物

國憲家猷

王卷

九

精

晉書孝武帝以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

劉叔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善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

地瘠畦產人參松子龍湏布藤度白礪紙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陽誠齋詩云天下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

拊鼓偏作又謂之蟻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点云

穀城神農嘗五穀於此名穀城

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舊署西南隅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遂為烟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狹之有君者中之祠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國憲家猷

十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求東之獨頭村

梅妃姓江氏蒲田人父仲孫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開元中高力士使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内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内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能屬文字此謝女嘗淡粧雅服而姿態明華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蘭檻悉植數株上榜四梅亭梅開賦賞至

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

舒鴈飛朱行也雖前呼雄後應也夜棲川澤中千百為群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

鵲水鳥也伏卵而數入水冷則不暇取礬石用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鵲巢中礬石為真物也伏日卵則向日助取其助氣卵也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國憲家猷

土

鳥食五谷者喙皆短

鳥善搏聞者利喙

善啼鳴頸長也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之自溫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

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為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為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為

孟冬之節雉入水化為蜃淮南子曰鰲化為
鵠鵠化為鸛鸛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鷦順節令
以變形也

鷦離鷦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鷽鷽雄鷽牝痺鷽鷽雌前雄後

鷽鷽雀也一鳥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鷽鷽鳴鷽
也鷽如鷽生關西為鳥慙急二鳥雌飛則隨雌
止雌常在前也

鷽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

國憲家猷

卷

十一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
不然鷽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喙自飛去也

鷽鷽磨背而瘖鷽鷽側舌而語

扶老強力鷽鷽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禿鷽也狀
如鷽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開好啗蛇脯羞一

作炙食之益加氣力走及奔馬也

鷽鷽雀屬也爾雅曰鷽鷽雖渠毛詩曰冰鳥也

大雀高尺小尾長喙頰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

則鳴行則搖又曰鷽鷽在原兄弟急難鷽鷽共

母者飛鳴不相離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
行列也鷽白鷽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
紳之象詩以振鷽比百僚雍容

露下則鷽鳴也鷽之馴養拘家庭者遇露則飛
去

林鳥朝嘲水鳥夜啼山鳥巖棲原鳥地處

山巖之鳥多不巢

靈鵲兆喜惟鴈塞耳

鷽鷽野則義恭則傳水鷽澤則群擾則逐

國憲家猷

卷

十一

月令曰田鼠化為鷽爾東謂之鷽蜀龍謂之循
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群呼晝則草伏馴養之
久見食相博聞也

鷽鷽水鳥也似鷽而大喙長尺餘領下有胡大
囊受數升湖中取水以聚群魚候其渴涸奄取

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鷽在梁志在水也

爾雅曰鷽鷽木鳥巢木中背如雞長數寸常斲

樹食蠹虫喙振木虫皆動也

鷽拙而安鷽巧而危

白鵲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閑暇

見鶯之雜鵲鶯之紫

鵲鳴而草衰雉澤啼而麥齊

風禽鶯類領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天將雨則

飛鳴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往南不北也

鷓鴣鳥也教不知死鷓鴣信鳥也信不知用

鷓鴣有文而貪鷓鴣不擊而貪鷓鴣狀類燕紺色錯出

國憲家猷

十四

有紋

鵲以水言自北而南鵲以山言自南而北鵲音

雁隨陽鳥東邊集于江干之上故就從于鵲亦

音雁中春寒畫雁始北嚮燕代尚寒猶集于山

陸岸谷之間故字從斤

鵲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鵲相眠而孕

鵲鵲晴交而孕鵲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鵲乾

鵲也雄雌相跡而孕鵲鵲狀類鳬而足高相跡

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鵲

楊雄曰鵲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

鵲鵲鵲黃黃色鳥也亦名楚雀亦名商鷓夏鵲

候也今謂之黃鶯黃鶯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聲

轉耳其色鵲黑而黃故名鵲黃詩曰黃鳥以色

呼也北人呼為楚雀

鶯鶯匹鳥也玄鳥燕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

類也

鷓鴣狀如鷹尾上白也

五采鷓鴣曰鷓鴣亦曰夏翟亦曰鷓鴣雉

國憲家猷

十五

周禮后六服一曰翟衣取其雉性仁而守以比

后德也

鳳者鸞舉百羽從之鳳雁鸞化百鳥瘞之

骨曰鷓鴣曰鷓鴣能遠視也鷓鴣目明白音了

鷓鴣晨風也向風搖翅其飛迅疾狀類鷓鴣色青搏

燕雀食之

慈鳥反哺白頸鳥不祥巨喙鳥善警哀鳥啼夜

鳥之白頸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鳥之巨喙者善避矰弋射曰善警鳥之失雌雄

者則夜啼

鷺鳥之善搏者曰鷺

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不費

鳳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燕領雞喙駢

翼首載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採信足履正

小音鍾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群鳥

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亦曰瑞鷺

鳳之小者曰鷺鷥五采之文三歲始倫也

鷺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

國憲家猷

十六

宋

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

鈴鑾鑾然也

夫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首蓋稟受乎五行

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鋏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

矣

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

神守者鱉也所內鱉者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

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鱉則魚不復去

孟年以麻為之

寅申巳亥為孟年

仲年以

子為之 子午卯酉為仲年 季年以絲為之

辰戌丑未為季年

凡疆索長七尺七像七十二候凡春者乃牛鼻

中環木也亦名曰拘牛拘當以霜柘木為之拘

者是牛脊子用逐年正月中宮色拘着脊者牛

鼻中木也即以每年正月中宮色為之

假令寅申巳亥年正月中二黑用黑色拘脊子

午卯酉年正月中宮八白用白色拘脊辰戌丑

未年正月中宮五黃色拘脊

國憲家猷

十七

凡春在歲前人在牛後若春在歲後則人在牛

前春與歲齊則人牛並立假令立春在十二月

內則是春在歲前即人在牛後如立春在正月

內則是春在歲後即人在牛前若立春在歲日

內即是春與歲齊人牛並立陽歲人居在左陰

歲人居在右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

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

而黑羽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

飛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
則中律百六十年六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
而聚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不能汚或即純黑
而腦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
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
鸞鳳同群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驎矣夫聲聞于
天故項赤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
於陸 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
且大喉以壯故修頰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

國憲家猷

大

以體魚青黃二色者水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
外也是以行必依洲興止必集林木蓋羽旄之
清崇者也王秉記曰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
千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木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剗成理中元幾千斤
炙較于雜錄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王
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
球作墓誌以其宗族無銘 故以紀行自爾遂
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衰策不須名

註所以知喪禮施名誌於墳墓禮無此制魏侍
中繆襲改葬父母母制墓下埋文原尋此旨將以
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所聞知若無殊才
異德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
則為銘文又齊時有祭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河東曹氏以為司馬越子嫁為荀晞
子父驗之果然又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
墓隋伐釀豕穿傍得銘云晉司徒安豐元公主
君之銘然則昔之葬者魏晉以來皆有墓誌也

國憲家猷

十九

嘗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曰云云
及死命刻石埋於墓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矣
左傳魯哀公會吳伐齊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殯注云虞殯送葬歌曲哀死也是知送葬之歌
自古有之莊子曰綿謳司馬彪法曰緇引柩之
索也引緇而謳者即挽歌也所以促人齊力也
事始以起自田橫非也自周時有之也按漢書
齊王田橫自刎門人不敢哭故為薤露蒿里之
歌至漢武帝李延年分為二章薤露送王公貴

人萬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故亦為挽歌

西京雜記漢王宮梧桐樓下有石麒麟二刊其脇具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前物也多穀子實錄曰秦漢以來帝王陵皆有石麒麟辟邪兇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人馬羊頭之類

軒轅本紀黃帝周遊時元嫫祖死於道令次妃嫫姆監護因置方相氏以護喪亦曰防喪

按後魏李郡序洛陽丘阿奴工握槊蓋胡中之

國憲家猷

牛

文

戲胡王有弟過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

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亦似曹子建所作之義或謂之双陸即今之胡双陸也宣武以後大盛於

時又齊武成皇后與和士開握槊爾朱世隆與

宋山携握槊忽開欵然嘆聲一局盡倒

聲譜云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曹子建製双六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于六按馬曹始置六博之戲乃行十二棋者老子度函谷關置樗蒲戲俱曰博李氏

按諸家子書骰子今作投子投擲之義今作骰子字非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欲大投裴駰注云投投子也乃投擲之義是樗蒲盧雉犢曰五木骰子也非謂今自云至六者蓋陳王之作也潘氏記聞譚曰骰子飾四以朱者因玄宗與貴妃采戰將止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命將軍高力士賜四緋也

自古有棋即有棋局唯側排之製出齊武陵王

國憲家猷

王

晔始為令破楸木為片縱橫側排以為其局之面

西京雜記云秦廣見虎卧一矢斃斷其髑髏以為枕

資暇云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書刀之小者所取文帖既繁刀刃銷折吏漸出新意削木加於折刀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

昔陰康氏之王天下也水有襄陵之變人多墮

之病思所以漏利開部於是始城舞也

貞觀八年吐蕃王贊並使入貢去長安西八千里貴人處於大毡帳名曰拂盧高宗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盧其始以拂於窮盧為號也

建中初蜀相崔寧之女以金茶杯無柄病其裂指取牒于盛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臘環牒子使其盃遂定即遣匠以漆環代蠟進於相國相奇之為製名托子是後傳者更環其底

唐代宗朝阮行冲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塚

國憲家猷

卷一

獲銅器似琵琶而圓獻於阮公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名權以仲容之姓名呼焉况阮公昔賢豈可以其氏號樂器乎元以其形似月其聲合琴因名之月

琴

唐初女子不戴幘帟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幘頭至今婦人凶服亦戴之以布兩幅為之齊衰加絰於上五服外至輕者以碧紗為之俗謂蓋頭帛

王子年拾遺云員嶠環丘水垂璽長一尺五綵堯時海人織錦以獻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後代効之染五色絲織成又丹陽記始於蜀

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綉實錄曰諸朝祭之服皆綉漢魏宮內競綉名花瑞獸飛禽晉永嘉中御服皆綉

殷周以降即塗鉛粉謂胡粉乃紂所造者

晉書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其後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

國憲家猷

卷一

遺事

實錄漢武帝令宮人掃八字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細長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効之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画蛾眉古今注云梁異妻改翠眉為愁眉魏宮人画長眉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効画遠山眉

實錄曰軒轅黃帝置冠冕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雲夜光之冠王母戴太真冠辰纓之冠

漢宮掖承恩者賜碧芙蓉冠子并緋芙蓉冠子
髻梳子頭頰搔頭篋釵草花子

實錄曰自燧人氏而婦人束髮為髻髻者繼也
言女必有繼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物繫縛
至女媧氏以羊毛為繩子向後繫之以荆梭及
竹為笄用貫其髻髮而赫梳至詰胥氏造梳以
木為之二十齒至黃帝有棟宇而去穴處皮毛
之弊堯以桐為笄橫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
五色絹名曰頭頰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

國憲家猷

卷四

瑁為之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
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
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
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
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
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
雀搔頭雲頭篋以瑁為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
合分髻髻音稍髮尾也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父
綰髻挿雲頭篋中晉惠令宮人梳芙蓉髻挿通

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文官
中梳無真髻紅妝為之桃花面挿翠翹桃蘇搔
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
狀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
入隋居唐之徵也挿翡翠髻子作日妝又令梳
翻荷髻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
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即水精殿名
也開元中梳双鬟望仙髻及迴鶻髻貞元中梳
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

國憲家猷

卷五

安作盤栢髻驚鵲髻復作上音安下音墮髻一云梁異
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二儀實錄曰古之所貴本與裳連下有裙隨衣
色而下有緣自堯舜以降或有六破及着直縫
皆去緣殷周以女人衣服大質稍加之花繡令
裙上綴五色花以羅縠為之梁天監中武帝造
五色綉裙加朱繩真珠為飾至隋帝作長裙十
二段名曰仙裙上綴五色翠花唐初馬周上疏
女人裙清交界裁而去朱繩其餘仍舊

實錄云古也女子衣與裳連狀如披衫而制之短長與體相似秦始皇方令短作衫子長袖獨至於腰陳時宮中尚短裙窄小衫子纔用八尺物為衫顏色同隋文帝用丈物為之即有卽齷顯衫子唐宮人亦以一丈為之

實錄曰自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袖短於衫以金銀絹綉為之上胸宴會朝賀悉令服之其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大袖以為禮服也

國憲家猷

卷五

實錄云大帽野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唐初以敕為之以隔風塵

實錄曰本羌人之首服以羊毛為之謂之毡帽至秦漢中華競服之後以故蓆為骨而鞣之謂之席帽文人戴者其四網垂下網子飾以珠翠謂有障蔽之狀隋煬帝幸江都每禦紫微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令女去網子珠翠又按唐實錄曰高宗朝以國初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着幕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遂

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永徽之後復有用幘帽施裙到腦漸為淺露至則天後幘帽大行幕羅遂廢

凡兩具周時有之左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後陶秦所遺雨水有陳成子衣製伏戈製雨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衣常服短鞞鞞黃皮為之漸以長靴鞞軍戎通服之故事胡虜之服不許服着入殿省至唐馬周以麻為之殺

國憲家猷

卷五

其鞞加以靴鞞毡入殿省又唐初天子服六合靴未知其制開元初裴叔通以羊皮為之謂之隱屨

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為之禮曰卑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以皮為之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革為之宮內妃御皆着之始有伏鳩頭鳳頭屨子齊高祖令宮人紫皮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絛為之名解脫履唐天曆中進五孕履古今注舄以木置之履下乾不畏泥濕天子亦舄凡

皆似裳屨也屨乃屨之不帶者也屨即舄之制而木底曰舄也

實錄曰腰帶之制蓋自古皆有革帶也皆隨持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至唐高祖詔要帶向下插垂頭上元元年勅文官并帶手巾算袋刀子礪武官亦听帶文武三品以上金帶玉帶十銖四品金帶十一銖五品十銖六品以犀九銖七品銀帶八品九品礪石並八銖庶人六銖銅鉄帶

國憲家猷

實錄云漢文帝時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擢船者着黃帽因名黃頭郎蓋染絹帛為之漢以前未聞其制晉書王蒙少美容姿常破帽入市買之群姬悅爭送其帽子未詳誰人所制實錄云自夏殷皆以草為之左傳謂之扉履周以麻為之晉永嘉中以絲

實錄曰自三代以來皆有之謂之角襪前後不相隻盛中心係口以帶史記曰山襪帶解頤左右無能令繫者又張釋之與王生結襪皆有帶

也自魏文帝與妃乃裁綾為之即今時樣也以綾羅為之故陳思王洛神賦羅襪生塵

實錄曰古者朝宴衮服之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之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至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衣單遂改名汗衫貴賤皆通服也

實錄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

實錄曰三代以帛為之謂之算袋盛算子及置國憲家猷

小刀子唐石等至魏易之為龜袋唐永徽二年文武職事四品並給魚袋天后復改魚為龜神龍元年一品至四品賜紫絡金魚袋五品以下賜緋銀魚袋會要云唐初卿大夫沒追收魚袋永徽五年勅五品以上薨沒隨身魚袋不用追取

明皇雜錄故事皆搢笏於帶然後繫馬宰相張九齡設笏囊使持之馬前

實錄曰上古以皮為袴名曰褶至今朝祭之服

及園薄中武士服緋衫大口袴褶至魏文帝止名曰袴

西戎以皮為之夏后氏以來以絹為之長至膝漢晉名曰犢鼻北齊則袴長短相似而省犢鼻之名

偏田扇後承 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於地後

漢書梁冀妻始製狐尾單衣注云後襪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偏裁其後俗呼曰偏後衣也

國憲家猷

三十一

古今藝術畲云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每至寒食為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絛繩懸樓立架謂之鞦韆

按開元禮古者云宗子在它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又唐禮出初城拜墓皆注墓現會要開元二十二年勅寒食上墓禮經無代文近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於坐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位於他處不得作樂

楚傳云起於越王勾踐又歲時紀曰俗謂屈原死於汨羅時人傷之並將魚楮以極之因以為俗華紀麗云因勾踐以成風極屈原而為俗也仙傳拾遺云秦襄氏自立上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蚕以給民一蚕民所養三蚕必繁孳罷即歸蚕於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其遺事每年春置蚕市也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蚕為絲禮記享元蚕即西陵氏也

國憲家猷

三十一

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為無理

實錄曰代皆依命數而服冕服後至周以梟紵為衫以為上服貴女工之始也初命以黃至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唐馬周尚議曰臣尋究禮經無衫服之六三代以布為深衣今請於深衣之下添欄及名曰欄衫以為上士之服其開袴者名曰缺衫庶人服之詔從之後人公服蓋取衫欄之制

衛軍火箭石磨并樹壘塹地突魏書云蜀諸葛亮圍陳倉時將軍郝昭築陳倉城亮進以起雲梯衝車昭以火箭迭射梯然昭又以繩石磨貫其冲車折亮更為闌目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進城昭以築里城墻障之亮又鑿地突以攻昭又於城中穿地橫截之

木轡雉尾炬 梁侯景為安項木駟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鉄鎚以油灌之擲木駟上俄頃而盡

國憲家猷 宋書武帝攻慕容超於廣國飛樓懸梯板屋 宋書武帝攻慕容超於廣國用之

軍樂凱歌 岐伯置黃帝臣也黃帝以兵師為營衛遂築營壘後因以兵之所居曰軍營

越於軒轅周禮挈壺氏堂之刻漏也王燭寶興曰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以鬱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謂之桃符也其上或書桃符鬱壘之字

荆楚歲時記曰元日庭前爆竹起於古之庭燎初學記曰起於晉代賈克李夫人所作五瑞綵畫之形又云取似黃母戴勝也董助問禮俗人日以赤種菜為羹剪綵為人勝或綾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於頭髮又造花勝以相遺

洞冥記曰黃帝鑄刀二儀實錄曰刀之制有四陣之刀起自蚩尤與黃帝戰于涿鹿即有陌刀軍陣用之又陣障刀行從陣衛則用之代張耳又有長刀即鹵薄千牛將軍執之又儀刀即武

國憲家猷 臣佩之自東晉虞多遂以木為之飾以金銀佩之以備威儀即金之衙刀也

實錄云有虞氏之始也羈鹿前筒輶觀張弓袋也又有施弓袋通謂之三伏

實錄云禹塗山之夕大風雷震中有甲步卒千余人有金甲鉄甲者其不脩甲者以紅絹帕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為侍衛至禹所云海神來窮禹問之對曰此抹服乃武士之首服及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神朝皆抹緋衫大口袴以為侍

得自此為軍容之服

自夷牟始也謂之傍排步牟用八尺牛肋排為馬軍用朱漆圓排見二儀寶錄

鐵蒺藜鐵菱角 隋書煬帝征遼東置之要路

水中刺人馬也攻城地道 魏書袁紹公孫瓚

為地道

魏書太祖與袁紹戰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

發石車擊紹中號霹靂車

魯人公輸船造以攻宋城太白陰經為之飛梯

國憲家猷

手書

以大木為床枕相去二尺勢微曲通牙相括飛

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梯首冠雙轆轤梯城而

上也

仙傳拾遺王法進者幼而學道天寶中三川飢

歉人多採野葛山芋而食忽有二青水童降其

庭謂法進曰上帝勅我迎汝不覺騰身往大帝

之所帝言世人厭弄五穀為天神所責宜令歸

世間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命侍女以靈寶清齋

告謝天地儀一軸傳于世相諭於幽山高靜之

所置齋悔罪謝則宿罪可除殺父蚕母之神為

置豐衍矣

二儀寶錄曰殷有皂絲為之似蚩尤首五百人

置一纛晉侯作六軍六纛天子十二纛唐初置

二十四纛每歲一祭之軍發祭處纛用人及白

馬為旌所祭蚩尤主也

黃帝出軍法曰有作攻伐有作五綵牙旗今五

方旗是吳孫權作黃龍大牙在軍中

古今注云夏禹置炙轂子曰舟船於檣上刻木

手書

作鳥啣幡以俟四方之風名五牙竿軍行以驚

毛為之亦曰相風鳥

與服志曰黃帝置以銅為鳳首啣刃古今注黃

斧鉞也鉄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

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特授黃鉞

者亦以銅為之

黃帝與蚩尤戰即有其制諸葛亮置木作槍長

二丈五尺以鉄為頭

實錄曰自夏后氏有之如楯兩岐置刃謂之戟

聖之謂之祭

高僧傳釋教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於佛
蓋澄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
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

大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又仙傳拾
遺又棲觀本紀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
樓在終南山之陰王追其舊跡遂名幽遂之人
尹軌杜仲謂之道士居於草樓之所因號為樓
觀亦道安始也

國憲家猷

三十

中宗神龍二年道士葉靜能加金紫有斯命而
未頒賜紫衣至代宗朝李泌初立大功李輔國
將不利乞遊衡岳詔許之賜紫道衣

魏世祖賜道士寇謙之天師之號按軒轅本紀
黃帝問牧馬童子為天子之道再拜稽首稱天
師而退其後張道陵有天師之號唐以玄宗朝
李含光詔到京懷辭歸茅山賜勅紫陽觀居士
以玄靜先生其後道士方有兩字之號自天師
加先生之號以為常制

周武帝時道上魏元哲封蜀郡公加太保歷
高宗朝道士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至
姪孫葉法善玄宗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衛
國公入肅明觀主尹愔拜諫議大夫梁陶弘景
告化謚曰貞白先生又道士王知遠歷梁陳隋
至唐太宗親授法籙告化年一百二十六歲詔
賜淑真先生玄宗朝葉法善告化詔賜光祿大
夫錄越州都督

國憲家猷

三十

士沙門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又嘉話錄德宗降
誕日令三教講論嘲謔其後累朝以為常制

貞觀初有牝馬三千疋於隴西居置郡牧使
開元初命太僕卿張萬歲緝其政既沒以張氏
字諱衆以為馬齒亦曰倍二而三也

黃帝時有馬師皇者善醫馬周禮夏官巫馬掌
養疾馬而乘治也

風后演河圖為式一千八百局名曰遁甲
皇帝立于丑十二辰以名月以名獸配十二辰

屬之

北史李崇為兖州牧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置一鼓以擒盜賊

泥人祈晴玄宗天寶十三載自八月連雨六十餘日市城市垣傾壞勅令人家門前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也

導引古今注漢京兆河南及執金吾司隸校尉並使馬於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魚竿箭走者則射之有乘亭窺瞰者亦射之魏

國憲家猷

三八

置角弩設而不用

丁中武德七年頒新曆凡男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歲為丁六十為老

鑄錢制始自堯置之

文帝初推酒酤

漢武帝始稅商賈舟船

勾芒作羅可以取鳥

列子曰詹何以獨蠶絲為綸芒針為鉤荆為竿

剖蜾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泉

古史曰舜作土塋以周棺也

東林竹野薄臘月更漬栽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

世本曰武王作古史曰周公作妻

殷王作象箸玉盃

周史曰神農作斧

古史曰孟庄子作錄

古史記曰孟庄子作鑿

世本曰夏少康作箕箒

國憲家猷

三九

古史曰夏世昆吾氏作瓦屋

古史曰夏禹曹氏作塼

博物志曰百益作井

世本曰公輸作石磴

世本倮作鋤

尸子曰蚩尤造冶

世本曰雅文作春是黃帝臣曰氏春秋亦異作

杵

世本曰母勾作磬

禮記曰夏后氏勾龍作筮簋直曰筮橫曰簋用縣鍾聲

禮記曰土鼓簋梓簋籥伊耆氏之樂也

黃帝會群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宣人事者振鐸

呂氏春秋曰僇作鞞鼓部

呂氏春秋曰帝嘗使僇作兆鼓

風俗通曰舜作簫禮記曰女媧氏作

笙鐸曰笙以匏為之十二管有簧世本曰女媧

國憲家猷

甲

氏作簧世本曰隨作竿宋衷曰隨女媧臣

世本曰蘇成公作簋宋衷曰周平王時諸侯也

古史曰古有簋尚矣蘇成公善簋

周禮小師均教吹埙世本曰商辛作宋衷曰商

辛周平王之諸侯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手丁謏作卧褥香爐本出

房風為机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

褥也

鍾繇上疏曰黃帝之鼎

禮記曰俎豆有虞氏以琬夏后氏巖殷以俎周以房俎豆夏后以豆殷玉豆周獻豆

禮記曰夏后以龍勺殷以疎勺周以蒲勺

易兌卦曰坤為釜古史黃帝造釜

古史曰黃帝作甑

晉中興書曰徵祥記曰太元中宮正婦女緩髮

傾髻以為威飾豐多可恒戴乃先於籠上痕之

名曰假髻也

玄中記曰尹壽作鏡

國憲家猷

甲

蟠龍釵古今注曰梁冀婦所製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舞風俗通曰漢

靈好胡舞蔡邕禮志曰鼓吹岐揚所作以揚其

德也

琴世本曰神農作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

寸上有五絃瑟世本曰庖羲氏作史記曰天帝

使索女鼓五十絃瑟帝悲禁之不止改其瑟二

十五絃山海經云帝俊生晏龍始為瑟也

風俗通曰第五絃非身今并梁二州箏形如瑟

十三絃不知誰改也或曰蒙恬所造也

笙篴釋曰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候淫聲也史記曰今上祠太一后土始用樂笙篴自此起續漢記曰靈帝作笙篴

山海經云炎帝之孫伯陵因鼓遂為鍾

周書曰黃帝始蒸谷為飯

鹽世本曰夙沙氏煮海水為鹽神農臣也

幘頭古之以皂羅三尺累頭號頭巾後周武帝

為四脚依用三尺至唐初馬周解為之用一尺八寸

國憲家猷

卷之三

四

鞋古之以草為屨皮為屨後唐馬周始以麻為之即鞋也

湯居亳與葛伯為隣在梁國寧陵縣

周本於姜源履大人迹生后稷漢書曰周在扶

風姜陽縣

秦史記曰隴西本起於子非為周王養馬於秦

隴漢書曰隴西地名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者周為戟酋父矛夷

矛已具上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於疇華之野

羿持弓矢鑿齒持楯管子曰葛盧之山發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為鎧說文曰甲也

世本曰揮於作弓朱表曰黃帝臣孫卿子曰倕作弓

世本曰夷則作矢黃帝臣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風俗通曰臯陶造律史記曰里悝造律

世本曰大撓造甲子黃帝之臣

連珠沈約上連珠注表云始自揚子雲也

國憲家猷

卷之三

四

烽火黃帝出軍決法曰軍兩散敵地形不便望見烽火也

世本曰興作甲少康子也

漢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三尺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

故宋子京夜緒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

云或問一夜立五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

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

之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重以虎威章

謂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多財
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午辰未夏之
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開闔盈不至六縮不
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又嘉話云韋絢問
於列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
言乙夜子夜何也余嘗笑其言之失按漢天文
志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戊午
乙夜月蝕熒惑崔豹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
庚子日星不見丙夜乃解又蔡質漢錄曰衛士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甲子

四

甲乙徵相傳丙夜畢傳乙夜相傳蓋五更晉天
文志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蝕既丁夜又
蝕既夏統傳云甲夜之初撞鍾擊鼓又宋諸王
傳云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梁本紀
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忽聞異番又云
帝燃燭惻光常至戊夜豈止言一夜而已哉常
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邪其曰子夜益繆也蓋
晉時有子夜者善歌故李義山云豈能歌子夜
又云曰心歌子夜歌沈文季歌子夜來又太白

有子夜歌韋絢乃以子夜為五更之數又何邪
或有謂之午夜者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李
長吉七夕詩云羅緯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
漏聲催曉箭者正謂戊夜耳

張鎰錫也但戰國時謂之張鎰至後漢時亦謂
之錫耳

上旬駒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與母並行下
旬生者行在母後

一宅高敞虛閭人不可居每至昏曉間於堂壁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甲子

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曰或緣統宇內
至曉始息其人好接事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
道士言妖祥之異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
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為聲此必因冷氣畜在一
隅故成妖爾謂宜徧徹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
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其人如
其言果妖不復作

南方朱鳥蓋朱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
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

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為鳥喙星為鳥鵠張為鳥喙翼又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也常問元城先生曰蓋以翼為尾云故廿氏星經云鳥之闢竦其尾鶉之闢竦其翼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四七

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辟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

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叱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識此

聖人治世其鬼不神非不能神也經正而法嚴也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

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四七

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夭喪予而誰喪哉

據詩書載記文王非無意於商也曰文王受命曰大業未集如後車載姜三齡與武勣黎伐崇等事誠非無意者特時未可耳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亦謂時未可耳然孔子則謂文王無意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

人文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
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皋契夔龍湯有伊尹萊
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
幸而蚤死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
為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 中豪傑南陽貴人
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陽
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

國憲家猷

卷之六

中

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生塋耳

蘇明允至和開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
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
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
布衣參其間

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
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

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
有李適渢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於山有

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焉
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此
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日銘東陽
縣亦三里舊名三丘山

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
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傳云
後主與張孔汨痕所染

諸史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
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
國憲家猷

卷之六

中

邑謚號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
凡聚落相近期其旦集交易閭其名為虛柳云
包飯趣虛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赴朝虛

上巳日於流水上澆漉袂除去宿垢謂之祓禊
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
丑會於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當其群賢集
目聘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
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此皆義之未達也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

倒

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欽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檮杌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其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云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二

國憲家猷

五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三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事理七

真珠鷄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鷄又名綬鷄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煖領下出綬帶方尺余紅碧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欽於喙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割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若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鷄余在二

國憲家猷

一

四

處見人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師曠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折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其二首為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為六千六百六十六正合其甲子之日數傳以明曠之博物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詩送人洪州午斗氣沉人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送人鄂州

六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青草遠碑荒送人襄陽六四葉表問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

自冬至百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消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

國憲家猷

十一

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家人鑽火用青楓背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煙散入五侯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處處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勅宮中許然燭一百六有清明前寒食之後是時店舍已無煙而宮燭然乃一時之權宜爾又云龍泉木之位也春

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洲地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八品茶即今粗色紅續袋八品者是也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煎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煖雨則茶已老而味加重矣

蜀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在

國憲家猷

三

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檀苦茶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峰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曾密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

後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王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

莊宗即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冊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謂漢乃知遠一脉自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四

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及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鳳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胤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五

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於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蓋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叟實繼虞氏之封太史頌虞幕公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瞽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畊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叟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也狀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不居豕

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卿起匹夫而為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畊稼亦所不鄙而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耻而當時亦不以為怪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尊崇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國憲家猷

卷五

太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夫龍柱農棄皆人鬼非地祇也

天子之社祭后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也方土者天子之社具土五色東青西白

南亦北黑而冒以黃土封建諸侯則鑿其方色土與之是諸侯方土者一方之土耳如國之社祭一國之土郡之社祭一郡之土邑之社祭一邑之土里之社祭一里之土以至家有中雷祭一家之土也

社祭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后土與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猶父之於子也方土與穀即六府之土穀並稱猶兄之與弟也

國憲家猷

卷五

七

韓魏之六國不足以敵秦而亡于秦陳涉之六國反以之滅秦何也曰六國者所世有也世有者必欲曲保之其得失重故自守之慮常十之八九其勢也卒至於漸亡而已陳涉之六國本非所有者以秦之人攻秦也其得失輕故橫行足以亂秦勢盛足以亡秦傳曰以瓦礫注者巧以黃金睹者昏不直曰六國無謀秦人之無道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

魯而不非成王也

史記年表秦德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
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
而郊以祀天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
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耶

國風王化之大率也七月培養之深乎二南發
越之盛乎周人德之所由遠矣哉小雅西周之
典禮也成王周公之盛久矣而不可復也振振

國憲家猷

八

卷

其民之思乎漆漆乎民之恐不可釋手幽厲愧
於繼述矣大雅西周之紀綱也其三王之極治
乎終之以婦人奄以人焉言紀綱之所由壞也
夫斯人也近君而善感者也示紀綱之壞自近
始也周頌受命之所自乎其道熙熙其德穆穆
其功丕不其化蕩蕩仰之而愈高也遠之而愈
親也其文武之聖澤乎商之德業悠大哉成湯
聖智武丁不嘯焉雖遇五伯之專七雄之橫不
能乘其弱也其一代之全盛乎魯侵王頌且僭

魯伯禽之荒也宜若可刊也其要仲尼之義
乎

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
而郊以祀天雩以事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
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耶

近者法家於同居卑幼行強盜者恒坐以私擅
用財他人減等之律竊以為誤矣按律若同居
卑幼將引他人盜已聚財物者卑幼以私擅用
財物為論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

國憲家猷

九

卷

等免刺不言強而言免刺專指竊盜而言也或
者因此條不言強盜遂欲以凡盜之盜兼強盜
之盜此甚不然考之上文各俱親屬相盜既言
減等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則所謂免刺之
盜不兼強盜而言也而此同居相引之盜欲兼
強盜可乎果兼強盜則謂免刺者安所指者乎
且將引云者蓋以卑幼同居所引者得以密竊
為盜抑豈強盜之謂乎或者又因下文有殺傷
者乃坐強盜遂以為無殺傷者不當坐以強盜

此又不然蓋強盜之為強不在殺傷如強盜條下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之下乃言殺傷則此所謂殺傷者正指竊盜而言不然何以有不知情所謂不知情者蓋亦指竊盜而言爾及查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以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凡盜為從論杖七十專指竊盜而言也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然則本條不言強盜何耶律文宏與詳略相

國憲家猷

十

因強盜竊盜自有明條此特以親屬相盜而言蓋補其所未足而已言者不言也且如各居者言尊長而不言凡人同居者言他人不言尊長蓋同居即尊長之財豈可言盜各居者則非其財矣故雖尊長亦以盜言然行強盜則各減等存其分也其不言他人者各自各有本律可坐故也至若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其情可恕故其罪屢減而所將引之他人亦減原其情也其盜者亦自有本律可坐故也然則行強盜不言強盜者亦自有本律可坐故也然則行強盜

人果不減耶曰不減竊盜分首從以將引者為首故他人以為從而減強盜不分首從他人何由而減且他人非親屬非尊長又非同居之人各居卑幼且以凡人論豈他人不以常人論乎如歐期親尊長條下註云若與外人謀故殺親屬者外人造意下手從而加功不加功自依凡人律科罪謀殺卑幼者外人不以尊長而減則強盜不減亦可見矣然則同居卑幼果亦不減耶曰不可減蓋親屬之義財特輕而倫理重故

國憲家猷

十

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至於同居則其相親尤非各居者可比各居卑幼且不可以強盜凡尊長豈同居卑幼可以強而凡尊長乎且如恐嚇取財條下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恐嚇之律不以同居而減則強盜不得減亦可見矣然則同居卑幼之行強盜者曰何以坐之曰盜財之事雖輕而犯論之情則重雖無殺傷較之歐迫父兄者尤為可惡蓋人倫之變王法所不容雖律所未該固宜參酌事情比休奏請

殺戮于刑之中以徵姦宄若泥於文必以凡盜而蕪強盜則下文奴婢雇工人之盜亦言滅凡盜一等免刺果亦蕪強盜否乎況今天下盜賊繁滋辟以止辟猶懼弗止若此律一紊則子可犯其親姪可犯其叔弟可犯其兄奴婢可犯其主姦宄相誘以蔽其罪強暴肆然於天下而無所忌憚矣豈明刑弼教之意哉

有人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太保公忠憲會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蕭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曠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獨不腐則知未嘗溘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斷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洪水李公

祁直爲墓表康簡公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峯長短數千下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粲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又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岐水從洞入洞口白石柱如玉垂水中闇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然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備具中洞獅象相峙於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鰐傘紅卓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鍾鼓二石叩之聲且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点硃頭抱一髻左右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橫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

踴躍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普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之李非若繪畫於壁者也

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谷齋夜話東坡是真戒

和尚所授見捫蝨話新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

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閣梨之復生見陸山雜誌馮京

記已先為五臺僧見孫公談圖真西山是草菴和尚

見癸辛雜誌外集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身

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為佛之名愚

惑世道故以仙人名為羅漢松三春柳為觀音

柳獨脚蓮名觀音蓮意苾子為菩提子大林擒

為貧婆菓金蓮花為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

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四月初八

日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

因名為此花昨讀岑嘉洲集有優鉢羅花歌則

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

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眾草勢

龍從如冠弁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乃叢秀色媚景

公路南行歷臨江峽維舟飲水觀巖側有一木

五綵初謂丹書之樹因命童僕采之頃獲一枝

尚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綾者金眼者丁

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

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視乃知木葉化焉

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靈變為蛺蝶鳥足之葉

為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語也又會要云會國

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

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皆咲動其手脚若著樹枝其使人取一枝

小兒即死異苑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竹

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

竹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

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

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

常狗無異但耳上

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
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
異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月風作不
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
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屨尾即以獻之不
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
直草書扇題常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
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
國憲家猷
自橫即取視憊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
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照
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
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事之不可以理測
者如此

江南徐諤得畫半畫鰲闌外夜則歸卧闌中
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
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
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

則盡顯而夜晦

白骨一具自頂至尾俱

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
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
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有氣壯
盛足以翕附於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
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
類也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 嫁公

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

國憲家猷
三卷

十一

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
而欲笞之反為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當
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
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
坐以張氏匿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峰
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為地震駭者云
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侮
每群呼跳浪而至扳緣頭目曾項手足袞戚毛

雖有兵刀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唐書民家大為虎害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

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麋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嗥自援其毛援虎身著處必生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盡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蠹損可證也

國憲家猷

卷三

宋有蜀根民者多主五行不深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方得權民意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莫加焉目曰劒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他火唯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且自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金乃遇天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師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矣今多疑其丙寅歲

臨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萬物一臺奮孰可嚮邇是年固當逃移耳未疾顛也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使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此其時乎又吳江承表詔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亦在四孟丙丁壬丙辛皆其化且於格為天地總合尤分明良曰唯太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陽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意後宦亦利也

國憲家猷

卷三

哲人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故主人興則僕輩必氣宇軒昂忠勤不為過主人將替不惟偷錢便一一身疋瘡周世宗與宋藝祖龍潛時識其門下皆節度使

漢兩張禹前漢張禹字子父成帝時為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

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宋元豐修城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垂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云太歲也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鵠亦南即鶴鵠鵠鵠梧

困憲家獻

卷

桐黃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干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有此也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北之象二陰二也予往在玉虛觀見其象設問

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玉臺官即心星故燭而火輪

雀乳雞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周則天時春雷特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之降又曰鴈從北來計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

灶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鈞注居之去之則止

國憲家獻

卷

五

生人髮挂栗樹鳥鳥不敢食其實莎衣結治蠅螻瘡井口遙竹主小兒夜啼着母卧薦下勿令知之船底苦療天行寡婦蓁蓁節去小兒霍亂自縊死繩主顛狂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不蛻而角生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至膳不識判硯兵職為庫典了發

考刑部排門總是究魂工也虞水曰日見鬼
豫章生在衆木中至七年而後枝幹始別稗麥
生於麥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穗生方
知非麥

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
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

河出圖洛出書羲皇因之以畫卦若曰本於天
地之神理也西狩獲麟孔子絕筆於春秋若曰
符此天地之文明也故圖書者聖人以之為始

圖書家獻

主

五

麟者聖人以之為終洛書以易言

察日月於諸辰者即所以察氣朔之盈虛察中
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四
時而行四時由三元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
齊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齊春夏秋冬之序三
光齊於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脩
矣

鄒與楚戰而楚必勝無他楚衆而鄒寡也夏與
夷較而夏必屈無他夏正而夷得也荼薺同畝

所植則薺必不茂豺羊同握而處則羊必不全
君子小人之相植何以異是大抵賦之清者其
所稟必薄子之濁者其所得必厚於此又有盈
虛衰旺之分姑以近事言之韓范富歐天下所
共推以為賢人君子然在相位不過二三年或
四五年章蔡秦史天下共目以為奸邪儉壬在
位或十數年或二十年雖曰小人用比附阿黨
克固其寵亦得數之多得氣之厚使然少者薄
者雖曰至尊至貴烏足以抗之哉

圖書家獻

主

諺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隻變遇甲
雙晴蓋逢庚於隻日則變遇甲於雙日方晴多
驗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考丁亥冬雪罕驗近戊子
十二月八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
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巳皆雪也

趙雪州云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或遇亢離
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可免

吳諺云正月建三亥湖田變成海謂水大也壬

辰年正月初六巳亥十八辛亥三十癸亥是年
大澇湖田顆粒不收癸巳年正月亦有三亥然
乙亥是春前是年無水災

字亦有義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宜土是天
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星是天
田星在辰位故農字從辰

初三月下有紅雲初四暗盆廿五廿六若無雨
初三初四莫行舡

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

國憲家歡

手主春

甲子承頭生耳余雨甲子飛雪千里

戊午元開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

兩月燥七日多雨兩月泥

甲申雨主米暴貴春主五谷不收夏主傷田禾

秋主六畜死冬主人病多又云甲申猶自可也

酉怕殺人壬子雨主久陰

甲日雨巳日晴乙日雨直到寅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水水甜如

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

秧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
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
十一家家打炭坂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威
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
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增意氣七九六十三
布被兩頭担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
十一犁耙一齊出

上旬交月雨謂翔日之雨也月內多雨風吹月

國憲家歡

手主春

建主米穀貴

買田忌六戊日 立券忌六巳日

穿井忌卯又除日 作灶忌丙丁日

合帳忌六戊日 做酒忌戊子甲寅丁酉

做醋水日如丙子丁日兼上下弦日俱忌

合誓忌六辛日 求婚下射忌甲酉日

李德裕云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為妃女未有不

危亡者蓋亡國之女安能無怨蓋其開基之先

皆一時之傑憂其血食念其滅亡故能為厲必

生妖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累戎勝彼亦以女戎勝

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善天下事盡矣

國憲家猷

卷六

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種楠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朱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頤語袁茲曰易學在蜀耳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國憲家猷

卷六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子路愠見孔子曰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知不廣庸知而不遇之又語子貢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躒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寒也及寒也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勿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絮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漿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

自憲家歎

垂卷

子八

昔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其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輓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多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挑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高貴卿公薨內外誼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

國軍家聲

垂卷

子九

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武帝時有人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東晉哲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孫思邈隱居太白山廬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向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

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後侯終日
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
大盈也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
慎慎以畏人其次畏身愛於身者不拘於人畏
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
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處事尤
是義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

國憲家猷

事

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
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
之氣陰陽相半和氣週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
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
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
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
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

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
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
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
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
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陽氣轉收
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月純陰用事二月八
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悞運
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
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

國憲家猷

事

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
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圓若方
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
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
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
焉寒有膏上暖下寒則上合而爲大雨下凝
氷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則雨凝結
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
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

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
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
而爲慶三色而成霽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
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
紕繆則陰陽不調發屋雨溢河雪至牛日電殺
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爲侵殄之妖也敞曰四
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獨立陽不獨存
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
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肯雖異
而二體常存猶如一甕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
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
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
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
事陽氣之極耳蔣爰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
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
極耳蔣爰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亭歷死於盛
夏歎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
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

國憲家猷

主卷

三十一

文

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
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
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
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
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陰純陽雖在四月
十月但有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
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
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
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灾沴
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灾沴之氣其常
存邪曰無也皆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
皆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
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
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
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和甫一產二子曰囂曰
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
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亦當爲弟昔詩豳莊

國憲家猷

主卷

三十一

文

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茂夫唐勣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下。文長藉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先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國東家

卷三

三

本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面者。

高貞公之子定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桀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公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

人。官人嘗失人。人死罪。醫人藥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致倉卒傷人。

或問胡忠簡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

南唐家

卷三

三

本

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如何能死得人。

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至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五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莫為

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蝨食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水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螻蚱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柰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

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顚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齒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

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 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故曜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目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後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備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虢之色愀然清靜者緣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故言之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鴟鴞食鵠鵠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駁馬君之出必駁駁馬而出畋乎公

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下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戲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生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蒺藜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

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
死矣至來月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
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
乃知師曠神明矣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
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太龍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

叔向欲娶於中平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群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

娶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夫鍾美於君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
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繫正后嚳娶之生伯封
寔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詔之封豕有窮
后畀臧之嚳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
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焉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
之生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
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苦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
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帶有結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
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
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

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
守氣矣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嚮聞夫子之言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
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
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
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
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曰以閔
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縣

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
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
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
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
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
豈為殺心而形于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抱樸子曰昔吾遺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

國憲家獻

卷三

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
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梃選有力精帥
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梃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
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梃擊之彼禁者果不復
行所擊殺者萬計

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勅倉唐以鷄
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
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

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棄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恠之而讓客客以謂髡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
音聲吾是以默默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噫乎淳
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
馬者寡人未及視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
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

國憲家獻

卷三

卷三

在彼有之

荀瑶智伯也初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
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
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
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
瑶也智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

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國憲家獻

中

吳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

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

漢陽太守龐參侯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盞致於聽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大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

國憲家獻

四

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

頃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為王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王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藥殉叛吳吳王

問滿漚漚請五十兵足可擒仲吳主曰卿何以
軼之漚曰仲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
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
漚往吳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
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
上積塵雖處鄙事而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
淵卒為晉名士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
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國憲家猷

四

見

藉累葉且行攬上流三峽未易可尅唯劉尹云
必能克蜀觀其補博不必得則不為

武帝餘顯園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
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鞭撻馬愈久愈潤以擊太隨即折裂

唐元澹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
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
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

之顧而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
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
根抵橐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
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則
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行之於音
律播之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播越之
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
祿山之亂華夏鼎沸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閨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

國憲家猷

四

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
今闕其一宜於黃鍾九尺搃之必得焉勅州求
之如言而得

韓太保阜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
曰妙哉稽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
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
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也歲之晏乎此所
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
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廣陵維揚之

散者荒亡之謂也楊者武后之姓言楊后其父駁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難興終止息如此其音哀憤而唯殺操者感而惜痛永嘉之亂其應此平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曹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又難為守乃出教曰雞肋外曹莫曉揚修獨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歸計決矣令外稍嚴操果迴師

國憲家猷

王奉

四九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殊異其妻劉氏憂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閹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之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添綠少年

某也後必大貴何人也答曰補闕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途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為郎官族馬父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謹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陳公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

國憲家猷

王奉

四九

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周紆庶僚無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復以為召陵侯相廷掾懼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迺密問守門人曰昔誰載柩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迺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坐華後罷便曰此

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
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鮮王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
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
歸龜便言曰將不量時爲君所得擔者怪之載
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
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

國憲家猷

卷三

五十一

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
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
白龜曰子明無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
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獻人
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
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
如其言果聲聞數十里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

國憲家猷

卷三

五十一

文

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
陳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
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弓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
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
里今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
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不能
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
日曰不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廼軍書到言已解
漢蔡邕與家屬鉗髡徙朔方上書自陳所著十
意帝嘉其才高廼宥還郡邕慮卒不免亡命江
海遠迹吳會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
而其尾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又告吳人
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
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初張敞爲京兆而敞弟武拜爲京兆尹

賈氏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
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至關戒吏自問武武
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
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
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
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治果有蹟

劉杳博綜群書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
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姿然今無復此
器杳曰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

國憲家猷

卷二

文

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
犧樽依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
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
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言何承天纂文
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
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毗竊王朱建安
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
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柿酒而作椽字昉問
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范作木旁若昉又曰酒

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遺忘實
不憶此杳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
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即檢
楊記言皆不差代周捨問尚書紫荷橐相傳云
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
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
筆以待顧問

國憲家猷

卷二

文

托行不見顧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
問其故忠曰吾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
而不實囊頗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
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
濤湧微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
得一玉人長三丈四寸著大領衣冠幘詔問群
臣莫有識者崔頤對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
幘即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廬

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之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慶

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劉向言此貳君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窳窳音乳帝乃楫之躡屨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唐李嗣真多藝數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直觀嗣真謂道人劉縠曰官不召商君臣乖國憲家獻本主卷 五十四

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官持權與人收之不易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曰

一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楊牧博學強記他藝無不通解潯陽耕得古鍾高八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為羅附灌木然時有安浣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浣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浣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始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聲乎浣大驚因國憲家獻本主卷 五十五

問樂意收曰樂亡久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祀地示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大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商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咸

圖鍾函鍾之說故自其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太常丞鮑榮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浼浼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國憲家猷

卷六

辛六

五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問孔子有所穆然思焉有所皐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爲人矣近騁而黑頤然長眼如望洋奄奄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

國憲家猷

卷六

辛六

五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

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也焉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邇而不倡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國憲家猷

主卷

五

先

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
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箭南籥者美哉猶有憾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其盛德其篋以加于此矣雖有他樂
吾不敢請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
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
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于心心
德則樂寔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
疾今鍾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說苑復臺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臺之君
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
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
千金

國憲家猷

主卷

五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于魯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公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曰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存三
十四世而亡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
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
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為請對曰妾望君之

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姜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公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

國憲家猷

卷下

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倣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以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于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曹操北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曰。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敵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勉。何皆驗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運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宋大極斂前鍾聲。溯孝武以問張永。永答鍾有銅。滓乃叩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國憲家猷

卷下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四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德履

鞏峻字伯陵隱研山司馬遷致書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才能絕人高尚其志冰清玉潔不以細事累名然未盡太上所由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遠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偽守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而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四

一

二人自是各從所欲遷果以悔吝被辱峻卒於所研人立祠號研居士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蔡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妻於市來曰外門軍車馬跡何深通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績為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又違義不如去之於是變易姓名遊名山食園廬實服黃菁子隱居於蜀峨眉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曰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四

二

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得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至失

所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徐誨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

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覺展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溫欲害安與王坦之埋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符堅入寇獨無懼色如此之國憲家猷

王中奉

三

類曰矯可乎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父堯封嘗爲彥博父泪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夫爲顯於是誘進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人織金錦燈籠載蓮花中爲錦文及爲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曰昨令成都彥博織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始定自是

屬意彥博自成都歸不久然知政事貝州賊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憂之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公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獨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矣捷書至遂就超拜彥博同知平事後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名彥博殿上而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

國憲家猷

四

亦妾臣上聞此句亦咲

仲淹微甚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脫朱改姓范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誨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自此家破囊大有貲畜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仲淹略不撫其家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爲樞密忤章獻太后旨貶梓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同諫因高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

勝貶陸州僚友又餞于亭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仲淹盡此檢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公又餞前郊曰此行尤光

西羗子龍可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仲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極朝廷忠臣其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整忠力

寧皇命二小黃門嘗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

國憲家猷

辛卯米

五

即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頓吐少食生冷怕痛折二字爲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中

劉溫爲御中丞一日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太祖方御樓溫夷行至樓側下馬入奏按故事非

賜大青即不御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廢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

耳目也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以自罰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

自北門嗣宗上言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上

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長開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署衙爲一條水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服以及之未幾皓白

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學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大儒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太

國憲家猷

辛卯米

太

尉對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關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蓋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

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

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太尉徐

對曰準誠能臣無奈駿如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

對以宜早召準爲相

中貴人楊懷敏與張盛之不協密令軍中奏曰

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若賜昱之

首以示賊宜可得一上從之遣中使即於斬昱

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

之即遣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有讐者爲

之借令有此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

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昱之奪職知虢州

且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眷爲樞密副使

所以推任爾者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此爾尚

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侍罪二府

國憲家獻

二四卷

七

臣當竭其愚衷不避必補益陛下以報厚恩

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詔書誅二

轉運使雖後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

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必以守之臣之

嘗分臣未獲必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問

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賞狀許之三人皆

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

坐罷招討知秦州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

不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

馬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

將迎迨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

忠孝裨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

役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必節考其所言

所行未嘗詭隨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

與虜結募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選人道

批奏云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墮於虎口道

國憲家獻

二四卷

八

竟生還初郭威遣道還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

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

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

知陛下作得泰否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阿

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

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

之心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

人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

信伯夷叔孫殺身以成其廉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輔君而化之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而輔之者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君而怨之下忠也子胥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光朝所賜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

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九

疾出乃叩角而疾歌商韻之詩詩曰南山燦白

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不捲肝黃昏

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

命後車載以歸與之語挽擢為上客

一不可亂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穀三不可占公

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人財物六

不可責僑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自處八不

可

可品藻優劣前輩九不可嘗毀長上及他人文

字十不可互相品題高目標致十一不可自滿

自矜十二不可酣飲酒肆恣意遊蕩十三不可

好勝鬪訟十四不可以怒氣加人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無教子孫愚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

相公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于私第市人登樹

騎屋窺矚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

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

枝為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

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答者為泣公大驚

堯夫曰土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帨見呼

即出恐未是彥國曰粥亦不曾思量至此

王羲之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初一月

或為初月

衛青少為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

子 183—589

無踰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裾之費至直萬
疋周成有國后妃以賣燭為業南唐劉承勳窮
奢極侈畜妓樂數十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
數十萬服飾稱之歸京乞食凍餒必軍卒楊景
宗為丁晉公築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賜景家
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工名多美所
造嗚呼世事翻落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昭輝
今古彼富貴猶蠅蚊醯雞豈足恃哉

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二拜相四十二

以一品罷相歸班行猶在具慶下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
而省自省而殿皆占第一其未唱第仁宗已頌
在列曰狀元豈楊真乎啓封果然蓋真先有聲
徹宮禁也既得真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為賀
正和中張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
及第顧知舉吏書張院尊又言祖宗時有三元
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尊等對曰綱自本州升
試次貢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

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珣元之目上曰可
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元不
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士綱金壇人其
後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御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
多品擇所愛者別筯置一碟中食之必盡飯亦
用別筯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然曰不欲以殘
食與宮人輩喫其惜福如此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
手而卧憲夢寐見先靈也

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退長弘語劉文公曰吾
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
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
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
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
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
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其統紀而已矣
開元時高秦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

伯奇孝而弃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父賢而殺於兄此千忠而誅於君

父賢不過堯而冊朱熹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真是奇遇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

圍憲家歡

王由卷

十三

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獨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

去婦

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謹家必日益身必日益安所謂吉人也

也

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事

日益官日進所謂吉臣者也

也

右多忠國日安主日尊所謂吉主者也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

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公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何不可

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師楊廷和十二占揚鄉試少師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

永新劉侗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未沒號挾命援之登舟附載

圍憲家歡

王由卷

十四

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拉女言本富族今舉族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後載來劉命婦善視伺爲擇婿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侍侍郎櫛耳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二室而止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

之也

御史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毋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錢怒送贖米及脚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

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召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詈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十五

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絕

李含光善書筆蹟過其父一聞訛終身不書

成令公汭一夜爲巨蛇繞身乃曰苟有所負必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後鎮諸宮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南京金川門觀走外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至親家湏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

吾母女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辭母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身中節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乾功問於王尚書米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十六

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姚少師廣孝雅量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督

而訊之少師受管不自道承使人縛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項少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宮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作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國初名儒也嘗以

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其與焉既先生蒙恩放

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

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

筍白王后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

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宴

丘仲深雜著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躔矣然當

其時南交叛違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

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

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

哉

蕪州知府况鍾表除京運二十萬石

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

王乎哉識者賢之開李一子甫七歲能詩文長篇頌恬越人洪武永樂成化間翰林大學士鮮縉即其子也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悅最有名蓋公才

識固優於人其勤謹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

及者聞公有一冊曆自記行事不遺每日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

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

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

國憲家猷二十卷

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

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行

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

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

葉盛林聰吳旻張寧輩是已

宋朝宰相趙令廬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

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

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蘓侍郎易簡三十六王公沂三十九
知制誥蘓侍郎易簡二十六王公沂二十七盧
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
辰皆二十八夏文莊三十八

學士蘓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宣徽王公皆三十
宣獻公皆三十五王公李耶郎皆三十六楊
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
三十八

太師劉文靖公徙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十九

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
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
未受 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用事公懇
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瀟然如布衣坐
一帷中不問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
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
無與爲比嘉靖初大學士楊一清號遂菴家居
常受業者才略蓋世所在輒有政績不由翰林
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恩簡用

不得爲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世宗
特起於家改兵部尚書兼職總制三邊道經洛
陽謁文靖文靖出見辭色甚侶伴問曰前我記
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
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禮爲汝一入壞盡矣
公亦細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
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
陪茶楊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誼正然覺大峻
雖下此恐不能當況勢位讀頌者乎楊公服義
能受先達正言皆盛事也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敏公韜時爲詹事忠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
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
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
家盡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
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
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

才自鮮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悼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吊公咲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尚書天文定公寬字原博號龜菴蘓之長洲人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克邑庠

國憲家藏

三

五

貢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 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爲館閣名臣所著有龜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官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姿容心悅焉朝夕輒以肉

羹遺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汚乃求見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如此王璋永樂中爲右都御史奉命往諭周府以三護衛爲獻王從之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皆爲微行有司有貪酷者治以極刑人情震懼歸省其母其母因其坐中以本州知州爲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饌與之明日至

國憲家藏

三

五

府御史以飯獻璋即丐者也璋曰吾訪事亦當如此其母自是遂卧疾不復言亦不復食三日從者以告璋璋性至孝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亦不食璋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爲母救之其母始言飲食若初

錢景謨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濃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怪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

或官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宗昌狄仁傑奏事與宗昌雙陸則天曰賭何物傑云以臣紫純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銀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衣翠裘必發作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神沮氣索累旬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去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三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儀至尊內外官財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北門宣府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張鷟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鷟亟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鷟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鷟徐拾之帝曰欲訟朕邪鷟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郎基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伊尹之興土木也長脰者使之跣踵強脊者使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四

之負土善目者使之繩準偃僂者使之塗地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

後漢王忱字少林忱廣新都人也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都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祝曰有何枉狀不可求理乎女子

曰無衣不敢進愧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訂曰
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
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愧問亭長姓
名女子曰即今樓下游徼者也愧曰汝何故數
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
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愧曰當爲汝理此
冤勿復殺良善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
游徼詰問其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余人悉伏
辜遣使送其喪歸葬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五

魏寶璽上表曰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必再三返覆之未得其
說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
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
小者據羊其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
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于不言
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
也而母殺父不聽于告誠爲下愚輒以爲惑昔
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

上旨焉對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
徒曰行乎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
父事讐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爲不告
父爲與殺謂王爲讐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
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
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
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
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
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六

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
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卽臣深以
致惑

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

張堪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殷富

帝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

阜磯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踞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蘓軾知杭州杭乃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行西湖作六井民足于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即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入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湖潮獨多淤河閘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塩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七

千

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脩脩湖

元白景亮遷沔陽府尹民徃多偏重景亮分其戶爲三等九甲由是遂均景陵至府河頗迂乃於縣南漕河徑達漢江民便之號曰便河時掘地得石刻曰白公溝民尤異焉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爲義或失

之過器之必詰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

方遜學忠之過者與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於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爲之文山國亡被執數年而後就死人孰非之哉蹇夏二楊諸公何如曰法語有之天下寧無魏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二十七

七

公之忠亮不可無君臣之義稱唐有功之賢相創業則曰房杜中興則曰姚宋而未嘗言李泌之功也愚以爲唐相自狄梁公以後社稷臣惟泌一人而已泌之功不在佐肅宗於傾危之日而在於定代順之儲肅宗寵張良娣立爲后靈武之義首唱於建寧而帝以良娣之譖殺之良娣有二幼子時代宗在東宮有克復兩京之功良娣日媒孽太子之短而欲奪嫡代宗之危蓋岌岌矣且殺建寧帝以爲安

太子也而不知太子對李泌道建寧未嘗不流涕則其父子之嫌隙當何如哉非泌旁譬曲喻夙夜數百言以解帝心則代宗之廢不日矣代宗廢唐事未可知也再傳而至德宗順宗爲太子以德宗之猜疑而遇李昇之事必欲廢順宗而立舒王使不得必以百口保太反覆千餘言則順宗不得立矣無順宗是無憲宗也無憲宗則唐之亡不日矣是二儲位之定者皆泌之功也德宗多忌功臣一日李晟渾瑊等在帝屏後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三十九

光

方其與肅宗爲布衣交也不肯領宰相之秩及其見忌於元載則密領代宗意爲西觀察判官使泌不知處變而猶亢節當不免於陳寶之禍矣始肅宗之成功也自謂有五不可留而歸衡山及德宗特相之也乃謂錢穀甲兵不可分委諸人竟卒於位而不惜其出處之大義如此然則泌豈特唐社稷功臣哉愚以爲三代而下有聖人之權者惟泌一人而已陋哉史臣之論泌曰必有謀略而好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嗚呼以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三十九

光

泌之淵識寧不知神仙之爲謬也第談家葆真假其術以養心耳史臣乃以此短之不亦踈且謬乎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

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爲屈汪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賢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劉允濟爲著作郎修國史嘗謂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權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郭林宗常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

國憲家獻

二十四卷

三十一

異德公求近其房供給洒掃林宗常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何不可食以擲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

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奚醫秦申應賢郢

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唐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

文充高皆性素不願歸人欲以孝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爲婚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類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注中釋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虫之飛能至萬里麒麟有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虫爲災麒麟爲瑞麒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燕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蛙躍躁於靈龜騰蛇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

國憲家獻

二十四卷

三十二

召於黃髮

宋何尚之爲吏部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父叔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房德也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園四世孫慶曆間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守職已及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

得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樂閑真去年河其
逢李今日淮西又見椿寄語姑蘓孫太守也須
抖擻老精神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落與譴景讓景景
莊兄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
憐彼兄每歲受撻始得及第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
國憲家猷

荆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兄弟又
有間矣

言李恣出隴西言劉恣出彭城

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
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賢德
如是何所觀法哉

霸漢宣帝爲相燕代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一
子及分異各分其子霸斷之曰三男共女非人
同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幼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養族

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初其弟言兄既有子蓋以
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

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
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

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三子比成立長

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詡之
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
國憲家猷

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
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

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
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

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
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李遷哲字孝彦安康人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本州刺史無他能厚自奉養妾媵百數

男女六十九人緣溪十餘里間第宅相次媵姬

之有子者分處其中

范傳正處問宣池訪李自子孫惟獲孫女二人
一為陳雲之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因
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
退間雅應對詳締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
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
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無名
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蚕非不
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

國憲家獻

李中卷

手五

吳文

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儼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
淚下因告以將改適於士族二女曰夫妻之道
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但仗威力乃
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
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正之後唐末
之亂也藏英本族四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害
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
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均怜之

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
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鉞匿孫居道舍側俟
其出擊之什干地當其耳吹之遂擒歸故父母
位陳酒縹緇居道於前數其罪流泣而觀之食其
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祭即

告官首服官為上請帝釋之

顧榮與僚宴飲見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執
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報囚者為督率之救得免

凡施刑須自上而下血不攻心若自下而上則

國憲家獻

李中卷

手六

吳文

血多攻心易失人命

東昌一武職子路遇素善庠生同飲於肆是夜
武職子被殺於途且無首眾疑庠生執赴官不
勝拷掠誣服裴毅親生言貌知其冤也廉肆中
知同飲又有二市井少年公意必此人也且時
新歲少年得銀必且治衣物乃拘刷市賈人私
曆見一人買布數疋而鞠之即款服得首放空
桑柘中庠生遂釋秦安富豪王南撻人折股而
死移他所賄鄉鄰知見者事久不自棄毅乃隔

處知見者先取一人叩其居人門戶姓名牲畜
甚詳復取一人問之不肯服公乃大聲叱曰汝
謂我不曾親見耶數王南家花牛石槽等牲畜
器物某且去先取者已盡言矣知見者疑公
嘗私行遂惶駭吐實得屍而事白

我朝如魯穆由福建僉事為人剛正清慎超
拜僉都御史歷任二十餘年周忱由長史付侍
郎巡撫江南在任二十二年于謙由御史陞侍
郎遇事敢為在任一十九年此先超遷而後久
國憲家猷

任也如雲南布政張忱化孚夷民秩滿九載超
擢吏部尚書揚州知府王恕有惠政滿九載超
擢江西右布政刑部郎中陸瑜明於法令在任
十年陞山東右布政溫州知府何文淵有治才
在任六年超擢刑部右侍郎此先久任而後超
遷也

宋趙清獻知越州而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
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米
者增價糴之於是諸米商輻輳米更賤民無餓

色杭州苦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推
牒令普布施人或謂曰當此儉歲造浮圖不無
傷民耶公曰當令富者出錢貧者得食損有餘
補不足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
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心慄
然有拯援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政之
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

襄毅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
國憲家猷

是必摧姦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
必無謂汝輩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為
則自可以致福比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慎勉之
意人正神祐語誠有見所當服膺

謝隄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
曰將試教官程子弗荅隄曰何如曰吾常買婢
欲試之其母怒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
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隄遂不行
公孫舉賢良鄉長僧僧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綫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誼十勿爲絲絲至微也。士勿爲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撲滿者以土爲物而財蓄錢者也有入穴無出竅滿則撲之知束芻之意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絲之意雖小而必爲大知撲滿之理善積而能散弘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

南都數年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則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園憲家猷

二十四卷

三九

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豐發如少卿楊公忠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蓋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承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

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龍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即作歸田趣四時滿江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興趣歟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詞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廷暉書詞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許者謂園憲家猷

二十四卷

四十一

其作家士氣皆具亦今之罕有者矣石後壞於墻壁壓叔簡因以詩來曰歸田詞畫當流傳猶是難尤舊日鑄愛護無人悲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公詞今錄于此春牧霜鬢蕭蕭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草亭四面青山綠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棕帽任逍遙東風裏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清如洗散牧處冉冉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無一點間塵滓更小兒輩有書聲清人耳夏詔歸田里。

長散誕天恩深厚。尋早歲釣游之處。風烟依舊。
萬物方當嘉會同。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懷。緩
緩步東皋。觀耘耨。竹色淨。槐陰茂。荷鋪翠。葵舒
綉。農忙際。兒子大家趨走。頻有鶯聲迎杖屐。渾
無塵影沾襟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龍岩岫。秋
漁七十歸來。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
也堪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
小兒自裡會。藝香爐茶竈。萍花渚。雪爭耀。楓葉
岸。霞相照。山無數。清比方壺員嶠。放蕩不知天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四十一

地外瀟間底用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
南調。冬樵白首閒居。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
瀟瀟院落。六花飛澆。坐煖茅柴煨芋栗。老妻孫
子團爐好。更兒曹煖斧析枯薪。歸來早。階前瑤
池邊。縞都總出天工巧。石山峰亭下。盡成瓊島。
況是太平豐稔瑞。教兒愛護休輕掃。看園林一
鶴意蕭蕭。尋瑤草。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
嘗與渾共坐子齊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

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謂渾
弟湛也

此見名媛傳

因馬念車因車念蓋趙趙聶嚙而未決寤寐驚
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兩腎中間白
膜之內一點動氣大如筋頭鼓舞變化開闔週
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禦六淫內當萬慮晝
夜無停八面受敵由是神隨物化氣逐神消榮
衛告衰七竅反常矣噫業識茫茫安有止極是
在人知足知止耳

國憲家猷

二十四卷

四十二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
未嘗以脾胃熟生物冷煖物以元氣佐喜怒
張嘉貞子延賞子弘靖嗣爲宰相
張說三拜中書始終無玷自古未有
張鎬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
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三年
秉鈞自古未有

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
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

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
子類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回遊結苟且
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
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貽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
外而遂莫之支焉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
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
法園園皆空

紹興初葉甫成童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

國憲家獻二十四卷

四三

事或裂背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
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
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
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
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傳給事與呂
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離魂歸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滋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
豪傑負氣進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
僧克勤相與磨礪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

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
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失金色頗動一
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歟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
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
密於辱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
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果之能受者乎

文文山歿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
稚子皆知傳誦一時咏嘆者如所謂與日月爭
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

國憲家獻二十四卷

四四

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
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歿之日宋亡七年厓
山已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
終欲一歿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
爲而爲者也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
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
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
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官

閣上治疊書盡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其
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
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裱之矣宋之諸帝高宗取
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
庸常者不可及考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
國憲家獻王中卷

聖五

諭之慶之咲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
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仲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
劾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復以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
王公縱兵攻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
馬而還梁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西
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
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孽藏焉緬
酋自是悉平有苗蚩嘗僞稱刻平王別將屢

行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綵兵致討卒檻送
出富京師餘黨悉降

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王公驥曰賊毒吾民行
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
齒分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
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
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
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衆
陣于馬鞍山之陰歿者十萬餘賊首潛遁乃振
國憲家獻王中卷

聖六

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郎羅偕稱廣新王命
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計曰此不足血吾
刃當以謀破之乃遣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
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
之安南俱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接壤
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譬乃釋
李筮撰郭元振狀云自唐宰相二親存者唯元
振一人

李載山燕代毫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

生子拙筠爲御史大夫一落可觀而氣不及其
父補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示惟公慙
卿卿慙長蓋近之矣

唐隱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陽泉沐髮風于

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

草若是耶游岩嘆而荅曰天梳日帽復他何需

閩士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女既省慚悔集書

籍凡因酒致殃實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

自後不飲至于終身

國憲家猷二十四卷

四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畜

以示之趙中令詳觀稱嘆曰是必曹翰所爲也

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

此畜非翰它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得幽州能取

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畜歸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雖共族而誕又遠

矣况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

文壁漢文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爲惠州壁一旦

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爲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

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
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以詩史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

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宋末樂來有諱廣衡者爲

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爲湖廣布政係王

嘉靖間爲刑部侍郎元孫唐岩公今任浙之布

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陰職腰黃者

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爲之建生祠刻

木石功德爲之足紀也見歸安縣志出臺院者則

國憲家猷二十卷

中

力爲之効權奸捍逆藩牧生爲之不計也見刻

之疏趙安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

言尚書公一語而近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

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

舊傳溫公未有子清河郡晉爲置一妾一日乘

間偃盛歸入書堂覲一顧而公略不顧妾思所

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何書公拱手莊色

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遂巡而退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臣有五不可留臣遇大

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大奇力
辭竟去

唐中宗正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
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正曰從前
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
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
一給事章聖藩邸福佑富貴壽亦致七十五子
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知具王反
國憲家猷二十四卷 中九

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誅其父抑鬱而終
一子不肖遂墮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
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婦前皆以事辭而
去也唐李度支以畜妓陶芳于中門而去妻當
時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之典

歐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荆公似
王夷甫蘧東坡似司馬遷

五代楊行密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

不三年而軍富稚嘗過楚州臺濠甚供帳待之
行客一夕去遺衣財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客
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咲我邪濠大慙登城
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齋然
渠肯爲我亡身茂章遽毀損余於是知行密之
立國非偶然也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侁首不語蓋
與劉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遜被斥回日李公祖
道噦吁劉曰當日出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
國憲家猷二十四卷 五十

呂公柟斥回之日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
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
十里外等君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招討大都督之寄其爲
朝廷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八萬欲爲
百萬敵也難矣桓仲深憂根本遣精兵三千入
援安復却之安果何所持也而玄輩卒有淮淝
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不知憂冲之所憂
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安石不欲

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多而智昏說氣或憊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夜乃還其矯情鎮物如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爲恃則鮮不致敗此安石所以得兒輩破賊之功也使玄非能成事者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兄萬北征之日隊主將帥已下無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嘉真也其夫延賞

國憲家猷

卷五

也其子弘靖也其婿韋臯也近代婦人之貴者

無如此者

太宗咲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遣何物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片每食之忻然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片三盃公見之忻喜食未竟而片已盡太宗咲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以飲物太宗默而感之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

國憲家猷

卷五

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還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若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升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察其心乃可也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婢輩泛舟而歸內一僕患疫未愈蒙周以船小暑毒妨於出處及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江渡擠於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冰涼兼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寘于家身沾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倒波間篙楫其制移時沉溺雨涕嗟哭宛

漁父共聞官司司俾爲索馬不數日盡得紫
周及家人之口而僕也聞矣於是盡心致哀毀
置其櫬而焚之辦棺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
其親屬不懷濟江之怨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兵於陳之鄧灣統制曹
定韓宏守統制王渙寨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
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某屢斬辜矣重
自嘆息又曰適婦人云自陳之胥妻也早來王
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適又

申憲家獻

五十五

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來破賊本爲百
姓除害若娶新婦克婢役則可若欲見私所不
愿也王與欲強之且曰我殺汝婦人又曰如此
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懼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
夕不能寐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
爲買妾甚美恩方諧之見婢間雕青驚指曰此
何物也恩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
必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

見帶乃呼其母至不覺言其實又諭之曰不要
你還顧直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言同恩遂呼
諸小吏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
一仕宦父爲右職即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
以數百千錢爲資送奩具戒其婿使善奉其妻
之母焉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
也

附不忠

宋根甲有聲西川部使怒其不降意誣劾之趙

國憲家獻

五十六

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于鄰將以
咋鼠也首扶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
故相與大咲牘格不下後蜀人相譖以排善類
者爲猫噬鸚鵡

蔡京權重善閭漕鄭可簡餽茶就封皮批進修
饌除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鷄吐綬愛
玩久之問誰所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就
子批除刑部侍郎人以爲戲筆已而命下西
生云其權重於蔡京

唐世民喋血禁門時尉遲敬德探甲持矛直至
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狀敬
德直恐高祖怒心一發將不利于世民耳故迫
脅之使高祖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此矛寧無所
施乎幸高祖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露也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
莽欲嫁之不肯及敗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
中歟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面形於
言色及禪位憤甚堅欲奪其志不從乃止李昇

周憲家猷

五十五

女爲太子璉妃昇既篡昇封爲永興公主聞人
呼上則流涕而辭

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徽宗北狩四太子請
王婉容爲粘沒罕子婦上遣之哭曰何忍事二
王就輿中以倉刀自刎錢塘僧惠勤與歐陽公
遊公卒每對人語未嘗不流涕夫婉容女也僧
夷教犬畜也尚知義如此今忘恩悖義之人如
趙鼎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洎之
負寇萊公溫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

陽公呂惠卿之負王安石所謂未乾薦稱之墨
已等財聚之矣可恨也夫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四

國憲家猷

五十六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五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一

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一部凡國有大事大祭祀大賓客事事先於上筮乎決之晦翁謂易爲上筮而作所以名本義

易上下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天行如地

國憲家猷

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渚雷如兼山

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後多指用也

古說雞屬巽天上日行歷巽宮鷄鳴其謂屬木

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屬金巽屬五行雞

屬酉

漢上云巽九三爻酉也郭璞洞林以巽爲大雞

酉爲小雞

三皇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

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門柝杵曰弧矢始於黃

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泛言後世聖人蓋兼

指義農而言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

夫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

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黃帝所作又謂宮

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

前已更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

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切以爲不然蓋因民食

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

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

國憲家猷

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爲服牛乘馬之法舟

楫未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

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杵臼未作之

前亦必脫粟而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

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

戶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

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獸之害者矣不若

弧矢之利耳如曰不造此器之前更無遺物之

用則不可信也

揲著法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有九去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當直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著掛小指間疑人用占者在此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爲餘歸奇於扚以象閏是以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著合爲一再如前法一次統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十二揲成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地二陰畫餘倣此唯六爲老陰畫爲交九爲老陽畫爲重陽順行故七爲少九爲老陰逆行故八爲少六爲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其除六四則四十九矣此著數之本原矣

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紵自黃帝始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非獨其生時然也草木欲死其幹先枯根在下也人欲死其足先冷以首在上也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晦各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爲在已凶爲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著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上謂匈奴破不久也乃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兆能

國憲家猷

卷三

四

云所兆在已阻武不遣貳師豈有後悔而卦可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以三何也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

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
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
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維見於經傳
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
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櫃愚平日竊窺於易得
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
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復至巽其傳古其指
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
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
國憲家嚴

卷五

五

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
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者
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
安註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五
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
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
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
宮圖說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註可得
而讀矣

王偉夏小正集解序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
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
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穎川韓元吉氏嘗以
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
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闕本而爲訓釋實
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
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
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
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
國憲家嚴

卷五

六

自唐虞書以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
小正其遺法也孔子書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
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蒼頡淵以爲邦
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
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
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
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
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不可
歟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

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迨漢采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令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爲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固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

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審卓見絕識往往而是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臺重所繕錄章句字書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諱仲其字學衍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

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蟋蟀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綠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綠召公而南也然則詩序繫二南於周公

召公者其意在此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軀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庠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世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

國憲家範

九

時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

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也坐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間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

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

國憲家範

十

何以希濶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右蘓伯衡策問月中嫦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矣矣其說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編不頗以是例之儀儀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娥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為娥竊樂奔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贅月娥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常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為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唐人堂階堂艸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艸而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

國憲家猷

十一

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意或本此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亂辭所以節儻亂如今三節儻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如關雎之亂如輯那之亂

毋不敬毋字有戒敕意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晦翁所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者以其官相聯屬更無罅漏踈濶處又云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縝密處亦頗看周禮須是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密注多引後世之法

釋經尤不是

周禮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而成之

又云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謂聖賢相傳之要

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也

國憲家猷

十一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為用民之中夫舜之時元愷滿朝俊又在位其所取者未必專指芻蕘之言其說陋矣

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

孔子列遠民之行而不及朱張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龍天子行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哲浴沂風雩之樂而其樂不改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受學於周子乃令尋

國憲家聲

王五卷

十三

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者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

國憲家聲

王五卷

十四

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已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曰程子謂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碍何事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精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其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哀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程子謂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有言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着大小快活又言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碍大小

大快活朱子謂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
地間湏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
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碍曾中泰然豈有
不樂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朱子謂此非
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顏子之樂何嘗如是朱
又嘗言曾點是樂個甚的是如何樂不只是聖
人說這個事可樂便信着他湏是自見個可樂
始得他日又言今江西人皆是要脩然自在才
讀書便求個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

國憲家範

卷五

十五

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廖德明問山居頗
適登山臨水覺得甚樂朱子曰只恁閒散不可
湏是讀書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晦庵問胡叔
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晦
庵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
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在博文約禮
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
討這樂處學者以是觀之庶幾可尋是樂矣

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孟子云壯者以暇日
修其孝弟忠信不乃異歟孔子爲爲人初者言
先德行而後文藝也孟子爲爲人者言先安養
而後教訓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
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未之禱久矣莊
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不坐席不
敢先居處者齋飲食若祭吾卜之矣矣觀聖人

國憲家範

卷五

十六

之所謂卜者足以知聖人之所謂禱矣
天下歸仁朱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
人克已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
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
與也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必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
當去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柔諫必奴捨此
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爲紂雖不可諫而諫
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

顧也微子之去以爲彼既死而諫不入吾不可徒死以絕先祀以重君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比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去爲貪生微子當去矣使亦效比干之死則其死爲徒死至若箕子見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已亦不可繼死微子去而宗祀可存矣則已亦不可偕去故佯狂而爲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爲故曰仁也

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者所

國憲家聲

王季

十七

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所損益可知也蓋所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秩於天百王因之而不可變如尊卑貴賤等級高下之秩然者是也禮之用行於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文質三統是也

居敬者存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臨民所以爲可非謂居敬以治已而行簡以臨民也

聖人非禮不視魯禘非禮固不欲觀然當助祭

則不能以不觀故發此歎言禘自一灌之後吾不欲觀之矣灌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灌至於終獻皆不欲觀也

集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以直道行之之民三代以直道行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云云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說誤以爲

國憲家聲

王季

十八

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爲夏商周而熟誦之曰斯民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爲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俱泯豈必不樂而

後爲不與我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忠恕夫子之道也以忠恕而應天下之事無不
各得其分故曰一以貫之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
寵姬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爲僕
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
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
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恥
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
國憲家猷 子集卷
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不
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爲誰是必魯
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
也佛肸以中年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
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
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
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

年孔子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
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
費時豈有費叛如家語所云事是時孔子既尊
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
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
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
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

姚應以瞽瞍殺人問孟子設問也而孟子有竊
負而逃之答使舜處此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
者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無取焉而以父子相
隱爲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
食豆羹見於色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
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
駭出於意外故也東坡黠鼠賦人能碎千金之
璧而不能不失聲於偶然之破釜人能搏猛虎
而不能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蠆蓋常者可以作
意而爲而暫者不容僞也語意正同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之應物有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鑿者不得其說以爲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失其旨矣

五十非帛不煖若不樹桑則五十者無帛可衣今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煖矣非謂五十者可以衣帛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若不畜雞豚狗彘則七十者無肉

國憲家範

卷一

可食今也畜之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五十而後衣帛也子能食食必食之肉若茹以素則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母恐失信乃買肉啖之禮稱居

喪者中月而禫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待七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同芻豢之肉老者所獨然肉可以爲二而帛亦可以爲二乎其說牽強亦不合矣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殺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爲帝人之神爲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者此以人之神感通乎天之神也有

國憲家範

卷一

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賚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即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爲恐類乎道家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茫昧之表可謂失之矣今夫龍亦鱗虫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龍之神猶靈如此况天神至靈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神不能變化而但爲理而已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其

誠而無欲享之者乎

鮑焦衣敝履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
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時者不生其
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誰有之哉鮑焦遂棄其
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
庶者易醜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恥食周粟
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
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
國憲家猷卷五十五

五十五

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氏說文契為堯之
司徒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
已此章云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
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近年刻鄉試錄者
不知舜之命契為申命故以此章為舜命契而
於放勳之命則不通矣

危素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
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
陸君實死節書文為樞密使陸為參書院事謂
一以填海錄等書為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
居崖山時日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
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崖山平光薦
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
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填海錄閱其
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
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
國憲家猷卷五十五

五十五

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隋書為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
今即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
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
王頊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贍登宦途以死徐
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
也

齊民要語乃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植五
穀畜字六擾區灌藏蔬樹果實條貫時宜靡

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也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於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脩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衰也不其深乎越公以食經遺予予不受曰羨藜含糗無所用也卷之以酒誥

及洪範三德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歷代儒者校注尚矣漢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曾鞏氏姚宏氏鮑彪氏元有吳師道氏後出註漸加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王之餘裁而仁聖智之蔽塞也劉知幾讀兩漢書怪前書不當有古今人物表怪後書不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爲輕議前哲及見張衡范曄集亦以二史爲非

說林者 本朝大司馬四明張公時徹之所著

國憲家猷

卷五

五

也公夙抱奇質蚤第英科德望文章雄視一世固藝苑之宗工詞林之長匠也所著有芝園集流布海內具以爲寶其見於諸家評者詳矣茲編名說林蓋奇而又奇不惟文字醇雅且多有補於世教真子書之粹者也公自叙云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龐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文偉澤余之註綜有年矣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罔不悉備聊竊附於作者之列敢曰有補世教云哉

趙訪讀貨殖傳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有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克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國憲家範卷五十七

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曰白圭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尚乘名顯天下宜曲任民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贖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

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買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不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國憲家範卷五十八

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時當時親親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

有以帝王名號爲民者有以王父字爲民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民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爲民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民者有以牧以物爲民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別分年代既

遠族類益繁於是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吳沉千家姓表

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寔祖于此繼丘明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

國憲家猷

卷五

在唐爲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蘓長公之痛快元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輳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菴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它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符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

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飭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穉穉重復奪五峰如秦漢間人語言斬絕而頓挫至如袁清客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龐碩鋪舒木齋賦體俊邁如陳甫田雅馴如程縣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僕

國憲家猷

卷五

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必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玉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州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効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兼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即孔

墨並稱余甚怪之至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益又疑焉則孟氏所謂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事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並稱有自來矣當是時莊列申商蘄張之學同時蜂起孟氏之深辯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拾晏嬰之言而託之乎見究

國憲家猷

五卷

三十一

其似可與侏儒比嗟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書猶傳而猶錄之者止欲窮其流而距之也豈敢自外於聖人之徒哉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爵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齊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

國憲家猷

五卷

三十三

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歸有猶龍之嘆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彊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津涕淚皆水

漢藝文志縱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
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緩而棄其
信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
著書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井前
有昇仙檜再生檜老君煉丹井井北虛無堂右
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僅五千言略無燒
燬

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
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旬
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旬前漢廣川王越
傳盡取善繒旬諸宮人注旬遺也賄不獨賂也
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
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舄
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
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
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邑十七幣吾

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
葛亮嵇康皆號卧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
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
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
屈許邵許皮汝南平輿人稱平輿淵有二
龍馬唐承玘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龍陰興謂
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

國憲家猷

卷三

三

多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父命得爲敕後漢樊重樊券諸子從敕是也叔
可稱大人疎受對疎廣云從大人議

漢孔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
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
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
儀辛京果戴休顏張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
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
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瑜之
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
同用之字胡毋輔之子謙之吳之子瞻之顏

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
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
泰皆改作太字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
以金爲茲韓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微之說故
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

國憲家辭

三書卷

五

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
呂岱傳張承與岱書功以權成是孫權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者是也
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儉狁音居於北
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於
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
庸違唐書似戒是也

杜律虞音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
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矣剪燈

新話乃楊庶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古
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齋集鄙褻者非
楊庶夫乃韓致光之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
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
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
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
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國憲家辭

三書卷

五

五

曰一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
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
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
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
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
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
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予據關里志云子思
曾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僞書則

無疑矣

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祈門以而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東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文食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樞闔爲文蘇秦氏張儀國憲家獻全五卷 三七 五二

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

右王禕文訓

嵩嶽挂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坊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群有姓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

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此對明矣

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途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慾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好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國憲家獻全五卷

三七

五二

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解脫儒者諠譁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自卑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要而佛者圓融儒者意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

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歟示聞之名曰希釋則

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予
弓若冬涉川猶弓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無碍
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
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歷爲如來三祖
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
老曰道之爲佛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旨自重老曰道法自然
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受老曰物壯則老

國憲家猷

卷九

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
無住以謂道無今古豈有壯老人之幼身亦老
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
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
其無味佛則云信吾云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
老曰上士問道勤而行之中士問道若存若亡
下士問道大咲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
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而易其語老曰塞其
穴閉其戶門釋則厲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

成落空欲去智愚氏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
波羅密變衆生業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
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解脫知見出世間
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
謂之出世也

如在武丁時對作召公考惟汝一德對于今三
年天維顯思對民之望能奮庸對爰立作
相經營四方對去諸侯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
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不免以史句對經句緣

國憲家猷

卷九

有力氣所以不覺若獨有幸對不自意全以史
句對史句則允妙

伊尹格于天伊陟格于地既助予克享之誠巫
咸又有家巫賢又有商尚勉爾交脩之誼

三言詩自散騎常待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
楚王傳常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
尉李陵與蘇武別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
始七言自漢武帝栢梁臺殿聯句始九言詩自
魏高貴卿始賦自大夫宋玉始歌自荆軻作易

水歌始離騷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及離騷自
漢楊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
歌詩自枚皐作麗人行歌始挽詩自魏光祿勳
繆襲始

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也明帝紀擊破白
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山冬夏有雪故曰
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之又杜詩
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四其
實則一

周憲家猷

卷五

聖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謂方相
而目為蒙俱楊倞註其首蒙茸按子虛賦蒙公
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
皮俱則是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為二物俱
音欺韻略無此字

公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去
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如蹲音觀此
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
本乎此

禮記如社牲諸侯不臣寓公注寄公之字寄公
字新

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斥其
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唯至
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知昔賢論語出於
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
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周憲家猷

卷五

聖

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各字其師者也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
千即儀禮周禮遺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
武帝時有季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
官千金訪求不得補以考公記奏上秘省時儒
以為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
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
晚出康成注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

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亦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逮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一夫正婦故爲皇故曰黃金棄於山珠玉掄於淵岩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

國憲家範

卷五

四

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驪或稱天王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

鍊形成氣鍊氣成神及臻厥成形神俱妙還輿輕舉浮遊蓬萊變化超忽將山石無極其次坐脫立亡有所謂尸解者按貞誥云人必必視其

形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毛髮盡脫但失形骨者皆尸解也又云尸解之仙但不得銜華蓋乘飛龍於太極游九宮其中有火解者又有水解者要之一性嘗存周游自在有道之士宿植根本積行累功乃能飛昇是三千行滿獨步雲梯

甯子入火而凌煙馬皇見迎以獲龍方回變化於云母赤葩將茹葩以隨風消子餌木以着終嘯父烈火以無窮務光游淵以脯薤仇生却老

國憲家範

卷五

四

以食松功疏煮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舊蒲以不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光轡虬雷於玄塗周晉跨素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昇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匿遐紀於黃蘆蕭史乘鳳而輕舉方東飄衣於京師犢子靈化以淪神王柱飛行以卅砂阮丘長存於惟嶺英氏采魚以登遐修羊陷石於西岳馬丹回風以電阻鹿翁涉險而流泉園客蟬蛻

於五華

秦

呂氏春秋

不韋相秦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

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爲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金

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

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奇貨致富貴

而行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後世

况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

國憲家範

卷五

五

聖安無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

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辭分職篇皆盡

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

之哉按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月令

月爲呂令者誤也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

氏是謂文玄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

人出焉右脇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平

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武勤勞而

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

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

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

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六百一十

六載

夫混沌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

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

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

國憲家範

卷五

五

專是名陰陽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

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太玄

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

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

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

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

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

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天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

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

下黑之象其宮成坎

逕庭出莊子遙庭初定反言激遇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極出莊子膠音攪今多讀作交最爾出左傳最爾狙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撒綸綸出禮記綸即紉字今多讀作亭險度出漢書險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屎眠寢出列子傳墨音郁屎音寢言媚相諛悅眠音緬寢音典言桑臆不決裂也

書始於唐虞以五帝之盛也四詩皆始於文王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五

四

以三王之顯也春秋始於魯隱以遜國之賢居也史記取此義世家則首泰伯列傳則首伯夷此子長之識見也然孔門弟子不附於孔子世家後而列於白起王翦之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以子貢列之貨殖淳于髡既有傳又載之滑稽傳滑稽又何必傳此子長之失也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五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六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二

成都楊升菴氏曰叅同契爲卅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曰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贖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叅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末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徐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王吾所註又據朱本王吾分爲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叅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

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
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
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
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
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
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亡命
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
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
者也

國憲家猷

王本卷

二

光

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備該則蒼末
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
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首編以上
五史讀者則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
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勞輒附筆削義非
指南辭殊禁鬱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
亦知史不貴繁然剟精剟采著力字句之間故
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
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

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
俗雅錯焚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
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
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
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
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
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諸史他猶可耳
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
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不刊之典或憚
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
之景勲耳

國憲家猷

王本卷

三

光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
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
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調艱澁不香色流動
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
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
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象厚其聲悠
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

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
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
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邪今人有作
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
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
款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
也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
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

國憲家猷 二十六卷

四

子

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
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
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據其
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
書焉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七十六篇將權之比狄五
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新書武德之陰察
二十六篇則勅說而附同者遂稱文集云

太祖之比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

家與周世警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
因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
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
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
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
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
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荅陳安卿也曰知以
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
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

國憲家猷 二十六卷

五

以

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
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荅問之意以
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
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賈其父
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
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
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
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
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

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盖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必倣綱目例尊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國憲家獻

二十六卷

大

文

臆見則未敢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司馬氏述左氏爲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正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脩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

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丹起幸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氷釋矣其大者如養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爲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

二十六卷

七

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特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

胡翰贈楊載序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

日本近而險者則琉球耳由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標覆不利其後又議取琉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而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拆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衄利者使載不衄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衄於利則雖奇丈夫儉狎小子之不若耳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

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舖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耶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飢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罟之而馴之命之春之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堯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蹌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魑魅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警掉

國憲家猷 卷之九

九

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狎獵人羈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踏下無所不至魑魅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音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跟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蚘蟬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如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鼻肪誘而致之集於

乾壺玄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繇几於鹿置二
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黃皆出則各成列奮首
擢鬣相向三則紛紛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
壺不亂夫王孫翹翹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
其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其心
志寧嗜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
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疎豹公孫支
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群臣曰林
國憲家獻二十六卷 十
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
亦以寬故劔舄乃靡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濕
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人無得出
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
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
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
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
故避去耳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
裕也君子亦何心哉宋濂

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
乎人次叙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
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
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
有未純茲不復輯
姑以漢言之蘓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
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
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
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
國憲家獻二十六卷 十
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
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
至大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
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李鷹則法
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
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
猶大羹充飴不綴醯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
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
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

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
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未明而下抑又甚
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
過於摹擬陰子銓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
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
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
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
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蘓廷碩張
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

國憲家藏

王卷

十一

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
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
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
病之嫌矣唯陳王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
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
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
沈宋才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
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

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倣淵
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
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
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
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
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
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
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

國憲家藏

王卷

十三

俊追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
劉定之與王大理同節論文書陰德三積之序
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
謂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
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修所正所明者雖
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
積陰德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
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
爲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

之庶乎君實之相其主以致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甚殆殆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又以此言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盡人馬竹石工書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

國憲家猷

卷五

十四

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太史綱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謫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

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

王禕夷齊十辯一辯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餐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

國憲家猷

卷五

十五

九辯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陽義士非之說亦誤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微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凶予也微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

資於清淨慈儉以爲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爲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爲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爲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爲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蘖聲色而天常失紛擾於胡羯戎羗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

國憲家範 二十一卷

七

於是世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德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饗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冊煉藥之士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坐於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詼媒咲之言而自號爲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

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爲神霄玉童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爲教主道君皇帝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爲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

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壯牧之沉澀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寢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

國憲家範 二十一卷

七

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歸於義山全華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蘓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

微學孟東野蘓之筆力橫絕宗於杜子美亦頗
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
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
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蘓黃挺
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
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
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蘓
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
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

國憲家獻

二十六卷

本

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
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
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
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
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
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
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
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
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

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
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
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味性情
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
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共
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
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
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
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蘓黃諸作雖佳不必

國憲家獻

二十七卷

九

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
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
可勝嘆哉漁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
聞如此

劉基贈徐仲遠序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
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
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
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

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蛇噍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

國憲家範

二十六卷

子

宋濂洪武正韻序人之生也則有聲聲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

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韻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律聲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

國憲家範

二十六卷

子

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不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

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

借書一篋還書一篋後訛爲凝

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清自然骨法清虛周越

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
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蓂蓂如少年女
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蘓舜欽如五
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
落張友直如官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
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
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
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岸
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電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

國憲家範

卷二十一

辛丑

於麻碩駭笑閨朝隱如麗眼靚妝燕趙女觀者
志疲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
韓休之文大羨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
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
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瑠璃玉竿
雖爛可珍而多玷缺堅謂馬論齊道人湯惠體
云謝靈運詩如美卷照水頰延年詩如錯綵縷
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水回雪丘
遲詩默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窓評本朝名

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
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
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醺酒初熟登山臨水
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眼中之色欲有
尋繹不可得美蘓子瞻如武庫乍開千矛森然
見之不覺令人心懼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
公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
少劉中安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
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

國憲家範

卷二十一

辛丑

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
東曹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
下詩人演而為詩評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
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
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島帆風日沉麗陶彭澤
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美蘓倚
風自嘆韋蘓州如園客獨幽暗合音微孟浩然
洞庭始波木華漸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

馬駐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勸課農桑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瑩然李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數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劔卧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酒酬獻秩如時有淡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露晚孤吹季文山如百寶流蘓干絲鐵網綺密環妍要非適用朱朝蘓東坡如屈

國憲家範

平水卷

二十四

注天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陽公如瑚如璣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鄒文縱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祗詔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開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宗自妍不求識賞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論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其它作者未易殫陳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子孫無以政事殺身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先正云司馬公五帝本紀學春秋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銘以致吾老飢信粗於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穠歲多疾飢年少病

秦以刑罰爲策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國憲家範

平水卷

二十五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

石可破不可奪堅卅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

也

禮云十尺曰丈夫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

膚敏弘達也故曰丈夫論語曰匹夫匹婦

傳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

人男子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匹夫匹

婦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綠

則黑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草木精秀者英獸之拔群類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

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懸千金於市人不取取者分定故也委一錢於

路童子爭之者分未定也

水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

國憲家猷

二十六卷

主

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湧氣成雨濁霧成雲清露成霜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

山谷祭溫公文云匪天奪之乃公盡瘁蓋反天

不恕遺之語

王荊公爲宗聖墓誌始終皆用也字全學醉

翁亭記茲用之於墓文則新

陸放翁嘗言如國語吳越策篇文字高古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已少衛語林案

乃古造而謂舉益與齊眉耳張平子四愁詩以報之清王案謂清王益耳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執道爲本

大智開闢小智問問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

之計莫若樹人

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

而各得其宜也

國憲家猷

二十六卷

主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

書

有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之曰三分中一

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全無琴韻

王冷然上裴耀卿書云拾遺補缺寧有種乎僕

亦公相一株桃李也

王元景使梁李孝綽逃行泣下景無泣謝曰卿

勿怪我則後當闌干也

或謂佛之理此孔子爲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

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在欲引人為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一語闢佛矣

李筌即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志氣經年情然不解忽夢鳥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

國憲家猷

李本卷

王

侯復生也筌後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矣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恹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也胡雖必為國盜若亦如前殺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也梁武志公識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

衣祿字也大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楊維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賦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興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古文使字從十從八從子豈悞以四字為李字

國憲家猷

李本卷

王

也

帶芥刺鯁也薑與蒂同郭象在子注云薑芥絕字義訓不同如子絕四者無也絕筆獲麟之一句者止也韋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絕者息也相望遼絕者遠也烽烟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所謂絕江海者接渡也前漢武帝紀載衛君絕幕者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鷓鴣之鷓世多寫爲鷓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鷓字在入聲三十三狎韵內與鴨字一同若鷓屬當從鷓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韵與鷓鷓鷓同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豪傑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太公八十遇文王世可知也然宋王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芳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

體行仁義七十有三乃誤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王展了十歲則事真可絕倒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甚妙林知靜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清絕

蘓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秦少游詩如詞

古文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

七國文壯偉其失騷漢之文華贍其失緩而下無取焉

城頭張網雀樓羅會人著又蘓鷓演義云樓羅集事之稱

先儒詩說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爲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爲男也又東方之粉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惡椒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湯貽我惡椒所以爲女淫男也

今人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癸惑爲李徐唐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慈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一分行理又曰行理命之

齋戒謂之信解即無信心安處謂之閑解即無解

即不存想謂之慧解即無慧心坐忘謂之定解即無定心

即不能解即不能解定性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

之為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化地長久

無三才而言謂之易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

是也道德經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釋氏法華楞嚴

涅槃皆一性入四真如歸於無為圓照為經曰

墮諸數此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

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

國憲家猷二十六卷

以生死動靜真邪吾皆以神而解之故神中之

道五歸一門謂五漸終日歸於仙

宋元獻公云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

貴僻而貴當語不貴言而貴淳句不貴怪而貴

奇

家猷卷之二十六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七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三

柳州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

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

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

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

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

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

國憲家猷二十七卷

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

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群臣皆莫及然則舍

鯀而孰使哉常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

下而未見乎上也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

粟湯武不失為至仁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

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

勞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樂浴注豕而後免矣

東坡曰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

國憲家猷 二十七卷

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

昌黎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景升所立題曰湘

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爲水神而謂湘夫狄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君謂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

國憲家猷 二十七卷

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周書竹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必宜
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時二
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
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
爲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
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

張謂曰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
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和叔審其才而
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
國憲家猷

卷之五

四

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
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
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
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
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
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獸魚鼈衆乎
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

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聞之於堯此舜之難也舜
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舜舉四嶽而朝諸侯必曰修五禮則堯舜之
莫先於禮矣曰同律度量衡又曰命夔典樂教
胄子則堯舜之治不可無樂矣曰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則堯舜必尚於政
矣又曰象以典刑則是堯舜之治亦必刑矣
頴濱曰堯之世澤水爲言以意言之堯之爲國
當日夜不忘水耳今

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水乃命鯀治
水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嶽稱
國憲家猷

卷之五

五

舜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
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
舜之治其緩急先

後此可見矣

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
也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
之分煩簡之宜也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始聖並會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

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
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

穎濱田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畧祖顓
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舜皆有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
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
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
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
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

國爲家獻

二十五卷

本

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
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
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也瞽瞍雖其親而無
功於人不可以不享也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
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
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
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
宗舜乎雖然夏之帝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
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非瞽瞍之比

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
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
祀皆義之所予也予故曰夏之子孫所以不宗
舜者以有鯀也

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
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
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
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
異也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天人之愛其子是天

國爲家獻

二十五卷

本

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
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
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之舉天下而授舜
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
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
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
哉

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
愛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

民也深

當乎洪流方割災社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
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
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宜有風教自塗山而會諸
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
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
莫大乎齊大統乃朝王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
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後樹帝王
之洪範者也

國史家錄

卷

人

聖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

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
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
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
信於天下也

微子紂之庶兄也箕子欲立之帝乙不從而立
紂故書曰我舊去刻子主子不出我乃顛隤刻
害也我舊之所去者害子子若不去并我得禍
也魏文帝之於陳王植晉武帝之於齊王攸自

中王以下皆所不能容而況於紂乎故微子之
所以出奔箕子之所以佯狂爲奴者皆以居可
疑之地而犯必死之怨也二者雖有言紂豈復
信之故不諫而去或囚者其勢然也至於比干
親則諸父位則少師也而無所嫌諫而不聽猶
冀萬一焉雖繼之以死可也

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國史家錄

卷

九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
生隱忍而爲此其有意於斯乎

劉敞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
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
行而同名總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遜
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出去國微子紂庶兄
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
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

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則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頑吏者哉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叔媛之言輟食徹廢斯所謂不智矣

國憲家範

卷七

十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

濟天下而絕一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已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人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

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

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求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

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廢父之命甘於遁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王既興聖賢皆爲之助亦足以樹勳矣而伯夷不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之心非爲齊也而爲萬世之爲國者焉誅武之心非爲武也而爲萬世爲臣者焉

國憲家範

卷七

十一

堯既公天下以讓舜而夫子首之於書吳太伯讓於季歷而遷亦首之於世家春秋之說左氏者亦以隱公能讓而首之於春秋雖然堯大聖也則安敢以擬議以太伯隱公止於一讓後世乃稱之爲至德爲賢君遂而首之於春秋而况伯夷哉雖亦不爲之傳首其亦可得乎

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友十一年耶

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

柳州曰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子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芻平

國憲家猷

十二

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錡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蘓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弘衛文

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錯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大事矣

東坡曰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於君臣之際以被冒於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成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

國憲家猷

十三

東坡曰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蓋誦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於文王武王之時則王業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幽而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真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

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詞之廣狹非取其
事之大小也

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
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
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
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
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
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
母之兄弟而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

國憲家猷

十七卷

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
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
五世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
之王何其謬哉

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
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即位七十年
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
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
年畢乃即位即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

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
年畢乃即位即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
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
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女孫生一歲矣舜
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
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
試之初年禹纔七歲是舜爲玄孫年五十時見
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

國憲家猷

十五卷

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略有不同然人
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
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
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於水
也勝於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爲
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
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時則尚忠矣湯
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
政而殷尚乎忠矣故隨時之宜而補其不得

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
爲禹湯文武之所爲矣

歟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
敬龜策之信而陳僕句

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醑俎備其醕醢俯伏
以薦思其飲食醉飽而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
用鬱鬯藉用白茅既訖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
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
而不知其所由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

國憲家範

卷

七

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
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
不享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
吾饗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
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
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
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
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

先王之爲禮必本於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

不恭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恭恭也者禮之
體也然而不文則恭不昭故先王著之以文文
也者禮之成也

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
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於
富則無貴也

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

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於曆而改律呂緣於聲
而改都邑緣於地而改徽號緣於色而改樂舞

國憲家範

卷

緣於功而改官職緣於事而改及夫以性爲內
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
也不可改也苟不可改則忠也恭也文也三代
同尚矣德也爵也齒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
禮也三代同尊矣

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
爲商周之風俗蓋在乎此矣

大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廢矣至周而醴醢之

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
至周九尺之堂山節藻梲聖人隨時而爲之節
文豈得已哉

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
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

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桀暴一旦用伊尹則

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

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與天

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十

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

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

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

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

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

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

亦間也

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孰與太戊崇異

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

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
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
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
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
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而高代之準不爲
一人私也

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
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則召百官陳六

國憲家猷

二十卷

十九

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

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絕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采而授厲公及正考父

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

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

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

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

周矣故曰僖子之遇可悲也已

從孔子而伐齊則凡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東坡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大速此史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爾

穎濱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

國憲家猷

二十七卷

十一

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楚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東坡曰管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歟曰否量力而行度德而處之管之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於其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特有小大耳

此論極是

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

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

穎濱曰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

國憲家猷

二十七卷

十一

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霽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犛犛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

東坡曰管仲勲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

奪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而已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

穎濱曰管仲以桓公霸然其身不修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仲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景莊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

國憲家猷

卷七

三

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成就當與鄭子產等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亦有所縱弛大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介索特位武后世稱權幸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程晏曰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

反諄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

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虻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虻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

國憲家猷

卷七

三

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虻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虎田氏爲鼯鼠於齊矣

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若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

東坡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

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
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
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
爲信凡史記所言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
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

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
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
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宋
襄公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

國策家藏

五

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
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
也

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戰五
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
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
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
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擾四夷伐高昌破突
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

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
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
而興者矣會稽之桀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
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則戎子桑田晉
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
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而不納而卒
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
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
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遠矣

國策家藏

五

文公之後前有智營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
服諸侯

古之諺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鈞而得文王
古之善用兵者皆不以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
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樂厲皆欲以戰勝
楚惟智營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
留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穀
而營將爲林父如營可謂知兵矣

晉之故封太行荷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

靡之或巍而高武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
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
居大夫之邑建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齊國夏衛石
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
之義亡

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
及其已衰諄者使監成敗之績昭哉可觀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七

子木云

東坡曰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謫政鑄刑書其死
也教大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民之近
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
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

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復以安如季子
可謂知務矣

季路忠厲而識聞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
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率而莊公舍

孔懼季路與懼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懼
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
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
獲悲夫

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
爲之怒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
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
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賢焉

東坡曰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七

子木云

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
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
不易古入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
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
戒懼而不敗耶

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以自其父命爲陋爾
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
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歟

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挂劒於墓不以死背

其心葬子麻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

東坡贊論曰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于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其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皆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壽而康也

申憲家獻

主七卷

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于魯知列國廢興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矣而謂之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之德信于吳人而言行于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

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霸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

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於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剝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

國憲家獻

主九卷

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期所以必死讎是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智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

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
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
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兵於魯破
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
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

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
一編曹自爲序因註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
矣孫武深矣然其所謂註解十不釋一此書蓋
非曹不能盡註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國憲家範

卷二十一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尅
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
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
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云不可復知因取孫武
書備其註曹之所註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
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
走丸九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
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

六一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

皐註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
子註者尤多至二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
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
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
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註皐最後其說
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
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
世言善用兵者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
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

國憲家範

卷二十一

將出兵千里公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策諸將用
之十不失二有違者兵輒敗此故魏世用兵悉
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註
孫子尤略蓋借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
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閭間用
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
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
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
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註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註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註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獨於吾聖俞得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仁厚而明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

國憲家猷

下七卷

三

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
得而用也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
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
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

子胥出死以通竄之中以容寄之一身卒以說
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
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爲死畢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

李白曰貞義女潁陽黃山史氏之女以家潁
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內事
母純孝手桑萊而不龜身擊絮以自業當楚平
王時平王虐忠助譚苛虐厥政爰於尚斬於奢
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
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逝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
逼迫於昭關匍匐於潁流拾草而徒告窮此女
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
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誓雪耻無疑之地

國憲家猷

下七卷

三

難乎哉

東坡曰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
行成於吳凡金王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
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
怪其以蠻夷之國永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
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
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
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

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股掌中矣

范蠡既歸越到齊廼移書於種亦令亟去以逃

國憲家獻

手巾

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劔之詔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

顏瀆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攸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

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聽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

國憲家獻

手巾

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閭閻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

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幾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穎濱曰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

國策家

卷七

三

五

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報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

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霸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而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霸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刻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霸業莊王使申舟聘齊伐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所爲莊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霸乎於乎此二君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乎

國策家

卷七

三

五

穎濱曰吳自秦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荆而已

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楚人使越椒來聘
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以此其禮
義存亡之實也故余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
得失成敗之效以爲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
矣而無禮義以自持吳欲以東陵諸夏而不知
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
無意於王霸故勾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
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
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爲國豈誣也
國憲家猷 十七卷 三

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
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
公嘆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

穎濱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
其爲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爲國
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
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太國之患非禮何
以當之若陳蔡許穎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

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
其先亡乎偁而無禮鄭先衛亡偁而無法

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
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
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
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
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
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
惡莫大焉

國憲家猷 十七卷 三

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偁強齊仗義爲城池倚
仁爲干櫓常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
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
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
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
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
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
惠臨之以明察如鏡同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
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

堯舜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止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

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其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國憲家猷

卷之十

四十

所謂民免而無恥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矣

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

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

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度方順紀顯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太化也理亂相

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迹易義皇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民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化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

荆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

國憲家猷

卷之十

聖

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於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者是活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盛均論曰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權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

國憲家獻

二十七卷

四三

不聘也當德饒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苟爲宗資也且去國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顏漬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屣

疑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

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仲

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

失其國孔子宜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

於衛者四及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

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棄

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

見棄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問之

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

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擢也

國憲家獻

四三

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

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

亦未免焉

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

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夢里之四周公管蔡

之謫孔子有絕糧之難

昌黎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

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

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

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魏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

六一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祭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

國憲家猷

卷七

四

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不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不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

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鄒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史公乎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國憲家猷

卷七

四

五

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者獨何歟語之稱弟子自相謂則字之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今四科皆字也苟夫子言固名之矣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而反曰顏淵閔子騫云云如是曾子爲其朋友而字之吾用是固知非夫子擇之而曾子之出也亡疑矣

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之從田恒爲恒所殺也

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七

聖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

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絕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允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

云

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以柔謙退讓爲忍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七

聖

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相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業

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

邪之禮在

浮圖利心無足而假無欲也行偽險穢而強高

言淡泊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

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又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

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

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

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

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

國憲家猷

二十七卷

四六

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

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

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

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

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蕪

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

蕪愛而處乎蕪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蕪

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

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

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避天下之是非矣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七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八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四

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

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

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

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

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能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

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

然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

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縑素譯經談妙至者凡

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

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

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

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

穎濱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

目憲家獻

王人卷

上

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穎濱曰魏公子始用侯羸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

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共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溫公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

國憲家獻

王人卷

王

五

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強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欲之爲敗也如此

穎濱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

穎濱曰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

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臣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先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敢救趙三失矣

顏濱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矣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請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至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趙

國憲家獻

四

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哉
顏濱曰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顏濱曰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顏濱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

國憲家獻

五

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溫公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目存乎

溫公曰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

桓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齊爲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爲齊之藩蔽秦雖強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拜爲虜理勢然也

牛僧孺論齊誅阿大夫語曰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狀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

國憲家獻

卷八

六

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此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而齊威安有不明乎

東坡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鳥爲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東坡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勝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

國憲家獻

卷八

七

自娛嗟乎戰國之亡未有如魯連顏蠋者也顏濱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寵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爲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爲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連豎絕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

爲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者哉

劉軻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曰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泊蚡冒熊繹華路監縷以啓荆蠻歷文武成始臣妾江

國憲家獻

卷八

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月倒置位層以諫死費無極以諛用亡太子走昭王汙楚官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

信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化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嫉諛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木切骨雖有宋王唐勒景差輩子弟賦諷吊屈不已又何免王於矢石哉

國憲家獻

卷九

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哉屈原廉直而不知道徇茲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舍行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要乎其志也哉

溫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

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讐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焉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讐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所以危也

穎濱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已子盜爲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國憲家猷

卷八

十

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志而朱英之言獨無桀於中乎

穎濱曰燕召公之後立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蘓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車戰射與晉楚力爭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與亡之迹大

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以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蘓秦之所不取也

穎濱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伐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

國憲家猷

卷八

十一

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意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矣廉頗拒王齕於長平

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
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殺不遭惠王之隙以
燕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
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耶愈久而愈困耳至
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殺不下二城將以成王
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
而舉由余焉

國策家賦

卷二

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
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
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
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
足怪者效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自相繼
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
之世之服寒食散疽皆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
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

舜誅四兇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

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
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
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
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
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
以用刑者舜之術也

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
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資
之珠玉而遣之南郊鄭袖聞而憂之泰之以千

國策家賦

卷二

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
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
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
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
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
信而功多也

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
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
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

以質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非者亦非能
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搯其吭而奪
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
睢真傾危之士也哉

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
可再攻而起又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
趙克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
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
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

國策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十四

道而不阿自古難之歟

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同壽黨於
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
受害可勝言乎

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
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
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
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
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

而不知百歲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
之世矣

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
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
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
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
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

穎濱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
之爲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
圍策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十五

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
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棄嬰納妾於子楚
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
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負鋤挺鐃戍之徒圍視而合縱大呼而成群時
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
下相咎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

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收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後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十六

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

秦之爲君封其樹不封其臣松之爲臣庇其君不庇其民

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僞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

柳州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皆

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須濱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以殘暴多矣子孫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死者哉

六國之勢莫利於爲從莫害於爲衡從合則安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十七

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爲從於秦秦也秦人不取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爲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安爲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而終敗於爲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戕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警故也

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秦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

其當時之士慮患之昧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綱壽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

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不親潛王取宋破魏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媿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諛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榘桶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觀此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譛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背千里約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

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人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蘄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

國憲家猷

卷八

子

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韓各行其說耳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

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軻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議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

國憲家猷

卷八

子

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

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收智伯之尸一死區區尚足校其志不欺其意者也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實非也

曾直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鵲鵬之大
鳩鷄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
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
俗學者心窺券之外有企面而思齊道之不著
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立
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
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
無死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

國書家藏

二十八卷

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
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
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
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
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
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
爲衆父者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
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
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

王二十六篇者鮮剝斯文稱由莊周以來未見
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潛
滑以至今悲夫

穎濱曰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
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
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
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
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
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

國書家藏

二十八卷

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
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
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
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
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
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
漁父盜跖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
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苦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園憲家獻

三八卷

二四

其地友讀墨曰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為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為夷狄禽獸難矣

哉

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為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

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

園憲家獻

三八卷

二五

功利於人亦不輕矣

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

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圻不塌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魚之生給壑之謂下愚矣

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擾之必矣是籍一舉而解趙之圍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弊吾恐秦未弊而沛公先據開矣

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傷其胃固陵之役撓其師

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犇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魔觸槐以取喪富辰對諫而赴程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瞋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

王元之陵母碑曰凡言古之賢母者鮮不以孟

子之親陶公之母為首稱耳咸謂其斷機勸學截髮迎賓之最也嘻二母之賢率不過勉文學干祿位奮身豐家揚名立言而已其有効忠貞之節持剛烈之風金堅赤心芥視死命殺身於亂世致子於明朝者陵母之謂乎

淮陰不以猜悟而去項乎淮確以疑惧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則有利則存不利即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悟辯說疑懼者耶

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天骨肉之恩尊卑之叙惟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以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晉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東坡曰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有全兵請

令強弩傳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謂全兵云
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
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
仗也匈奴特無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
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
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
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
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子

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
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
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
兵械難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
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

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
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
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
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

夢傑東築臨兆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
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

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
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
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
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
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
降也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子

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
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推虜暴氣扶乘天休
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
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嵩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
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
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
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
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
焉

東坡曰漢高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汲

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餉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國憲家猷

卷八

三

則有膺炎漢之運儲鼎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于三章收圖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節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公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二也次用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

拾芥虜叛魏似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決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黜陰爲三也

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筮天下大治在堯舜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弊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致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

國憲家猷

卷八

三

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劉禹錫詩曰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歎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漢祖不能擅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渙豈

非服勸用刑之失歟

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

唐子西淮陰賢婦傳曰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人蓋老矣貧無自資以泔澣統爲業屬秦末亂離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飢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劒彷徨國憲家猷

卷八

五

水濱婦私獨怪之遂就與語則壯士也面有飢色婦哀其困餽而食至數十日欣然無倦意客感慨曰異日必有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豪傑並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過淮客仗劒從楚戲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月始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

自北出至是歲餘而席卷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又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徙客王楚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下令曰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者有知識客韓信也

樊侯廟記曰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國憲家猷

卷八

五

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殺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叅乘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

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圖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

之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
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側聞驪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榻來趨
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懷抱後代無其人矣
園滿秋草

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卒非孔子稱之則
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
能博采厥善發施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一

窮斯其過矣噫萬世而下使臣不敢狀其君者
二叔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
生是也

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
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

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
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
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

東坡曰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至是
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彊相獨昌爲可
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
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
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
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
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誣哉

程晏蕭何求繼論曰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
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
園憲家猷卷之二十一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
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孺
子飲淳淖之汚牛渴已久得其淳淖之汚寧圖
於清泠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
滌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
日而飲之百姓惟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
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
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
泠之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罔於惠

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滌乎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焉何既造矣謂參爲善覆者參守其造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廢作卽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三

吳文

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

李德裕論曰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

東坡曰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諸呂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游碣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爲義陋矣

東坡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詬受名非不求名也求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三

子

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寒儒微巧周文處穢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詬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

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蔬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側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廕不發私書不受請

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
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
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
之弛絕也

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
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
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
王親景帝之母弟國而強北距泰山而西界高
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梁擣其

國憲家聲

卷八

三十八

上

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爲功者圖
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雒陽阻山河之固
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教倉之粟今不疾
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
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雒爲功者立奇之
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友
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
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
攻梁而不用其據雒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

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趨雒陽重兵疾攻以蹙
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
取雒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雒而不知取梁則
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雒而重兵攻梁雒已
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
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
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而壁
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而坐成
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

國憲家聲

卷八

三十九

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
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
王元之曰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
宦者典尚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因置之自
高祖已來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
書擬元象則謂之馭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
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幘拜則爲
之冊命薨則爲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
石之貴苟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

位乎

東坡曰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其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國憲家猷

甲

東坡曰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惠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員寧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門之義乎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爲周法放麋鹿其中

以搏攫克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迄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

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比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李之不可以數也

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勲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

國憲家猷

甲

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

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克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

犯之而破叛羗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誼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戕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

國憲家嚴

二十八卷

四

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

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開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塹鑊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

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訕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館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四三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

國憲家嚴

二十八卷

四

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嶮巇無不由此

柳子厚曰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蹕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滛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

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獵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子由曰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兒寬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六人參列於其間

周顓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國憲家獻二十八卷 四

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

陳無已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也

東坡曰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之既進則褒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

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程晏設毛延壽自解語曰帝見王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

子雲既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息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夫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

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
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
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
於中孚震離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
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執此而論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
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
言蓋根於桓譚稱太元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四七

七

固謂雄以經其大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
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楊雄好爲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
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
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
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
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
五載一出拍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

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胃
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

老泉曰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
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
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吏胥中者耳
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
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
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
者也而皆出於胥吏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四七

七

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伏吏
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
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
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
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
其終身之利

云云

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
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

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官中之樂外有姚廬蕭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耶倖臣不得干政事也

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爲買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麇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四八

文

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外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當其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

丙丞相繼及子顯黯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

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及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仕伍之斷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國憲家猷

二十八卷

四九

四

東坡曰西漢風俗誦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抗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爰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鼂錯始然則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

認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時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晏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倫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病之有廣武之役也

東坡伏波將軍廟碑曰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

國憲家猷

卷二十八

五十

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秦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社至今矣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八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九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五

昌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救之篇以救爲賊良民之患其旨湛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起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

國憲家猷

卷二十九

乙一

起諸侯之太強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

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

思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存身
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
口實

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
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
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
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
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
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

國憲家範 二十九卷

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
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
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
能以自安獨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
去而操取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
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莽竊持
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掘起中原
大亂而曹公睥睨神詭終身而不敢取愚嘗疑
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

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
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
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
功臣則秉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
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
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
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
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
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
國憲家範 二十九卷

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
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
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
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
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
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
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
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
終身而不敢取也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受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

子由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儒之大臣大臣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

國憲宋

二十九卷

四

四

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盡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怛然無惻怛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

養成王氏之獨故莽以斗筭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比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闇

國憲宋

二十九卷

五

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
白樂天有木詩八首序曰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嬖嬖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交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狠跋扈壅君樹黨如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逆先德後賊如玉莽輩者

又見外狀恢洪中無實用者又見附離權勢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

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爲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六

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乃今知孟德本

初之所以興亡也

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爲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計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度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七

唐子西曰世之爲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一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

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荅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八

光

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

曾子固中論序曰愚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賞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三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

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

子西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義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九

子

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大水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

人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

子西曰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五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薨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戴記

國憲家猷

王元泰

十一

卷

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

皐白之證也

子西曰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爲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邪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

人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

國憲家猷

王元泰

十一

卷

子西曰龐德公以孔明爲財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

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總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亮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學者貴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十二

文

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八土開闢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於壠畝好爲梁甫吟

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民信爲美矣然徵功事體務人之情通矣肆

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隣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翊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嘗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縱之以德收之以禮舍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十三

子西曰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是舜禹桀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誠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

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踐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東坡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鄒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國憲家猷

卷十九

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乃用王佑之計使太子妃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

東坡曰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齊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矣
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

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東坡論曰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下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六一峴山亭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

國憲家猷

卷十九

吳以兵事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也

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於衆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讐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

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屬我者之事乃方欣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爲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

東坡論衍降石勒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十六

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符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曰數戰數勝國之勝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

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肅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東坡曰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邪即予之鄰人後得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十七

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少游曰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並將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之於元

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爲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爲無智名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猶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

國憲家猷

卷九

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歷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鑿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神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人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未而不知陰陽象之流也

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後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之流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災感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兎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木子房之謀而太武爲國英主亦自浩發之其迹

國憲家猷

卷九

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敢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

范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曰妖人之言而誦謔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其風又用

方士詭誕之說謬老子於上帝早天悖逆
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偁爲皇父何以異哉

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
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
號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
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
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
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孫之翰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而懈也
國憲家猷王九卷 王

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奸惡者畏威
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
爾則武之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
寧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但
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
不行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
之威自茲盛矣

建成募軍兵欲圖秦王并使楊文幹反爲相應
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

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
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
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
不明之過也

高祖登極而褒賞賚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
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
歲不寧止顧遇既又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
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
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

國憲家猷王九卷

王

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
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
其殊也豈非褒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
際文靜嘗以此脅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
功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
孫之翰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
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
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
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

有異謀殊不思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其入寇之路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爾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昧之甚也

張唐英曰世長侍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曰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諫以直其心實詐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長曰昔陛下居於武功之時宅終庇風雨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五

初有天下於隋宮又加雕飾其可得乎以此知世長之於諫諍得諷諫之道也

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

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姦人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已之名減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一也姦人樹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於人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五

爲已之累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

范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證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示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矣

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貴爾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

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則
秦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
以避暑亦想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
東都敕預修乾陽殿給事張玄素極言隋室修
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敕
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侍中魏鄭公引故事言
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其資送納其
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則命宰輔房喬杜如
晦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

國憲家範

子四

五

而少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
十萬惟玄素禁兵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
有所給散之農畝而自養焉其行賞之事功
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
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
其道德與前代聖王所為並得天子之體矣
孫之翰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
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王
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

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煩費生靈干動和氣
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

孫之翰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
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
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
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
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
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為
天子乃釋冕反喪命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

國憲家範

子五

五

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
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
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
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
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
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
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
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
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

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固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無忌其後卒被流竄死於黔南天下以爲冤然而亦疑其誣殺吳王恪之報應也

劉裕時江數當尚主乃上表讓婚曰王偃無仲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王

三

都之質裸雪於比階何瑀闕龍工之姿投軀於深井召必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若披請不申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觀其言則知自古至今夫之被凌甚於天下者衆矣況習盡恭於鹽饋之禮耶

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陵之災宋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

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護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

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咸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垂憲於後也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王

三

曾子固唐令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司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歛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

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於世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傳信於後也觀正觀十一年魏公上三疏乃諫詞之著者然不過以戒

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之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事也

司空圖三賢贊并序曰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公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微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辭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群雄君勞

國憲家猷

壬九卷

壬九

臣惕荒夷阻關維百千年功存社稷

張唐英論房魏曰夫得百騏驎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驎有時而疲劣百太阿有時而缺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

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亦多規畫然薨於正觀三年則其功固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爲前後奏議數十萬言著之行事者數百餘條政事大小罔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豈當太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之民喜見太平之初則言曰房杜及太平已久天下之人但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

國憲家猷

壬九卷

壬九

而不取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事考之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畫並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歐冶如晦乃溫彥博之流也奚逮於魏哉

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誦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時耶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雉而取陳寶非忠也

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自古得
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
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
國之所奉愛其血食愈其誠亡故能爲厲矣必
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
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田
此史蘓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姐已褒姒是也史
蘓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
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敗梁武取
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王之妹終以殞
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友疲
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妾嬪至晉世祖怠於爲
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美人正言
納諫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六一曰予嘗與尹師魯自魏晉而下其佐命功
臣皆可貶絕以其二心舊朝叶成謀主雖曰忠

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跡其
始良有以也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
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喧之
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劉武周爲寇請行自
敗不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
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難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
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官政
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主不自明乃欲殺人絀
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實不致理蓋固進身之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三十

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憊况寂也哉
范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諍是以
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
聞而承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
范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青天所以
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褻幸嬖嬖子曰甚所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
何損而許敬宗誦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
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

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
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
以為戒哉

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廢宗絕祀出於不
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尊女
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孫率
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
戮及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
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古者父子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三十一

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
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
乎非所以為訓也

張唐英曰咸亨中戴至德與仁軌為左右僕射
每有中訴冤枉仁軌輒美言許之時號解事僕
射至德即據理詰難未嘗與奪有理者密為申
奏時號不辭事僕射

子由論高宗智足以保身曰高宗之淫昏辱暗
又內為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群不逞於朝而禍

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不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
衛者豈見東方言者謂高麗將亡之祥上曰高
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口則亦有
不可欺者以廢子賢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
其父訓之其父即子殺之上聞而不善也更貶
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
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

張唐英曰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綱言其貴不可
言李淳風亦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讀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三十一

史至此未嘗不疑也且二帝三王之盛其陰陽
日至纖緯之說未之有也迨漢以來取天下不
以仁義之道故將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使信
而歸之故董仲舒言三代受命之符而儒者常
鄙之且武氏一女子焉能感動上帝而前兆如
此哉上帝之心又豈故孕育不仁之女子使之
雕琢唐室如此哉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其附麗
姦諂之徒欲自掩其惡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
啓非由人事也忽於李淳風等傳增加其言以

惑後人爾

張唐英曰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必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利用巡嶺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暉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已死於賓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欷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忠伏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難肅清宮闈復于明辟中興國作其忠節足以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三五

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總享封爵已陷網羅豈所謂漁於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幾而發使五王卒爲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韋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

孫之翰論曰觀武后與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

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

張唐英論曰長倩垂拱中爲文昌右相則天革命甚懼長倩上疏請改皇嗣姓武以爲周室儲貳則天悅而從之及張嘉福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太子長倩與恪輔元堅不從乃言曰皇嗣已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由是大忤諸武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三五

下獄被誅而議者謂長倩不忠於唐誅之宜矣且則天之時唐室枝葉子弟及朝廷舊臣誅戮殆盡長倩懼皇嗣亦爲諸武譖被殺乃請改姓武上以順則天之意下以全皇嗣之命豈謂不忠於唐耶使則天既死皇嗣即位握天下之柄豈肯不復姓李而姓武乎若以長倩不忠則當順從而立承嗣足以免誅豈得復執皇嗣已在東宮不可復立承嗣乎以此原其情則長倩之心乃陳平順呂后之心也

唐英論曰舊史狄仁傑王方慶姚璹同傳且仁傑有再造唐室之功方慶再諫則天曰陛下之子尚在廬陵臣之子何惜遠官姚實乃唐之賊臣則天之佞臣也何得與狄王同傳哉且則天之時天下非無忠義之士欲復唐祚但以醢吏盈朝羅織成獄故忠義之士不能發耳璹既不能奮發忠節自可持節保身何至於桂林長史凡嶺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皆進爲祥瑞符合國姓則天悅之召爲平章事乃附三思督作

國憲家獻

二十九卷

三本

天樞以紀周德及明堂災則天避殿璹乃以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且明堂布政之宮而武氏不稽古制徇意經造上帝監戒火而燼之而璹乃引周漢爲比又非經義且周室之災由禮崩樂壞之所致建章之火由窮奢極侈之所召豈卜世盛德之事乎又今宰臣親撰時政紀以送史館失史臣直筆之法皆璹姦佞所爲也

張唐英論曰姚璹不可與狄公同傳既已明矣

而楊甫思復與王杜同傳可乎且王及善有夫臣之體杜景佺有宰相之器朱少連不附權要李懷遠能守簡素皆有一節可述而再思姿性邪巧不畏不義舞高麗以悅同休喻連華以媚昌宗鞠王同皎而不明其枉結載令言而憾其有諷附宗楚客而貶魏元忠偷合冒寵不顧廉恥自始至末無一可稱附於張昌宗傳可也而使同李杜諸公是盜跖與夷齊聯鑾斯高與伊臯並轡豈非黑白相混哉

國憲家獻

二十九卷

三本

劉知幾又論太史公左丘明荀子班固於春秋有虛美者至此乃劉子議天地之不大咲日月之不明多見其不知量也其五美固不足與論其是非然猶可罪者謂汲冢書與魯史符同復君曰此誅臣曰刺執我行入殺其大夫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孔子謂修者但用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噫劉子之罪過於楊墨也且聖人達則上道行於天下禹湯文武是也聖人否則王

道隱於春秋孔子是也今劉氏取信於汲冢諸書瑣語而謂孔子何力於春秋何誣聖人之甚也夫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合於王道者則定法於一字以褒貶之如其策書成文書所爲法則因而直書蓋聖人之志也而劉子謂筆則筆削則削皆爲虛文何狂悖之甚也

知幾之子鍊者六說其叙詩書禮樂春秋周易之意格其短取其長其間十有五六然其說云帝王既歿王者每五百歲乃更姓商周文當其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子九

會也周五百歲而王者不作仲尼生焉仲尼無位其道見之文字今去此時眇出千載五百之之數何其曠歟次言其累世種文德云云而已作六說之意觀鍊之言謂孔子之後千餘歲而無其人謂已可以當之乃作六說噫是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跋驚而追飛兔之軌蓋不量已之甚也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替易道修春秋非銜其文辭以誇後世矣皆以示萬古之教而鍊乃自孔氏章至考亂凡八十九章皆取漢

史詔書及群臣奏議撰其名目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闔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比前代周公之勺吉甫之雅又取巴紀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前代國風之流且孔子之書斷自唐虞終於秦誓詩始關雎終於商頌皆有所蘊以垂後世立教不知鍊之書始於孔子終於考亂詩始於房中終於談容娘何所取哉苟以孔氏比堯典則孔子無位不可比堯也若以考亂比秦誓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子九

吳攸

則蜀劉備之事不可比穆公也若以房中樂比關雎則彼非類周召二公聖賢之事也以譚容娘比商頌則彼非祭祀所歌之曲也不知鍊之意何所法而爲之哉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范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埋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夫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

陵墓不亦虛乎

孫之翰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得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

國憲家猷

卷九

四

吳文

禮而不典也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孫之翰論曰睿宗以太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方多難上象示變自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此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然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

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後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則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

范祖禹曰詩美衛公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龍臣而掌之無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

國憲家猷

卷九

四

養於苦寒之地稍近之中國則莫非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彊也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范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豫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

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樂樹，數術藝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乎？

唐祖老子，茫昧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皆可考也。而國憲家猷二十九卷 世

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六一論華陽頌曰：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

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誦之曰：彼超去矣。彼鮮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國憲家猷二十九卷 世

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其可笑也。

范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美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

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木罷相賢則父得

相保相佞則天滅爲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徃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拒之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而老之而祿山傾國遠關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無人也夫

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

宋璟不與楊思勳交言曰昔申根以愆不得爲剛宋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國憲家猷

卷九

四

皮日休曰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

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鮮吐婉媚之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後蘓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

范祖禹論張說召募壯士代宿衛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

國憲家猷

卷九

四

古則說之爲也

唐子西張曲江畫像贊序曰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爲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得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明皇在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

華如剖瓜瓠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雛如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踈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絕滅敗壞故張垧其壻也而先叛李三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歎公沒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四

方遷序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魏武言興亡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踈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

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誦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張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

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滾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

張唐英論曰象先爲益州長史司馬韋抱真諫以宜行罰象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錄事曰以小吏合杖象先曰此人之

國憲家猷

二十九卷

四

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爾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必子賤之倫乎

名藩大鎮有城池之險有甲兵之彊有土地之廣有人才之衆有府庫之實苟非忠孝之臣忽有不軌之志是故文皇帝始立法制而付之名臣以杜禍亂之端至于天寶李林甫以姦詭狡媚因緣重任恣爲氣翳蔽虧日月以已本非儒

術文行才望而進慮賢者得進而己之上欲杜中外名臣出將入相之路乃用高仙芝爲四鎮節度使封常清爲安西節度使哥舒翰爲隴西節度使牛仙客爲河西節度使皆專大將之任利其不知文字不知典故而無輔政之望故祿山之叛由專范陽大將之任故敢西嚮欲爭天下此皆由林甫啓之也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

國憲家法

卷二十九

中

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闢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承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蘓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槩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不存宋齊之間發失根本上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陸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

國憲家法

卷二十九

中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勿蘓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

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
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
藩翰况堂與乎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九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九

子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六

曾子固曰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
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
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
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
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
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

家也以女妻曰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
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
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
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
淮泗舟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尋陽天寶十
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
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
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
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贖而若思軍赴河

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即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實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巾古易今世元齊愚智

國憲家範

卷十

上

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大亟獎善大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流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正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者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

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者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

國憲家範

卷十

下

民文

皮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醒齷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典者若公輸氏當巧者也北齊美蕭懿美姿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云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

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
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
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
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豪釐也

東坡論重內輕外之弊曰予謂古者任人無內
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得君猶
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
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
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

國憲家猷

四

吳文

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
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
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
爲鑒

高力士自開元初則知內侍省事已承人主恩
寵是時姚宋爲宰相力士小心供職而已固未
敢干政事竊威權及林甫國忠爲相皆由力士
進達故力士得專恣矣宇文融李適之蓋嘉運
韋堅楊慎矜王鉷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

附力士並取將相高位專寵恣橫威福擅作而
君子道消開元初武惠妃顧遇特厚以故王皇
后見廢而明皇虛中宮二十年專寵惠妃及惠
妃薨後庭數千人無可意者後楊貴妃進見至
于暮歲禮遇經如惠妃然則明皇在開元間非
惑於女色而海宇無事政令和一豈非以姚宋
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鯁論進於君耳使君汲汲
行堯舜之道明皇銳意治本懼茲正人飲酒不
敢過夕坐朝不敢差晚絲竹不敢數御苑囿不
敢頻行內雖嬖寵惠妃而外不敢墮慢庶政惠
妃雖受君寵而不敢輒竊君權雖有百惠妃又
豈能惑明皇之心亂開元之政哉及楊貴妃入
宮則林甫國忠爲宰相唯以奢侈之務厭君之
心佚樂之事蕩君之志積歛財貨以盈君欲崇
飾臺榭以請君遊累目不視朝無人切諫連宵
奏鍾鼓無人上言倡優日戲上前婦女朋淫宮
內朝政大壞皆林甫國忠爲之也

范祖禹論上迎上皇於望賢宮釋黃袍嘗膳習

馬執鞚前引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目則舜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

李輔國殺張后及越王係充王憫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早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

國憲家猷

卷六

六

肅宗

以戮於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范祖禹論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

亡亦幸哉

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痛恨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頸企踵惟恐其

國憲家猷

卷六

七

肅宗

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必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棄之不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必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交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

故雖困敗而能復興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辜發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必謂人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謀不見聽者多矣

困憲家獻

卷三

八

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而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必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東坡曰唐之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瑒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所次調五鐘中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

制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剝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偷以至於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爲大惡

張唐英論曰議者謂賀蘭進明不出兵以救睢陽致賊將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巡姚閭南

困憲家獻

卷三

九

霖雲許遠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乃房琯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琯與進明有隙除爲嶺南節度及辭之日具言爲琯所排肅宗改授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琯惡進明之戾于已也乃除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及南霽雲來乞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睢陽之隔

孫之翰論李光弼斬崔衆曰將帥專閫外之事

不行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爲比而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爲疆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兵騎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

車家猷

十

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疆橫之態甚矣史思明降光弼使烏承恩殺思明不克思明復叛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其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也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陰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慶緒之黨表效順之節天子命爲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

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陰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人赫然命使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恩命且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而圖之此豈國體也

昌黎謂張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必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國憲家猷

十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螭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

之賢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
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
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
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
不達於理矣

懷恩之恃恩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
不與之較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
較力則彼驕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
氣而兇悖蓋其衰乃可圖也是其料懷恩於目

國憲家猷

卷三十

十一

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
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
而代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
天下甘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
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
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
爾也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
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

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
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
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
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
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
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
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諫曰爲賊兇殘
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

國憲家猷

卷三十

十三

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
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
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視無事於外
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
湏自爲計以朱染帛九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
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
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審矣明
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
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爲帥

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
函七首以獻暴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
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
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
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就逆順輕重之理
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
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
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

盧杞保朱泚必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
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

國憲家獻

三十卷

十四

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
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
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
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
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幾亡
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禍難而不悟鮮
有如德宗者也

孫之翰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

一歸有司言祖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
頗稱其位及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
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
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在盡其才力以當
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也況浚渠
之事嚴郢引內園植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
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請俟農隙興
功是使衆安而事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
不從不納且讐其人矣

國憲家獻

三十卷

十五

張唐英論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
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
也始黎霍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華則有藻稅之
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
者失於廟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
至京師一言者言錡之叛爲德宗計者宜念古
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
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
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

以善正付法未爲晚也何至閉聰過明械之以
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
口哉爲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
言朝廷釋然不以爲信則宜翻然悔過納土歸
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已之惡宜
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之以來天下
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既徧急而以
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
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爲狂妄宜下詔旌賞爵其

國憲家獻

三十卷

十六

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
善正可謂生死無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
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曠使希烈其
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皆不能有所傷
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
豈不有命耶

孫之翰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

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
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
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
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相者盧杞
也無大公至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材雖有名
將故不能成功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扈之本其機斷繼得武
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
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六十年叛渙

國憲家獻

三十卷

十七

之地復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光采者相
得其人也

橫海節度烏重胤奏罷鎮將令刺史領兵曰後
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
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
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
故爲法者必關盛衰爲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
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
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臂指之相

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范祖禹論上以久旱降德音絳與白居易言乞令實惠及人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歸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八

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丞相堦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觀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冊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致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紇于衆上冊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冊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闖爲章句書生以蜀

爲宗室老臣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跋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法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鮮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冊居第一

子由曰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胃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九

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然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以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歿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於分司耶

元稹論樂天之文章曰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言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

賦贊箴戒之類長於官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
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總而
言之不亦多乎哉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
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馬亦出
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
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
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
翼論三卷恭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二十

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
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
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秦少游論曰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
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章詞相稱始終本末
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
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
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

者之爲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
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
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歿生之變
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
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蘓
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吹噓開不虛美不
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
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
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

國憲家猷

三十卷

王

云

鈞列莊之微挾蘓張之辯據班固之實獵屈宋
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
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
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
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蘓張班固
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下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集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蘓
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
豪邁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

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
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
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
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豈非適當其時故耶

范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
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
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

蕭俛段文昌獻消兵之議曰兵者威武之目聖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十五

人以是除天下之惡興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
者久矣穆宗承章武恢復之後志在偃革宰臣
段文昌蕭俛因獻消兵之術密詔天下之兵每
百人限一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數澤聚爲寇
盜蜂屯蟻聚鴟鵂隼搏所至村落悉遭毒螫生
民於是漸無懼矣及朱克融王廷湊之亂其逃
亡之兵多歸之朝廷議討二賊召新兵皆市井
烏合累爲賊所敗而威沮氣喪不復有師伍之
勢於是河朔之地復爲賊所有噫章武以雄虜

之姿中興唐室驅駕豪英選任將帥區區然二
十餘年方定兩河之寇其勤勞宵旰固已至矣
而蕭段二子謬於一言遂復失之是時國家所
費億萬之財而不得河朔斗粟尺帛可謂差之
毫釐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欲去冗兵省
調度則三代兩漢已來固有制度在方冊可攷
而行若未能及此則可選其老耄疾病者餽之
爲農其他驍銳勇敢熟於戰陣者自可畜養以
備征伐何必立爲定制百人限一人逃亡且以
當時禁衛言之有兵二十萬每百人限一人逃
亡是天下有一萬六千人逃亡爲寇矣此豈不
爲天下患哉其後至宣宗已後所在寇盜充斥
石順起於湖南毛約起於江南康全起於歙州
至於恭定乾符之際王郢王仙芝尚君長畢鵬
子全徽山一丈黑李摩雲劉漢宏李重霸之徒
侵略嶺浙搔繹青徐以至襄漢悉被其毒其中
多有逃亡之兵爲之聲影其禍皆胎於消兵之
謀也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十五

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
亡也人猶畏義而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
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張唐英論曰弘靖之帥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
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爲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
兒而授之河謂其父善泅也弘靖亦以世胄之
貴偃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
復以安史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
之墓用毀辱燕人復縱從事韋雍張宗厚輩酣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二十四

肆夜飲呵責士爲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
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於是其下皆怨克融
乘人心乏二遂囚弘靖殺韋雍張宗厚又擊殺
義士張徹皆弘靖爲之也

孫之翰論昭愍弒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
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
姦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
土木之役得李德裕所奏令罷進繚綾聽裴度
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是觀

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
昭之比也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
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世積習之患也何以
驗之觀內臣仇士良致仕教其黨曰今日與諸
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書讀書則重
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翫好省游幸如此
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但常以毬獵
聲樂惑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技使一處盛
於一處如此則天子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
外事吾輩恩澤權力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
內臣姦巧者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內臣以此
術惑之在位歲久功業之君如憲宗者不能免
況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二十五

劉克明立絳王悟王守澄誅之立文宗以裴度
攝冢宰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弒而不
討賊君立而不豫謀官聞有變而外庭不知惟
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
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參

是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孫之翰論處厚乞相裴度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逢吉姦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樹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遠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斃至此矣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者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

國憲家猷

卷三十

三十

日嘗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嘗逐我未知我之善也河北之亂非度之才謀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所隙而不言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劉禹錫曰公朱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

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畏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

國憲家猷

卷三十

三十

李德裕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閩東宮爲人所誣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臣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悟三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彼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言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

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今傳淮陽元帝因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

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而人服則有周武王以征伐而威四夷以柔朝則有漢武帝以睿

國憲家範

三十卷

子九

智英斷聰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滅則有唐武宗臣嘗論三武之功以謂紂虐無厭武王憑后稷公劉王季文王之德秉天下厭亂之心一戎衣服天下漢祖志怯戎狄輕北易走武帝驅天下之兵利天下之甲以抗一隅而匈奴臣其功皆易至於佛者深根固蒂七八百年為天下大患如唐太宗之聖神明皇之仁勇憲宗之英睿皆不能除之而武宗皇帝奮於百王之下斷自宸智毅然不疑一旦盡除去之其功過於周武

王漢武帝遠甚矣

溫公論郭誼殺劉稹斬之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議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技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自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帝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帝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凶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國憲家範

三十卷

子九

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濊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計魏師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師恐懼金門以出又以王宰少

萬自是以後南詔盛疆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
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
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
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
因以亾矣

孫之翰論李克用請討朱全忠曰巢賊之平李
克用爲功臣之首雖蠱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
夙性雄豪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朱全忠出
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授同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

華節帥朝廷不因立功驟委宣武大鎮克用追
討巢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叛害克
用既免不舉兵報怨而奏討全忠甚得人臣之
體全忠降賊也克用功臣也降賊謀害功臣是
賊心不悛况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大本無功名
可以贖罪從功臣之請討之正得事宜

范祖禹論潞上言姑息藩鎮致亂坐賜死曰殺
諫臣者其國必亾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
諫而歿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亾之兆亦已著

天寶之際府兵四出卒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
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
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
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
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
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
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諫宦官去天下之
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
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

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
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
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南
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
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
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
振在內之權而闕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
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
而亾天下然其亾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

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

探摭唐史中姦臣宦官女后事迹各以類集作為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世三百年唯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止于三百年

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

見

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皇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嫡長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元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謙賢於人遠矣

人遠矣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專地也唐之弱由藩鎮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大半大曆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疆臣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洛具滑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養兵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

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與拳石撮土代宗寬柔一切容之德宗明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群盜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累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識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漢於是起兵攻

滔又李希烈已僭大號而諸侯異謀劉稹堅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萌問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蓋彼同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小大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也至于朱全忠遂墟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若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十五

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

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救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

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其卒也贈開府議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任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憲之力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而獲令名歿而有光寵此無他爲善之效也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禍常起於雅席之上情愛既遷嬖寵斯甚大至傾國小亦損朝高宗不斷政山則天斷喪王室翦滅宗枝李氏宗廟不得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十五

血食孝和及武韋氏司晨朝廷政令盡由中饋而郡國夫人陸氏昭容上官氏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及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宜城公主等皆恃政挾寵依竊城社納受賄賂門若閹闥鬻獄賣官無有虛日常出斜封墨敕補授官爵以手掩其前令上以筆書其後上但笑而從之中外之官數踰十倍屠沽之輩盡衣朱紫僕隸之人亦爲卿監皆無廳事可處時人謂之三無坐處官謂

宰相御史負外也明皇之時楊氏專寵上方貢獻畢在私家其公主駙馬尚辱於楊氏之奴其餘卿士畏而附之者即可知矣

孫樵嘗著論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藁定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直書志匿所謂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七

吳文

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出家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祫也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譎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稔禍階也

東坡對制策曰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

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鏐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八

吳文

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以爲有宰相之風矣

開元以來始裁制度尚書省以統會衆務門下省以侍從獻替中書省以出納制誥祕書省以總領圖書御史臺以肅清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又有九寺五監分理群司六軍十二衛以嚴武備而官品有條矣又分天下爲十道以統領四方之政然判司簿尉頗多矣代宗詔京兆府長安各減丞一員部

二負天下縣各減一員元和中李吉甫奏併省吏員當時天下翕然稱治

七愛

房玄齡 杜如晦 李元龜 李元山 李白

白居易

皮日休

皮日休

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天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為真放逸焉名臣者必在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李元龜

焉

東坡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黎肅曰文之作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卓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楊雄張衡

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清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輔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三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闡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辭辨博馳騁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李元龜

則有左補闕李翰云叙治亂則明白坦夷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將誅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倬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翰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閼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翰其誰與孫何曰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

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爲最然繇斯而談則駕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爲已任也唐虞已往治道尚簡三代之際見於六經此不書也兩漢間鴻儒間出猶爲黃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乃羽姬翼孔卓爾大得根仁抵義動爲世法者獨唐賢爲最所者論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孺從道善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夷惠清和獨孤常州及吳季札權文公德與兩漢辨士等論高僕射郢魯用天

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溫功臣恕死白宮傳居易晉宮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鎮群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子厚曰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日故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三道辭令褒貶本乎

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誅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類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比興之際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者於李蘊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張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

去雅寢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戩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顯王右丞繼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皇甫冉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狀賈閻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

唐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夏若清流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中主

文

勃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間仙無可劉得仁輩佳致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超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

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好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中主

文

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塩止於鹹飲食不可無塩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余三復其言而悲之

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讐以與

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
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
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
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
崇韜嘗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
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
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
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忌忌疎諂嫉日
擊使其營自救之諫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
國憲家錄卷三十五
四十五
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已舉蜀捷奏才上
而以諛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彊而不
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
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
器易若反掌
虎躁悍易乘能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
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
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
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拜也

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
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
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
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
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
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內外
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
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
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國憲家錄卷三十五
四十五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一

東吳王可大



文史七

三年于此宋人悉誚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魯箭高飛謂聊城必下秦都不割懷趙壁空歸

神宗在春宮冲幼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之上曰微子紂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駭伏

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洗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鑾以闕齋供將貸米于王泉老吃書爲地景咲曰諾既至王泉啓封乃一詩曰金鑾來覓王泉書金玉相逢價倍珠

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罨畫乃今之生色也

蘓頌幼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環既去令頌詠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樂有搭鼓即腰鼓也昔有人父爲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改用官商角徵羽減樂器至五百般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二

唐人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爲胡部官商角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聲而無調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官歸濟南城西張氏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作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王荊公初爲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

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耶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判敘謝表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

漢叔孫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不知其名饒也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

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

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

夢占三卷

房隣妻高氏書筆畫適麗不類婦人余集錄亦

已傳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

書耳

呂溱爲鵬化爲鵬詩曰九霄離海嶠一宿過天

池

太原白昊有秋日郊行詩云鶴盤遠翅投孤島

蟬曳殘聲到別枝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喪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侏不如儻儻不如休休好釋氏善隸書所在牌額多書之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凝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

祜曰甘露寺鍾有月光先到山河勢盡傾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

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青山色祜愕然凝獲選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

路作詩仙

胡玠月詩云樹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

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援臂自傷李廣乃

不候之將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號三羅廣明亂後從廊

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光善肉聲虬作絕句百首

元領公在浙東宣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

器撻傷公猶子逐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
離主筆離手馬離旃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
魚離池鴈離扣竹離亭鏡離臺大詩云駟撥朱
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
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
紙上撒花璦都緣用久鋒湏盡不得裁之手裏
擎鸚鵡詩云隴西猶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五

裊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嘗愛語咬咬啣泥穢汚
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
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來夜中一般燈
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待至公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
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
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

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
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
自東洛入覲嗣復牽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
新昌里第 諸生翼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
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
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
陰在鯉庭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六

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
桂枝折處着萊子之綠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
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
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溫及第開宴汝士命
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
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
夫人

古人省姓氏文多矣如謝洛疎東萬橋喬熊

能隨隋十金姓惟去邑者多如邾米邪兒鄆章部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耳姓字從邑者多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照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藥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之文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七

過廣陵散風入松別鶴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作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損益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者謂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李廣傳承相李蔡得賜家地盜取三頃賣之又

盜取神道塋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又霍光塋起三上闕築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酒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俞剛制已不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之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八

斗絕一隅何敢嗽曾吳之鼎圭言三復遂得升洙泗之堂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重臺也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弟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

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令爲一圖
集名公圖繪曲書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
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之主之樓閣
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
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

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不仕高尚其事閑
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
漆書數卷皆行於世

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所建之旗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九

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無事故忽遽者稱
爲勿勿

吾與數人同坐見地上小光問左右爲何物有
一蜀豎就視荅云是豆逼耳乃小豆也蜀土呼
位爲逼時莫之解按三蒼說此字白下爲已皆
訓粒爲逼音方力反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
雌黃

有蔡朗者諱純遂呼專爲露葵面牆之徒迺相
倣倣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

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
菜耳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五貞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
徐嵩之匿趙岐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
如魚漢武帝不信絃膠魏文帝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葉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
信千人毡帳及來河洮不信有二萬斛舟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十

華中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
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酒醒物外
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腹內嬰兒養已成且
居塵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古却入白雲深
處行太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
客者賓也

傀儡子有郭禿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
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

夢呼爲郭亮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

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魂不羈醉輒高歌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咲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外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一

界五尺斬奸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公曰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三朶類牡丹花葉上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莫曉句意後責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吾知汝異人爲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爲詩曰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卧烟蘿湘詩

曰舉世都爲名裏役伊子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騰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楊蟠詩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毅夫詩云插天蟠螭玉腰開架海鯨蜺金背高

秋蓮度爲詩以老杜爲法嘗爲吊首陽之墳忽夢子美誦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記其彷彿足成篇爲佳城鬱鬱類寒烟孤鷗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孤雲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一

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天年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曰其詞儼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人所作明矣年世直僞難辯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咸以私意

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曰窺戶而聞無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趙師民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柳弄春容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云當作不經人道語平仲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牆腰月半稜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米天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三

地不知夜飛入園林捻是春

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

跼蹐音徒俱跳躍也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

鄉曲者良婦也

鼃上騷掃除

晨觀旅鴈心起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

綠浪東西南北徧紅闌二十橋十當爲謔也爲

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

吹折數枝花相當爲厮也思猶晚來幽獨恐

傷神恐當爲共也後人皆倣而爲之如三十六

所春官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

示我十年感遇詩又如但姓爲檀紹興間南有

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婦人見人則當首福被

此道勝常勝字當爲升字盖王廣宮詞曰新睡

起來思舊焚見人忘却道勝常

唐彦謙詩雨云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檠字

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鄴僕射旗幡四面

國憲家猷

三十卷

十四

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

知坐傳入唐縣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

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窓紅燈酒初

新請作平聲用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

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爲平

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

公偏賞麒麟兒以麒麟字爲去聲杜荀鶴哭賈島

墓詩云謫官自麻衣行怨至死時以怨爲去聲

今作平聲矣元微之春游篇欲終心懶慢轉恐

意閑散以散爲平聲矣本朝李平叔和韵云塏雲驚岳時懷舊各云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余謂不然唐黎園樂欲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

國憲家猷三十一卷

十五

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疾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

帖善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貌皆存梁武帝謂赴急書

立養學士惟得杜康稽一人

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唐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怯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

國憲家猷三十一卷

十六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真帖傳弟子辨才

得則欣欣失則悲挑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徧滿生荆棘其人默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弃我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御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因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

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

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釣天侍玉皇

蘓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叅知政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廿七

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宜問梁濠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蛇本無影弓候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

比隣三井在山岡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之則失本意辭

之外不可增增則贅贅則失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辭重縷一鈎輕胡少汲訪隨隄烟雨一帆輕至人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毗陵錢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伸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纸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惟吾鄉所造者頗佳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大

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惟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也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斷吳松半江水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頭阜角額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聖者骨臂裡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鴈栗師姑化作玉茶椀

皮日休謁歸仁紹託故不出日休假其姓爲嘲

曰硬骨頑形知幾秋具骸知是不風流及至歲後鑽令遍祗爲當初不出頭仁紹復嘲曰幾片皮裁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揀一包閑氣知當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妓魁肥亞問爾何處人曰本是泥上人亞笑曰我喚作泥下人亞自爲名贊云有口如亞無心作惡心都無一物外面許多棱角有僕黃興外府

憲家猷

三十卷

十九

料置猪蹄其中小婢如僧竊食之興訟於公公曰此正合古詩云如僧清早厨邊過偷去黃興料裏蹄

酒熱不須湯酸湯一妓對曰應涼無用

車弱

河朔書生與洛陽書生同飲賦詩河朔生曰昔年曾向洛陽東年年只是有花紅今年不見花面花在舊時紅處紅洛陽生曰昔年曾向北年年只是有羅面今年不見羅面羅在時面處

韋絢 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位之二

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江云即今賣錫人家六經唯此注中有錫字

覺連禪師能詩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或問其故答曰是中無一點茶氣 仁宗留住淨因禪院作偈曰堯仁况是如天濶乞與孤寒自在飛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二十

秦少游謫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州曰老色日上面惟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

一死英超邁之氣可畏而仰哉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爲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

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孫山未掇解時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山外山後以恩榜成名作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裡探花郎

王聖美治字學以爲古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古文者如弋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而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弋爲義

國憲家猷

卷三十

五

也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見鬻成書者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按據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當時但傳其詩云載名氏大年亦偶志據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者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云俱化爲餓殍作浮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飲不能飴音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作音飲陸龜象藥名詩云烏啄蠹根

回乃是烏喙非喙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雲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風動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也

彈琴詩云昔年剛誤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

古之善謔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曲

國憲家猷

卷三十

五

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學舉未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謔之此字中有聲也善謔者謂之內裏聲不善謔者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拆亦當其中無偏則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鋒嘗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張守中秀才蝴蝶末句云今夜若棲芳草徑爲傳幽意與王孫又曰薄命蕙秦頗去國多情潘岳旋悲秋

李季蘭女六孫作蓋微詩云經歲不架却心緒縱橫父曰此女必爲失行婦人果如其言

楊大年二十一爲光祿丞三月後苑曲宴公不得預以詩贈館職曰聞戴宮花滿髮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

國憲家猷三十一卷

三十一

上聞之即日直集賢院令預晚宴

真宗謂李宗諤曰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維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穆有法朕雖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

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升麻熟地黃水澤旱蓮

槐角子細辛荷蒂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塩等分同

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髭髮黑誰知

世上有仙方

煩暑辭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

思我之來也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迎之具計直十萬分半與父母令歸曰兒郎鄙舍隊長黝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不能奪問之乃郭威也

丁文果善射覆太宗置一物器中文果曰鵲鷲華華山中探花雖無官職亦曰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文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國憲家猷三十一卷

三十一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

堅欲致之進挹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

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

好將息伏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此

兩句進曰我常見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

官家知我讀書

王荊公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
塵歲晚蒼官總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木
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曰自獻
橫陳事見相如賦楞嚴經亦曰於橫陳處味如
嚼蠟

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葉比雨聲也又曰
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微陽比遠燒也

荊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荊公曰西風不
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三十五

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燈一點應窓紗好讀
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唯有妙蓮
花

嘉祐河濱漁網得一石上刻詩曰雨滴空階曉
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井欄也
不知誰作

天子呼來不上船方言也乃襟紐是已

晉天福中奏寶策加戎王之號輔相中當一人
爲使趙瑩蔡維翰李崧咸懼將命馮道索紙書

云道去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不數日北行虜
主以道有重名將留之賜牛頭牙笏爲殊禮道
作詩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道凡得賜悉
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爲之備戎
頗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始去更
住月餘既行所至留住凡兩月出境即馳歸左
右曰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戎
人多詐縱急還彼以筋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
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道歸作詩云去年今日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三十六

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
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住時時雪苑苑春歸處
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處掩風沙道在
虜中有詩云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怯露
頭其苦寒如此

楊微之春望云杳杳香無何處盡搖搖風柳不
勝垂江竹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
雪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

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
雨一番蔬甲折春山知處名旗香鄭文寶春郊
云百花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
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
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圃
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歎世云野馬飛
窓日醺雞甕裏天李宗鄂春郊云一溪晚綠浮
鴻鴈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荒
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邪路霜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二十七

居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
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起青鳳求凰尾乍
開蘓爲胡庭云春波何限綠白鳥自由飛晏殊
云東陽詩骨瘦南圃別魂消錢昭度村居云黃
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
欺竹葉衰髮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
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
夕陽

楚僧惠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送

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晝答
黃樹州云來書逢歲闕去夢歷峰危廣南陳轉
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
得之凡五字撇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過
勁謂之撥鐙法希聲云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
授沙門誓光誓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
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凌
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人誓光因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一

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

上尤重科名鄭顥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
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今後放榜錄及第人姓
名詩賦題進令入有司接續編次昭宗召經
人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
授東川節度制卷卷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
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非拔俗待
價既殊於犢玉窮經有愧於籛金遭遇清時涵
濡澤哉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鈇更

辱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上幸蜀還次劍門上曰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題詩曰劒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水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德勅銘才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名言未爲煩役又云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

國憲家猷

二十九

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十人爲御書生分番抄書

李密自立爲魏公檄喻郡邑暴煬帝之惡云先王嬪御並進銀鑲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

蘓環初未知題處於馬廐中嘗詠崑崙奴詩曰指頭十挺黑耳朶兩張匙又作兔詩曰兔子死蘭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環

大驚由是文章蓋代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皆題爲之世稱小許公

函谷關得白石篆文桑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裴諝爲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皆畔似那畔那畔似皆畔我不辭與你判笑殺他者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云若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判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擲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

國憲家猷

三十一

納其猫

上爲皇孫時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曰此兒終當爲吾

太平天子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爲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藍采和嘗着破衫繫六胯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

幾何紅顏一春樹流乍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
返今人紛紛來何多朝乘鸞鳳到碧落暮見桑
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官闕高嵯嵯栽
欲挂衣冠辭武門先教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
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冷於池水淡於秋遠
陌初窮見渡頭賴卅青無盡處盡成應遣一生
愁

蘄州有僧好飲以醉必將死自祭文云惟靈生
存在閻浮提不貪不妬愛吃酒子倒街卧路相
國憲家獻三十一卷

汝直待生堯率陀天爾時方斷將何以故淨土
之中無酒得沽

黃魯直云髯多而竦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乃
神氣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
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嘗道輦洛間有後唐
莊宗廟神像而眼外皆髯也作詩寄貫道云伐
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
遺像元來滿面是鬚鬚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

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
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
輕獨立寒風廣殿時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
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作銘即書云寒女之絲
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

東坡在汝陽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
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憐悽春月令人和悅
坡咲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

國憲家獻三十一卷

三十一

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
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
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王子多認柴桑翁為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
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
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
林便却迴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垂龍潤之祥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

子

傳欵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過致煩臺評欵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嘆曰七上八下人才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忤我為耶憔悴却羞郎可為對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寞香無蹤下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

之應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若也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愁愁人傳逸人嚴真宗時人贈張心定詩曰忍把浮名賣却開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自往還

國色朝含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注臺前飲一紫金杯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為我啼清晝後注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同州

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者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有婉媚風流外道則麓野嘲嗒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富鄭公遺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畫像吳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

偈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作更生妄至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曰執相成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材已見於此賦矣公為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彫匪斲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群使小大各得其所又可見矣

楊文公母病謁告逕歸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謝啓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復除知汝州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疾黎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五

尚關弓而相射

晏公獻集句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搔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之類

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唯諱取枉法贓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鳬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過憂唐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處厚廣爲八篇其一有云須信樞機發寧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云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好消詳三云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四云在他誠所短於已有何長五云公清多歛總高亢易招危六云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七云永爲几杖伴更遺子孫謀八云舒慘須無定榮枯自有常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六

馮道詩雖淺近而造理有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水須泮春來草又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末有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聽嚴宸之鍾鼓未卜何辰旗幟相於雪霜更觀晚節

亮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付張士

京以壯

卅花及酒遺之堯佐谷曰有花無酒頭情舉
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
時米堯咨精於孤矢天下謂之神射因號小由
基

必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穎王請聯句爲它
年故事穎王曰先別幾許時顏色似童兒信王
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不食千
鍾粟唯食兩顆黎帝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
爲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一卷

必在衡嶽寺有僧明瓚性懶而食殘號懶殘必
察其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撥火
煨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顏回者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炊
於壞屋有埃墨隆鉢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
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處士窮則改節乎子曰
若改節焉稱仁蘄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告
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
墮飯中欲食之不潔欲弃之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
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
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帥錫侍郎次韻
爲老兒詩曰髮髮盡皓然眉分白雪鮮週遊延
客話僂僕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
溫衾擁背借力扶摺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
仙喚方維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
釘石蓮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宴坐麻凭几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一卷

乘驢困婢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
離火牙疼怯傲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
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袖慵
揜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屨煎坐多因易破行少
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
牀遣厚舖氈聽伶三樂圖張咲七賢看嫌經
字小敲喜落聲圓食罷羹流袂杯餘酒帶涎樂
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象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

口更偏墓松先命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
僧來忽問禪烘茶懸龜壁曝艾曬簷掾怒僕空
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蹴踞脚軟怕鞦韆局
縮同寒狔堆厖似餓鷲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
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牋已聞頌几杖寧更
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
如意拂相連久弃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
不樂展轉夜無眠叫稚臨牀伴看書就枕邊冷
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東帛非無分安車信有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十九

緣伏生甘末坐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
欲雨天鷄皮塵漸積觀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
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
移檻堦危索減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既
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
顛
蘓有姑蘓臺故號蘓臺相有銅雀臺故號相臺
滑有測景臺故號滑臺
唐以前館驛並給傳往來開元中務從簡使方

給帑券驛給券自此始

楚僧惠崇上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
入燒痕青塞上云河水堅度馬塞雪密藏鴈宿
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楊翰林
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王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
驚日短彈劒惜春深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
索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遊隱
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
劒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濠梁夜泊云夜閑潮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

動舸秋迥月臨城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
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出亂夜還霜月低夏夜
云翳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賀金人云日躔黃
道迥春入紫微深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
雪一燈青

司馬子微修道于桐栢山黃雲堂所著有坐忘
論其略云此心從來未慣獨立乍無所托難以
自安謂宜隨起隨製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
安閑漸漸馴狎惟益清遠

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
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微也庸
非周土之毛乎今按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
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得息談是知爲是
論者前有人矣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
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萬四千五百
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
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五

宋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
宗八百六萬仁宗一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
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

歐求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公所爲歌詞公
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
不復見題櫺秀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
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杜
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道家以兩肩爲王樓目爲銀海

昨夜陰風透胆寒地爐無火酒餅乾男兒慷慨
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玉皇樓臺鎖烟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
踰垣入啣却宮中第一花雪爲肌體玉爲腮深
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

陽臺

鐵崖古樂府一洗晚唐以後蹈襲之作直上進
於李謫仙之後而欲與之相頡頏凡古今有可
喜可愕可美可悼之事一入於詠歌率皆不用
古題而倡爲新製復得杜少陵悲青坂新婦別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五

之遺意是當於盛唐間求之近代若李孝光丁
檜軒潘省元皆所不能及也陳君曰予之平鐵
崖樂府也雖以愛譽而不爲過誠更評漢魏以
還諸名家之孰優孰劣曰蕭武高古李陵流麗
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雖雜俚語而近於古歌
誦尤爲妙絕張衡四愁何所做曰七言自招魂
來張之忠忱耿慕真風騷之遺韻也曹子建劉
楨之作論者謂曹優於劉然乎曰建安七子皆
在子建之下五言古詩當以子建爲祖有正有

變駸駸乎風雅之製焉阮籍左思孰優曰阮如
孤鶴淚空左如駿馬走陸陸士衡陶元亮顏延
年之作何如曰陸如李謫仙陶如杜少陵然陸
實曹劉之肖孫至陶則稍變其格調矣顏非陸
陶之匹乃其流亞也謝靈運鮑照何如靈運非鮑
可比然詩至靈運又一變矣漸入駢驪此唐律
之胚胎也陰何以下無譏焉唐初之詩何如曰
王楊盧駱才子也然不如陳伯玉高古而杜審
言沈宋又陳伯玉之流亞也盛唐之詩何如曰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五

王維孟浩然可謂大家然不如李杜之集大成
朱晦翁有言學詩者熟讀李杜猶士人之治本
經旨哉言乎中唐之詩何如曰中唐之詩皇甫
湜曾冉錢起劉長卿郎君胄韋應物其最也乃
若元稹白居易又一變矣蓋以其寡於色味
故也自許渾溫庭筠以下無譏焉

魏張掖漏石負圖併著八卦之象視河洛又加
灼矣時無義禹孔子卒未有任斯文之托者

石刻吳道子官音佑聖之像金剛經三十二分

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二章
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

閣老李西崖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
於京方朝見適直隸貢蟬至焉英宗即出一
對試之云螭蟬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
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崖入相而經
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
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四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代書喜其事理通暢深
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
又嘗見趙子昂論至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
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
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
豈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
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之碑
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後楊脩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此謎之

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絙妓以呈其
藝出數語命辯之曰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
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鉅越
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
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
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
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
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
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五

行

曲名廣陵散者因時晉乘魏際王陵母丘險文
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爲
司徒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
也止息名篇者由言哀傷痛息客稱古人者乃
伶倫也

垣綴錄載 仁廟和曾子啓着棋詩云二國爭
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知道
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
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
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
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
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童源則曰山是
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爪離言馬遠則曰山
是劈蕪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闊水則
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易矣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十六

荆楚記有端午四民鬪百草之言未知其始也
昨讀劉禹錫詩曰若共吳王聞百草不如應是
欠西施則知起于吳王與西施也

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至讀南
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鍾爲限則思唐時
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鍾米
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鍾非後曉暮比也
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
何有六更也後見蠅精傳云宋內五鼓絕柳鼓

過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插耳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蕭子範撰千字文隋潘徽作萬字文古有百家姓今朝有千家姓此效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允有刺孟宋劉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意實難也

聞知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遊報樂府也有諷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論而不露得詩人之妙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大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大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

仁和王大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

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

分誰是九方臯書府門采恩間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基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貢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誅梅花豐年萬皆侯德五袴歌謠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

國憲家獻

三十一卷

有對曰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節略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稍猶帶餘芳因擊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稅太守猶收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美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爲負外郎

黎狀元淳初應鄉薦至京師得禮部會試時盤

礪間聞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爲妓也乃知爲同輩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姓名已而果然

吏部許尚書讚乃尊亦更尚書也已先爲戶部尚書兄詔亦嘗爲南戶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爲作一對云父冢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捻兩京之會計又友陳敏之本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萬八

國憲家猷

三十卷

聖九

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開官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明明年明日来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

里仁坊鄉義巷三义路十字街火燒檜風縹栗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春風貫驢耳死人頭遣有活鬼強將手下無

弱兵臨叩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詞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問

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選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青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十

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盡黃金甲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斛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

洞裏白雲雖冷淡不教容易出山來

分付蓑衣休舞破他時留着補青天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羣應物滿
執中之詩歐陽脩曾子固蘓東坡之文醉翁琅
琊一畫言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
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
奇絕可畫如環滁者哉無羣應物王元之歐陽
修者之爲守無蘓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爲
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
沒於荒煙白草而文獻不足故也使有其人則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五十一

凡山水之可畫當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地

間矣

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雖然
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環
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羣應物滿執中者詩果
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脩曾子固者文果何哉
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
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

二程紫陽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

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壽人以百爲壽此

定數也天地人之壽雖有一定之數然人則有
與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數論也何歟天地有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則有心膽脾胃肺肝膈
眈天地有雲雷霧雨而人則有吹噴噓呵天地
有陰陽五行而人則有健順五常天主用聖人
亦主乎用天主體聖人亦主乎體

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
何甚爲我兼愛宋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
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五十一

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

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
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
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
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
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
年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
何哉豈以科舉爲謀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
親上歿長之道故欲罷也

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

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敏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之洁沈律之溫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

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為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寬恕

國憲家猷

卷三

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陵厲萬古自攻之旗累什累路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顏淵之比也

孔曾季路之歿以道聖賢歿也莊周劉伶之歿以誕曠達歿也荆軻聶政之歿以憤豪俠歿也

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七子周之八士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

郡有民人有民人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有

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堊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

國憲家猷

卷四

莊周列御寇以蝴蝶燕鹿夢幻其身而王母以瑤池幻穆天子以三偷桃幻東方朔韓湘以藍關雪詩幻昌黎林靈素以怪誕幻微廟無於其有虛於其實相與枕藉於幻而不自知其不至於毀滅仁義奔絕理道不止也海屋添壽謂非幻乎皇極經世以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天地數海屋一籌滄海一桑田雖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幾籌哉海籌盈屋天地幾混沌海屋之籌豈復別有一天地哉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海屋之人果安寓哉此海屋之壽不謂之幻不可也

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謂追逐雲月文人之月也杜子美詩謂思家步月青宵立詩人之月也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詩又謂醉起步溪月詩顛酒狂之月也黃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風霽月自得於性天者之月也

書姬姓者必曰周公公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延陵季子之後書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五五

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後

堯舜孔子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子然後其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程朱者哉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也

位號之師非弟子之所願學上有所命而下不得以不從者若今胄監與夫郡邑之師是已句讀之師操持鉛槧析句分章而鼓弄雌黃而於義理若罔聞知若今之所謂村學究者是已講

說之師坐擁皋比明白義利毫分縷析無少差繆若朱子所謂已落第二義者是已惟心傳之師則有不然真乘法印以心傳心其不言之妙而自昭融於光風霽月之天流動於鳶飛魚躍之境若周濂溪之於二程李迺平之於晦已惟有復子明辟者然後有魯封有民德迺知者然後有陟議

天地果無數乎曰有數天地果有數乎曰無數天地果何如有無數乎曰以數言則有數以理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五五

言則無數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天地之數也夫天地有數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此天地不能無數也以理言之顏子貧且天也然知其貧且天也而人可以不學夫顏盜跖閔然禦人於國門之外蕩然自賊於淫亂之區而曰吾有命吾有命者道固如是乎哉此邵子之學而二程子之所以不屑為也

大路繁縷一就次路繁縷七就珪璋特琥璜爵弁以少為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必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

譬之四德周程之謂元亨而朱子之謂利貞譬之四時周程之謂春夏而朱子之謂秋冬元亨之德未必過於秋冬而收藏之功要不可以爲

國憲家範

三十卷

五十七

優於春夏也

堯之興以唐舜之興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間賢聖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又皆北方之學者虞亳豳之所產未聞其爲荆楊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堯舜三代爲然雖漢高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莫不同產於豐沛南陽之間蓋光嶽氣完豪傑並出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

余於儀真開東關以急五埧祠文丞相苗再成姜才以勵忠節石五埧衢以利商賈屋螺螄橋以抑權勢以厚農畝

歐陽子以杜預沉碑襄陽謂預知陵谷有時變遷而不知石亦有時磨滅天下古今以謂極論

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黃帝之華胥莊生之爲蝶者歟

昔東坡以黃州赤鼻爲赤壁而賦之赤壁故址

國憲家範

三十一卷

五十八

與烏林相望

轍迹徧天下憂道之不行憂人生之不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孔孟之遊也轍迹徧天下以一已之貧困爲心以諸侯相攻伐爲務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儀秦之遊也茫乎忽乎乘雲御風與世莫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禦寇之遊也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勢之通塞爲之上下耳鯨湮洪水無是要也且封丘金龍口其勢漸塞不因而隄之不可其中牟尉氏之決勢與河通不

從而道之不可河溢梁宋之交雖洩未易然集議得小河口廢渠東與泗接河引汴而通不迺而西距歸德飲馬池受汴不可河經符籙橋峽水隘勢不可制不月河其旁不可河勢曲狹湍悍不濬其淤經其折而疏之不可飲馬池小壩諸決喧趨迅疾不驟築之以遏奔潰不可是河之費工役之長丁夫之需又皆極其籌畫纖芥毫髮罔或遺滲豈有它哉亦惟謀其要也舉其要而操之何所不可於是而塞於是而疏於是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五十九

而濬是以曾不數月河之爲月者一爲渠者二十爲閘者十有五爲隄者七百里爲塞者三十有七水皆復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而民不魚矣符籙之謀無不效者誰之功哉

將以汲汲天下之學也夫以朱子之鄉而止於徽則天下之學所當治者皆古聖賢之地而必孔子之魯孟子之鄒濂溪之春陵二程之河南以及是徽而以天下無古聖賢者其學皆不治

也道塘之意止於徽哉蓋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惟一孔子自濂溪一程之後惟一朱子有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大有朱子則濂溪二程之道益明是孔子朱子者天下斯文之主古今學者之師也世之爲學者得似朱子可以無愧爲人者得如孔子亦可以足而曰朱子之鄉則鄉之人學聖賢者庶幾其可以不出其鄉而不至以爲東家丘矣嗟夫鄉之人去其國千里見夫故鄉之人則必談咲而喜其不然者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六十

必非吾故鄉之人也居於稠人廣坐之中有咲夫聖賢人者其鄉之人必曰此豈爾所知哉吾知其詳也吾里相同而居相接也至於學也獨無然乎此徽人所以學朱子者吾塘之意也儀真東關開工部主事夏公育身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不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泄東

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也公之汲汲於此豈爲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謂至矣公既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爲京師計使儀真五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克豈有難哉昔虞文靖公送詞天妃二使者謂國家之東崔蒔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

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潦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其政有緩急緩者効大而用力常難急者効速而用力常易公之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君元善已上聞矣元善之論公有不

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怵不
枝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
未可遽達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
以抹於目前開東關者急水河道也知屯田之
說以天下之事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苟有
不善則爲迂談何以取信于上成急水河者
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
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窺見之者公必居
其一於此矣

國憲家猷

卷三

上焉者如皋夔稷契之汲堯舜伯益之汲禹仲
虺傳說之汲殷湯周召榮畢之汲文武下焉者
如諸葛孔明之汲先主韓范歐富之汲宋仁宗
是也諸聖賢之臣何以有是王明之汲哉
有所遇而不合則寧甘心隱處耕釣雲月以汲
周孔以汲顏孟以汲周程張朱不苟焉以出而
使故其甕而羸其瓶也

伏羲以易初九而潛孔子以齊人饋女樂而潛
孟子以嬖人臧倉而潛朱子以用韓侂胄而潛

聖賢豈偏於潛哉易初九爲潛龍勿用之幾女
樂臧倉韓侂胄爲聖賢道不可行之幾幾之所
在潛之所在

堯舜以貞而讓湯武以貞而代禹以貞而傳子
周公孔孟以貞而爲窮達文王箕子以貞而處
明夷古之聖賢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有貞以
爲之主也非主於貞也易之理要其主乎
公養壯士三千人人一騎與以甲冑弓弩凡城
狐社鼠竊發於風塵草莽間者動徹勦絕而又

國憲家猷

卷四

易以余楮買地兩河各二十畝周以垣畫爲井
字凡商賈無告客必臨清者輒收葬其骨有主
者便其改藏無主者亦不使其暴露以傷吾仁也
世有原父凝之之墓則與廬山五老同秀也世
有軾轍明允之墓則與可龍諸巖爭高也
是其敬夫之賢且有以成於魏公而松年之美
有不待吾元晦而自彰矣

題忠愍公事蹟

秦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冶雖忠其猶

在宋子哀魯叔肝後以其在異姓則可潔身而
去在同姓則可不食其祿夫微子去之箕子爲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當
理而無私心使其果仁也或去或死皆當於理
而同姓可不食其祿而比干之死非同姓乎異
姓可潔身而去而微子之去果異姓乎春秋書
陳殺者咎其君不納諫而爲微舒楚子之端垂
後戒書治無貶詞也顧以爲在子哀叔肝後何
耶聖人天地也春秋化工也以聖人而爲春秋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六五

後世豈易窺哉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
爲天下勸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愛
公者以洩治事惜之謂其爲可去嗟乎世皆以
去爲貴乎使其皆去國無其人誰與興理公以
不去爲是而苟無所建明非公謂也况公與治
其忠雖同所以處夫忠者則有不同治以犯顏
枉諫取戮知其君不可諫而諫之以成殺身之
仁而公則不然公職綏綸居講讀地謂權不可
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

若治與史魚之忠侈然顛直而不顧以自嬰其
禍者比蓋天下事亦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
而公當之也昔漢谷永輩於其君直攻其過弗
怪至王氏則嫵然媚龜不遑暇食觀王章死出
於王鳳求之事公肯爲乎是以知殺公者非
上意也是公之死與治又有不同者矣或曰知
幾其神子哀叔肝近之夫三仁外子哀叔肝亦
可以強至於知幾其神聖賢之家數何等恐未
可以爲二子画像也以二子言治無分矣公於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六六

宋

此亦將磊磊以軒乎天地哉公有以及之必將
有以處之而忽然不測以至此極者天也嗚呼
公亦不可悲哉公之孫祠部主事鎮以天下之
悲公者卷有述乃集而帙之題曰忠愍事蹟命
爲之引墓遂以春秋書 之古今人物不敢
苟然一詳唱也後之作春秋者尚亦知有以大
書公哉

書李筠傳後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

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於乎曾謂舊人者反目以相視返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趣義兵而沮其父於生存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而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官而亦預其賜食饗狗彘之富貴而

題使節清風卷爲劉侍郎作

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節如此又尚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以蕙爲清風清風小也不以蕙爲清風清風大也清風不可以爲大哉四方風動時乃之休禹臯之清風也何以爲禹臯之清風哉堯舜一禹臯也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周畢之清風也何以爲周畢之清風哉文武一周畢也記曰風乎舞雩詠而歸黃魯直曰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

光風霽月又果何以爲魯點茂叔之清風哉孔孟一曾周也堯舜文武之清風以治孔子之清風以教治莫大於堯舜文武教莫大於孔子曾周然其清風如此謂不以爲大哉人苟於此其出也不以禹臯不以周畢而其處也不以孔子不以曾周是其進不以道退不以禮又烏足以知其大乎侍御劉君東之爲行人時奉使遼國同道贈之以詩題曰使節清風所以爲清風者夫豈規規於陸賈之橐意以之辨以自處於

史也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峰者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峰此書有一峰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駢枝縣附而自會者亦自然也

觀吟風弄月之言而知霽月光風之有在讀傍花隨柳之詩而知太極圖說之不止

自古聖賢所爲甚活天下事未嘗不欲其行有

不可行者亦不欲其必行如孔子嚳三都至

不可隳處亦止朱子上封事門人諫亦中止

策馬入山訪鄴侯之烟霞尋率牛之紫虛求致

堂五峰之故蹟

江晚真堪画煙中樹樹清

白首滄江遠青天泰嶽尊

我與白雲同自在月交秋夜極分明

誰能此地真無礙我與青山似有緣

偶上重來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六十九

三千丈月在西岩七十峰江海幾年留老眼乾

坤今日寄微踪

菊到秋深瘦亦香

誰知小榻青燈裏又是寒巖白髮中坐久可忘

今夜月夢回誰喚此堂鍾相逢更有梅花約留

取他年一笑同

萬里風光散遠林晚峰羸馬正千尋

乾坤此日還重九風雨今年又一秋

每從問寺尋僧處點出隨花傍柳詩

絕言好處輒僧癡

自知魚躍鳶飛妙都在雲開水淡中

一片雲山閑草閣滿江詩趣此扁舟

可堪二十餘年意分付春江一點鷗

秋老青山色更濃年年此地問元龍狂搔短髮

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

蕭蕭草閣管江烟已分從今到老年明月可人

垂釣坐北窓隨我枕書眠

一驥天涯還萬里兩人今夜自三更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七十

千載荒臺鳳不遊青天水各東流九疑有地

埋虞舜四海何人識孔丘

誰知陋巷窮居處也有閑人爲我來

秋江一去渺難尋白髮漁舟坐滿簪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一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二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八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画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常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遁丘園名聞湖海宦遊於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二

浙者必得其文爲美正統間潘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綈袍迢遍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空誤允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少室誰云索價高縱使陽和動鄉律秋風雙鬢已蕭騷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填如簾古人比之兄弟之

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填簾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填簾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點民兵有生負之父亦在點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以俗云空無用也主聞其言而不知其情祇以惡語嘲之卽喚轉詢焉生負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扶碧流一聲驚破楚天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二

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迫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大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

道日隆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潤融性情流出安
能至哉五言古詩原實起於蘓李流於魏之曹
劉乃其冠也晉之陶靖節甚爲高古元嘉以後
雖有三數人句意多深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
陳情之弊真乃上啓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
正派

雅正之純也楊仲

弘曰五言古詩最爲難或興或起比起須要意深
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
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主

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叟詩話皆起於
漢武伯梁之作而竄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
意商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
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
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
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
惟品彙最高辭旨雖古詩而終贅入一歌字
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辨體入韓公河之水
於七言不知劉復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
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
楊言大略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鴈則已
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
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
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
不對者則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
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
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

國憲家猷

三十一卷

四

意則轉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
詩林辨體云昔人論歌辭有聲有辭者若郊廟
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辭無聲者若後人
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
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
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而行書曰行述
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蛩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
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
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

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
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起於唐亦由
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大抵律
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
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勾體之類
是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
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
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
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
國憲家猷

五

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
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
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
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
此極其佳者也

三語掇用阮瞻一字師蕭楚才白雲子張黃石公
張良東方朔南城威晉文清白吏楊田舍翁
祖公輸子魯寧馨兒王獨眼龍李克兩脚狐再楊
思關西夫子楊江左夷吾王青錢學士張白臘

侍郎董方山中宰相陶弘景江上夫人晉子風流宰
相謝安跋扈將軍梁冀四明狂客賀知章三紅秀才應和

佛頂菊花方開獻之筵間求詩衆爲賦之時鏤
笛道人楊庶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
頭顱終不惹塵埃東籬若爲摩挲看西城親曾
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蕙香直奔腦門開明
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

徐伯齡有大音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
國憲家猷

六

臺集註三卷蟬精雋二十卷舊雨堂稿若干卷
張天錫曾爲作傳

詔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
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至漢
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勅誥雖本於湯
誥布告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
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乃告身
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
誥制雖可而詔勅必湏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

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
安賢良在宋若臣事名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
曰謨也問而答之爲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
呂東萊分之爲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
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
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
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
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
眼目全在破題又忌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七

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代曹操子考
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
謂不封斯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爲軍
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者也若元魏戰捷
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爲露布
文心雕龍又曰露布皆因其名而巧於義耳檄
者激也始於張儀爲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
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
箴銘頌贊體皆韵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

辭如箴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
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
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瞻儷宏肆而有雍
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未
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
辭同也故以韓柳爲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爲
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
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
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八

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
以斷其人之美惡一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
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爲之分別乎劉勰曰陳政
則與議合契釋經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
意共紀信夫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
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盧學士曰說
湏出自己之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瞻爲上若
陸機文賦以爲說焯焯而譎狂豈知言哉辭之
義則近於說矣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

也一則由於易之原始反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咎故有是名文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析詳盡有關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上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

自憲家獻

三十二卷

九

而及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末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

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孔子晉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真實情溢於言可也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為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摠曰題跋其義不可情人舉曰其辭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精矣予不贅焉

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鴟鷂筋

自憲家獻

三十二卷

十

作弦用鍍撥彈至今傳以為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為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無所傳

張仙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齊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歡懣影以句工而人目為張三影也

元人周密公瑾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宋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晉

縣疏泗水潛夫又嘗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山人以周子窓前草不除號草窓

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

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欄杆眼睚也故韵書有眼睚之訓

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餠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

國憲家猷

十一

鳳鵠可對鸞雞見山海經

呂蒙夢誦周易俄驚日向夢見伏羲周公文王

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衆云呂蒙藝

語通周易

藝魚計反
睡語也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遏其征數十人持

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

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

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

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是君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邏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

官效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鍾一日還朝

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

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

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

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

倒解由老云你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恠之出問

國憲家猷

十一

其隣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博省元兵革

以來隱此山中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

翁居然阻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

生一咲中博觀詩訖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即命

置飲食勞之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

而艷張平章當換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

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

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

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斲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慄而出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而粥一飯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驚之舞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十三

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秉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人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

所令諫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選庭出莊子庭勅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擾今多讀作交叢爾出左傳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叢綸綸出禮記綽即綿字今多讀作亭隋虞出漢書隋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床眠姪出列子墨音眉床音凝言媚佞相諛悅也眠音緬姪音腆言柔膩不決裂也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十四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疑滯則功成矣碧霞其茫飄輪幹乎乾言氣機旋轉湫盤浮乎中言水地紅明環乎天衢日月升井爲炎降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金華吳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曾

華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呂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斯爲正矣慈恩寺有裴潯白牡丹詩云長安豪冢惜春殘爭賞花開紫牡丹別有玉梧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王維重陽應制詩云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

無窮菊花節長奉栢梁篇

園憲家猷

卷五

大和八年放進士榜多貧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二十三人枕杖全薛庶准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菴墮

曲帥當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后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馘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薨於謫所

有名士大夫遺祭於道間秦聞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文止叙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老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不顯開育瞋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

園憲家猷

卷五

十六

有師也是即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必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

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大學至魏正治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豈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比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没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寫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招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十七

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埋滅殆盡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所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饑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所有也

陳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

以八分爲隸書也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世

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劔汝於其傍曲禮曰負劔辟珥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傍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母切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庶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

國憲家猷

卷二十一

十八

之字乃以爲子孫

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

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裏從容頭角驚殺蝦蟇學海波中老龍瓜距逐出蛟兎聖人門前大虫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画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

跌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以善內璫故令作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跌坐老瞞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空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鴟鴞池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十九

選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咲道山河元是我底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衛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北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雅音奈戴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和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甚加賞歎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神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疑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縉紳以爲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訓纂篇傷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楊雄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二十

作訓纂篇後漢郎中價魴作傷喜篇故三蒼杜預曰行理使人通曉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

讀對若怨家故曰讐書

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夜歌聽說儂家牧護

每相讀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胃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必言語無味

陳簡齋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
濃陰醉海棠

槭槭待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
是雨也後來詩人咏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
形容便見又雕虫蒙記憶烹鯉問沈縣不說作
賦而說雕虫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
沉縣又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
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

萬合盤旋遠帝都暮取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

困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

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人而亦
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也

嫪毐姓劉名伯沚

一徵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
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尚書余茂
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
變後文價頗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今則十兩

二三十兩矣

楊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宮意必東
里公所作抑菴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蓽
性本愛丘山楊文定公桃符曰黎庶但教無菜
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方言語音暗合古韵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
閩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

道山新聞云李后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
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令宵娘以帛纏足令

困憲家猷

三十一卷

三

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
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
娘作也由是皆效之

古人一名一字者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
字原曾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
枚乘字叔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
莊李適字昌季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相者婦
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女人連名者鶯
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昉昉翠翠卿卿小

小愛愛東東當當真真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真
真唐進士趙顏於畫障上呼名一婦人名真真
又英英劉賓客有和楊師臯給事傷小姬英英
三律李端端崔崖有詩云善和坊裏取端端
又狐名紫紫

鄒湖鏖戰不生還是我皇家第一關聖祖開基
天地久將軍正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功
在張巡伯仲間萬古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
康山右題韓成祠

國憲家猷

三十二卷

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於文女生爲姪故姓
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嫫姑娥嫺始姪嫪
之類是也

舜之母曰握登死而瞽叟以繼室生象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休坦已鍾氏坦字已孟母
姓仇氏孫叔傲名饒田文云孟嘗君孟字嘗邑
名王空天下人字稚叔陳搏真源人魏了翁臨
邛人

武則天支水人楊貴妃四川茂州人文水至今

有武之碑龜人不能動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
二字晦菴先生類語只作汨董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
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
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
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
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

國憲家猷

三十二卷

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
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
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
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
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枕適

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榭花蘂有意沙鷗伴
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
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
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
時者不能企及

奎章錄

齊神武第三子末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

國憲家猷

卷三

五

章家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
德姚公名起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
得之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
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作結句者醉翁亭記太
守爲誰廬陵歐陽脩也李守節墓誌據辭而書
石者侯之館客減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其
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李商隱爲詩文凡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
時人謂之獺祭魚

見楊公談苑

楊大年爲文章所用

故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
錄之文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
被呂氏家塾商隱詩文瑰奇號西崑體大年宗商
隱者昆裏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爲文雖至
熟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
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

詩見容齋隨筆

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

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

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

國憲家猷

卷三

五

生豈可爲法朱子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
楊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疎乃爾
予觀其祐紹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淩歸
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景王病
見淩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
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序與詩皆誤以司馬懿爲
司馬師隨筆之所摘者蓋猶有未盡也黃山谷
嘗自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而作人墓誌云敬
授來使病于夏畦引喻欠當和人詩又有樂羊

終愧巴西之句故事人名是秦西巴何應倒用
楚韻蓋亦偶弗覺耳

歐陽永叔爲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叔曰刻石
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
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着撰人姓名此古人
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着尹師魯墓四字其
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
之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
見歐公不着姓名之說耳東坡嘗云其從來不

國憲家猷

卷三

二十七

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
嘗爲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爲也今考坡集
自代張方平爲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
馬溫公富鄭公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
皆盛德故是也坡爲僧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
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
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爲寫題目
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
用着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

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爲潮守王滌
撰韓文公廟碑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
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
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必徇流
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
於淨土上摸字不着一物爲佳云云予嘗怪今
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
以考古不博不敢輒議及觀歐蘓手書與鄼意
合乃知流俗染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

國憲家猷

卷三

二十八

一片石忉忉如此其書可爲後之鐫刻者式故
脩錄之近世楊東里閣老云漢魏碑皆不着書
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
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
大悅審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着文人姓名
豈即書此者之所爲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隸
古見推當時近見廬州海角亭記爲其自書無
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
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淳文并題額

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東坡有韓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画也此画在奚在處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二疋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蘓二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嘶不動尾搖風者此画缺焉子昂之所舉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寫故邪吳興公子於此良苦矣其亦善自量矣哉北土舟中馬都督公出視

國憲家獻

卷三十二

二十九

乃相與把玩久之爲書其後

導輦執紼藉諸求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予嘗慨之然則詩

之追輓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歎歎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浹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國憲家獻

卷三十二

三十

漢桓梁臺詩祖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大詩雅鴟鵂鷹雉鵠鵠陳后山二蘓公詩桂椒柑櫨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咲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此真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豈問是邪

李廷彥魯獻百韻詩千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

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咲而納之

宋人送朝士使虜中詞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輩高談皇天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

國憲家猷

卷三

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

金華漢長沙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浙原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爲雙溪又北折東驚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閩嶠東逾天台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峰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爲山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群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盆晉黃初中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爲金華洞天南

上名山所歷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峰尤爲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敎全湘浙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絕與夫岳陽黃鶴之偉觀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爲未屬厭也蓋全湘距春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岳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

國憲家猷

卷三

身匏繫故也暨來霄川覽天目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

玄宗嘗與張說觀碁中人抱必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乃玄宗見必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誅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子必曰隨

意即甚易耳玄宗咲曰精神全大於身必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如遲才靜如遠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物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三十三

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祖父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矣

俗所謂目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

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微時也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端切他官一名執喜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姓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三十三

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密傳注鄭子真名撲嚴君平名尊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齊國婦人施暴惟全身彰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轎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勅云多着帷帽遂棄幕帷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

國憲家猷

三十二卷

三五

字

推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

書博鷄者事博鷄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

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減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咲曰減氏之子也或以告減減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協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邀于市眾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即入國左呼子弟

國憲家猷

三十二卷

三五

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鷄者直前猝下提歐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眾擁豪民馬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則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飲眾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

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梓使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讎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其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絕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國憲家獻

卷三

三七

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讐一言之憾固賊鑒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牛李維州事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

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谷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

國憲家獻

卷三

三八

共圖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塩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塩

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元年九月內吐蕃
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
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
且言欲遣生羗燒十三橋樓西戎腹心可洗久
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
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比來修合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
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反取萬駒
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

國憲家獻

三九

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誠信有害
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
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
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
德元年陷入吐蕃韋臯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
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
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
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惕天子使
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

寬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
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
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如此矣

宋神宗在位善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
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
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
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
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減一諒祚
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神諤發兵迎

國憲家獻

四

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後城求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天
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
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
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
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
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
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
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除山北節旄京師咸誦曹
唐遊遷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
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不論菊花與春花箇箇能噉空肚茶無事莫教
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

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建章帛苞麥屑置水中摸
而讀之不欠一字

凶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遊
幸省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

困憲家獻

卷三十三

民故馳道不除爲救荒之一也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
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譜曰吾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此虎鹿能猿槩謂之禽亦百獸之例
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爲何人今按
晉中書監魯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
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傳瓚也後人取其說以

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
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謦又罵上老狗上心嚙之未發也
鄙人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
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
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

趙簡子諭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
困憲家獻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李者夏得休息樹蔭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
狄公薦賢有疾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
言其後之藉蔭也又賈島訕裴相詩曰不栽桃
李種薔薇蓋譏其後之得刺也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
諸侯疾稱負茲言托疾也

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謹
言有疾不能負草也

似龍象虎

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任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

國憲家獻

三十二卷

四三

光

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府伯王一一閱之取帑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

集韻謂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

秦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瞽瞍拌五絃之琴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叔樂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略知也

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

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

國憲家獻

三十二卷

四四

千

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

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

大驚服世傳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夜卧僧寺
詩云天爲羅裙地爲氍日月星斗伴我眠夜來
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尤有包括宇宙
氣象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持非照世
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
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有似無若存若亡先
天而生後天而存不可執於有爲不可泥於無
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着於持守體用權假本
固憲家辭 三十五卷 中五

自不殊此道門之論心也
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碑數十丈鐫字
如今刻刻後字蹟尚多字皆漫滅不知刻自何
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
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
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
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
飛鳴報老禪

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璫華乎而則
媚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
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
杜衡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
守道也故時俗之工巧兮個規矩以改措背繩
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已之守道制情
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
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
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
固憲家辭 三十五卷 中末

事委實言多赴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
騷壇之旁軌也
帝王氣象不同其出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
遜迹爲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
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
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
因唐使徐鉉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大咲曰寒士
語耳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日出
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終到天中萬國明鉉

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
后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庭如王
其輝鬻鬻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
方是帝王家白鶴

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
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
置一本得備觀覽

崔涯張佑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
國憲家猷 卷之三十一 平七

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曰得藉方木猶貪玳瑁皮
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布抱披襖火燒毳紙
補篋篋麻接絃更着一隻皮屐子紇踈紇塌出
門前又嘲李湍湍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
窓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
端端道傍見二子再拜曰湍湍祗候三郎六郎
伏望哀之乃重贈曰覓得黃驢韞綉鞍善和坊
裏取湍湍楊門近日渾成錯一朵能白牡丹
崔涯妻雍氏妻父恨涯無禮曰小女不可別醮

便令出家立令剃髮爲尼涯悲泣悔過慟別留
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姁娥
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餘家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爲人耿介廉
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
惜之嘗自贊公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
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目
爲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

國憲家猷 卷之三十一 平八

帝王恩旨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
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群臣
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
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
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
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
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
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祐故不復評其事
然揆之以理則袞之爲然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二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三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九

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厭栗調清
銀字管琵琶聲曉紫檀能歌婉女顏如玉解飲
仙郎口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按去使人
勞時席間崔雲娘者形貌瘦瘠宣古贈曰何事
最堪悲雲娘只自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
只怕肩侵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三

鍾馗

牛僧孺贈汝州劉中丞詩曰休論世上升沉事
且關尊前見在身禹錫和曰猶有當時舊冠劍
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
蓋以宰相三日後主印可以升百司也

高崇文本將校因功授西川節度嘗作雪詩曰
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寨號將軍那個醉兒
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鄙語呼人曰醉兒
高駢鎮蜀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一日聞樂

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
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終堪聽只恐風吹別
調中俄報移渚宮

世傳逸詩曰窓下有詩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
眠號曰落便宜詩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
略陸士衡之聽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
足知之號為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
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博士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三

二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於說事而謬於決判時嘲
之曰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即手重五斤其子
曰筆頭無力嘴頭硬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
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似臨
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進士孟昌期妻孫氏善為詩一旦焚之以為才
思非婦人事有白蠟燭詩云自有清香勝蕙蘭
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把天書

子細看聞禁詩曰近着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
下青冥謝酒詩云好是綠窓風月夜一杯搖蕩
滿懷春

杜荀鶴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簫簫韋相詩
云印將金鑲鑲簾玕鈎鈎其氣槩可見矣

宣宗詩句有金步搖溫體雲以玉條續入藥名
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宣宗好微行溫不識
久之詰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文參簿尉之類
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制詞云徒負不羈之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三

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嘗題村林亭云
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
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
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回
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
忽忽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
樓

嚴憚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有詩云春光
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能不
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皮日休詠螭蟬呈浙西從事詩曰未遊滄海早
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
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爲炭地爲爐
鑄出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
濟貧無

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名梵志有詩云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四

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谷
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真
真無所知天公忽生我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
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
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
軀苦痛教我死將來將已須莫教閻老斷自想
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
窄彫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客中客造作庄
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

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旣行出家兒心中未平
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餅愛着
波羅密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人
人富不願人人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
之人人願此之人人因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
人又曰本是屎尿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
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衆
生願兀兀常生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佯念
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
國憲家猷

卷三十三

五

拍手咲家有梵志詩生灰免入獄不論有益事
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
捻塩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人嗔吃
酒他吃汝輪還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
不須財端坐真念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裘大樹
小皮裘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省得分
田宅無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
身須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
據哭我我未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

在何處

延賞曰人西門而出平日婢僕無禮者韋臯悉
殺而投於蜀江後郭園作詩曰宣父辭周又入
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
臯是貴人

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
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
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 正法何曾
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

國憲家猷

卷三十三

六

尊尊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
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
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信所
不載

梁王琳作鮪表云伏觀除書以臣爲繇主將軍
油蒸校尉耀州刺史

西國獻婆羅木狀云鄰月中之丹桂對天上之
白榆

牙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
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画眉深淺入時無
張籍詩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

齊統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舞袖弓腰渾

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

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不正眼既斜

而心亦叙李德裕制詞

李白聞安祿山反作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七

推後祿山歿日果見太白蝕月

成武與數文人作閑中好詞云閑中好盡日私

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宇閑中好塵務不

縈心坐對窓前木看移三面陰

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

命虔爲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柯九思亦

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榮寵視

虔等矣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子

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墾野能減漕海船

之句當詩蓋嘗言之而不以爲信後二十餘年
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
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

釋來復見心裁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其詩

文覽之時褒美勿置嘗承召賜食詩云淇園花

發曉吹香手挽袈裟近 御床闕下彩雲移雉

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蘓合來殊域玉盃醲

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華封三祝頌陶唐

又嘗爲給事中海王時舉賦聽兩軒云掛冠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八

盈得賦門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燼

後曉鳴荷芰酒腥初打窓雨趁江濤急入座寒

兼地籟虛曾憶候朝天上去五更泥滑出無驢

又有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

虎踞關頭買去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江流不盡

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

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

說商侯膽氣強校詩多在白雲窓秋來椰子甘

如密寄我書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

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

豈寇花

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賜陶安

聖祖嘗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
下誦之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
何人移上碧霄頭湏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

遍九州

程楷成化丁未會元是科題爲樂天者保天下

某主考閱卷多不稱意因思云此題起語當云

國憲家猷

九

六

有所利而爲者非樂天也有所畏而爲者非樂
天也方得題意已而登廁地上拾得落卷閱之
起語適有此四句驚喜久之隨備閱三場皆稱
遂援之爲榜首

蘓武李陵世稱蘓李唐蘓味道李嶠蘓頲李又

當時亦皆稱蘓李是三蘓李也李白杜甫世稱

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時亦

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俘係入秦至劍州悅山水之美詩云不緣朝帝

好此結菲廬

風雲中徵人名如朱雲斛律明月禽中徵人名

如魏豹扁鵲草木中徵人名如鄧艾越椒布帛

中徵人名如季布爰絲顏色中徵人名如魏青

李白形體中徵人名如張耳伯牙親族中徵人

名如王郎衛子夫家具中徵人名如劉盆子公

孫杵臼州郡中徵人名如馮唐孔光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

賣者固也固物以待人來求其利也

國憲家猷

十

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
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
有慶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
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
人知有王獻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
榮而不知有何遜

宋祁修新唐書病黃䟽太直曰黃當先以忠結

主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舒患矣夫

當是時帝已制于宦人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

好惡賁何由得以忠結主邪此與論賈誼謂當先信灌絳而後可陳治安者同一揆也

蘓州昔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涼傘爲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橫來一柄收褐羅銀頂覆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

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家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從弟收族兄德音齊名

國憲家猷

二十三卷

十一

世號三鳳今吾邑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時號徐氏三鳳羅欽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時號羅氏三鳳然徐羅皆同胞弟兄祝薛之族從不啻過之而徐氏惟登第羅則欽順探花欽德忠皆二甲進士而又在具慶下則尤古今所未有也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

也鄭毅夫獬有詩云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吳王功第一黃金只鑄西施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洞賓所題

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天形似覆盆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美渠盡秋光擺柳寒更無山色限剝覺水雲寬此劉燾無言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太守因早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作

國憲家猷

二十三卷

十二

一絕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雲開合有無中潭龍恐我歸去略洒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即大雨隨之

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射一招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數寇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審音畏

五行之氣因精有魂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

有精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

不在辨而在訥

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

國憲家猷

三三卷

三

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

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宋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見四百餘載魏晉

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詩有天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

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

動而不怨乎

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原失道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子如將復駕其所說

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

則肖之矣逮於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於心仲尼矣

未達一問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開之以裨合制之以出入裨者開之也言陽也

合者閉之也嘿也陰也陰陽其和也終始其義

國憲家猷

三三卷

十四

也

古篆無佑字佑即右賜佑聖觀扁篆者以為右

羽流固爭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聽之禮

部昔從之非篆也識者為既從佑字則不當用

篆

劉雲震祭酒題明擊梧圖云宮殿森蕭陰碧梧

杖頭白雨趁花奴迅雲飛下漁陽鼓一曲霓裳

救得無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即今

之蹉也千個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入聲其實一也

拂者車拂也楊倞以爲連枷非也枷乃打稻器非拂也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音際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委積謂年米薪芻釋文云積子賜反今訛爲祿以委積亭留曰際留

女媧氏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五

女夫國名公女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也月令云其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勾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群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謂婦人乎

人名訛温州有土祠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人州人迎十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五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咲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也

近見庶司李德裕食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画百牛於壁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十六

而牛王居其中問爲何人乃冉伯牛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

真武即玄武真宗避祖諱改玄爲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栢梁殿飾以雌尾螭乃海獸之水精也亦能尅火因置水像又如徐之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云真武有一個神之披髮者蓋玄武只是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個物

以角星爲角以心爲星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之下故爲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虎翌星爲翼軫星如項下嚙井星如冠故爲朱雀盧仝詩載井冠楊子云言龍虎烏龜正如此

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之族也水屬北方色黑故曰玄龜有曰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比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卅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爲龜

國憲家猷

卷三

蛇蟠虹之下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

物

白居易初以詩謁顧況况熟視姓名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披卷首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况曰道得個語卽易矣

喬彛京兆府解試渥洼馬賦警句曰四蹄曳練翻翰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便欲首尹曰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送客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墨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開却束帶邀之

唐解元寅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卽書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卽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刑部郎中黃公暉亦嘗令仙對羊脂白玉天云當出丁家巷田夫口是也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公問曰何上也耕者曰此蟠血黃泥土

國憲家猷

卷三

耳

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

劉輝鉛山人初名幾好爲鉤棘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刷試官刺以朱筆橫抹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人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

爲四海之誅公稱賞擢爲第一比傳臚廼劉焯
爲狀元人曰此即劉幾易名也公愕然久之
孫何汝陽人中三元嘗於郡城隍廟占得第夢
太守張長年最黑水大團魚與曰龜得長流水
後昆便有米果是歲中狀元官司諫知制誥弟
僅禹偁覽其文作詩云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
人呼小狀元且詳神言後昆便有米果繼兄廷
試第一弟孫暨先因里有兆見三猢猻上開
元寺殿頭後果與孫何孫僅相繼魁天下間巷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十九

榮之
宋濂奉制撰蟠桃核賦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
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
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
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
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
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撰賦垂戒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

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
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
彈丸則其實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
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
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
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
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
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二十

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觀詞林始
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
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
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
夷猶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
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
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跋尾序跋中有
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而不書使知者
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

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優
善甫者指南集中謂范曄變張祿越蠡改陶朱
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
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
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
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
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
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
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

國憲家猷

丰丰卷

主

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
嶺絕粒於鄉郡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
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
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
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
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請燕獄集杜之作所
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
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
其可謂仁矣

梁劉享孝威謝官賜交州米麴四伯屈詳其言
屈豈今之數乎

夜事

以辨軍之
注戒一守之

屈誅

夷族
三也

頭髮皓白曰宣

雕幾

丹漆一之美
幾謂漆飾沂郭

野馬

野鳥
鳴鶯

圭箭

門旁箭為之
也穿牆如圭

清泉

直泉也有泉者清泉
也漬無紛反

國憲家猷

丰丰卷

主

耳治

記聞
目治記見

天無是月

閏月

是月非常之月也

散儒

不自
檢束

縛紬

與縛同
謂自貶損

龍茲

龍須席

人之居曰宮室

石婦

室一一注求室而得
無後嗣續之道

風識虎雲知龍

蜎蛆甘帶

蜎公也
帶小蛇也

綽約若處子

不龜手

文圻并游統絮帛者謂之統如龜也

人賴蕭也

真人之息以踵

在根本中米也

參寥

一高者高逸不名也

鳥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肱

肱音防從勞開為肱一云發也

頤滑

謂難料理也一云不正之語

吟嚙

眠中一呻吟音南反一音請宿語也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五

溝中之斷

鼠壤有餘蔬

鴈行避影

鳥鵲

字乳而生魚傳沫

以沫相育

井幹

井闌也亦作幹音

求馬於唐肆

唐肆非傳馬處也

墨尿眉癡

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

曳鈴其堂言念無君子者解紀弗顧其如蒼生

何

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常因少制為執政者多所

點竄楊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之處以濃墨傳

之就加為鞋底僕題其旁曰世僕楊家鞋底或

問其故乃曰是他別人跡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鳴

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登忘歸僧智仙作亭其

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大常博士

沈遵好奇之士愛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為醉翁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十四

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為知琴者所惜後三

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崔行閑遵

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

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為

詞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

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

人未眠何黃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第二疊

此醉翁咲味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

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

翁今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
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以爲詞頃刻而就無非
點竄遵之二爲比丘號本覺真禪祠居士書以
與之云二未同器有不相入二器同手有不相
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
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上皇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至望京
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淒涼自是
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五

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丙子之變宮娥多比遷有昭儀張瓊英題滿江
紅于南京夷山驛云大波夫容渾不似丹青顏
色常記得春風滿路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
裏暈生蓮臉君側忽一聲鼙鼓拍天來繁華歇
龍虎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泪沾
巾幽客夜驚塵土夢車官曉轉關山月姮娥垂
顧肯相容同圓缺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

有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他人所問皆爲
已事子獨能上念國家再三稱嘆謂之曰子某
日歸子可於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與
叙別就有與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即觀
候至家發之視畢焚之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
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蘓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
詩雄能學杜詩之雄方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
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於忠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五

千

義深於經術故其詩動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
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
有廊廟氣度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詩亦詩也
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
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而蘓端明專以新意爲
主李義山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
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
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在

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
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
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余

太宗召諸醫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摠類文
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
記醫書一千卷曰神醫普救摠類成帝日覽三
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
蘇公易簡道士縣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
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爲首今其書不傳真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三七

文

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
欲以后妃婦人等側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
卷又命陳文僖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爲宸章集
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爲十五卷亦世傳
大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摠三十一部部
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又目錄音義
各十卷上覽久之賜名策府元龜

咸平二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起居舍
人知制誥李宗諤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

直集賢院李維石中立王隨爲編修官直秘閣
杜鎬爲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

寶元二年上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
十六篇雜三十門爲十卷號寶元天人祥書

熙寧八年六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
九域畝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
節第有陞降而所載古迹有出於理俗不經者
詔三館秘閣刪定其後又傳命太常博士直集
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鞏

國憲家猷

三十三卷

三八

刪定就秘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
下繪地形難以稱畝更賜名九域志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 史院續纂會要明道
二年命叅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
月監脩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
十卷

進士樂朋龜學問精深文章宏瞻光化中數舉
未第因其匱乏薄遊太原武皇爲并帥功冠天
下雄略無比朋龜乃作長劍歌以獻之文詞壯

麗武皇大悅賜以千金猶爲未足酬其才志也
又加以良馬二疋武皇英特開豁如此時李襲
吉任記室凡軍書羽檄一以委之其文體確健
詞理精快爲一時之最也武皇讀之未嘗不喜
見顏色嘗謂左右曰吾舊有沙陀鐵騎數才五
千而猶能破巢賊五六十萬今又有五千騎何
憂梁寇之未平乎侍者皆不達其旨武皇曰李
記室文章一字可當一騎總而言之何啻五千
騎也

國憲家猷 手三卷

三九

凌烟世以太宗然宋鮑胎亦有凌煙樓銘

放生建碑世以起於唐非也按梁朝元帝已有

荊州放生亭碑見藝文類聚之七十七卷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

黃金擲牝谿洪慶善曰牝谿谷也

後漢固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作太常妻一

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

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

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摩河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
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
四種一瓮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武王伐紂風霖而乘以大風散宜生諫曰此非
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甲也故子美有洗兵
馬行

曲江有三牧乘七發云觀于廣陵之曲江今蘓
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吊二世
賦云臨曲江之隄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

國憲家猷 三十卷

三十

云京師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

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翼幙排

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

弭節五子之山今胥山今在蘓州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書音博玄

漢高祖畫贊曰赫赤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

神母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起從側陋光據萬

衆亦可以平聲用也

晉書見司馬彪注莊子於他書不見易

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偽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
藥夫人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藥翦輕也又升號
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
別獲送途中作辭自解曰初離蜀道將碎離恨
綿綿春日如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嬌兒
妾最婢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
以夫姓貴漢也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蜀方熾孤城蹙

國憲家猷

三十一

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
意自如其謝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峰豫遊西
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
地戮辱黎獻腫脹關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
主辱臣死當臣致命時惡愁罪盈是賊滅亡之
日

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
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
穀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起伐

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

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
惟陰類告火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懿
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

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眇躬
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

書批勅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蕃書道醮
曰青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致語土木興
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

國憲家猷

三十二

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
謂貧者之孝也以稷食配菜羹謂賤降之食也
以麥飯對葱葉謂艸艸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
錦祭祀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夫人則以稻爲嘉
膳是五穀以稻爲貴

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爲之替身不
遠聲色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癩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
以不得信爲平安明友以相見踈爲久要

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天生偶觸類索之爾有經前人記載者耶疏于此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和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對者又有用書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三十三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類是也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憲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九封

政和中新創禁中儼儀有旨令翰苑撰文翟公撰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絕山林之姦苟非聖神熟知情狀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

明數吏持紙一副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湏臾之間難爲喜愠吏微咲曰此兩句後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它盤州祭勾芒神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子將有西疇之事念銅馬班春之職出土牛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環妙則似之

國憲家獻

三十三卷

三十四

王詢祖曰唯覺妹夫踈於婦弟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荅曰先輩初與論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

張許之云我今亦鬼耳何由辨得鬼云但念令妻子還張遂心念其妻鬼云夫人欲與阿妹未嘗張仍又心念之其鬼云已得之矣既活其妻言夢君求錢阿姊云夢何足信阿姊之又夢見君便市紙錢燒之

文選應璩與滿炳書亦云好嘉郎君謙下之湘璿常事其父寵故稱郎君

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肯為兄弟令婿半子也

東府樗蒲大擲穀擲得雉劉裕援五木斥之曰老兄誠為卿荅即成虛為

襄公十五年來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云來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國憲家猷

三三卷

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元氏小焦與崑姪書吾時在鳳翔每借書于齊倉曾家從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

趙岐娶馬某女宗姜為妻某兄子融岐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

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揆有德也藏國於不竭之府者養其桑麻育六畜也

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

詔禹王其故事有無禹王以唐太宗作魏徵碑

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

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王之辭也

白樂天詩云崑崙能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

餉又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餉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

國憲家猷

三三卷

老杜之詩脩於衆體是為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曾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

荆公長於絕句閒暇清癯其各一家也荆公送和甫寄女子詩云荒烟涼雨助人悲淡

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送女過江時

黃從善詩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鴈傳書詩不能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蘓黃門每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

虞公之為秘書于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
用者號為比堂書抄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
廢用手今謂搗琵琶也

馬援以馬革裹屍歿而後已李耳指李樹為性
生而知之

江革隔江見魯般板櫓李園園喚蔡釋釋菜

拆字為反切者 矢引引 欠金欽 名字相

反 切者于謹字巨引 尹珍字道真 孫程

字雅卿 古人名姓點畫絕省者 宇文士及

周憲家猷三十三卷 三七

尔朱文光 子州友父 公父文伯 王子比

干 王士平 吕太一 王子中 王太丘

江子一 于方 卜巳 方千 王元 丁义

江乙 文丘 卜式 王丘 字畫之繁者

燕繼顏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邊歸

讜 繼璧 鱗 鱗 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敖

曹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田甲

李季 臺字去吉添點成室 居字去古添點

成戶 火炎昆岡 山出器車 土圭封國

百金之士十萬 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
無能名 怵怵焉人樂其性

公子牟身在江湖心遊魏闕鄭子貞耕於岩山

名動京師前徒倒戈以比長者扶義而西運天

德於一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于粘頭續尾

之嘗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

首者欲以見窘予答矣焉也者矣焉矣決辭也

出柳子厚文遂浮令至以太白

周憲家猷三十三卷 三八

按今陸涼州有慶府君碑載慶氏出楚令尹子

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慶邑因為氏

為鎮蠻校尉寧州刺史晉成帝以慶深為興古

太守自後慶瓚慶震相繼不絕唐開元初以慶

歸王為南州都督理石城郡即今曲靖也慶人

之名原此然今自白人為白慶羅羅為黑慶字

復訛為寸矣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

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

字而使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鈞光祖是也加絲字約訪是也加草頭苟甚是也改爲句思是也增而爲句罷者如淵是也由是析爲數家累世之後婚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公敬揮之後以國初藝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於南北失於相照

薛叔器家有關外印甚奇古後攷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盜虜將軍章

國憲家猷

卷三

三九

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選長印後攷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也

禪位策文云海飛群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地藏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

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枕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

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

破月子彎二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佇思久之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

徙倚先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蕪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標製

月朔謂之吉吉月亦就朔月也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

國憲家猷

卷三

四

落紅塩盖凡菓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菓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它用也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鷓鴣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

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殷字作猷云人也

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

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金塩玉鼓堯韭舜華

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仁也天星降精于庭為韭感百陰為菖蒲為今菖蒲是也

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云衛有

國憲家猷三十三卷

聖

石蜡石買石惡鄭有石製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以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余因悟民之廬舍衢陌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

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壓禳之旨有本也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常蘓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

老杜白晝錢高浪中攤曰今攤賭是也見後梁

異時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曰先生春睡美道

人輕打五更鍾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遷也

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周幕私幸宮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掩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去忙整偷閑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短過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秦少游詩如詞

太宗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

國憲家猷三十三卷

聖

曰廬多遜召使賦詩請詠月些子兒其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金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宗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物賜之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政闕為閔黃魯直對眾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也

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忌事

雖伏檻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

養未離於靈沼

真鴻雖遠正依天漢之高華微霍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

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類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

往事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

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成生事也生事

必對熟事

國憲家猷

三

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酌險兢病聲難兢病二

字曹景宗故事也

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

不有

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氏

擊壤之歆

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

心馳帝闕

劉子儀賀五王出關啓云芝涵曉列星飛降天

上之書棟萼晨趨岳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倉庚鳴春蟋蟀吟夏蜩螗唱陽蟻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古本陽關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

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乃謂之除夜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態

國憲家猷

三

四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厭於霜雪而松柏

冬青

理宗朝常欲舉行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

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時曰三分

天下二分凶強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

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

人失火延及羽廟有人作詩曰麤秦久矣酷斯

民羽入關中又一秦心老莫嗟遺廟燬咸陽三

月是何人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欽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華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亳州鄭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鄭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鄭而贊字部鄭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

國憲家猷

三三春

中耳

受封爲贊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花深

紫膩肉色退嬌紅

海南儋崖諸郡山勒竹杖大於幹澁竹膚有云

可以到瓜東坡云倦看勒澁暗蠻村

中都縣驛有買田記云蹕至而稱宮事過而名

邑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若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周等跡牧民之臣

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必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講文之士慙逸此言

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旦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撫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史記世家首

南憲家猷

三三春

四未

泰伯列傳首伯夷最有深意使人人如是則商臣之禍不作於楚建成之變不生於唐

寇萊公詩才思融達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

東縣有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謂江

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

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

渺渺烟蒼蒼孤蒲絕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

去秋風斜日鱸魚香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
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
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讀山海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作
之功蓋明玕爲竹清瑤爲水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
集故事無前世文辭撰初學記

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
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

國憲家猷

卷三十三

疎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弃玉石者
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者顛倒走不視地者顛
枉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
人困國殘

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

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

耳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本宋王

之作

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
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画鸚黃
半未成垂肩褰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
把花枝倚輦行上大悅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

謝朓沈約之詩任昉六陸之筆任昉傳又有沈
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
憤嚴武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

國憲家猷

卷三十三

四八

似請麻姑庠處孤

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作也張
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平生

能着幾鞦屣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學有武備

與神爲謀無智謀無勇功惟聖而若又數點雨

聲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

花壓闌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盃酒與爾同消

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下揚州十里小紅樓魏



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權貨非楊權之義權獨木橋也乃專而不許他
往之義

舞柘枝本出柘拔氏之國流傳誤爲柘枝也以
其字相近耳

千里尊羹未下塩鼓世多以淡煮尊羹未用塩
與鼓相調和非也盖未字誤書爲末未下乃地
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

崔大雅在翰苑日直玉堂忽有内降撰文字秉

國憲家猷

四荒

燭視之乃撰祭麻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

舊案可據甚以爲窘忽思周丞相爲翰長來早
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

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于麻婆子之神汝典司

麻質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三